拉康研讨班 · 第二十一期

不上当者会犯错

Les non-dupes errent

1973—1974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二十一期研讨班《不上当者会犯错》（Les non-dupes errent，1973—1974）共15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es non-dupes errent；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Les Non Dupes Errent；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73 年 11 月 13 日 5
第2课 · 1973 年 11 月 20 日 30
第3课 · 1973 年 12 月 11 日 63
第4课 · 1973 年 12 月 18 日 97
第5课 · 1974 年 1 月 8 日 129
第6课 · 1974 年 1 月 15 日 149
第7课 · 1974 年 2 月 12 日 174
第8课 · 1974 年 2 月 19 日 205
第9课 · 1974 年 3 月 12 日 226
第10课 · 1974 年 3 月 19 日 256
第11课 · 1974 年 4 月 9 日 275
第12课 · 1974 年 4 月 23 日 312
第13课 · 1974 年 5 月 14 日 338
第14课 · 1974 年 5 月 21 日 361
第15课 · 1974 年 6 月 11 日 383

第1课 · 1973 年 11 月 13 日

我又开始了！我重新开始，因为我原以为自己能够结束。

我甚至重新开始，正因为我原以为自己能够结束。

这就是我在别处所谓的“渡越”（la passe）：我原以为它已经过去了。

不过，事情偏偏是这样：这个“我原以为它已经过去了”的信念，让我有机会察觉到某件事。甚至正是以这种方式，我所谓的“渡越”突然给人一个机会，使我看见某种起伏——看见我迄今所做之事的起伏。

而今年的标题恰好表达了这一起伏；我希望你们已经在海报上读到它了。它写作：

不上当者会犯错（Les non-dupes errent）[注]。

> [注] Les non-dupes errent 字面兼有“不上当者游荡/犯错”之义，并与 Les Noms du Père（父之名）完全同音。后文还把 errer 同 erre（余势、行进方式）、erreur（错误）、拉丁语 iter（旅程）和 iterare（重复）相互勾连。正文按具体论证分别译出，不以单一中文词抹平这些层次。

听起来挺滑稽的，是吧？这是我自己哼的一支小调。

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一道小小的“余势”（erre，e、两个 r、e）。

你们也许知道 erre 是什么意思吧？

它有点像冲势：某个推动之物停下以后，被推动的东西仍凭着那股势头继续奔行。

尽管如此，它的发音仍同“父之名”（Les Noms du Père）一模一样；而我已经许诺，再也不谈父之名。就是这样！

这是由于某些人——我不必再给他们加上什么定性——正是他们以弗洛伊德之名，迫使我中止原本准备就“父之名”作出的陈述。嗯……

当然，我这样做，是绝不愿让他们得到一种安慰：我本来可以带给他们若干他们不知道的父之名，而他们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压抑了这些名字。那些东西原本可能对他们有用，而我恰恰不想让它们派上这个用场。

无论如何，我知道他们不可能独自找到这些名字。他们已经踏上弗洛伊德的那道“余势”——e、两个 r、e——也就是踏上精神分析协会的构成方式；照此走下去，他们找不到。就是这样。

于是，“不上当者会犯错”（Les non-dupes errent）与“父之名”（Les Noms du Père）如此谐和。它们之所以格外谐和，是因为那些自以为识文断字的人有一种倾向：即使遇到 s，也要作联诵；但与这种倾向相反，我们不说“les non-dupes z’errent”，也不说“les cerises z’ont bon goût”，而说“les cerises ont bon goût”以及“les non-dupes errent”。它们彼此谐和。这就是语言的富饶之处。

相关知识卡 Les non-dupes errent：父之名、上当与错误 · 父亲隐喻与父之名

我甚至还要更进一步说：并非所有语言都拥有这种富饶；但语言之所以各有不同，也正是因为如此。

至于我围绕这些被称作“妙语”（mot d’esprit）的偶遇所提出的东西，也许今年结束以前，我能够让你们感觉到——更清楚地感觉到一点——妙语究竟是什么。

我甚至现在就要提出一点。

“父之名”与“会犯错的不上当者”这两个被化为话语的词项，承载的是同一个知识。

相关知识卡 Les non-dupes errent：父之名、上当与错误

在二者之中，它都是同一个知识；这里所说的知识，是无意识这样一种知识，主体能够从中破译自身。

这就是我在此给出的主体定义，也就是无意识所构成的主体。

主体破译它——

- 作为说话之在，他处在能够进行这项操作的位置上；
-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迫进行这项操作，直到抵达某种意义。

他就在这里停下，因为……因为总得停下来。

人求的甚至只有这个！人只求这个，因为没有时间。

于是，他停在某种意义上；然而，在这两种情形中，人必须停下来的意义……

尽管这是同一个知识……却不是同一个意义。

相关知识卡 Les non-dupes errent：父之名、上当与错误 · 父亲隐喻与父之名

奇怪的是……

我们之所以立即能够切实触及这不是同一个意义，仅仅是由于正字法上的理由。

这让我们对某件事产生猜想；事实上，你们可以在我先前若干次研讨班中围绕“书写与语言的关系”作出的标记里，看到这件事的征兆。

所以，我在这里暂且让它保持谜的状态，你们不必太过惊讶；毕竟，谜正是意义的顶峰。

你们甚至不要以为，有时这里没有留下……

关于“父之名”与“不上当者会犯错”的这种靠近、这种音位同一性……不要以为它对我自己不构成谜；而我们所要处理的恰恰就是这个。

我们所要处理的恰恰就是这个，也就是：我设想自己理解了，这并没有什么妨碍。

这照亮了我刚才所说意义上的主体，同时也给了你们工作。

必须承认，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给你们工作更要命的了……不过，这终究是我的角色！

至于“工作”（travail）这个词，人人都知道它在语言中来自哪里——就在我正用来同你们闲扯的这门语言里。

你们也许听说过：它来自 tripalium，一种由三根木桩组成的刑具。在欧塞尔宗教会议上，人们说，司铎和执事不宜待在这种器具旁边；借助它，罪人“torquentur rei”，即有罪者受到折磨。

司铎和执事不宜待在那里，那也许会让他们勃起。

事实上很清楚：正如我们通过无意识所认识的那样，工作建立了种种关系……

建立我们同那种折磨着我们的知识的关系……工作把这些关系造成为“享乐”。

所以我说：我设想，这没有什么可反对的。

我没有说“我设想我自己”（je m’imagine）。是你们设想自己理解了。也就是说，在“你们……你们”之中，你们设想进行理解的是你们自己；但我没有说那是我自己，我说的是“我设想”（j’imagine）。

至于你们对自己的那些设想，我正努力让事情缓和下来。

无论如何，我尽我所能阻止你们这样做。

因为不应理解得太快，正如我经常强调的那样。

不过，我围绕意义，以这个“我设想”提出的东西，正是我今年将要推进的一项意见：那就是“想象界”……

无论你们已经听说过什么——因为你们设想自己理解了——想象界都是一个“言说—维度”（dit-mension）；你们知道我怎样书写这个词。它同其他维度一样重要。

这一点在数学科学中看得非常清楚。

我是指那种可以传授的数学科学，因为它关涉象征界所运载的实在界。

而象征界之所以能够运载实在界，只因为构成象征界的东西始终被编码为数码。

想象界就是使破译停下来的东西，也就是意义。

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总得在某处停下，而且越早越好。

想象界始终是对有待象征化之物的一种直观；正如我刚才所说，是某种有待咀嚼、有待“思考”的东西。总而言之，是一种朦胧的享乐。

人的手淫比人们以为的更多样，尽管它受到某种与身体、与人的身体有关的东西限制；也就是在事物目前的状态下……

不过，事情恰恰还没有结束，也许还会出现别的东西……在事物目前的状态下，它确保了我们对这具身体所知甚少的部分中，ὄψις（opsis）[注1]的支配地位；也就是解剖学中的支配地位。

> [注1] Opsis：可见的、呈交目光的东西；面容、外观。

ὄψις 的这种支配地位，使得数学家赖以出发的东西终究总含有直观。也许今年我会让你们感觉到其中的结……

这里说“结”再恰当不过……感觉到这件事的症结，围绕他们所谓的……

我说的是数学家；我不是数学家，这很遗憾［原文如此］……围绕他们所谓的“向量空间”。

看看这件事怎样发生，是很有意思的。这件事也许……总之……

你们中有些人应当曾经模模糊糊地听说过……无论如何，我可以向他们保证，这确实是数学最后迈出的一大步。

它就这样从一种带有哲学家腔调的直观——《广延论》（Ausdehnungslehre）——出发：那门数学……

Lehre 就是所传授的学说……［格拉斯曼］(http://fr.wikipedia.org/wiki/Hermann_G%C3%BCnther_Grassmann)把它称作广延的数学。

然后，向量空间以及与它同名的运算便从中产生；也就是说，如果可以这样讲，它成了某种完全能够以数学方式传授、受到严格符号化的东西，最终甚至可以在一台机器中、由一台机器运作。机器根本不必理解它。

为什么又必须回到理解……

我们还会再谈向量空间；今天请容我只作一个预告……为了知道应当把这套装置应用在哪里，为什么又必须回到理解，也就是回到设想？

More geometrico，以几何学的方式……总之，就是世上最蠢的那种几何学，也就是你们在中学学过的、靠锯切空间来进行的几何学：你们

把空间锯成两半，然后用一条线去切那道锯切留下的面，接着再标出一个点……好了！

尽管如此，颇为有趣的是，几个世纪以来，more geometrico 就这样成了逻辑的典范；我的意思是，斯宾诺莎把它写在《伦理学》的卷首。嗯……

总之，在逻辑从中汲取若干教训以前，事情就是这样。那些教训最终使人们能够排空直观；如今，在一本数学书中，甚至可以走到极端……

某些人声称，这种现代数学令人深恶痛绝……但人们可以连续许多章都不用哪怕一幅图形。

然而，奇怪之处恰恰在这里：人们还是会来到图形，最终总会来到这里。

所以，今年我要向你们提出这一点：人们总会来到这里。

这并不是因为几何学是在那个直观的空间中进行的……

希腊人的几何学可以说相当不错，不过终究也没有惊天动地……人们来到这里，是出于另一个理由。

我会把这个特殊的理由告诉你们：说话之在所栖居的空间有三个维度，而这三个“言说—维度”（dit-mensions）——我就是这样书写它们的——叫作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

这同笛卡尔坐标可不完全一样！

并不是因为它们也有三个……

你们不要弄错，笛卡尔坐标属于旧几何学……而是因为它是一个空间……

是我的空间，是我用这三个“言说—维度”定义的空间……其中各点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得到确定。

而我曾经尝试……

由于这也许超出了我的能力，可能正是它让我产生了放下这件事的念头……在这种几何学中，各点……

对去年在那里的人来说——我希望你们还记得——各点由某种绞卡确定；你们也许记得，我曾把参与绞卡的东西称作“我的绳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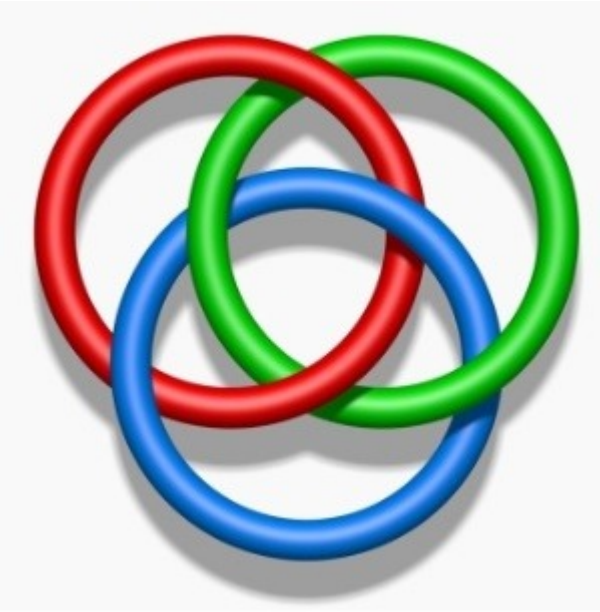
因为，要造出一个点，也许还有另一种办法，不必……

- 先锯开空间，
- 然后撕开那一页，
- 再折断那条不知从何而来、漂浮在两者之间的线，
- 最后说：“这就是点”；也就是说，它无处可在，也就是说，它什么都不是。

另一种办法也许是察觉到：只消取三个这样的绳圈……

正如我向你们解释过的，当它们有三个时，即使你们剪断其中一个，另外两个也没有系在一起……但它们只因有三个——在这个“三”以前，另外两个彼此分离——只因有三个，就能够相互绞卡，从而无法分开。

由此便有了绞卡；绞卡被界定为……像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从某处拉动这些绳圈中的任意一个，就会看到存在一个点；大概就在那一带，三个环在这个点上相互绞卡。

这同迄今依照 more geometrico 方式构想出来的一切略有不同，因为它要求有三个环、三个绳圈……

它们拥有一种不同于那个用来操作空间的空无的“实存性”……无论如何，要确定一个点，始终需要三个环。

我会再向你们解释得更清楚，也就是把它详详细细地展开。不过我要提醒你们，这个概念从另一种操作空间的方式出发……

如果无意识存在，就是操作我们实际栖居的空间……我从另一种考察空间的方式出发；而当我给这三个维度定性时……

当我用那些迄今似乎被我严格区分开的词项——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来钉住它们时，我正在提出的是：可以使三者严格等价。

弗洛伊德在《梦的科学》的倒数第二页，也就是全书结尾处，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追问他所谓的东西……

而且看得出来，他不再如此确定地称呼它，不再用某种会把它分隔开来的东西钉住它……他所谓的“现实”，又被他定性为“精神现实”；它同实在界究竟可能有什么关系？

他在这里动摇了，又动摇了一会儿，然后抓住物质现实不放；但“物质现实”同“精神现实”的关系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此，我们将尝试区分它们；我们仍要在这三个范畴之间保留一丝区别，同时标出我今天列入议程的东西，也就是清楚地标明：作为我们空间的维度……

也就是作为我们这些说话之在所栖居之空间的维度……这三个范畴严格等价。

我们已经有一个办法做到这一点：用字母来指称它们。

这就是代数学开辟的全新道路；你们在这里也看到了书写的重要性。

如果我写 R.I.S.——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或者更好地写成：实在界、象征界、想象界……

你们马上就会看到我为何作出修正……你们用大写字母书写它们；你们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对你们来说，它们就这样留在那里，仿佛黏附在事物上……

这只是书写的问题……因而它们完全异质。

你们会继续这样下去，因为你们向来理解为……

你们向来这样理解，但理解错了！……所谓进步、向前迈出的一步，就是标明象征界相对于那个可怜的想象界所具有的压倒性重要性；而我正是从想象界开始，借口自恋，朝它猛烈开火。

不过，你们想想看：镜中影像发生左右反转，这件事完全是实在的。

甚至对于一个结——尤其对于结——也是如此。尽管表面看来，你们也许设想有些结的镜像可以同结本身重合，但事实绝非如此！

空间——我是指直观的、几何学的空间——是可定向的；没有什么比一个结更具镜映性。

正因如此，如果你们决定把同样这组 R.S.I. 写成……事情便完全不同……

你们可以看出窍门在哪里……把它们写成 a、b、c：这时人人都会感觉到，这至少使它们相互接近了。一个 a 等值于一个 b，一个 b 等值于一个 c，如此循环往复。组合学甚至就奠基在这一点上。

组合学奠基在这一点上；因此，当你们把三个字母依次排开时，排列它们的方式不多不少恰好有六种。也就是说，按照支配这件事的阶乘法则，就是 $1 \times 2 \times 3 = 6$。

一旦有四个［字母］，排列方式便有二十四种。
$[4! = 1 \times 2 \times 3 \times 4 = 24]$

不过，如果你们服从这样一种空间观念——其中的点按照我刚刚展示的方式，即通过绞卡得到界定……

请原谅我今天没有把这一切好好画在黑板上；以后我会这样做……你们便会察觉：这不是由于某种从最好走向最坏的分节——从实在界走向想象界，把象征界放在中间——也不是出于任何偏好。你们必须察觉到，如果从绞卡，也就是从博罗米结来考察事物：

- 一个绳圈是实在界，
- 一个绳圈是象征界，
- 一个绳圈是想象界……那么，不要以为构成这个结的所有方式都相同：既有左旋结，也有右旋结。

而且这件事……

- 即使你们已经写下我所定义的、说话之在所栖居之空间的三个维度，
- 即使你们只用小写字母定义这些维度，
- 即使你们用小写的 a、b、c 定义这些维度，没有给它们附加任何内容上的不同偏重……你们仍会察觉：如果写下 a、b、c，就会有第一组序列；你们会不由自主地把它定性为“正确的一组”，也就是我所谓的左旋序列：a、b、c，接着是 b、c、a，再接着是 c、a、b。也就是说，有一组序列——左旋序列——始终保存某种次序，恰恰就是 a、b、c 的次序；b、c、a 中保存的仍是同一个次序。小写 c 来到首位，并无任何要紧。

你们完全可以设想——因为我用小写 c 钉住的正是大写 I——设想“象征界的现实性”。

只要实在界仍然处在“前面”就够了。

然而，不要以为实在界相对于象征界的这个“在前”，独自就能为任何事情提供什么保证。因为，如果你们把第一条公式的 a、b、c 重新转写出来，就会得到 R.S.I.；也就是“实现想象界的象征界”（réalise le Symbolique de l’Imaginaire）。

那么，实现想象界的象征界，不正是宗教吗？我这下失算了！

严格说来，正是由于宗教实现了想象界的象征界，它才远没有到终结的时候。

而这把我们——我们这些分析家——放在同一边，也就是左旋的一边。我们设想有待做的事情，设想“象征界的实在”；我们早已迈出的第一步是数学，而最后一步则是对无意识的考察把我们引向的东西，因为语言学正是从那里开出道路……

我一直都这样讲授……语言学正是从那里开出道路。也就是说，要把数学的方法扩展开来……

这种方法在于察觉象征界中所含的实在……对我们来说，一条新的通道正由此得到勾勒。

所以，不应把想象界安置在某个等级上；重要的是次序。在另一种次序——右旋次序——中，奇怪的是，你们会得到公式 a、c、b；于是到第二个时刻，c 来到首位，但 b 在 a 之前；到第三个时刻则是 b、a、c。这就是三个词项。我们将会看到，尽管它们在话语中的分量绝非微不足道，某些彼此有别的结构化仍从这里产生；其他话语正是以这些结构化为支撑。只有左旋话语凭借它们所确定的空间，才使人们能够论证这些其他话语；当然，并不是论证它们从未一度有效，而是论证它们受到另一些话语的严格质疑。

我在这里没有表现出任何偏袒，因为我把我们放在了宗教运作的同一边。

今天我就不再多说了。

不过，我所提出的是：如果在语言中必须设想结构，这难道不正是我用“不上当者会犯错”这个公式提出的东西吗？

由于这一点并非立即可及，我会试着向你们展示。

受骗这个观念中有某种东西拥有一个支撑者：那就是上当者（dupe）。

围绕这个上当者的故事，有一件绝对精彩的事，那就是上当者……

如果我可以这样说，也请你们容许我这样说……上当者被视为愚蠢。人实在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如果上当者真像人们告诉我们的那样……

我说的是词源；这并不重要……如果 dupe 就是那种叫作 huppe 的鸟，也就是戴胜鸟……

它叫作 huppe，是因为它长着羽冠（huppée）；当然，并没有任何理由说明，长着羽冠就该把它叫作 huppe，

不过，词典的确就是这样解释的……据说，dupe 就是那种因为愚蠢而被人捕入陷阱的鸟。

我们完全看不出戴胜鸟为什么比别的鸟更愚蠢；但有一点令我觉得很值得注意：词典特意强调这个词是阴性——要说“la dupe”。

有一处——我在《利特雷词典》中记下来的——说拉封丹把 la dupe 当成阳性词，是个错误。他竟敢在某处写道[注2]：“仍被线和风箱弄得为难，某一天，一个上当者去找一位智者。”

[注2] 拉封丹（1621—1695），《寓言》卷九第八篇：《出售智慧的疯子》(http://www.etudes-litteraires.com/la-fontaine-fou-sagesse.php)。

《利特雷词典》特意指出：“这完全是错误用法；不能说 un dupe，正如不能用 un linotte 来称呼一个冒失鬼。”

这可真是一个有力的理由。

有意思的是，要知道“不上当者”究竟是什么性别。

你们看见了吗？我立刻说的是阳性的“le non-dupe”。

难道是因为“不……”所标出的东西是中性的吗？我不作裁决。

不过，有一件事无论如何很清楚：复数没有性别标记，因而让这种阴性指涉彻底动摇起来。

总之，还有一件更滑稽的事，我曾经……

我不能说自己是在尚福尔那里找到的……我也是在词典里，在另一本词典中，找到尚福尔的这段引文……

因为我没有把时间都花在读尚福尔上，不过这段话仍然相当不错……总之，我是在 dupe 这个词条下记下了这段话：

“一个人可以拥有的、永不结婚的最佳理由之一，

就是只要一个女人还不是你的，你就不会完全受她蒙骗。”

“你的”（la vôtre）：是你的妻子，还是你的受骗者？［笑声］

这终究是一件看起来相当有启发性的事，是吧？

婚姻是一场相互蒙骗。

我认为婚姻就是爱，恰恰是因为如此：我说过，情感总是相互的。

那么，如果婚姻竟相互到了这种地步——这也不一定，是吧！——总之，如果我稍微任由自己顺势滑下去，就会说……

尚福尔无疑也是这个意思……一个女人从来不会弄错……至少在婚姻中不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妻子这一功能不含任何“人的”东西[注]。［笑声］

> [注] N’avoir rien d’humain 在日常法语中也可理解为“毫无人性”，但这里谈的是婚姻中“妻子”作为相互蒙骗的一项功能，并非作道德谴责，故译作“不含任何‘人的’东西”。

我们改天再深入探讨这件事。［笑声］

我谈到了“不上当者”，又说他会“犯错”……我似乎由此给他打上了某种无可挽回的弱点标记。

不过，我们必须先弄清楚，“犯错/游荡”（ça erre）究竟是什么意思。

关于 errer，刚才我已经稍微向你们提示过……

总之，你们还是去查布洛赫与瓦尔特堡的词典吧，因为我不打算把时间都花在给你们讲词源上，对吧。你们只需知道，词源学——

这个词无非是指明历时的用法——

词源学使一件事显得一清二楚：正如我的标题“不上当者会犯错”

与“父之名”完全相同，erre 这个词，更确切地说 errer 这个词，也是完全同样的情形……errer 是两条词源汇合的结果：

- 一条来自 error，即“错误”（erreur）；
- 另一条同它完全没有关系，而与我刚才谈到的 erre 相关，严格说来同动词 iterare 有关。

而且，iterare……

若事情只有这样，倒也算不了什么……它在这里仅仅代替 iter，后者意为旅程。

正因如此，“游侠骑士”（chevalier errant）无非就是“巡游骑士”（chevalier itinérant）。

然而，errer 终究来自 iterare；而 iterare 同旅程毫无关系，因为它来自 iterum［re-iterum］，意思是重复。不过，人们使用 iterare 时，偏偏只取它本来没有的意思，也就是 itinerare；动词 errer 后来取得的“游荡”意义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人们把 chevalier errant 变成了一个 chevalier itinérant，即巡游的骑士。

好，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要点；它关涉由“不上当者”这件事所标出的差别。

如果“不上当者”是那些拒绝被说话之在的空间捕获的人——无论男女——如果可以这样说，他们要在其中保留自由伸展的余地；那么有一

件事必须懂得怎样去设想：由此产生的，并非游荡，而是错误的绝对必然性。

相关知识卡 Les non-dupes errent：父之名、上当与错误

也就是说，对于一切关乎生命、因而同时关乎死亡的东西，有一种想象必然支撑所有那些想要不上结构之当的人：这就是，他们的生命不过是一场旅程。

这种生命就是 viator 的生命；正如他们所说，这些人在尘世间仿佛身处异乡。

他们唯一没有察觉的是：仅仅通过使异乡人这个功能涌现，他们便同时让第三项、第三个维度重新涌现。由于这个维度，他们永远无法脱离这种生命的种种关系；除非他们因此比别人更受那个大他者场所蒙骗，而他们自己的想象界却把这个场所构成了其所是的样子。

γένησις（génesis，生成）的观念，也就是人们所谓“发展”的观念：仿佛存在某种不知什么规范，凭借它，一个只以说话为自身规定的存在者，连同恰恰关乎其情感的一切，都会受到某种谁也完全无法界定、却名叫“发展”的东西支配。

如果想把分析还原成这种东西，人们便错过了要点；对于无意识所发现的东西，人们犯下了彻底的、根本性的错误。

如果说弗洛伊德确实告诉了我们什么，而且毫不含糊，那就是《释梦》最后一段中的这句话：“Und der Wert des Traumes für die Kenntnis der Zukunft?”（那么，梦对于认识未来有何价值？）

精彩之处就在这里。

因为人们以为，弗洛伊德写下这句话，是在暗指著名的“梦的预言价值”。

然而，我们难道不能以另一种方式来读它吗？

也就是说，把它读成在告诉我们：

“梦对于认识无意识的发现将在世界上导致什么，有何价值？”

也就是追问：如果碰巧有一种话语使越来越广泛的人们知道——知道弗洛伊德这一段的结尾说了什么——那会怎样。结尾所说的是：做梦者当作现在来把握的这个未来，是由那项不可摧毁、始终如一的要求“塑造、结构化”（gestaltet）的：“……zum Ebenbild jener Vergangenheit gestaltet.”（……按照那一过去的肖像塑造而成。）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愿意，我在这里写下：“出生——死亡”。这会是一场旅程，也就是所谓发展；它就这样从出生到死亡，以两端为标点。

弗洛伊德通过无意识的涌现向我们指出了什么？

就是……

无论人处在这场所谓“旅程”的哪一点……结构……

无论我在这里怎样草草勾画它，都无关紧要……结构……

也就是同某种知识的关系……结构绝不松口。

而那个被人们不恰当地译作“欲望”的东西，在整个一生中严格说来始终如一。

只不过，由于一个特殊存在者在涌现时所处的种种关系——他涌现于一个已经由这种话语统治的世界——就其欲望而言，他从开始到结束都受到完全的决定。

正因如此，只有当人不再愿意上结构的当时，才会以最疯狂的方式设想：生命是由不知什么彼此对立的“生命驱力”和“死亡驱力”编织而成。尽管如此，这已经比“旅程”这个向来存在的观念稍稍飘得更高一点。

那些不上无意识之当的人，也就是不使尽全力同无意识紧贴的人，只从 viator、旅人的观点来看生命。顺便说一句，正是以这种方式，在逻辑的整个一个阶段中涌现了……

当然，人们后来才看见这个阶段，还带着不知什么后果……正是在这里，出现了某些我们甚至看不出有多么悖论性的东西：“所有人都是有死的。”

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是“旅人”，是吧……

苏格拉底“是一个人”……

而且他是一个人，

- 如果他甘愿如此的话——是吧？
- 如果他自己一头扎进“人”这个位置的话，对吧……

顺便说来，他恰恰就是这样做的；他曾经请求死亡这个事实，终究带来了一点小小的差别，但这个差别并没有妨碍后续发展产生绝对的迷惑力。

这也没有因此让事情变得更坏。

凭借他的癔症，苏格拉底让“某种科学的影子”成为可能：也就是恰好奠基于这种范畴逻辑的科学。

这是一个很糟的例子。不过，你们得听懂，是吧。

无论如何，viator、旅人这个本质上属于想象界的功能，应当使我们警惕一切源自“道路”的隐喻。

我很清楚，“道”……

> 这里所涉及的“道”，也就是 Taô……它把自己设想为处在结构之中。

然而，真的只有一条“道”吗?

甚至，“道路”、方法这个概念当真有任何价值吗?

我们难道不应当为自己锻造一种完全不同的伦理——一种奠基于拒绝做“不上当者”的伦理，奠基于越来越彻底地受这种知识、这种无意识蒙骗的方式；归根结底，它是我们唯一能分得的知识。

相关知识卡 Les non-dupes errent：父之名、上当与错误

我很清楚，还有那个该死的真理问题……

不过，听过我围绕真理所说的那些话以后，我们不会就这样……

而且我说了多少次，又一次次回到它那里……不会一味紧贴真理，却不知道这是一项选择；因为真理只能被“半说”。

毕竟，我们选择说出的真理背后，总有一种欲望，一种人们所谓的意图。

整个现象学都奠基在这一点上；我指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

根据你们怎样变换真理的这些“待说片段”，当然可以看看这会产生些什么玩意儿：其中有些东西非常滑稽。

我不想让上帝在这件事中过分受牵连……

人人都知道，我认为他更属于“超级亲爱的”（super-chéri）这个层次[注]［笑声］……那么，他为什么总要说真理呢？即使他彻头彻尾地骗人，事情不也照样运转吗？是吧。

> [注] Super-chéri（“超级亲爱的”）近音于 supercherie（“骗局、欺骗”）；紧接着的 totalement trompeur（“彻头彻尾地骗人”）把这层双关挑明。

姑且承认他创造了实在界；他反倒因此更加从属于实在界，因为既然恰恰是他创造了它，那么，为什么不呢？

我认为，归根结底，应当以这种方式解释笛卡尔那个著名的故事：恶魔。

恶魔就是上帝，而事情就这样运转：他越狡猾，事情就运转得越好。

甚至正因如此，人必须上当。

人必须上当，也就是必须紧贴、紧贴结构。

好了，听我说，我已经受够了。［笑声］

第2课 · 1973 年 11 月 20 日

这里有一本小书……我要用倾诉的口吻这样开场，因为上次离开以后，我显然一直在问自己：我是否足够上当，从而不致犯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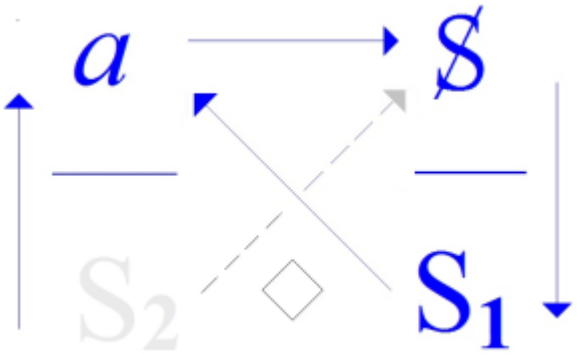
这里的“犯错”取我上次向你们说明的意义。也就是说：我是否足够紧贴“分析家话语”？毕竟，它并非不带有某种冰冷的恐怖。

我是否贴得足够紧，从而不至于……不至于从它那里分心，也就是不再真正顺着它的线索前进；或者，借用一个我稍后会在大家期待我谈“向量空间”时使用的词……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今天我不会谈它……不过，向量空间引入了一个概念，仿佛在一个空间中引入另一个空间；人们称之为“纤维空间”。

好了，总之，关于这种分析家话语，有一件事终究不应忘记——如果我没有完全贴住它，这可以替我辩解——：是我奠立了它。我通过一项书写的阐发奠立了它，写作：

- 左侧是上下叠置的 a 与 S_2，
- 右侧则是被划杠的主体 $\not{S}$ 与 S_1。



谈到“上当”时，这里并不是要上我的观念的当，因为这四个小字母不是观念。它们甚至根本不是观念；证据是：要赋予它们一种意义，极其、极其、极其困难。

它们甚至严格就是为了让赋予意义成为不可能而构成的。

但这并不表示人不能拿它们做点什么。

这里铭写的是对某种东西的一定阐发，我会把它称作……

说“它得到了铭写”，同说我现在要说的东西是一回事……也就是弗洛伊德的数学；它可以从他的话语逻辑、从他自己的游程中辨认出来。

也就是从他试图让分析家话语同科学话语相适合的方式中辨认出来。那就是他的“余势”。

正是这一点使他……我不能说它“阻止”他把分析家话语数学化；毕竟，他正是以这种方式在做它的数学。只是还需要第二步，随后才能把它铭写下来。

所以上次我同你们讲话时，一阵阵回忆就这样重新涌来。那些东西当然不是当场发生在我身上的，而是那天早上准备要对你们说的话时，一直困扰着我的。

就是这个；我们立刻说出它的名字：《可解释性的界限》（Die Grenzen der Deutbarkeit）。

它同分析家话语的铭写关系密切：如果这项铭写确如我所说，是分析家话语之数学的开端、关键核心［字母］，那么它十有八九会同数学起相同作用，也就是在自身之中承载自己的界限。

我知道自己读过它，因为我有一件旧东西；纳粹那段历史以后，我从弗洛伊德著作残骸中幸存下来的零碎里买到了这件二手货，于是便有了这块残片……

我心想，考虑到日期，它终究应当被收入某个地方。

确实如此，它被收入了《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三卷。

但它没有出现在别处，也就是没有出现在本来应当刊载它的地方：1925 年时，《释梦》第八版已经出版；

事实上，如果我没记错，它甚至已经先在……

嗯，不……在我手上这份东西以前，它根本没有刊出过……所以，它确实刊在《文集》第三卷，却没有在问世时刊在本该刊载它的地方，也就是《释梦》第八版中。

它没有刊出，是因为所说的这些补充笔记中还有第三章：

- 第一章就是这篇《可解释性的界限》［《文集》1925 年版，第三卷，第 172 页］；
- 第二章［《文集》第三卷，1925 年，第 176 页：《对梦之内容的道德责任》（Die sittliche Verantwortung für den Inhalt der Träume）］我暂且略过，以后会再谈；
- 第三章叫作《梦的神秘意义》（Die okkulte Bedeutung des Traumes）［《文集》第三卷，1925 年，第 180 页］……正因如此，它没有刊出。

留在我脑中、一直困扰我的，是 Die Grenzen……，即“界限”。

不过，正因为这些“界限”同《神秘意义》放在一起，它才没有刊出。

琼斯在某处讲过这件“神秘现象”……总之，科学话语方面提出了反对。

事实上，按照它如今呈现的样子，所谓神秘现象得到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科学话语无法吞下的东西。甚至可以说，这就是它的定义。

所以，科学话语反对它并不奇怪。

这个反对意见就这样经由琼斯传来；它似乎可以极其简单地解释：为什么这篇文章没有刊在它本应刊载的地方，也就是第八版中。

你们知道，弗洛伊德为神秘现象烦恼，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这样做，是由于……由于一种“余势”，一种同科学话语有关的“余势”。

是的，因为他设想科学话语必须把一切事实都考虑进去。

那是一道纯粹的“余势”。而且还有一道更严重的“余势”：它一直被推到错误。

科学话语只考虑那些同自身结构贴合不上的事实，也就是考虑它开始前进之处、它同自身数学的关系所触及的事实。

不过，要让某件事贴合不上，它至少还得进入这种数学结构的作用范围。

因此，科学话语考虑的是一切在它的……之中打出洞来的事实……

姑且这样说。我在这里说得很快，因为这个词并不妥当；

不过，说“打出洞”会让人立刻感觉得更清楚……一切在它的系统中打出洞来的事实！

但对于完全不属于它的系统的东西，它什么也不愿知道。

所以，当弗洛伊德为所谓的“神秘”（occultes）现象烦恼时，并不表示这些现象是“隐匿的”、是隐藏着的[注]。因为隐藏之物，是被话语形式本身遮蔽的东西；而同这种话语形式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并未隐藏，它在别处。

> [注] 法语 occulte 既可指“神秘学的、超常的”，也保留“隐匿的”字面义。拉康在此把 occulte 与 caché（隐藏的）拆开：被话语形式遮蔽之物才是“隐藏的”，处在科

> 学话语之外的神秘现象则是在“别处”。中文分别译作“神秘”与“隐匿/隐藏”，以保留这一区分。

看看在这里的你们——我诉诸你们的感觉——无意识同神秘现象毫无共同之处。

无论如何，既然你们来到这里听我讲话，我想你们终究已经相当习惯这个观念：无意识属于语言，是吧。

如果上次你们看见了我在黑板上模模糊糊开始画出的所谓“旅程线”，又能够接受我二十年来——其实还不止二十年——不断向你们唠叨的东西，也就是《释梦》结尾、为全书画上句点的东西：上次我提醒你们的那项著名的“不可摧毁的欲望”，它四处行进，它……

相关知识卡 欲望的固着与不可摧毁性

一旦进入语言场域，它就沿着旅程线……从一端到另一端始终伴随……

而且是 Ebenbild：始终相同，毫无变化……始终伴随主体，并结构化他的欲望。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Ebenbild”，照着……的形象……

人们把它译作“照着……的形象”，但它并不是这个意思：Ebenbild 是一幅固定影像，始终相同……“照着 der Vergangenheit、过去的形象”。不过，相对于这个 Ebenbild，那甚至不能被称作过去：它始终是同一件事。只要涉及这种空间功能，就不存在过去；这项功能就是一条线同结构网络的交叉。结构网络沿着线移动，但同时也可以说它没有移动，因为这条线本身并不改变。

只有相对于“作为旅程的生命”，人们才能说：

- 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过去，
- 还有另一部分有待走完，人们称它为未来。

不可摧毁的欲望的这些铭写，顺着那道滑移而行。

但正因为顺着滑移而行，它们同时也使滑移停下、把它冻结；因为一切运动都是相对的，如果其中的滑移仅仅是滑移，它就不构成参照……就是这样。

因此，《释梦》结尾处的象征结构，也许仍有待发现。

但弗洛伊德正是在这里完成了他的概念。这段结论仿佛是他在《释梦》中围绕梦所陈述的一切的尖端；他的概念就在这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过来起作用的东西就是……

这正是他围绕梦解释过的东西……也就是：无意识确实存在，而无意识就是这个！

他有时能够说，无意识是非理性的；但这无非意味着，无意识的理性结构尚待建造。即使矛盾律、“是”与“否”在其中不扮演人们以为它们在古典逻辑中扮演的角色，既然古典逻辑早已被超越，那么这时就必须建造另一种逻辑。嗯……

而我猜想，如果《可解释性的界限》（Die Grenzen der Deutbarkeit）……

“解释的界限”，这个标题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刊入《释梦》的下一版，原因不只是它笼罩在神秘现象的阴影下；而且因为，在那里……

- 它又加上了一层，
- 它稍稍超出了“欲望不可摧毁”这个断言，
- 它在欲望自身的这种结构化中展示了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恰恰本来可以使人以另一种方式把欲望的本性数学化。

正因如此，终究值得让我这样给你们讲一点……

面对这么多听众，我显然不可能评注弗洛伊德的二十五页；其实没有那么多，甚至更少……不过，我至少可以谈谈第一段，这会促使你们自己去找来读。

因为它终究还是出版了。

奇怪的是，它直到……才出版……

正如我亲爱的朋友妮科尔·塞尔斯向我指出的……上一次课后，我让她去追查这件东西。

我对她说：“可这件事到底见鬼藏在哪里？”它明明在《文集》中紧接在我上次用来收尾的那个尖端——不可摧毁而且不变的欲望——之后得到标示；因为所涉及的正是这个。

相关知识卡 欲望的固着与不可摧毁性

在《文集》中，紧接在后面的……

那甚至不是一条注释；句号之后，最后一个句号、最后一行之后……写着“Zusatz Kapitel C”，大致就是人们所译的“附录 C”。

它指向下一卷，也就是第三卷；人们自然会去那里查找。不过，原处的标示意味着，本应把它接在这里才正常；而人们恰恰以我刚才告诉你们的理由，没有把它接进第八版。

于是，正如她向我说明的……

这值得一说，对吧……正如亲爱的妮科尔向我说明的；说到寻找一个文本的版本，她可深谙此道……

她不但深谙此道，而且干劲十足。我让她四处奔忙到什么程度，简直难以想象；

我的意思是，她奔来跑去，两个小时之内就会把东西给我带回来；

这一次她花的时间长得多：至少用了三天……是的，这篇补充章节没有出现，因为我曾对她说：

“说到底，如果我在《弗洛伊德全集》（Gesammelte Werke）里找不到它，那可真奇怪。可我就是找不到！”

她回答说，这篇文章在全集中没有处在任何合乎逻辑的位置：既不在同《释梦》对应的那一卷……

这一点我当然已经注意到了，甚至正是它让我火冒三丈……也不在对应 1925 年的第十四卷：

“它在第一卷中赶在最后一刻、偷偷摸摸地刊出；因为第一卷反而最后出版：那是 1952 年。”

她当然还向我转述了斯特雷奇的看法；斯特雷奇本人把它译入了《标准版》，但放在第十九卷，也就是它在年代上正常所属的那一卷。是的，这倒没错……

好了，不过斯特雷奇认为，它之所以遭遇这种命运，是因为所有人看到“梦的隐秘意义”都摆出了一副嫌恶的脸色。

这是斯特雷奇的看法。

我不知道妮科尔·塞尔斯对此怎样想，但这……

相对于她带给我的事实本身……只是次要问题。

好，我暂且不把德文原句全念给你们。它开头这样说：“能否把梦生活的每个产物，完整而可靠地翻译成清醒生活的表达方式（解释）……”

> “这个问题不能抽象地处理，而必须联系进行梦的解释时所处的种种关系来处理。”[Die Frage, ob man von jedem Produkt des Traumlebens eine vollständige und gesicherte Übersetzung in die Ausdrucksweise des Wachlebens (Deutung) geben kann, soll nicht abstrakt behandelt werden, sondern unter Beziehung auf die Verhältnisse, unter denen man an der Traumdeutung arbeitet.（《文集》1925 年版，第三卷，第 172 页）]

“问题在于：能否为梦生活的每个产物，给出一种完整而可靠的翻译——vollständige und gesicherte Übersetzung——……”

单是 Übersetzung（翻译）这个用法就很不错，非常拉康式，好吧［笑声］……in die Ausdrucksweise des Wachlebens：“翻译成清醒生活的表达方式”……

括号里则是“Deutung”，也就是意义：Deutbarkeit 意为可解释性，

但 Deutung 意为意义；Traumdeutung 意为梦的意义……“这个问题不能抽象地处理，而必须在 Beziehung（关系）之下，同 Verhältnisse……”

这是另一个表达关系的词……也就是同种种关系联系起来……

它们由另一个词指称，也就是以另一种方式得到设置：Beziehung 是某种较为近似的关系。Verhältnisse 则可以取能够被写出的诸关系之义；

我的意思是，它严格由该词本义上的某种衔接构成，对吧，是某种能够来到这里、得到设置的东西……“在这些关系——unter denen，在它们的支配之下——人们从事梦的解释：man an der Traumdeutung arbeitet。”

我们由此再深入一步。

> “我们的精神活动，或者趋向一个有用的目标，或者趋向直接获得快乐。”［Unsere geistigen Tätigkeiten streben entweder ein nützliches Ziel an oder unmittelbaren Lustgewinn.（《文集》1925 年版，第 172 页）］

“我们的活动——geistige，也就是精神的活动……”

原文就是这样：Unsere geistigen Tätigkeiten。对弗洛伊德来说，这指“我们所思考的东西”。

精神活动，就是通常所称的思想。

……“Streben”……

Streben 这个词的回响，同人们的英语译法完全不同，对吧；在这里，斯特雷奇把它译作 pursue，即“追求”。

它根本不“追求”什么。它什么也不追求：仔细看看 Streben 是什么，看看这个词的质地——这当然要从它先前的用法来看——它是某种应当铭写的东西。比如你们有一座拱顶，一件木结构的东西：

那里有拉杆。它们看起来仿佛这样支撑拱顶……如果你们稍微懂一点建筑，

就会知道拱顶里的拉杆是在拉；我的意思是，它们向外拉。

拉杆并不支撑。总之，这无关紧要。说回 Streben……“它们所牵拉的、使之维系在一起的”，或者是：ein nützliches Ziel……

你们在这里重新遇见“有用”与“享用”这两项本质上属于拉康的功能。二者被明确地这样提出；我从一开始就让自己在《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中所说的一切，完全围绕它们旋转……“一个有用的目标”，也就是：

- 精神活动或者 anstreben 它、把它牵引过来，
- 或者趋向……“unmittelbaren Lustgewinn”，也就是干脆趋向我所谓的“剩余享乐”。

因为 Lustgewinn 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种 Lust 的收益。

德语　Lust　这个词本身含有歧义；如果不借此把一种巨大的分歧引入 Lustprinzip——它被译成“快乐原则”——就会出问题。这项分歧存在于快乐概念同弗洛伊德本人依照古代传统所作的评注之间；那项古代传统唯一来自伊壁鸠鲁的智慧，其意思是“尽可能少地享乐”。

因为享乐真他妈烦人！

正因如此，他们才被人称作“猪”……

因为猪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享乐太多，对吧；

它们安安静静地留在自己的小猪圈里，总之，把享乐降到最低……正因如此，伊壁鸠鲁派才被人称作“猪”，因为其他所有人都被享乐折腾得厉害。他们必须卖力干：他们是享乐的奴隶。

甚至——瞧，我说得忘形了——正因如此，才会有奴隶。

唯一真正对享乐着迷的文明，必须拥有奴隶。

因为享乐的正是奴隶！没有奴隶，就没有享乐……

至于你们，你们全都是雇员。总之，你们在尽力成为雇员。

你们还没有完全成功，但相信我，你们会走到那一步。

好了，我刚才有点说得兴起了。

不过，你们还是稍微想想这件事：只有奴隶才享乐；这就是他们的功能。

正因如此，人们把他们隔离开来；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把自由人变成奴隶，因为把他们变成奴隶，就是让他们从此能够只献身于享乐。自由人向往的也只有这个。

而因为自由人富有利他精神，他们就制造奴隶。历史就是这样发生的——发生在我们的历史中。

当然，有些地方文明得多：中国没有奴隶制。

但结果是，不管人们怎么说，他们没能创造出科学……

如今，他们受了一点马克思的触动，于是醒过来了。

正如拿破仑所说：尤其别叫醒他们！

现在，他们醒了。

他们不必经过奴隶制那套把戏。

这终究证明存在嫁接，对吧；人并非只能避开最坏的东西：人可以避开最好的东西，却仍然抵达……

“在前一种情形中，精神活动是理智上的决定，是对行动的准备，或者是向他人作出传达；在后一种情形中，我们称它们为游戏和幻想。众所周知，即使有用之物也不过是一条通往快乐满足的迂回道路。做梦是一种属于第二类的活动；从发展史上看，它本来就是更原初的活

动。若说做梦致力于应付迫在眉睫的生活任务，或者试图完成白天的工作，那会把人引入歧途。操心这些事情的是前意识思维。对于做梦而言，这种有用的意图同准备向另一个人作出传达一样陌生。当梦处理某项生活任务时，它会按照一种非理性的愿望来解决，而不会按照明智的考虑来解决。我们只能赋予梦一种有用的意图、一项功能：它应当防止睡眠受到干扰。梦可以被描述为一段服务于维持睡眠的幻想活动。”[Im ersteren Falle sind es intellektuelle Entscheidungen, Vorbereitungen zu Handlungen oder Mitteilungen an andere; im anderen Falle nennen wir sie Spielen und Phantasieren……（《文集》1925 年版，第 172—173 页）]

……unmittelbaren Lustgewinn，意思是“一份当下直接取得的剩余享乐”。“在第一种情形中”，也就是有用目标的情形，“它们是……”

这些 geistigen Tätigkeiten、这些精神运作……“它们是理智上的决定，是对操弄的准备”：Handlungen；或者是“传达，an andere：向他人传达”。

也就是说，人向他人说话，是为了——正如我刚才所说——为了操弄他们，就像你们所说的那样。

“在另一种情形中，我们把它——nennen wir sie；这里的 sie 指这些 geistigen Tätigkeiten——称作 Spielen und Phantasieren：我们称之为游戏与幻想。当然——他说，bekanntlich，对吧？——有用之物终究也无非是一条迂回道路，ein Umweg，通往一份享乐的满足。”不过……人并不是以满足本身为目标，对吧？

“做梦”——他说的不是梦——“做梦这件事因此属于第二类活动……”

也就是他用 unmittelbaren Lustgewinn 所定义的活动。

……“若说做梦致力于日常生活中那些紧迫、总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并试图把白天的工作——Tagesarbeit——做到底，那会把人引入歧途，irreführend。操心这些事情的是前意识思维：das vorbewußte Denken。”

“对梦来说，这种用途、这种有用的意图，对吧，同把……投入运作一样完全陌生……”

同实施、准备、精心加工一样，对吧……“同准备一项传达——einer Mitteilung——向另一个人——an einen anderen——一样陌生。”

我们亲爱的弗洛伊德在这里有一点拉康式意味，对吧，因为……

他刚才围绕梦所说的一切，只涉及建构、编码……这种属于语言维度的编码同传达毫无关系。

人同语言的关系，只能在以下基础上得到处理：

- 能指是一种只向另一个符号发出的符号；
- 能指就是向一个符号示意的东西；正因如此，它才是能指。

这同向“另一个人”传达毫无关系。

它决定一个主体，它以主体为效应。

而主体作为主体，由它决定就已经足够；也就是说，主体从某种只有在别处才能得到辩护的东西中涌现。

只不过，在梦中，人看得见这项辩护，也就是说：编码这项运作是为享乐而做的。

也就是说，事情就这样构成：人在编码中得到某种东西；它是初级过程的核心，也就是一份“Lustgewinn”。这里说出的正是这个。

然后，文本继续下去。

它不仅继续下去，而且还加重了语气。

它清楚地显示，梦在什么意义上、为了什么而运作。

也就是，梦被做出来，而且它丝毫不是……

正因如此，它才以这种方式运作……它丝毫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保护睡眠，des Schlafes verhüten：它保护睡眠。

弗洛伊德曾在不同地方顺带这样说过；而在这里，他加以强调。

我的意思是，他引入的问题是：梦中依赖无意识的东西，确切说来怎样……

也就是依赖结构、依赖欲望结构的东西……梦中的这种东西究竟可能怎样妨碍睡眠？

关于睡眠，显然我们所知甚少。我们之所以所知甚少，恰恰是因为那些把睡眠当作事实来研究的人，用两台小小的脑电图仪……

头足类仪器、脑袋仪器，随你们怎么叫……好吧，他们把一些东西联结在一起。总之，不过还是很奇怪，对吧：睡眠在人们所谓的生命中

如此普遍——我在这里没有提出什么，只是确认一件事——却从来没有人追问它同享乐究竟有什么关系。

这一切都是因为享乐终究是……

必须承认，人们没有把享乐当作所谓“世界观”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动力。

睡眠是什么？

也许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的公式能够取得其意义，并同快乐观念汇合：刚才我之所以谈猪，是因为猪经常呼呼大睡。是的。

它们尽可能少地享乐，因为睡得越多越好。

无论如何，如果我的假设正确——也就是享乐就在编码之中——这便同它贴合。

由此还可以看到一点：事实上，梦的编码终究没有被推进到人们所说的那么远。

总之，它就是……

我已经解释过凝缩、移置……总之，它就是隐喻，就是转喻，再加上形形色色的小操弄；它们就这样把事情延展进想象界。

必须沿这个方向来看享乐，是吧。

也许人们能够上升到一种同编码历史相符合的结构，对吧；也就是说，如果编码朝向某种最终抵达的东西——抵达什么？die Grenzen：界限［《可解释性的界限》］。

错误就在这里。

“可解释性的界限”——如果你们细读这四页，因为总共也只有四页——便会发现，标示这项界限的，恰恰是抵达意义的那个时刻。

也就是说，意义归根结底相当有限。

人们在无意识最深处发现的并非五花八门的意义；所发现的是性意义。

更确切地说，就是“意义—无意义”。在这个意义上，Verhältnis、关系失灵了。

至于 Beziehung，它发生于以下事实：不存在性的 Verhältnisse，不存在性关系；这……

Verhältnis 作为被写出的关系，作为能够铭写、因而成为数学式的关系……它总是失灵。

正因如此，梦会在某个时刻泄气；也就是说，人停止做梦，而睡眠继续受到保护，免遭享乐侵扰。

这是因为人最终看到了它的尽头。

不过，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如果这种性意义确实只能由“无法被写出”来定义，就必须确切看见编码中是什么东西……

不是解码中的东西……而是编码中的什么东西必然要求 die Grenzen［界限］，要求同一个词……

这个词在这里被用于标题……在数学中，同一个词也用来指所谓的极限……

例如函数的极限、实数的极限……无论变量怎样增大，函数都不会越过某个极限。

语言就是这样构成的：无论你们把编码推进得多远，它永远无法放开意义，

- 因为它就处在意义的位置上，
- 因为它就处在这样一个位置：性关系之所以无法被写出，恰恰源于这个洞；而整个语言本身都堵住这个洞，堵住说话之在通往某种东西的入口——在某一点上，这种东西确实呈现为触及实在界，就在这个点上。

正是在这个点上，我把实在界定义为不可能，才得到了辩护；因为它恰恰在这里永远无法做到……

这就是语言的本性……它永远无法使性关系得到铭写。嗯……

那么，还剩下弗洛伊德那些关于神秘现象的故事。

这个“神秘现象”的故事非常奇怪，对吧？

我向你们谈了第八版，却没有谈第七版。

第七版根本找不到；这次倒不是因为纳粹，而是因为它大概只印了极少几册。总之，它出版于 1919 年，你们想想看！

了不起的是，尽管如此，幸亏另一位朋友……

你们看，我只有女性朋友。

……娜妮·布里奇曼，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的娜妮·布里奇曼……找到了第七版。

这下我松了口气……

因为看看弗洛伊德都被译成什么样了！

确实，问题尤其从玛丽·波拿巴开始。好吧……

不过，在她以前还有伊萨克·梅耶松；我曾经……

请他原谅……甚至认为他也是同样一回事，也就是在随便乱写。

我甚至想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

因为……

我没有把书带来，真可惜，我忘了；这就是实情……书中有一个短句。弗洛伊德提出某个问题时，有一个短句……

它在我向你们讲过的最后一段达到顶点……当弗洛伊德追问这个梦究竟如何、属于哪一种现实秩序时，他不得不把它称作“精神的”；但与此同时，把它称作“精神的”又令他烦恼，因为他清楚地感觉到，灵魂……总之，这个故事对不上；灵魂终究并不与身体相异。

于是，他唤起物质现实。当时他没有充分看见，物质材料就在他手上：无非就是他的整本书，也就是他处理梦的方式。他通过对解码的操弄处理梦，归根结底，只是借助语言所具有的编码维度。

然后，他着手追问这种现实究竟是什么，随即被某件事攫住……

他只在这里被攫住；也只有这个版本里有这样一句话。在这句话中，他突然拒斥这样一项事实：一位学者……

当然是一位谦逊的学者；他就是这样定性自己的……无论怎样，仍有两件东西……

总之，他在这里设下一道屏障……他无法吞下：

- 第一，死者仍然存续；这一项指向灵魂不朽。
- 第二，未来的一切要素都能够计算出来。

当然，这使我们重新踏上亚里士多德的坚实地面……

- 亚里士多德以一种完全不蕴含灵魂不朽的方式定义灵魂；顺便说来，正因如此，科学才能取得进展：科学的进展始于人们真正对身体发生兴趣的时刻；

- 第二，则是把偶然之物维持为本质性的东西。

不过，为什么我们无法预测偶然之物，也就是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

许多事情我们都能够预测。

亚里士多德用什么来定义偶然之物？

他问，明天谁将取得胜利；他问，既然明天某件事会被称作“曼提尼亚的胜利”，我们今天是否已经能够写下“曼提尼亚的胜利”？

亚里士多德围绕偶然之物的论证，只涉及这个问题。

这仍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追问为什么有些事件……

而且并非随便什么事件；它们是姑且称作“人的”事件；

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要抗拒这样陈述……为什么这类事件就是偶然的？

因为毕竟，有些人的事件越是恒常，就越是可以预测。

例如，我确信你们今天会同上次一样人多；理由同样晦暗，不过这仍然可以计算。

为什么一场胜利无法计算？

谁来回答我？

听着：一场胜利无法计算……

听众 X：因为必须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

这个回答有点想法……显然有点想法。总之，正如你所说，确实必须有两方，有时甚至还要多一点……但沿着这个方向，你们清楚地看见，尽管如此，你们正缓缓滑向“两”失灵的一侧：也就是性关系的一侧。成为两方，整件事可复杂得很。是的。

一想到今天没有时间把我替你们准备的、有关爱情的那些美妙事情全部讲完，我就有点失望。不过，这是因为我拖延了；而我之所以这样拖延，是因为我仍想完成一项仔细的编码，也就是不要犯太多错。至于其余内容，你们也许可以再等一等。

不过，我要援引自己已经提出过的一件事：我曾以许多方式、在许多场合讲过它；但有一天，我说得十分直白、毫不修饰。

我说，“解释的效应”……

我只限于自己必须紧贴的东西：我必须继续上当。

而且还要更多：毫不勉强地上当。因为，如果我强迫自己上当，

那么我恰恰会写出《论爱情激情》，也就是帕斯卡尔写出的东西；

人一眼就看得出他多么勉强……写完以后，那股劲当然松掉、断掉了；他再也没能回到那里。不过，他写这篇文章时很可能是在强迫自己——这点我不确定，但相当可能。

强迫自己会产生绝对惊人的结果……文章绝对精彩；一旦强迫自己，人就能够说出……

人就能够真正做到不犯错。去读读它吧；它完全对得上，爱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这令人绝对错愕，但事情就是这样。好吧……那么，“解释的效应不可计算”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解释唯一的意义就是享乐。

也正是享乐，彻底阻碍性关系以任何方式得到铭写；归根结底，这让我们能够把“解释的效应不可计算”这个公式扩展到享乐。

如果你们仔细想想两个被称作“军队”的群体相遇时会发生什么，便能明白。这两个群体顺便也是四处移动的话语；我的意思是，每一支军队之所以能够维系，只因为人们相信上尉就是 S_1。

好了……仍然十分清楚的是：如果一支军队对另一支军队的胜利严格不可预测，那是因为战斗者的享乐无法计算。

一切都在这里：如果其中有人享受被杀，他们就占优势。就是这样！

这是关于偶然之物可能是什么的一点概览；也就是关于只能由不可计算来定义的东西的一点概览……

不过，现在我总不能就这样离开你们，而不说几句话，谈谈同我们刚才操练的那条线完全相反的东西……

或者说，是我在你们面前操练的那条线……但你们终究还是……

总之，很可能……稍稍跟上了我，至少以沉默跟随着我……

神秘现象终究不能仅仅由它遭到科学排斥来定义。

因为，正如我刚才告诉你们的，科学排斥的东西多得惊人：原则上，我们刚才讲过的一切它都会排斥，而那些东西终究确实存在，例如战争。

所有学者都在那里绞尽脑汁：Warum Krieg? 哦！哦！“为什么有战争？”[注1]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什么有战争？》

这些可怜人就是理解不了。嗯……

他们为此两人联手：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这可不为他们增光！［笑声］

不过，神秘现象十分确定地正是这个：关系的缺席。如果不是因为我终究还必须准确说明它在弗洛伊德时代怎样呈现，我甚至可以再多告诉你们一点。

因为这件事非常清楚。弗洛伊德所写的《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梦与心灵感应》——有些人把它们单独抽出来，冠以“灵异现象”之名，天知道怎样胡乱利用；那些人都是骗子……

仍然必须清楚看到，当时的弗洛伊德……

去读他的文本吧，对吧，就是我刚才报出标题的那些；

因为同《可解释性的界限》不同，那些文章终究找得到……事情非常清楚：他说，例如，梦同心灵感应严格毫无关系。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梦与心灵感应》：梦工作与心灵感应讯息

他甚至说到了这种地步：不过，“心灵感应”是某种属于同一个层次的东西……

我姑且承认，为什么不呢？……它属于传达的层次。

而在梦中，它同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受到处理……

也就是我刚才向你们陈述的第一部分，

即 etwas Nützliches，某种服务于白日谋划的有用之物……它在梦中以同样的方式被重新接纳。

他不仅宁可承认心灵感应，而且非常明确地证明：在所有据说梦见了心灵感应的案例中，人们都可以承认有一个直接事实，即确有一则讯息，经由某条“专线”得到传达——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心灵感应正是这条专线，对吧。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梦与心灵感应》：梦工作与心灵感应讯息

人们可以……只须处理这个案例，只须考察它、对它进行操作，同时把心灵感应警报当作任何其他日间残余一样确曾发生。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梦与心灵感应》：梦工作与心灵感应讯息

它是不是心灵感应……

换言之，他根本不在乎……他唯一感兴趣的是，这件事在梦中被重新接纳……

我没有办法给你们念，因为时间太晚了……弗洛伊德明确陈述了这一点：为了理解心灵感应同梦的关系，必须把心灵感应看作前一天留下的一项残余。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梦与心灵感应》：梦工作与心灵感应讯息

他宁愿承认这个……

当然，自然……他宁可承认心灵感应现象，

这就是他的立场实质……也不愿把它纳入梦中。

而且他强调、特别强调，甚至说明了理由：因为梦由……构成……

他列出了一整张清单……由一整系列编码构成；而这些编码只能作用于日间残余所构成的材料。

他宁愿把心灵感应放进日常事件的行列，也不愿让它以任何方式同无意识本身的机制相连。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梦与心灵感应》：梦工作与心灵感应讯息

这极容易得到确认，你们只须去查……

当然，它从未被译成法文；不过，你们中终究有些人读英语——我希望甚至有许多人——另一些人也读德语……去查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与心灵感应的文本：其中从无歧义。他宁可接受一切……

也就是归根结底，他不仅怀疑的东西，而且他完全洗手不管、声称“我对此毫无专长”的东西……他宁可承认心灵感应存在，也不愿仅仅把它同无意识相互靠近。

换言之，他所发表、所提出的一切值得注意的东西……

在考察某些梦时……他提出的一切值得注意之处，始终在于说：

- 除了同作为编码的梦发生关系以外，没有发生任何别的事情；
- 或者，只存在神秘学家或算命者的无意识同主体的无意识之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相对于这一点，他否认一切心灵感应现象；他否认它，因为实际发生的只有对欲望的辨认。他认为，人始终可能辨认出欲望。这意味着……

相对于我上次所作的铭写而言，这意味着：生命是一场旅程，而结构同这场以线性方式画出的旅程同时移动。

人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会不被提出？——

- 如果结构当真由大他者的欲望本身加以标点，
- 如果主体一出生就已经被包含在语言中，被包含在语言中，而且其无意识已经由大他者的欲望决定……这一切之间为什么不会存在某种连带关系？

无意识并不排除……

如果无意识就是这种语言结构……无意识并不排除……

而且这一点再明显不过……无意识并不排除对大他者的欲望本身的辨认。

换言之，主体作为一个特殊的被决定者所处的那个结构网络，可以设想同其他结构相互沟通：

- 当然包括父母的结构，
- 有时也未尝不能包括陌生人的结构，只要——弗洛伊德强调——这个陌生人的注意力稍稍转向别处。

最厉害的是……

正如他所强调的，对吧……注意力之所以能够转开，恰恰是因为算命者本人正忙着摆弄形形色色的神话性对象。这足以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他能够捕捉到某种东西，并据此作出下面的预言：一位年轻女子摘

下婚戒，想让他以为……总之，为了保持匿名；算命者告诉她，她会结婚，而且会在三十二岁时有两个孩子。

对于这个预言，转录本作“没有解释”[注]；而它其实完全没有应验，但尽管没有应验，收到它的主体却仍全然沉浸在欣喜中。

> [注] Staferla 作 Il n'y a d'explication à cette prédiction，Lutecium 与 ELP/ALI 作复数 Il n'y a d'explications...；三种转录均缺少通常应有的 pas，也没有接出 que 引导的唯一解释，句法因而残缺。下文又说“三十二岁”铭写在主体的欲望中，故不能武断地补成“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这里按可见字面保留缺口。

每当弗洛伊德强调一项心灵感应事实，情形始终属于这个秩序：预言丝毫没有应验，反倒使主体处于一种完全绽放的满足状态。

没有什么话能比这更合她心意了。

事实上，三十二岁这个数字当时就铭写在她的欲望中。

如果无意识确如弗洛伊德所说，如果那些看似随机选出的数字其实从来不是随机选出的，那恰恰是因为它们同主体的欲望存在某种关系；《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自始至终展示的就是这一点。

有意思的是，弗洛伊德知道怎样适时强调：这些所谓“神秘学”事实唯一值得注意之处，是它们总牵涉一个我们在乎、关心、爱着的人。

不过，我们同一个自己所爱的人具有某些无意识关系，是完全可以设想的。

但这并不是由于我们爱他；因为众所周知，只要我们爱他，就会错过他，无法抵达他。

所以，在这些所谓的心灵感应信息中，仍须区分两件事：信息的内容，以及信息发生这个事实。

- 严格说来，弗洛伊德排斥的是信息发生这个事实。他愿意承认它可能发生，但发生在一个同他严格毫无关系的世界中。

- 至于信息的内容，它同据说要获取其信息的那个人毫无关系。它只同主体的欲望打交道，因为爱包含了太多这种欲望。欲望会希望这件事成为可能。

那么，在离开你们以前，我只想强调：从时间最深处一直传承下来的，终究还有某种叫作“入门仪式”的东西。

我们以神秘学名义保有的，就是入门仪式的残片。

这无非证明，归根结底，它是入门仪式中唯一仍让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古代曾经认识入门仪式；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给予它某种地位。

我们能够从那些著名的“秘仪”中依稀看见的一切，以及至今仍可能留下的一切……

在一些能够由民族学定位的国家里……一切属于入门仪式秩序的东西，都同莫斯在某处所谓的“身体技术”[注2]相关。我的意思是，在这套同我们有关的话语中，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 [注2]　马塞尔 · 莫斯：《身体技术》，载《社会学与人类学》，法国大学出版社 Quadrige 丛书，2004 年。

无论是“分析”话语、“科学”话语，甚至“大学”话语、“主人”话语，或任何你们愿意说的话语……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入门仪式本身总是以如下方式呈现：

- 一种不可能没有形形色色的绕行与迟延的接近，
- 一种对某物的接近；在那里，被开启、被揭示的东西严格关涉享乐。

我的意思是，身体——我们相信活着的这个身体——可能比解剖生理学家所知的更加精通某些东西；这并非不可思。

如果可以这样说，也许存在一门享乐的科学。

无论如何，入门仪式只能这样定义。

唯一不幸的是：如今，绝对任何地方都不再有入门仪式的丝毫踪迹。就是这样！

第3课 · 1973 年 12 月 11 日

你们完全可以说，正因为你们在这里，我才讲话……

别让我太累，是吧；不然我就走了。

这是我费心搭出来的一件小玩意儿，拿来给你们看看。

这是一个博罗米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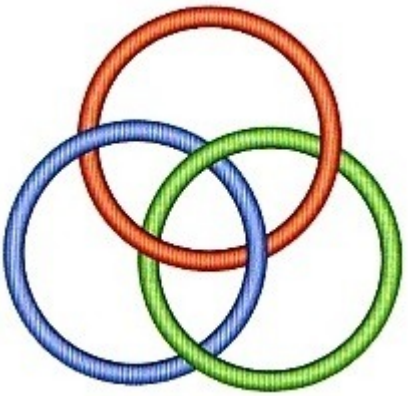
我先警告你们：今天我只讲这个。

所以，要是有人觉得这玩意儿烦得要命，就请出去；那反倒让我轻松一点……这是一个博罗米结。

也就是说……

那么，请把这个拿掉吧，蓝色的那个［对格洛丽亚说］……你们看，蓝色的一拿掉，另外两个就自由了。

你们已经看见，我不必拆开它们，它们就彼此松脱了。就是这样！



格洛丽亚可以再把这件东西给你们装回去；不过，我想刚才的演示已经足够清楚了。

有时也可以用方块来搭。用方块来搭时，人会发现……要构成最小的博罗米结，横向必须有三个方块，纵向必须有五个。好。

这个想法显然是要造出某种对应三个平面的东西。

也就是按照笛卡尔坐标的方式来制作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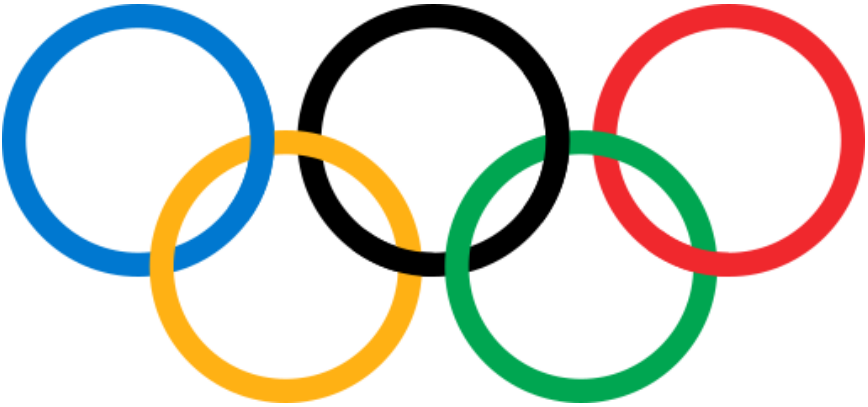
当你们真要把它造出来时，就会发现自己终究遇到一些困难。

你们会遇到困难……

完全不是实在的困难……而是难以立刻清楚看出它最终会成为什么样，朝这个方向和另一个方向分别需要摆上多少块。你们自己试试看……

尤其可以试试……还有另一件东西我没有带来；它并不对应博罗米结。博罗米结构成的每两个环有一个特征……

它们并不真是圆的，不过也差不多……如果你们愿意，只要剪断其中一个，它所构成的另外两个环就会彼此松脱。



还有一种众所周知的系统，我就不在黑板上重画了；其实图就在我手边，不过我累了。你们只须想想充当奥林匹克标志的那些圆环。

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构成方式不同：不仅其中两个环相互打结，第三个环也扣了进去；它并非只同前两个中的某一个相扣——那样不会形成三个环组成的链——而是同时同两者相扣。

那么，你们试试看——试着用方块搭出这样的装置。也就是让你们所搭装置的连续性以黄色、红色和蓝色组成，并使它能够在三个平面中搭建起来；方块的形状正好保证所涉及的确实是平面，你们不得不在三个平面中搭它。试试看。

你们肯定不会立刻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可以这样说，将要搭起的那一边最少必须有四个方块；而另一个维度也同样需要这四个方块。

也就是说，它不再像这里这样是两乘五再加二，等于十二；而是两乘四再加两乘二，同样等于十二。这很奇怪。

不过，即使只是在完成这件小装置时遇到的困难，也会让你们很好地体验我开头要说的这件事：你们会在这里察觉，我们对体积何其没有感觉。

因为你们会摸索不清，会像我本人一样摸索不清！

例如，从三组简单的四块方块出发，把它们排列成能够形成笛卡尔构造所用的著名三轴时；当你们只看见四块时，会有那么一刻感觉它也许能够闭合，比如像这里一样闭合，仿佛总共只有四块，而宽度只有三块。你们会有这种感觉。

这是一种让你们亲自体验如下事实的办法：无论我们怎样成功设想空间的三个维度，我们都没有体积感。

我们缺少对深度、对厚度的感觉；这种缺失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加深远。

我借此提出开头想告诉你们的东西：不管表面看起来怎样，你们和我都是二维的存在者。

我们栖居在 Flatland、平面国中；有些作者围绕这个题目写过一本小书，他们似乎费了好大劲才设想出二维存在者。

根本不必到远处去找。我们所有人就是。

至少，事情实际呈现出来就是这样。

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事情，就是我们事实上局限于做的事情。眼前这么多正在涂写的人聚在一起，要是我还不能让你们感觉到这一点，那才奇怪：“涂写”就是这个，它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事情。

另一片地域——aire，a.i.r.e.——里的一些人曾非常清楚地宣告：“学者的墨水远比殉道者的鲜血优越。”[注1]

> [注1] 先知穆罕默德的一则圣训宣称：“学者的墨水比殉道者的鲜血更加神圣。”

真有人敢这样说！他们竟敢说出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终究必须说说后者：我们从殉道者的鲜血中得到了什么？一些绘画题材……

这同弗洛伊德善于在那种合二为一的东西——宗教与艺术——中辨认出的强迫结构相伴。 请艺术家们原谅我……

也许有几位误闯进听众席的艺术家，尽管我不太相信……如果这番话传到艺术家耳中，我向他们道歉：他们并不比宗教更好。这可算不上什么称赞。

“蠢”……

我已经不止一次在这里提起它；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受到针对……“蠢”就是我们的本质；其中也包括你们的要求……

我花了很长时间绞尽脑汁，想弄明白你们为什么来得如此多、如此过分。总之，绞尽脑汁以后，一道闪光从中迸了出来……把你们聚集在这里的，恰恰是这样的要求：怎样才有机会从“蠢”之中脱身。

甚至正因如此，你们才指望我。

只不过，这个要求本身就是“蠢”的一部分。

所以，又有一天，我向这个要求让步……

你们要知道，我不会因为你们人数庞大，就试着装模作样。是因为你们不是“庞大”，而是成了一个“数”……在这一点上，我把自己献给了卑贱；必须说，我就在这个位置上同卑贱混为一体。

有一件我称作“渡越”的东西，在我的学派中实行；唯一的原因，是我想尝试从中取得见证。

我必须走到自己今天所在的地步，才亲自清楚看见这是什么：献身于回应任何人、任何事情；然而，是回应什么？

分析话语的回答是这个：你们所做的事，你们所做的一切，就其本性而言——更确切地说，就其结构而言……

同那些自称“哲学家”的专家迄今所想的一切相反……并非无知，并非帕斯卡尔所谓的“天然无知”。

我要感谢一个人；上周日我工作时，他特意给我打了电话……

顺便说来，是因为我明确托付他这样做……事情是这样……

我稍后还会再告诉你们……他先前围绕帕斯卡尔给了我一个小建议。

我曾请他查看帕斯卡尔那里从“天然无知”一直到“真正的科学”的整个层级；二者之间还有帕斯卡尔在自己的涂写中所称的“半通之人”。

就是这个人帮了我这个忙……

总之，他替我草草料理了一下帕斯卡尔，让我不必亲自动手，因为我已经筋疲力尽……他以为可以把“半通之人”等同于“不上当者”。

我希望在这番努力中，最终能够让你们感觉到：那完完全全不是我的意思。

倒不是说“半通之人”事实上也许不属于“不上当者”；我认为他们同其他人一样上当。不过，同你们可能设想的相反，仅仅上当并不足以使人不犯错！

我说过“不上当者会犯错”；但人仍然不能随便上什么东西的当。

甚至必须特别上某种东西的当；今天我会试着——试着而已！——我想试着把它传达给你们。

所以，分析话语作出的回答是：你们所做的事……

它远非无知所造成……而始终受到决定，早已由某种“知识”决定；我们把这种知识称作无意识。

“你们所做的事知道”……

“知道”：s.a.i.t.……它知道你们是什么，它知道“你们”。

你们感觉得不够充分的是……

总之，面对这么多听众，我无法相信会是这样……这个陈述何其崭新。

那些处理过知识问题的“大丑角”，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

天知道，把帕斯卡尔也归入其中令我多么不自在；

他是所有“大丑角”中最大的一个！……从来没有任何人敢作出这项裁决。我要提醒你们：无意识的回答蕴含“不予原谅”，甚至“不考虑减轻情节”。

你们所做的事就是知识，而且受到完全的决定。

这种决定来自上一代所支撑的一套衔接，但这丝毫不能替你们开脱；因为把它说出来——说出这项知识的“说”——只会让它变成更顽固的知识，如果可以这样说，最终变成“一直如此的知识”。

我从弗洛伊德那里提取出这个意义，因为他确实这样说；他的全部著作都在这样说。

当我请求你们不要理解我时，你们看，理由多得很！

但我只能在弗洛伊德的“说”中听见它，因为我们别无可做，只能任由它的后果展开。

一旦这件事得到陈述，它便奠立一种新话语，也就是一种结构衔接；它确认自身就是在说话之在彼此之间存在的全部纽带：他们之间除了话语纽带，没有别的纽带。

当然，这并不表示人们不会设想别的东西。

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们：尽管我们没有体积，我们终究还是处在二维中。

于是，便有侧面轮廓、投影、剪影；总之，有我们在一个所爱之人身上崇拜的一切。我们从来不会崇拜更多的东西。

由于我曾围绕那个著名的镜子故事从这里出发，人们便设想我贬低了这一切。

我完全没有贬低它，因为我同所有人一样，以此为满足！

至于体积、厚度，只要亲手摆弄我刚才建议你们制作的东西，就会让你们知道我们缺席到了何种程度。

不过，我们终究还把另一种东西当作体积，而它恰恰就是结。

我们用结造出一些并非毫无根据的隐喻：友谊之结、爱情之结……

这取决于下面这件事：总之，当我们把某个人紧紧搂在怀里时，这是我们接近体积的唯一方式。我也会这样做。

不过，我们对这些纽结当真如此确信吗？我们仍然只停留在崇拜上，对吧！

也就是我刚才所称的那两个维度；两个漂亮、漂亮的维度……

最近有一位作者……

如果他在这里，请他原谅：我还没来得及读他的书……他把书称作《金猴》[注2]。

> [注2] 居伊·拉德罗：《金猴》，法国水星出版社，1973 年。

既然他赠给我一本书，我想，这也许终究是因为他从我所讲的东西中听到了一点回声；甚至，谁知道呢，也许他读过我。要用“金猴”这样的方式来谈，终究必须听到我刚才所推进之物的一点回声，也就是我们对影像、对二维影像的依恋。

我远没有贬低它。

我不但远没有贬低它，而且要说我贬低它会十分荒谬；因为即使是能指本身，我们也不得不借道同一个影像——平面国的影像、二维影像——来论证它们怎样相互衔接。

我最初向你们展示的博罗米结，是摊平的博罗米结。

当然，这借助了一些人为手段；有些地方会出现断开，而尽管它是一个结，这些位置仍只能被表现成断开。

我刚才恰恰试着把这个结以立体形式呈现给你们，让你们清楚看见，它不只能够从平面上来处理。更何况，当你们亲手摆弄这个立体以

后，会发现即使把它实现为立体，也丝毫不能让人把这个结同它的镜像区分开来：

- 它既不更偏左旋，也不更偏右旋；
- 它不仅完全对称，
- 而且沿三个轴展开；这使它的镜像同它相异严格成为不可能。

至于书写，它所处的空间并不比其他空间更少具有镜映性。

这甚至就是那个叫作“回文”的漂亮练习所依据的原则。

尽管如此，我刚才把想象界同象征界搅在一起，并没有淹没任何东西，尤其没有淹没二者之间的差异：一旦被设想，它们确实就是同一个东西，也就是我们共同的空间观念；我们设想这个空间没有尽头。

关于这一点，应当读读莱布尼茨同牛顿争论时挤出的那些汁液：莱布尼茨说，所谓假设空间有一道界限，会变得不可思；因为如果它有一道界限，那么在界限外面，人就能用一枚钉子在界限上戳出一个小洞……

人能读到的想象产物，简直离谱到了极点！

尤其是这样一个事实：为了设想空间……

那同样会是一种设想，不过也许会开启完全不同的东西……人们并没有从“空间中存在结”这一点出发。

如果可以这样说，让人们看见想象界与象征界只是两种处理方式，肯定会有好处。 我在这里从空间的角度来考察它们。

为什么这两种方式仍然不够？

不过，我顺便强调：“模态”这个词，应当按照它在“模态逻辑”这组词中的意义来理解；也就是说，它只在象征界中、换言之只在其语法衔接中具有意义。

当你们接近某些语言时……

我感觉，用这句话来说汉语并没有错……你们会察觉，同我们的印欧语言相比，它们不那么属于想象，而是在结上运作。

今天我不会冒险进入这片领域，因为我要讲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不过，也许我会请一位中国人、建议他从这个角度考察问题，再来告诉你们他的看法——如果我说的东西碰巧打开了他在这件事上的理解力。因为，仅仅栖居在一门语言中，并不足以让人了解它的结构；尤其是，假定的这位中国人必然会处在这样一种情形：我只能用自己的语言同他讲话，才能向他提问；而如果他听懂我，就表示相对于自己的语言，他早已经完了。

可怕的是，每当我们区分出一个秩序，就会把它造成为一种存在。

在这里，就是“模态”这个词。如果人们给予“存在方式”这个表达以真正分量，这一点应当会得到澄清。

而恰恰只存在方式之存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存在。

说到象征界的存在，想象模态已经证明了自身。

它证明得如此充分，以至于人们完全可以冒险尝试：象征模态是否会照亮想象界的存在。无论你们是否感觉到，我所尝试的恰恰就是这个。

在今年研讨班的第三场课上，我想说明这场研讨班的位置以及它的纲领是什么。

正因如此，我一开始就通过向你们谈博罗米结，把它陈述了出来。

博罗米结……

我就这样看着它涌现；我的意思是，它仿佛侵入了我……博罗米结没有任何一种存在。

它完全没有几何空间的那种实存性；我们知道，几何空间在以下方面没有界限：

- 把它切成薄片，
- 投影它，
- 或者随便对它做什么……

事情甚至走得更远；它侵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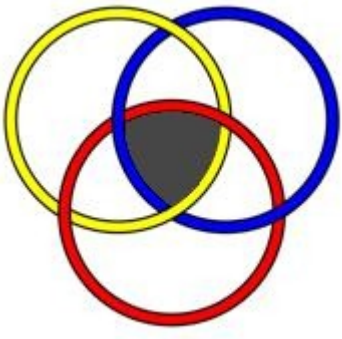
而且它的启发性恰恰在这里……它侵入了另一个秩序。

我们如此深地被这种想象模态捕获，以至于当我们试图操弄象征秩序时，最终仍会……想想人们怎样处理集合：人们向我们谈双射、满射、单射……这一切都离不开影像；无论如何，你们正是用影像来支撑这些本来旨在把你们从想象中解放出来的方式。

你们借助一个个小点，才看出定义域与陪域之间存在单射、双射或满射。

但是，当你们用点来支撑它时，你们所做的无非是一番想象性的构想。

为什么摊平的博罗米结没有成功、没有首先唤起一个有关点的不同起点？可以说，在这件小装置的中心，无论怎样摆弄，都有一个空的格子；点就在这里得到“肉身化”。



另一个不是博罗米式的结——我刚才称作奥林匹克结——同样如此。

只不过，它带来的后果更复杂。我们先放下。

为什么这个博罗米结没有唤起一个有关“点”的不同起点？

点……我们所是的那个点；因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就是这个。

到目前为止，我只向你们谈了想象界与象征界；但我的话语恰恰试图向你们展示，这两个维度必须由实在界这个维度加以补足。

换句话说，必须有三个维度，才能有这个点。倘若我们不是那些被荒谬地称作“几何学家”的人，这个点也许本来可以……

因为你们想想：我们的几何学究竟同大地有什么关系？

大地难道不恰恰是某种完全不平的东西吗？

如果我们不具有绘图、制作地籍图的倾向，大地凭什么会向我们提示平面？

为什么关于这个点，我们没有从……出发？

条件是从结出发……没有从“一个点发端于……”这个观念出发……

一个点在其定义的起点，就发端于某个拉扯点。比如说。这个对你们毫无启发吗？

在你们的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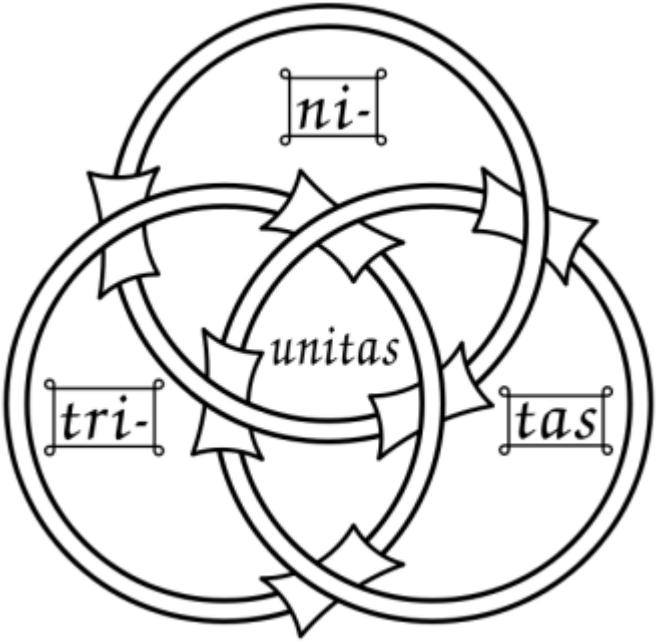
我已经对你们反复唠叨这么久了……你们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时间就是在不断受到拉扯中度过的吗？

而且，这还有一个好处：它提示空间蕴含时间；时间也许恰恰无非是一连串受到拉扯的瞬间。

无论如何，这会相当准确地表达时间同那个名叫“永恒”的骗局之间的关系。

时间也许只有这个：空间的“绞三性”（étrinité），也就是从一种无可补救的绞卡中冒出来的东西。

[“永恒的紧抱”（l’étreinte de l’éternité）的字母重排，导向“被三位一体——象征界、想象界、实在界——紧抱而绞卡之点的‘绞三性’（étrinit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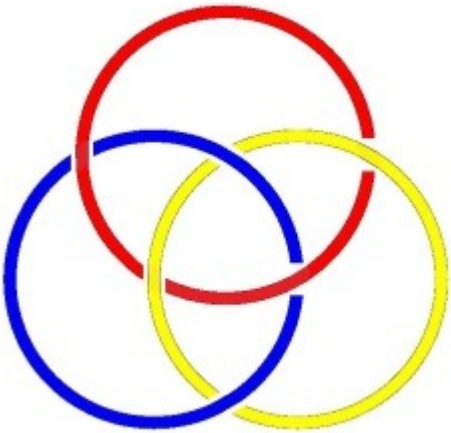


看来，博罗米结绝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小玩意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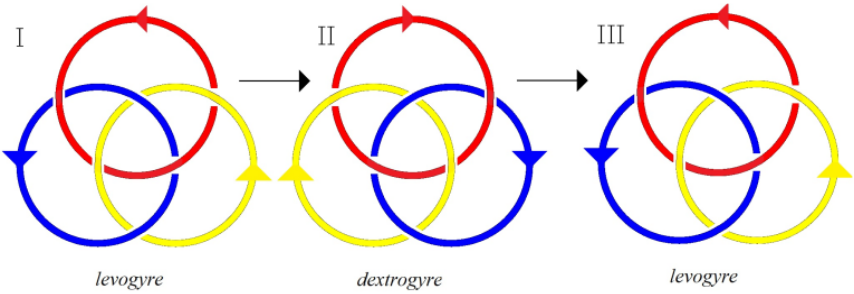
如果把它摊平，你们会发现能从中提取出多少东西。

例如，我现在就随手给你们画一个，演示一下怎样摆弄它。

它是这样的：



看看人们能由此想到什么：把它摊平以后，要把一个右旋结变成左旋结，只须在你们刚才看见的第一个位置上，让其中任意一个环翻转成这样。



如果接着让另一个环也这样翻转……

就得这样做……如果再让第三个环也这样翻转……

就得这样做……每一次都会把取向倒转：最初从左旋［逆时针方向］变成右旋［顺时针方向］；当第三个环也翻转以后，它又变回左旋。

这并非毫无意思。

它照亮了那个著名的“宇宙可能是双手同利的”问题；无论如何，它给了我们一点微光。值得停下来考察。它给出了另一种空间化观念。

无论如何，这个结构彻底改变了“空间”一词在《先验感性论》中所用的分量。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从某个空间的角度感知事物，而康德那里的空间只是想象性的。如果空间有三个维度，而且我们首先把这三个维度中的两个列为象征界与想象界，那么必须检验第三个维度——也就是实在界——会带来什么。

目前对此只有一件事可说。

我不能说今天才是这个实在界受洗的日子：“我给你施洗，命名你为实在界，你就是第三个维度。”这件事我很久以前就做过了。我的教学甚至正是从这里开始。

只不过，我还在心里补充了一句：“我给你施洗，命名你为实在界，因为如果你不存在，就必须把你发明出来！”

正因如此，我才发明了它。

当然，并不是说它在很久以前没有被命名；因为语言中值得注意的，正是“专名命名”（naming）……

幸好我们有英语，是吧，可以把 naming 同 nomination 区分开来；

naming 来自 to name，意思是给予专名……是的，我说“我给你施洗”当然并非偶然。我不害怕那些散发宗教柴火气味的词；无论神父味，还是宗教传播的任何其他气味，我都不觉得犯了禁忌。

作为给予专名的 naming，在一项必然性之前发生——这是一个事实；凭借这项必然性，它从此“不再停止被书写”。

只要你们还不……

这就是我曾以一种表面上低估想象界的方式提出的东西的意义……只要你们还不贴身擒抱象征界，就无法把它制服。

与此同时，也无法制服那个——天哪——我在纸上写作“教会”、但实际就是基督教的东西。

因为基督教正是在这里摆了你们一道：它就是“真正的宗教”。

这本应让你们再三思量它。

它就是宗教中的真。

哪怕只是为了看看这会产生什么，也值得对它发生兴趣。

不过，我说什么都不会起作用。

我说，而且一再对你们说到耳朵起茧：“真理只能被半说。”

这意味着确认：只有经过数学化的东西才有真理：

- 也就是说，被书写的东西，
- 也就是说，作为真理，它只能“悬系”于公理，
- 也就是说，只有毫无意义的东西才有真理，
- 也就是说，只能在它自身的语域中从它推出后果；在这里，就是数学演绎的语域；

既然如此，精神分析怎么还能设想自己源自真理？

这只是一种效应；无疑是一种必然效应，尽管这项必然性当然从未在我的职务以外显现——也就是我现在正履行的职务，对吧——这只是一种效应……

分析中那种真理气味……无非是以下事实的一种效应：分析除了言说以外，严格不使用任何别的手段。

可别来对我说，分析还使用转移。

因为转移不是手段，而是结果；它取决于言说……

言说借助自己的手段，也就是言说手段……揭示了某种同言说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确切说，就是存在于语言中的知识。

在这里我也从未说过，语言就是知识。

语言……

如果你们还愿意记得我过去有力气时在黑板上草草画过的某些东西……语言是“有一个能指”[S_1]这件事的效应。

不过，“知识”不是同一回事。知识是“还有另一个能指”[S_2]这件事的后果。

这使它们成为二——但只是在表面上！因为第二个能指的地位恰恰取决于：

- 它同第一个能指没有任何关系，
- 它们不构成链。

即使我曾在自己的某些涂写中说过……

最早的那些，是吧；《言说与语言的功能和场域》也没有那么蠢……在《功能与场域》中，我也许曾脱口说出它们构成链：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要进行破译，我总得作出若干尝试，这桩蠢事便由此产生。

这正是破译的特性：人一破译，就把事情弄乱。

而我恰恰就是这样最终——终究在最后——成功知道了自己在做什么。

也就是知道了“破译”究竟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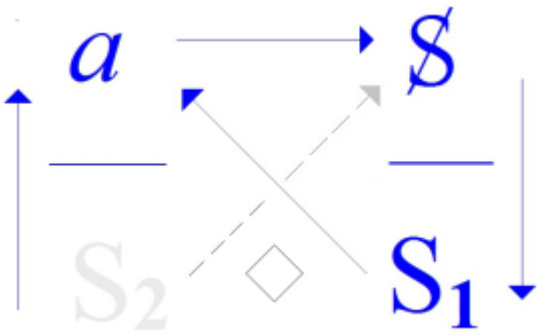
“破译”就是用能指一[S_1]替代另一个能指[S_2]；后者之所以成为二，只因为你们把破译添加了进去。

这立刻使人能够数到三。不过，这不妨碍人写下——正如我所做的——带下标二的 S；因为 S_1 同 S_2 之纽带的公式$[S_1 \rightarrow S_2]$必须这样读。

这是纯粹的强行操作，但它并不是强行扭曲一个概念。

正是它把我们置于知识的轭下。 既然我正在向你们谈精神分析，就再补充一句：是把我们置于真理位置上的知识之轭下。

同样，也是置于宗教的位置；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们，宗教倒是真的。



这就是精神分析话语的一根支柱。

同所有其他话语一样，我把这套话语也定性为“四足的”。

也许我之所以这样定性，正如刚才告诉你们的……

我“定性”了它；确切说，我认为“四足”是一项定性，而不是量化……因为我越往前走，就越确信我们只能数到三。 甚至只有因为我们数了三，才能成功数到二。

还是“真正的宗教”……

因为我所说的确实是基督教……它倒曾再三思量这件事。

尤其是拒绝“和子说”（filioque）的东正教。

这并非偶然：他们不愿有“二”，再由这个二产生第三者。

因为情况恰恰相反：“二”是从第三者中涌现的。

所以，它自称“正统”，并非毫无理由；它是对的。

这完全不表示它取得了成功……

正如我一直向你们指出的，成功不表示任何东西……而是说，它恰恰失败了！

我完全可以说，对我们这些分析家来说，这一点反倒更有利于它。

不过，这并不妨碍它必须消失……

大公主义绝非毫无来由。

好了！总之，我越扯越远，又说个不停；这些陈词滥调我已经说够了，因为它们只会逗你们开心。不过，终究还是一些漂浮着的“船”……

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人们总只用一个“永恒”的二来回答我，实在让我有点厌烦；而我从来只把二当作一个指标，也就是当作一个症状来提出。

顺便说来，这个词自己也招认了：“共同坠落之物”［“症状”的词源］；它说的就是这个。

它并没有明说，但终究还是说了：二只能是从三中共同坠落之物。

正因如此，今年我把……作为主题……

这就是这个标题的意思；至少今天我坚持这一点时，它是这个意思……博罗米结：显然，这是一番教学努力。

终究是由于某种属于那种名叫“爱情”的“智弱”（débilité）的东西[注]……

> [注] 拉康随即在本课 s21-03-0232 用同一词根的 débiles 指“智弱者”。若只把 débilité 译作一般的“软弱”，这处有意重复就会消失。

面对它，人顶多只能勉强应付……正因如此，天哪，康德论教育学的文本……我刚买到初版，于是又把它打开；总得容我有点自己的小乐趣……

不过，你们也找得到它；我想，法国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过。总之，这里有人送过我一本。

关于智弱者这个题目，它精彩极了；没有人写出过更好的东西，连莫德 · 曼诺尼写的也比不上。

儿童“生来就是”为了学习某种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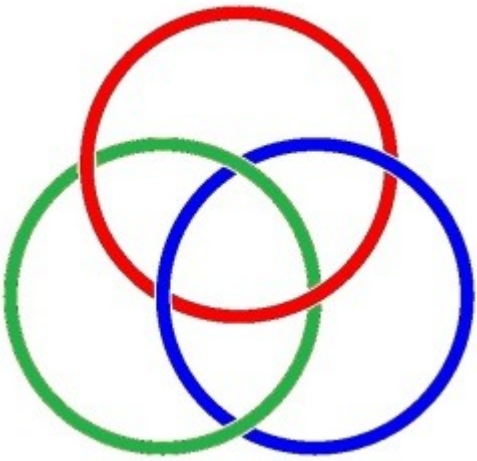
这就是弗洛伊德向我们陈述的……［口误］是康德向我们陈述的！［笑声］

这终究、终究是一件事；总之，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竟然对这一点有所预感，实在非同寻常。因为他怎么可能为它辩护？

儿童“生来就是”为了学习某种东西，也就是为了让结正确地结成。

因为没有什么比结错更容易，尤其当你们把它摆成这种形式，也就是同这里一样的形式。

看，这里是绿色的圆环，这里是红色的圆环；总之，是环。



假设在构造第三个环时，我从红环的内侧出发；红环处在外侧。

要构造它，我必须把它编起来，让它在某处从绿环下方或上方穿过。

但如果我从红环下方出发——你们看，红环在这里，比绿环更大——那么，不管再让它从绿环上面还是下面穿过，结果都一样：不会形成结。

换言之，如果我不是从红环上方出发，并且必须从绿环下方穿过，就不会形成博罗米结。

康德不可能知道儿童为什么必须学习某种东西，因为归根结底，他不是从这里出发。

儿童必须学习某种东西，才能让结正确地结成。

为了让他不至于成为——可以这样说——“不上当者”，也就是不至于成为“可能之物”的上当者[注]。

> [注] 这里的同位语把“不上当者”界定为“受可能之物蒙骗的人”。句首的 ne soit pas 同时否定这两种说法；原译漏掉了后半句所受的否定，反而把它译成了目标。

“上当—上当”有点太多了：“不上当者”上了两次当。他们恰恰上了“成为二”的当。归根结底，这是我当初以为自己从中出发的唯一反对意见……

因为我面对的那些耳朵并不恰好是“醒着的”……这是我对“我性”（moi-ïté）唯一、唯一的反对意见。

这个表达是某个人归到我名下的……

对错姑且不论，因为也许我当时确实说过……最近，我的一位分析者这样归到我名下；他也早已是我的研讨班听众。

按照他的说法，“我性”（moi-ïté）显然会立刻坠入二，因为“我性”必然由两“半”（deux moitiés）构成。

如果我说宗教是人们能够造出的最真的东西，那么请你们注意宗教中的这一点……

我已经围绕它闲扯了好一阵……“你要爱邻人如同爱自己”，这是否意味着你们会成为三者？到底是，还是不是？

博罗米结只能由三个环构成。

想象界与象征界并不足够；还必须加入第三项，而我用实在界来指称它。

必须存在这种决定性的连带关系；主体由此产生，无论如何，是被言说的主体。

这三个维度中任意一个的丧失……

结能够维系的条件是：这三个维度中任意一个的丧失，都必须让另外两个发疯，也就是让它们彼此自由、彼此松脱。

我用什么来向你们表现这三个维度？

用绳圈；人们曾经……

而且非常正确、十分切题地……用“绳圈”给我去年倒数第二场研讨班命名。

作为一种维度，一个绳圈究竟是什么？

我要提醒你们：一个绳圈甚至不是一个结。因为结是看得见、做得出，也能够写在黑板上的，只须作出必要的小小断开；而天知道要画出多少断开——我们的想象力实在太少了。就是这样！

你们看，我还得再修正一下；结是这个。

换言之，结可以解开。

如果把它解开，你们就完了，因为你们只能再打一个结；而你们永远无法把一个结同另一个结区分开来。

因为这些结并不全都相同。

正因如此，绳圈才是必需的……

不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结，而是因为结理论需要它。

事实上，要把一个结同另一个结区分开来，就绝不能把它解开；否则，等你们再打一个结时，会觉得那就是同一个结。

所以，只有两个办法：

- 或者把打成结的绳索向无穷远延伸，这样你们便无法把它解开；
- 或者把绳索两端接在一起；这其实完全是同一件事。

绳圈正由此得到辩护。

绳圈是使结理论成为可能的东西。

它若要断裂，就必须被切开；这就是“可切断性”（coupabilité）[注]……

> [注] 拉康用 couper（切断）造出 coupabilité，并使它同 culpabilité（有罪性）近音。

这里完全有别的东西是……

也许你们还完全没有想到，不过我希望至少有些人想到了……这是一种拓扑。

一个绳圈就是一个环面。

只有环面才使结的阐发成为可能：人不会把两个球面结在一起。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这件事中，人也不是把两个绳圈结在一起，而是把三个结在一起；但结法是，只有第三个环把另外两个结在一起。

在一篇题为《论精神因果性》的文章[注3]中，有一个地方……

> [注3] 参见《论精神因果性》，载《文集》，瑟伊出版社，1966 年，第 151 页；或瑟伊 Points 版，1999 年，第一卷，第 150 页。

有一个地方，几个人曾围绕它费力争论……在那里，我把……结在一起……

因为所涉及的正是这个……我把自由与疯狂结在一起，说两者之中任何一个离开另一个都不可设想。

当然，这令人不安，因为他们立刻就会认为我在说：自由就是疯狂。

既然我的本事就是不让别人理解我——为什么不呢？——这也不奇怪……

不过，我想趁此机会让你们注意：以这种方式在博罗米结中联结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其意义在于，由此产生……

它不只会产生，而且必须产生以下结果；也就是说，如果个案良好——时间已经不早，请允许我这样简写——如果个案良好，只须剪断任意一个绳圈，另外两个就会彼此自由、彼此松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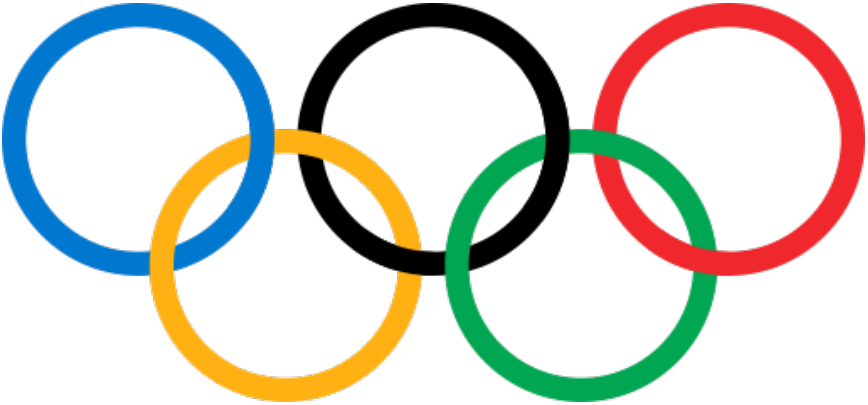
换言之，如果个案良好……

请容我暗示，这就是良好教育的结果，也就是原初打结没有失败……如果个案良好，一旦其中一个绳圈缺失，你们就应当发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良好的个案中，也就是我称作自由的个案中，良好就体现于此。

也就是说，如果确有什么正常状态，那么，一旦其中一个维度出于任何理由断掉，你们就应当真正发疯。

我想以这个问题结束，向你们展示它的意义。



假设是另一个结，也就是我刚才所谓的奥林匹克结：如果你们的某个绳圈由于某种同你们无关的事情而断掉——可以这样说——你们并不会因此发疯。

这是因为，不管你们是否知道，另外两个结仍然联结在一起；这就意味着你们是神经症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始终断言：人们还不够清楚地知道，神经症者是打不垮的！［笑声］　上一次战争期间，我见过举止令人钦佩的人只有……

天知道，提起这件事并不会令我特别愉快……只有我的那些神经症者，也就是那些我还没治愈的人。他们实在崇高得不得了。

什么都奈何不了他们：不管缺少的是实在界、想象界还是象征界，他们都能撑住。

我不知道你们中是否有人还记得，我有一阵曾经围绕小汉斯的恐惧症做过一些工作。

非常奇怪的是，我从没见过任何人突出这一点。我不但写过，还重复过、反复讲过；即使到处寻找，我也没见过别的解释：那桩该死的马的故事究竟是什么？因为我当然同所有人一样提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是马？为什么恰恰是马让他那么害怕？

我找到并给出的解释——我详细研究过、反复强调过——是：马无非是三个回路的代表；我甚至可以这样说。老实说，我没有强调这些回路恰好有三个。 不过，马代表一定数量的回路；我甚至找来一张维也纳地图，把它们清楚标出，因为这些回路就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否则我怎么会找到？

小汉斯的恐惧症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三重结，其中三个环彼此维系。他之所以是神经症者，就在这里：剪断一个环，另外两个仍然相互联结。

当然，我们还没有俯身考察神经症中的其他配对；其中有些比恐惧症这一对更加简单。我们会谈到它们。

重要的甚至也不是这个漂亮的形象。归根结底，你们可以说，我这样定义了正常状态：它的构成方式使得三个环中一旦有一个断裂，人就只能发疯。

不过，重要的完全不是这个。

重要的是，尽管这三个环彼此使用不同颜色，这些绳圈却严格等价。

我的意思是，相对于另外两者，无论实在界、想象界还是象征界，都能够发挥完全相同的功能。

这并非不言自明……

如果我这样向你们呈现这个结，也就是红环在绿环上方并绞卡着绿环；

黑环——我暂且把这个带黑点的环称作黑环——也处在正确位置……那么，一点也看不出来我可以极其轻易地把另外两个环换成不同位置，即让绿环处在红环上方，同时博罗米结仍然完全正确，也就是从未在任何时刻遭到剪断。

人们可能以为，在固定黑环位置以后，会有某种障碍使我无法把绿环放到红环的位置上；然而确实可以。确实如此；对于我们的实在的三个维度，也必须这样说。

《梦的科学》结尾处追问的正是这个实在界。必须说的是：如果上次我用神秘现象的故事烦了你们，那恰恰是因为，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仿佛是一项明白无误的坦白：在这三个维度中，他向我们如此清楚地揭示了两个；那么，对弗洛伊德来说，实在界是什么？　好，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它恰恰就是神秘现象。

而它之所以是神秘现象，恰恰是因为他把它视作不可能。

因为对于神秘学与心灵感应的整个故事，他警告我们、反复强调自己完全不信。

像弗洛伊德这样的人，怎么会如此顽固地一直追逐神秘现象的影子，而他严格说来又把它视作蠢人才会作出的构想？

仔细读他，你们就会看到。

好了！上次我想向你们推进却没有说出的东西，只在结尾用一句“入门仪式并不存在”来表达；有耳朵的人很清楚地辨认出，那是唯一有意思的一句话。好吧，关键恰恰在于，对弗洛伊德来说……

而且这件事非常值得我们再三思量……他上了实在界的当。

即使他不相信实在界，他仍然上了实在界的当。

所涉及的恰恰就是这个。

一个不会犯错的良好上当者，必须在某处有一个供他上当的实在界。

第4课 · 1973 年 12 月 18 日

很显然，在我开始今天这套东西以前，若有人想逗我、搔我痒，让我徒劳地提高嗓门，那只会使事情更糟。

总之，这没有改善事情；至少我想没有。就是这样！

因为上一次我终究作了一番努力；而今天，我只想把那些边缘稍稍展开——如果可以这样说——总之，用人们所谓的 mezzo voce，半声说些话。

也许是为了尝试给你们澄清它在你们那里——我是说，在你们自己那里——产生的回响。

毕竟，我只是假定存在这番回响，因为我上次所说的东西就是为了获得它。

我确实听到了一些回声；不过，我也看不出为什么不能说出自己原本想得到什么。

我的所说涉及那个结；我并不是昨天才引入它，而它的分量值得人们坚持讲明。也就是说，这个分量不可能立刻显现。

重要的并不那么是这个结，而是它的“说”。

归根结底，上次我曾试着以这种方式充分支撑它的“说”。

这个结的好处在于，它恰好极其清楚地显示：我的这个“说”牵涉其中。

这意味着，从……这一侧来看——请注意，我没有说言语，而是说“说”：并非一切言语都是一个“说”；否则，一切言语都会成为事件，可事实并非如此，不然人们就不会谈“空话”了！

一个“说”属于事件的秩序：

- 它不是一个悬浮在上方的事件，
- 说到底，它不是认识的一个时刻，
- 它不是哲学。

它是某种直接卷入其中的东西：卷入决定着我们的东西；而后者并不完全是人们以为的那样。

决定我们这些说话之在的，并不是形形色色的局部条件，不是这个那个，也不是人们渴求的实在界；并不是它们。

这极其确切地取决于那根知识的短梗；它固然很短，却总是打得无比牢固，名叫我们的无意识。对于我们每个人，这个结都拥有十分特殊的支撑。

我就这样磕磕绊绊、尽己所能地建造了这套拓扑；借助它，我敢于以不同方式劈分弗洛伊德用“精神现实”这个词支撑的东西。

因为我的拓扑终究并不相同。

有一位同我一起来聊天的人，把我的博罗米结同那个著名的、该死的什么蛋放在同一个阶段——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个蛋……

你们知道，那是弗洛伊德画出来的……当然，人们可以在营养储备同它应当滋养的东西之间建立隐喻：

- 一边是享乐，
- 另一边随你们说是什么：比如“灵魂胚胎学”……

我想围绕人们所谓的爱情说一句话。

因为这就是我刚才所谓的回响……

无论你们是否知道，是在你们那里产生的回响……它来自上一次我用自己的博罗米结、用自己的“说”支撑起来的东西。

爱情……

在人们迄今容许自己围绕爱情胡乱涂抹的一切中……爱情终究碰上一项反对意见：人们无法设想，怎样从任何“存在者”出发来操弄“存在”……

如果你们以前听说过存在——总之，形而上学甚至其他地方、各种布道都把它讲得让人耳朵起茧，因为人们只谈这个……人们无法设想，怎样从任何存在者出发来操弄存在。

这带来很大的逻辑困难，因为当人们向你们谈存在时，存在并非什么都不是；而它通向一种从上帝出发的渴望，即对爱情的渴望。

我知道你们不是信徒，对吧？

可你们反倒更蠢……

正如上次我已经有机会告诉你们的……因为即使你们不是信徒，对于这种渴望……

在今天接下来的讲话中，我会把这一切展示给你们……你们仍然相信这种渴望。我不会说你们假定它：是它假定了你们。

归根结底，人们试着用古老的“认识”隐喻把这一切掏空——或者填满，无关紧要——并把它图式化。人在爱情中认识自己同谁打交道；自己应付的那个人，人“认识”他。

不过，我要反对：所谓存在，难道不就是一桩经过消毒的想象性完美之事吗？人们梦想着这些完美；无论你们自己是否知道——我刚才已经说过——你们也梦想着它们，梦想着它们构成的阶梯。

这座阶梯的最后一级也许是、也许不是我刚才谈到的上帝；但如果不是这个上帝，也会是另一个。

这就是人们所谓的“白日梦”。

不过，对梦——真正的梦，也就是人在睡着时所做、会“给你敲钟”、把你训斥一顿的梦[注]——的研究恰恰表明：不管人们怎样说，它同你们那种无论清醒与否的梦想绝对毫无关系。

> [注] Sonner les cloches à quelqu’un 字面是“给某人敲钟”，惯用义则是“严厉训斥某人”。这里既承接梦带来的震动，也保留了“钟声”的字面形象。

甚至正是这一点把你们区分为说话之在：你们在梦中听见一种知识，而当你们据说醒着时残留下来的东西，同它毫无关系。

正因如此，这个梦才如此重要……

这个只有在某段时间里才会做的梦……必须破译它。

在那以前，你们曾经处于——这种情况延续过一段时期——而且相信我，你们至今也没有总是离得很远：

- “万物印记”（signatura rerum）的时代，
- 阅读白日梦的时代，
- 世界可读的时代。不要以为如今不再由神父向你们口授，你们就不再处于同一个位置！

如果爱情确实是某种东西的隐喻，就必须知道它指向什么。

必须从我刚才所说的事件出发。

它所指向的无非是……

无论如何，今天我只限于这一点；

只是为了把我刚才勾画的东西同传统、同“认识”的隐喻错开……我们就说，它首先指向事件，指向那些会发生的事；比如说，一个男人遇见一个女人的时候。

为什么不这样说？因为人们通常正试图把这条鱼淹死，也就是把这个问题搅混。

我说“当一个男人遇见一个女人时”，是因为我谦虚；我的意思是，我并不声称自己能进一步谈论“当一个女人遇见一个男人时”会发生什么……

因为我的经验有限。

我想向你们提出这个建议……

既然我们从两个极端出发……围绕神圣之爱的诫命，我向你们提出一个变体……

上次我曾向你们提到这条诫命，还质问你们：“到底构成二，还是三？”你们也许记得，至少当时在场的人记得……现在，我稍稍修改它：如果我把它陈述为“你要爱你的女邻人如同爱自己”，你们感觉怎样？

这终究会让人感觉到某件事：这条训诫奠定了性别差异的废除。

当我告诉你们“性关系不存在”时，我可没有说两性混为一体；远非如此！

相关知识卡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否则——说到底！——我怎么还能说性关系不存在？这句话还会是什么意思？

把这一点定位清楚很重要。你们肯定还没有做到！

为了精确定位它，既然今天我正在评注自己，就补充一个小意见："性关系不存在"，同我在第二场课——那场没有被人充分理解的课——中得出的结论属于同一个秩序。

我谈了许多神秘现象……

而且相信我，我把自己放在同一个位置上……我谈了许多神秘现象；但要点……

有一两个人注意到了……是我说过：入门仪式并不存在。

这同说"性关系不存在"是一回事。但这不表示入门仪式就是性关系，因为两件东西不存在，并不足以让它们成为同一件东西！嗯……

相关知识卡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很清楚，爱情归根结底……

我上次所说的话回响着这个问题……终究是一个事实；人们称它为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的"复杂关系"——至少可以这样说。

那么，也许我可以把它重新接到标题核心的问题上；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第一场研讨班中已经提出第一道线索：这种关系……

人们把它称作“复杂”关系，完全恰当……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的关系，是否只应归结为他们“一起完成”了我所谓的——请注意——

- 不是“错误”，而是“游荡”，
- 我曾说过 viator、旅人，也就是在大地上的旅程；这个范畴滑稽地恰恰把我们排除在世界之外……爱情是否就是这个：共同走过一段路？

你们看得出这会走向哪里：

- 我们曾经彼此帮助……
- 地平线上始终会有这项承诺……

而且，其中确实有些真的东西。

当人们是一个好男人和一个好女人时……

正如存在主义者过去所说——我是说“好女人”；

他们从没想到要谈“好男人”，天知道为什么，明明好男人才是最好的……一个好男人和一个好女人共同走过一段路以后，爱情的地平线上会出现爷爷和奶奶。

无意识中确实有这个，也有这个。

不过，我仍想提示，这也许并不是全部。

我提出的问题是：“人通过哪条道路爱一个女人？”

既然我提出这个问题……

这是一套拉康式的陈词滥调……那无疑是因为我已有答案。但答案有许多；甚至没有哪个问题拥有更多答案。

当然，你们一个答案都不知道，因为你们任由那件东西、那股旋涡带着自己走。

既然先有了答案，第一件该做的事就是数一数它们，对吧？

其中有一个答案，我觉得非常好："一个男人怎样爱一个女人？"——"靠偶然！"

嗯，这个答案我已经给过你们了。它就是我最近——其实也没有说很久——一直谈的那个"机缘"（heur）；我说"幸福"（bonheur）四处流淌，到处都是，甚至你们只认识这个！

听众 X：我当然知道！

你们只需要更清楚地感觉到一点：自己被交付给了这种"幸—机缘"（bonheur/heur）。

因为总之，必须说……

仍用我刚才的参照……当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碰巧产生爱情时，处境并不总是有利于彼此帮助。

而且，既然刚才我听到远处有个小声音在那里唱自己的小调［指听众 X］，仍想顺便指出："同路人"这个词在你们亲爱的小灵魂中，本应唤

起比你们以为的更多回声。它属于某种特定词汇，属于谈论“让想象力掌权”的那个阵营的词汇。

我必须告诉你们，左派激进主义在我看来传统得不能再传统。

而“同路人”这个隐喻在我看来并不足够，除非恰好把它放进基督教式viator、旅人的语域。

至于“让想象力掌权”，可不是我逼他们说的！

正如我也从不逼任何人说任何东西。

我的功能更在于倾听。

当然，总之我会在这里重新抛出听到的东西；但这更是因为我听到的东西已经从耳朵里溢出来了！

好了……我现在做什么呢？

我这样给你们闪现另一个答案。

正是这个答案促使我提出问题。

显然，我完全可以再三斟酌它。

因为，如果“说”是一个事件，天知道它会带来些什么后果！

算了，我还是把答案给你们：

- 爱情无非是一个“说”；它是事件，是一个没有污迹的“说”；
- 爱情同真理毫无关系。这句话分量很重，因为爱情终究论证了：真理不可能被全部说出。

这个“说”、爱情的这个“说”，指向那种就在我们不得不称作无意识的东西中的知识。

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说它处在这个“存在之结”中；但这里的意义完全不同于最初从混淆出发的说法。这个“结”——我说过……

重要的是“结”这个词……重要的并不是存在，不是我上次画出的这个结的存在；只有无意识为这个结提供理由。

所以，它把一切都蕴含在内，尤其蕴含上次那个“说”；在这个“说”中，这种知识的位置得到说明。

构成这个“说”的并不是认识；这个结绝不是对任何东西的认识。

它蕴含我的“说”作为事件，蕴含它实际具有的三张面孔：

- 它可以被设想，因为我已经把它做成实际影像；
- 它是象征性的，因为我能够把它定义为结；
- 它完全是实在的，就在这个“说”的事件本身中；

这个事件在于：无论如何，你们每个人都能够给予它它所具有的意义。

正因如此，我一如既往地恳求你们，不要太快理解它。

因为显然，我必须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防备形形色色的仓促行事。

有时，正是这一点使我缓慢。

在这里，我成了必须防备一切仓促解释的“雅克总管”。

这个“说”中可能具有的创举，只由这一点构成。

正因如此，我必须斩断；这也意味着我要缩短篇幅。

博罗米结的分量在于：无论三个绳圈中的哪一个断裂，整个结都会随之解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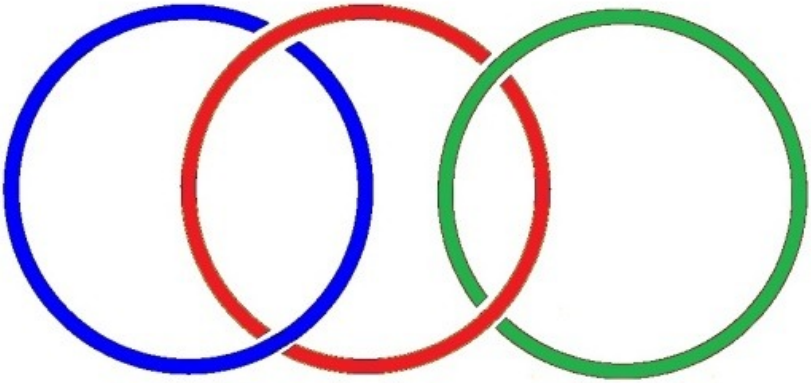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而在一条简单的链中则不然；我来把它画在黑板上。

格洛丽亚，请画一条链，一条只有三个圆环的链；要画对，是吧？

好，像这样……对，那么这里要这样停下来，然后……

这里也要停下来，才能这样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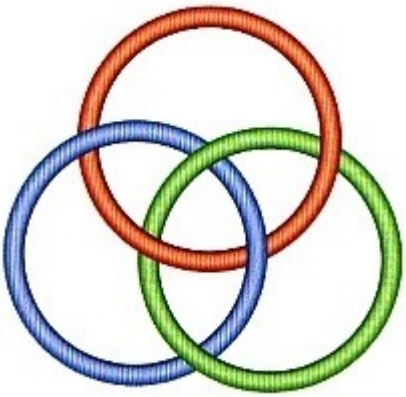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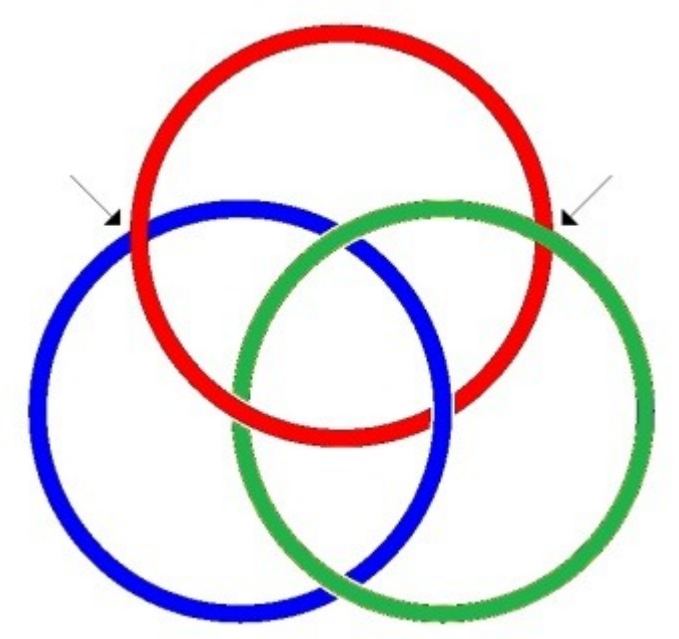
打开的奥林匹克结

一条由三个环组成的简单链：只有剪断中间的环，才能使两端彼此分离。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否则，如果先取下两端中的一个，另外两个仍然相扣。





博罗米结　奥林匹克结

博罗米结同奥林匹克结的差别恰恰在这里：在奥林匹克结中，不管看起来多么悖论，这一次，取下三个环中的任意一个，另外两个仍然相扣。不过，它只是在中间环这个位置上，同这里发生的事情对称。

这一切的实存性当然只是想象性的；但只要把它设想成结，我们就用象征界使这项实存性加倍。一方面，设想它究竟是什么……但另一方面，把它表述为结，会把我们推向数学公式。

这些公式属于仍只得到初步勾勒的结理论。只不过，这终究确实是语言的代表，而 lalangue——按我的方式写成一个词——在自身形成中就映照出这一点。

说到底，我们越深入谈论它，就越确认那件不言自明的事：我们同样处在象征界中。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不承认实在界？它之所以实在，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皮肉投入了这件事。

也就是投入我们“真实临在”中最有效的东西，无论走得多远都是如此。

谈到这种“真实临在”，总之，只须说：根本不必借助大麻把它变成一种轻飘的物质，才向你们揭示它。

我们如此深地处在这件事中，以至于可以说，这里构成结的要点是：这些绳圈就是“构成实存性的东西”……

在我区分为三个范畴的每一个词项中……构成实存性的东西严格等价。

既然……“把我的小工具递给我”［拉康对格洛丽亚说］；我正好送你们一件礼物！

［拉康把绳圈抛给听众。］

如果我说……

正如上次我向你们展示的——而且有人特意提醒了我：有个人好意写了一张讨论这些问题的小纸条给我；纸条表明他没有理解多少，但他顺便向我指出，我摆弄这些工具给你们看时确实有些笨拙……如果我所说的是真的，也就是博罗米结具有这种奇怪性质：在这套构造中，可以把每一个环严格放到另外任意一个环所在的同一位置——尽管这一点起初并不一目了然……那么，如果每一个环在这项功能中都能凭

其实存性而被定性为严格等价，无论它被视为实在界、想象界还是象征界；我便可以用这个本身由一个博罗米结构成的环，再做出一个博罗米结：只须——如果我有时间——把这三个博罗米结串接起来。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近距离看看它们，拿它们做点什么。

重要的是它们彼此有别；而这种彼此有别之所以重要，恰恰只因为必须让它们构成三。

它们首先、尤其存在于自身的差异中。

这样说来，如果我一时兴起，就会在黑板上替你们写点东西；不过，鉴于我今天的心情，我不太想赋予它特别地位，也就是不想把它放进一种不止是初步勾勒的意义作用中。

就是这个：2

我不会在周围加上某种把它隔离起来、出于谨慎给它消毒的东西；我赤裸裸地写下：2

爱情的数，对吧？

“他们在二之外”（Ils sont hors deux，同 ils sont hors d’eux“他们失去自持”同音）——我已经告诉你们，是 lalangue 表达数学，对吧？

$$2 = 1 \text{ 或 } 3$$

啊！单看这句话，简直愚蠢。

不过，如果我们添上……这里我必须用几个逻辑学常用的符号，也就是括号；还要使用“等价蕴含”符号。正如你们知道的，恰恰是它奠定等价关系。这就不愚蠢了。

它等价于什么？等价于：“二或一”等于“二或三”。

$$2 = (1 \vee 3) \Longleftrightarrow (2 \vee 1) = (2 \vee 3)$$

你们可以试着把这个公式定位在命题逻辑的前提所给出的内容中。随你们怎样处理；我把它交给你们。

我把它交给你们，因为我必须继续推进我们正在处理的“三重者”的性质。

是的，这些“三重者”的性质中有一项：既然博罗米结的三个词项中，每一个都使另外两个松脱，我很清楚这里存在一种关系……

无论如何，是一种实在的、能够被象征化的关系……它同这个“中项”相关；这个中项使两个“端项”彻底被排空全能。

但在博罗米结中，两个端项拥有同样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从把每一个都变成中项的角度考察它们。

听众 X：先生，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说什么？这是一个 vel！

听众 X：它是什么意思？

它是一个“或”：“一个或另一个”！

这是逻辑学的惯用符号；在书写的逻辑中，人们用一个小写 v 表示“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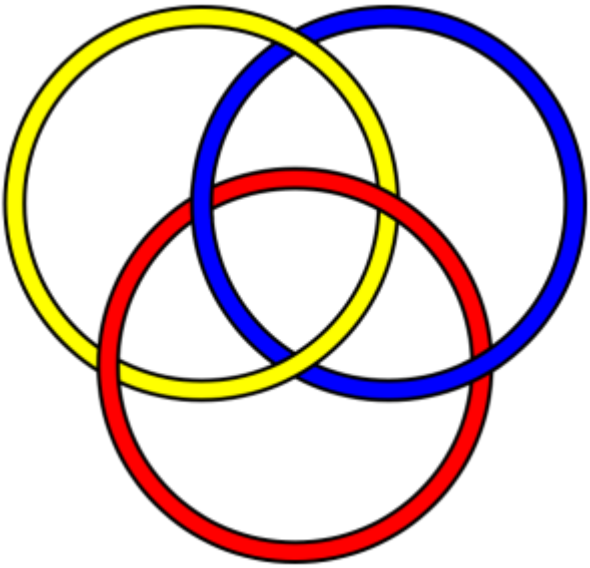
这个公式读作：二等于一或三；这蕴含“二或一”等于“二或三”。

为了向你们展示它的意义，也就是展示在博罗米结中……的意义……

既然似乎有人对我所说的感兴趣，我终究还是把它画给你们；

好，我这样画。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就是这样，然后这里……意义在于把每一个环都当作“中项”……

既然今天我谈的是意义……意义在于这样把它们向你们推出，并加以解释。就是这样。



有一件事让我相当安心：我会小心，不让你们过多、过快地赋予我所说的话以意义。

还有一个取得同样结果的好办法：给你们足够多的东西，让你们把它吐出来。

也就是说，我可不会一点点地温柔喂给你们。

我会告诉你们一些让人想吐的东西；随后，你们有的是时间像《圣经》中的狗一样重新吞下去[注1]。

> [注1] 参见《圣经·箴言》："狗转过身来，重新吃自己吐出的东西；愚人也反复做自己的蠢事。"

甚至恰恰没有理由在这里退缩。

如果我要准确赋予它完整分量，就必须这样推进。

我们把这个当作象征界，那个当作实在界，另一个当作想象界。

如果我们让象征界在实在界与想象界之间扮演"中项"的角色[$R-S-I$]，就会来到我刚才以神圣之爱为名所谈的那种爱情的核心。

只须让这个被当作爱、被当作神圣之爱的象征界……

这很适合它……采取那条把存在与爱情推上顶峰的诫命之形式。

为了让它把某种作为“存在”的东西同作为“爱情”的东西联结起来，这两件东西只能分别由以下两项来支撑：

- 一边是实在界，
- 另一边是想象界；从后一项开始，它们分别是：
- 身体［想象界］，
- 另一个则是死亡的实在。

宣扬神圣之爱的宗教，其命脉恰好位于这里。

也正是在这里，那件把性之爱在“旅程”中彻底掏空的疯狂事情得到实现。

大他者本身的这种倒错，在原罪的施虐故事中确立了……

以及在随之而来的一切中——当然，基督教采用了这个前基督教神话；为什么不呢，它也许同其他神话一样好……在想象界中、恰恰在身体中，确立了一种悬浮、一种对关乎身体之物的麻木化。归根结底——我不必再多加强调——这就是所谓阿里乌主义乃至马西昂主义[注2]的整个历史。

> [注2] 阿里乌主义是基督教早期由神学家阿里乌（256—336）提出的思想流派，核心问题是基督教三位一体中“父神”与“其子耶稣”的地位；它主张至高神的神性高于成为人的圣子。蓬图斯的马西昂（85—160）在教宗庇护一世任内被判为异端并逐出罗马教会，随后建立分离教会。他根据保罗书信，把律法同福音、正义同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对立起来，并认为耶稣废除律法、以福音取代律法，因此耶稣之父不同于《旧约》的神。

“你要爱邻人如同爱自己”这个维度由此取得诫命的强制形式。

你们上它的当，就不会犯错；我必须这样说。

因为人不能说这样一种宗教什么都不是。

正如上次我告诉你们的：它是真正的宗教；它之所以是真的，是因为它发明了那件崇高之物——三位一体。

它看出必须有三个。

必须有三个实存性严格相等的绳圈，才能让“无”运作。

无论如何，这最终竟在爱情方面产生这样的结果，确实非常奇怪。

不过，去读克尔凯郭尔的《爱的作为》[注3]吧；奥比耶出版社刚刚出版。

> [注3] 索伦·克尔凯郭尔：《爱的作为》（原注书名作 Vie et règne de l’amour），奥比耶出版社，1946 年。

你们人很多；一下课就都会冲到奥比耶出版社，因为通常只要我说某本书该读，就会产生效果！

我已经有一本了，所以……你们尽管把它买到绝版。不过，一定要读！

去读它，因为没有比它更无情的逻辑；从来没有人把爱情——当然是神圣之爱——衔接得更好。

其中丝毫没有游荡，一切都依逻辑画定。

爱情就是慈爱……女人——真是个奇怪的口误！——就是慈爱、信仰与希望。多亏这一点，慈爱在艺术中被相当可悲地象征为一个长着无数乳房的女人，无数小崽子吊在她身上。

不过，把女人的形象弄成这样终究非同小可——我的口误恰恰由此而来。

关于目的性——存在两个端项与一个中项——我要提醒你们：目的的全部特殊规定，都能按照相互……的方式衔接；我不敢说"相互性"这个词，因为在这里并不准确。

但我的意思是：起点能够成为终点，终点也能够发挥起点的功能。

身体同死亡的关系由神圣之爱以这样一种方式衔接，使得：

- 一方面，身体成为死亡；
- 另一方面，死亡成为身体；而这一切以爱为中介。

不过，目的性观念本身系于欲望这个中介，是完全普遍的情形。

"上帝之爱"假定：上帝欲求那个最终为一切目的而完成的东西——如果可以这样说[注]。

> [注] L'amour de Dieu 的属格既可指"对上帝的爱"，也可指"上帝的爱"。此处紧接 il désire（"他/上帝欲求"）并用来界定目的论，法文仍让两种方向叠合；正文以"上帝之爱"保留歧义。

这就是目的论本身的定义。

它把"欲望"这个词转变成"目的"这个词。

不过，在这套衔接中，构成目的的正是中介；在博罗米结的衔接中，中介同目的彼此混淆：任何目的都能充当中介。

我们恰好在这里插入一个简单的括号：神圣之爱占据这个位置时，驱逐了我刚才定义的欲望。

它同时取得了一个真理，即“三”的真理；如果可以这样说，这个真理付清并补偿了这件事。严格能够定位于这个位置——定位在象征界只成为中介的位置——的，是欲望。

我顺便告诉你们：基督教之爱远没有熄灭欲望。

可以这样说，它把身体同死亡的这种关系施洗为“爱情”。

不过，目前我不再强调这一点，而取另一个接合处：确切说，就是这一次不再把象征界、而把想象界当作“中项”[$R-I-S$]会产生什么。

如果我像刚才一样……

我曾向你们表述为“让人想吐”的东西，正在这里得到钉住……我仍把死亡这个粗略意义赋予实在界，当作它的核心；而对象征界……

因为迄今我还不必把这一点提出来……我把它在言说中的用法，尤其在爱情言说中的用法向我们揭示的东西赋予象征界；也就是它支撑……

正如整个分析实际让我们感觉到的……支撑享乐。

那么，把想象界的绳圈当作“中项”，向我们论证了什么？

它所支撑的，不折不扣就是我们必须称作爱情的东西。

可以这样说，是处在自身位置上的爱情，处在它自古以来所占位置上的爱情。

我曾一度在自己的《伦理学》中谈到宫廷爱情怎样设想享乐与死亡。封建制度竟产生宫廷爱情这个秩序，这件事几乎可说是奇迹，非常令人惊讶，也完全值得我们停下来考察。

我并不认为，其中见证的是对神圣之爱的一种修正、一套反向理论或一种补偿；它更是在见证某种古代秩序，恰恰让我们看到封建制度中残留的古代秩序，比人们以为的更多。因为古代秩序同我们所知的秩序毫无关系。

它是……

顺便说来，我看不出为什么会有经济学家反驳我……

既然越过封建时代以后，他就什么也不愿知道……它就是保存在封建地域中的东西。

总而言之，请你们亲自核实：

- 就爱情的重音与意义而言，我看不出我们保有的宫廷爱情优雅理论及其周围展开的全部传奇，同另一者有任何差异；
- 我看不出这同卡图卢斯及其“献给莱斯比娅的礼赞”所见证的东西有任何差别，哪怕莱斯比娅其实是个十足的妓女。

我认为，真正的爱情位置就奠基在这里，也就是把想象界当作中项。

基督教之爱把爱情安置到另一个位置；这种终究富有成效的移位，怎么可能发生……

你们最后会看到为什么……安置到我认为属于欲望的位置？

事情之所以可能……

我稍稍思考过所涉及的东西，所以才这样说……是由于基督的教导。我不是说他的受难——那是能指的激情——而是说他的“说”。

我谈的是他的“说”：“效法田野里的百合花；它既不纺线，也不织布。”他这样说。

要点就在这里：它误认自然中存在的东西，也就是知识花了一段时间才发现的东西——还有什么比田野里的百合花纺得更多、织得更多？

把这个说出来、衔接为典范，严格说来就是在误认之上再添加……

而且两者并不相同……在误认之上添加否认……

否认什么？既然这只是一则隐喻……就是否认无意识。

也就是否认这种知识在纺织；没有它，爱情就无法得到正确定位——如果爱情所是的恰恰就是这个“说”，一个从想象界作为中项出发的“说”，请注意。

宫廷爱情中的情况是：柏拉图那里仍悬系于“美的想象”的东西，在这里结晶；它在作为中项的爱情中取得身体。可以这样说，它同……相对立……

因为这一切都能通过三组对立来实现和衔接……它同《会饮篇》中得到衔接的“爱情的想象”相对立；不同之处在于，宫廷爱情把爱情作为中项来把握。这一点值得提出。

不要以为，我说神圣之爱占据了欲望的位置，就表示事情十分简单，只须把二者放回原位，让每一个重新占据自己的位置：实际发生的完全不是这样。

可以这样说，如果宫廷爱情被从自身位置掏空，而基督教之爱上升到欲望的位置居于主导，这并不表示欲望被交换了位置：它被推到了别处。

它被推到别处，也就是实在界本身在象征界与想象界之间被当作中项的位置[$S-R-I$]。

而如果这个实在界……

这就是我今天——或者说今晚——解释的大胆之处……而如果这个实在界确实就是死亡——这是一种粗略的形象化——但如果实在界确实就是死亡，那么在欲望被驱逐到的位置——如果你们允许我用事件的词汇来讲——在欲望被驱逐到的位置，我们得到的就是受虐。

当然，绝不是因为受虐以任何方式成为死亡的载体……

只有精神分析家才会相信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们：“生命本能、死亡本能”；

他们的解释只操心这些，完全没有说到点上……不过，确实是受虐在那里使他们提出这些东西，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个接合，把它当作中项……

当作联结、联结享乐与身体的中项……把这种倒错当作中项使用，确实就是把他们拴住的东西。

可以这样说，它一度无可挽回地把他们拴住；他们理论的一部分就建造在这上面。

尽管如此，爱情仍然是实在同知识的关系。

而精神分析：

- 必须改正这种移位；这种移位取决于它终究只跟随了欲望离开自身位置的转弯；
- 必须清楚知道，如果精神分析是一种中介，它就处在爱情的位置上。

它必须同“美的想象”正面交锋，并为爱情作为“爱 / a—墙”（l'(a)mur）的重新绽放开辟道路……

正如有一天我写过的那样：把对象 a 放在括号里，再加上“墙”（mur）这个词……因为“爱 / a—墙”就是构成界限的东西。

爱情是每个人特有的想象界；它只把这个人同一定数量、绝非随机选中的人联结起来。

剩余享乐的动力就在这里。

这里存在某种知识的实在关系，而爱情堵住了洞。

正如你们所见，这有点棘手。

它有点棘手；不过，为了结束，我终究必须告诉你们……

因为说到底，这些东西并不会结束……为了结束，我必须向你们展示某种东西；它会回应上次我围绕这个结、围绕你们现在拿在手里的博罗米结结构所告诉你们的东西。

也就是：从某个选错的点出发以后，就完全没有办法脱身。

这一切意味着，每个人都编织自己的结。

我想向你们展示一件东西，让你们看见失败怎样发生。

因为终究存在一个反面！我刚才似乎给你们唱了一曲爱情的 λύσις（losis，松解），是的……

存在一个反面：你们将会看到，如果爱情真的成为一种中介，借助它……

- 死亡同享乐联结，
- 男人同女人联结，
- 存在同知识联结；如果爱情真的成为中介，爱情就不再被定义为失败。

因为实际上只剩下中介能够使两端彼此解开。

而这以我马上要向你们展示的方式发生，也就是下面这样。

博罗米结……

有一位听我讲课的可爱人士，寄给我整整一篇讨论它的文章……人们已经通过数学道路处理博罗米结；而正如你们知道、我也告诉过你们的，结理论仍处在“牙牙学语”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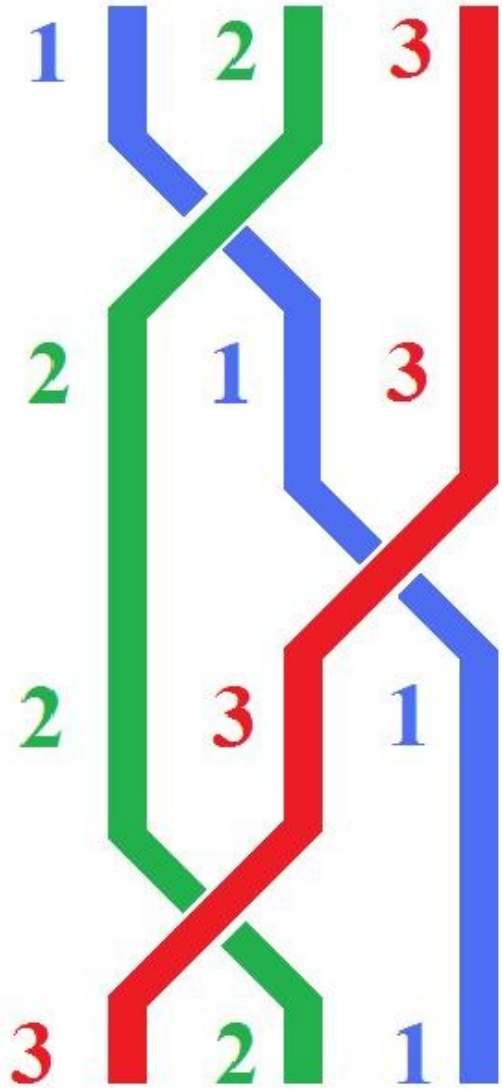
有趣的是，人们不是在结的层面，而是在辫子的层面发现了它。

啊！辫子是什么？

首先，它同三有关；否则也不会叫辫子：一、二、三……我怎样用这三股编成一条辫子？

任何曾经料理过女人头发的人都应当知道；不过你们当然不知道，因为如今女人都留短发。

辫子这样编：把二换到一的位置，三留在自己的角落。



好，必须真正标出结果的位置，否则你们什么也看不懂。

如果我太快把它重新接起来，你们就看不出切断发生在哪里。我本人当然也曾被这套麻烦难住，不过我替你们省掉这个过程。

现在，把三的位置同二的位置交换。刚才这里是一、二、三；交换一次以后，是二、一、三。

所以，接下来会得到二、三、一；如果再继续一次，最终会得到三、二、一。

好。设想它们最初依照起始次序排列：一、二、三同三、二、一彼此次序相反；要把它们接起来再容易不过。归根结底，只须采用这样一种方法……

那位写信讨论这件东西的可爱人士已经非常清楚地看见……必须像处理莫比乌斯带一样处理。

有趣的是，当你们看看刚才在听众中传递的东西——至少我希望仍在传递——也就是我的博罗米结时，摆弄一下就会看到：在……之间……

- 看起来打成结的位置，
- 以及能够摊平的位置之间，当然存在选择问题；这种选择可以无限变化，但可以这样说，它自然地分成三个时刻。

你们也许会设想，博罗米结由三次而且只由三次这样的交换构成。

可完全不是，完全不是。

如果只作三次交换，也就是直接把一、二、三重新接到三、二、一，而不等待完成六个时刻后让一、二、三重新朝向正确方向，就不会得到博罗米结。耐心完成六次，才会得到博罗米结：你们试试看。

试试看只完成辫子的三个时刻；你们得到的不会是博罗米结，而会是这个。

我借此告诉你们：坠入中介何其容易。

而我曾把爱情定位为实在界同象征界之间的这条根本纽带；同它相等价的另一面是：一旦爱情被当作中介，它极有可能在目的性层面同样成为它实际所是的东西，也就是人们所谓的纯粹失败。

第5课 · 1974 年 1 月 8 日

祝你们“新年快乐”，尽管我猜，在座有好几个人的新年开局并不好。

顺便说来，我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原本想借口说：今年开始的那个星期二因此“不是真正的星期二”，向你们道歉，再把课推到下一个星期二。

这样我就能用一个好办法摆脱今天的职责。

必须承认，我现在仍然很受这个念头诱惑。

只有一件事拦住我——必须告诉你们——就是今天人少了一些。

我对此如此感激，也许正是这会推动我磕磕绊绊地讲出几件事情；由于已经养成这种习惯，我当然仍在这样反复琢磨它们。

还有，今天早上许多人打扰我的秘书，询问我到底会不会照常讲课；而因为我什么都没有私下告诉她，她回答会讲。天哪，如果我根据后来有人报给我的几个名字来判断，打电话的人中还有几位相当属于最好的一群。

既然他们也特地赶来了——这些“最好的人”——我就试着讲下去。

那么，我们从这件我并不特别执着的事出发：词语具有意义，而且这是一个事实；不过，从这个事实出发，问题在于知道把词语安置在哪里。

这正是我曾经做的……

当然，是安置这些词；事情终究得给你们嚼碎……正是我上次从爱情出发作出的努力。

我从以下事实出发：这个词存在；正因如此，这件事、爱情这件事才应当被设想为可能。

在我的“说”中，这被转写成：它奠基于……

这件事，爱情这件事……它并不奠基于……

因为所涉及的只有它的可能性……正如我所说，它奠基于“停止被书写”。

也就是奠基于这件事所留下的东西：它停止被书写。

从那时起，我已经衔接过“它所留下的东西”……

从那时起——对我来说，我重复自己已经重复了近乎无限久……也就是“爱 / a—墙的信”（la lettre d’(a)mur）。

这封“爱 / a—墙的信”无非形成一堆、一小堆、一个由习惯堆成的小 a；并没有更多。

至少，我曾这样读到自己的著名“对象”被译成意大利语；当然，这个“爱 / a—墙之信的小 a”同那个对象只有极其微薄的关系。

尽管如此，我还是说出一些显得“严肃”（sérieux）的话；这种严肃外观来自我对“序列”（sériel）的转译。

还有一个事实：我改变了那个重复序列的次序，也就是改变了所谓“通常次序”。

我的“说”是否全在这里：改变通常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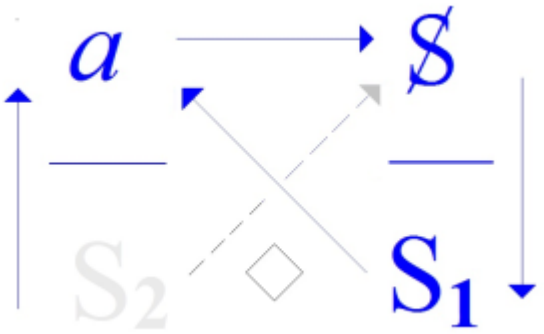
今天我想为这个问题提出论证；这套论证应当能赋予一些更纯粹属于基数的功能以意义。［序数 ↔ 基数］

我正试着借助博罗米结来做这件事。

你们知道，基数与序数的这项区分……

只有借助集合论，也就是借助康托尔［1845—1918］，人们才迈出了这一步……它对于探索一种新话语究竟能有什么用？

你们知道，我用“新话语”来指称分析话语……而这套话语是通过对意义的澄清沉淀[$S_1 \diamond S_2$]宣告自身的。



在这里，“澄清沉淀”是什么意思？

严格说来，它就是……

> “澄清沉淀”这个隐喻正由此得到支撑……严格说来，就是意义的凝缩；意义、词语的意义通过这套话语集中起来，而它只为我们姑且无须另称、只称作“性交”的东西充当装置。

这就是分析话语的新东西。

而且必须这样说：如果这确实是这套话语中的必然之物，它只在以下意义上必然……

正因如此，我才这样扭转“必然”（nécessaire）的意义……它在这套话语中的特征，就是这套话语“不停止把它写下”（ne cesse pas de l’écrire）。

它是否因此就是真的？

它是这套话语所确立的那种真理，也就是一种有关“中项”的真理——只要还有人记得上次我怎样恰恰围绕爱情，借助博罗米结构分出“中项”本身的功能。

中项恰恰只有在存在次序时才构成结。［→ 序数 / 基数］

也就是说，把绳圈姑且当作若干个“一”；在三个环中，只有一个［“中项”］被剪断时，会使另外两个彼此松脱。

你们在一条由三个普通环节构成的链中就能看到：三个环里只有一个会使另外两个彼此松脱。



这条链似乎很明显属于象征界的次序；它同博罗米链之间存在区别：

- 一个主语，
- 一个动词，
- 以及随你们说的一个宾语或补语。于是，一、二、三就能拥有这样一个次序；这个次序中有某种东西充当“中项”，而人们用一个含有歧义的词把它称作“动词”。句子可以从宾语开始、以主语结束，但充当中项的是动词。

由此最终可以依稀看见：语言本身并非由词语构成。因为语言是这样一条纽带：从第一项到最后一项，中项建立起某种统一；只须打破这一统一，意义就会消失。

这恰好表明语言不是由词语构成，也表明人们所谓的……

因为人们所谓的命题正是这个，除此无他……命题至少相对地抹除了……

我说“至少相对”，是为了让你们比较容易进入这个问题……命题抹除了词语的意义。

但 lalangue 并非如此；lalangue 如同一段反复吟唱的曲调……

你们知道，我把它连写成一个词……lalangue 确实由意义构成；也就是凭借每个词的歧义，它使意义在其中流淌这项功能成为可能。

意义当然不会在你们的“说”中流淌，在我的“说”中也不会。

正因如此，意义不那么容易抵达。

而我所说的这种“流淌”，应当怎样设想……

这里确实要说“设想”……如果它是一道最终被一个个“小杯”拦住的流淌，应当怎样设想它？

因为语言就是这个。［参见《字母之地》：流淌—冲沟—书写。］

甚至应当这样理解“停止被书写”：在这种情况下，悬置的会是词语本身的意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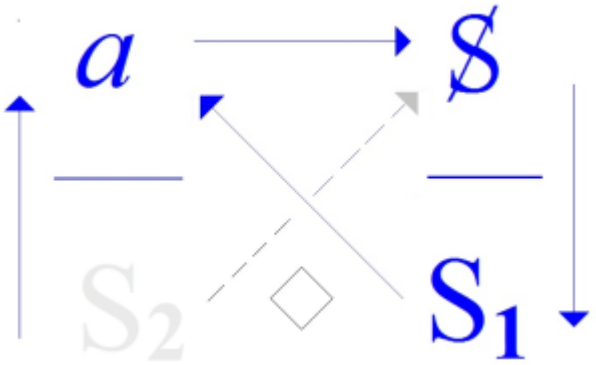
- “可能”模态从中涌现；
- 到头来，某种已经被说出的东西停止被书写；这恰恰表明，在极限处，借助词语一切皆有可能，但条件正是：词语不再具有意义。

而这正是我今年所针对的：你们不要把“词语”同“字母”混淆，因为只有字母才在模态逻辑的衔接中奠定必然与不可能。

如果我安置这些模态的方式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不停止被书写”的必然，正是那种使同不可能相遇成为必然的东西；而所谓不可能，就是“不停止不被书写”，它只能通过字母来接近。

也确实只有我称为博罗米结的那种结构，才使某个“说”能够接近这一点。

正因如此，上一次，爱情成了检验这些模态之脆弱性的一个好试题。



这份爱情被推向了外—存在（ex-sistence）……

［“……这种‘停止不被书写’……在每个个体那里标出其流放痕迹的东西……标出这种关系的痕迹……”《再来一次》，Sta 版，第 155 页，1973 年 6 月 26 日。］

这正是它自身意义所造成的事实［爱情“补足”性关系的不可能］……它经由同对象发生性纽带的不可能而存在……

无论对象源自何处……它都是这一不可能的对象。

可以说，这里必须具有这个“不可能”的根。

这也就是我曾通过以下原则衔接出来的东西：爱情就是宫廷之爱。［主人话语：$a \rightarrow S$，不可能；$a \diamond S$，幻想公式。］

显而易见，可以这样说，其中的“*a*—消遣”（*a*musant）就在于“爱邻人”：它靠着抽空爱情的性意义来维持自身。

正是通过停止书写这件事的性意义，人们才使它——这很容易感受到——变得“可能”；也就是说，正因为人们停止书写它。

一旦这件事、爱情这件事发生，显而易见，它就从那里开始被想象为“必然”。

这正是情书的意义：它不停止被书写，但只在它还保有自身意义时如此；也就是说，不会持续很久。

实在界的功能正是在这里介入。

这样，爱情显明其起源是“偶然的”；与此同时，真理相对于实在界的偶然性也由此得到证明。

因为这些模态［可能、不可能、必然、偶然］是可以证实的；事实上，甚至可以通过我们对“书写”的标定来界定。

可以说，它们把对爱情的验证撕扯成四份；而从其中一个面向看，这种撕扯确实造就了所谓智慧。只不过，智慧绝不可能是这些关于爱情的考量所产生的结果。

智慧只存在于别处。因为在爱情中，它毫无用处。

至于我所谓的博罗米结，以及我努力使自己的“说”等同于它所承载的东西：如果它所系结的——正如我所宣告的——恰恰是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那么这只凭借它迫使我宣告……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仅仅由于我用博罗米结把它们系在一起……三者中的每一个都只能由一种对三者来说相同的实存性产生。［→ 非序数的］

也就是说，从我今年在自己的“说”中把握它们的角度看，只有书写把它们区分开来。

如果三者没有全都被写下，这里就是同义反复——我刚才说过，它们是相同的——只有书写使它们成为三个。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必须清楚衔接的是：就在结本身的书写中……

请仔细想想，这个结无非是写在黑板上的线条……我这个“说”的事件就寓于这项书写本身。

就我今年可以用它来标定自己的“说”而言，它所做的是我们可以称作对你们的“教—骗”（édupation）之事——只要重点确实要落在“不上当者会犯错”上。

这并不是说任何一种受骗都不会使人犯错；而是说，只有向一种书写的骗术让步——只要这项书写是正确的——才能准确安置那些恰恰作为“意义”从分析话语中涌现出来的不同主题。

关于这一点，我本该立刻讲下去；但有某种东西告诉我，你们已经被这个“说”震得如此发懵——我会这样讲——我必须先做一道滤子……

数学在拓扑学的原则处精确规定了一种叫作“滤子”的书写方式……一道让这些词重新获得其意义的滤子；我是说，重新获得它们在性次序中发挥作用的那种意义。显而易见，这种次序只不过是“通常之物”的原则。

换句话说，不是用这一秩序去证明这些项，而是以这些项来证明它们的秩序。

只不过，你们将会看到……

因为这正是我今天要讲的，尽管不知道谁会跟得上……结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功能：它绝不是为你们可能用来串联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的任意次序奠基。

我们必须找到的，不是它们实存性的差异，而是这种实存性本身……

也就是那种无法被说出的东西……这种实存性本身并不使三者分化，而只是把它们系结起来。

所以，为了让你们从中挣脱——因为我并非毫无理由地推定自己已经把你们震懵了（sonné）——我必须给你们来一番“线—响 / 说理”（raie-sonne，r, a, i, e，连字符）[注]，也就是说，我还得再加上一层。

> [注] 拉康把与 raisonne（“推理、说理”）同音的 raie-sonne 拆成 raie（线、条纹）与 sonne（鸣响，也可指使人震懵），并借后半词回扣前面的 sonné。中文无法同时复现同音与拆词，故在正文并列两层意思。

想象界以“意义”的方式有别于它所想象出来的东西；好比有人会说……

只要你们中也许真有人这样说……你们仍然必须仔细看看，才能说这并非不证自明；原因在于——你们也许会漏掉这一点——这不是想象界的特权。

因为象征界呢？除了试图使你们把它想象出来，我还做过什么？请容我相信自己做到了。

至于实在界，那就正好；这正是今年所要谈的：关键在于看看博罗米结中究竟有什么实在之物。

所以，我一开始……

一开始，在我面对你们作出的第二次衔接中，在人们称为第二次“研讨班”的场合……我首先说：没有入门启蒙。

没有入门启蒙；我的意思是：

- 只有意义的帷幕；
- 所谓“意义”，只存在于被一片云遮盖起来的东西中——可以这样说；到头来，nuptiae（婚礼）只能通过 nubes（云）来衔接。

遮蔽光的正是云；婚礼仪式（nuptiae）正是在这件事上维持其隐喻。

背后没有别的东西；人们必须守住的只有假象这一支撑。诚然，这个假象同那种只能以一项被陈述的真理之形式说出的东西的衔接相似。

也就是说，它只能作为必然的、因而是不间断的揭露而被说出。

这种衔接就是结：光并不照亮它，其中不存在任何澄清；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光都抛回想象界。

而我所宣告的、我今年的目标，恰恰是告诉你们：想象界本身虽然属于帷幕的秩序，却并不因此把一切抹黑。

实存性同显明性（évidence）属于不同的秩序。

它是由某种东西构成的；我认为，借助绳圈来支撑它，我告诉你们的这一点便会传达出来：这里毋宁说涉及掏空（évidement）。

圆本身会形成直观，会放射光芒：问题不在于使它变暗；正是圆形成“—”。

问题在于从结那里接受它的效应，把这效应当作结的实在界来接受；也就是说，结不是“一”。

博罗米结的实在界在于，它只靠……我不敢说“是”：它不是三，它编成辫子。

它编成辫子；正是在这里，必须看清我方才提出的东西——次序并非根本——为何是关键点。

你们必须充分领会：把它们排列为三，是就基数而言……

请原谅我今天所讲内容的枯燥……三本身所特有的这一点，并不像你们看上去以为的那样蕴含任何排序。

也就是说，无论你们怎么想，1、2、3 都从 1 开始。

仅凭它不断重复这个条件，并不能把 1、2、3 良序化。

这确实发生在博罗米结中；但它不仅因为博罗米结而发生，还因为 1、2、3 这个基数而发生，无论它们是否系在一起。

我刚说的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在基数的三之中，人们只能作出……

唯一条件是不能有两个相同的项前后相接……把它们写下来时，人们只能找到组合论所能设想的一切次序。

在黑板上写下　　1、2、3——1、2、3。没有什么能阻止你们这样读它们……

唯一条件是按照回文的次序来读，

也就是反过来读：从右到左，而不是从左到右……1、3、2。［1、2、3—1、2、3］

从博罗米结出发，这意味着下面这件事；我会试着把它画在黑板上——给我一支粉笔——我这样简化博罗米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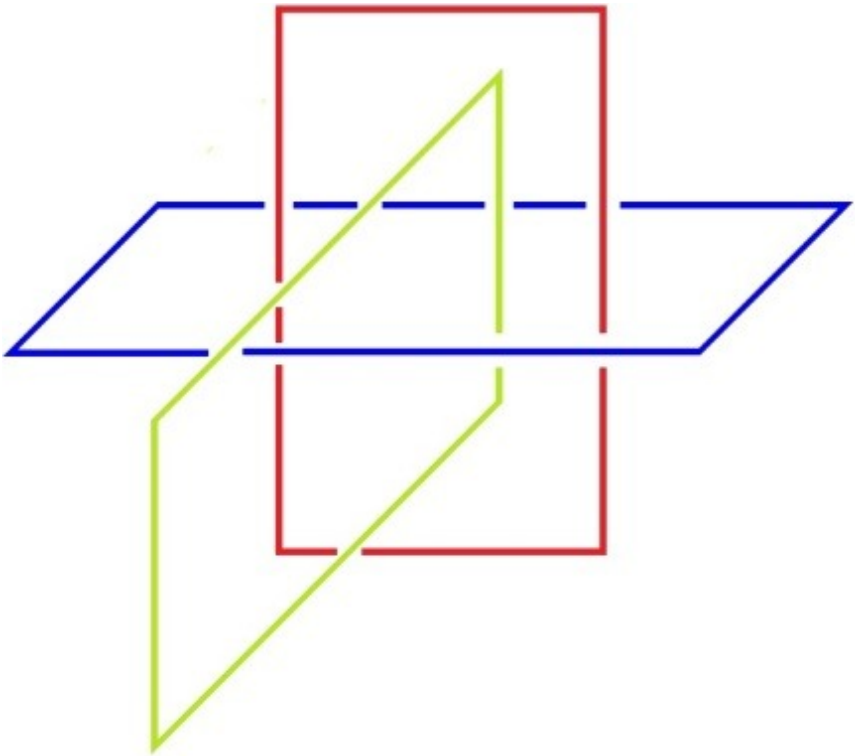


要看出确实涉及这个结，你们只须这样把它补全；也就是说，它可以归结为中央这三条线，因为正是这三条线标出了这个结如何维系。

我把这个结翻过来。会得到什么？

当一个结被平摊在平面上时——这是一个根本维度，因为博罗米结……

我想，在我向你们展示一个用立方体搭成的小构造时，已经让你们注意过；我记不得是哪一次了，是上一次，或者我想更可能是上上次……它是这样构成的：



为了免去画那些恰当断口的麻烦，请注意，它还要以此补全——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它：在我的小构造所处的三个平面中，可以说，它在三个平面上都具有完全的对称性。

请看清楚，这一段应当这样放置，从而充分显明它位于切过它的那一段之下。

我先前给出的博罗米结的另一种书写，就是从一次平面化中产生的。

既然我已经把它平摊，又把它翻过来，那么应当怎样说？

单凭下面这个同书写相连的事实：上交叉（over-crossing）必须这样写，即它切断下交叉（under-crossing）；那么，如果我们把它翻过来，会得到什么？

原先位于下方的部分来到上方。好吧，我想没有必要补全这三条线，你们也能清楚看到：把博罗米结翻过来以后，最终得到的东西之所以有别于原先的东西，是因为你们得到的当然不是它的镜像。

例如，如果你们为其中每一个圆定向——我还不打算走到这里——无论为哪个圆定向，只要把它翻过来，得到的就是它的镜像。远非如此：当你们翻转博罗米结时，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样貌，它无论如何都不表示第一个样貌的镜像。

比如只用一块表来定义方向——这正合适——也就是钟表指针的方向：如果把表翻转过来，它就变成相反的方向，也就是镜像方向；博罗米结却远不是这样。

相反，博罗米结翻转之后仍保持其所是：第二幅图像、翻转后的图像，同第一幅图像恰好处在同一个方向，也就是左旋。［→　博罗米结：“非镜像的”］

你们当然明白，还可以有另一个方向，也就是右旋，亦即钟表指针的方向。

考虑到我方才让你们注意到的一点：三之中的次序；而且对于 1、2、3，只须反转方向、沿回文方向前进，就能找到任意次序——我们由此得到一项区分：

- “次序效应”；
- 以及请容我称作“结的效应”，换句话说，“结性效应”的东西。

正是在这一点上，你们应当记得我一开始所宣告的：结只有纯粹而简单的三元性；这种三元性的效力只靠以下事实维持——起初，我们只从一种不以任何性质将三者彼此区别的角度来构造、把握它们：

- 想象界相对于象征界和实在界没有任何分化；
- 它们的实体并不相异；
- 我们不把它们当作不同性质；
- 我们只从这种使每一者都成为“一”的实存性形态来考察它们。

既然我用了“性质”（qualité）这个阴性名词，我是否会说它们的性质是“一位”（Une）？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围绕“一”来接续：如果我们把“一”（Un）当作一个限定词，它究竟如何？

- lalangue——就它具有意义而言——是否允许把阳性的“一”（Un）等同于阴性的“一”（Une）？
- 阴性的“一”（Une）难道不是阳性的“一”（Un）的另一种模态吗？

这会是一条——必须说相当滑稽的——让二元性重新进入“一”的路径。

我说过：“有一”（Yad’lun）；但我说这句话时也指出，只有什么以此为基础呢？只有……

这正是我在去年研讨班末尾所提出之物的意义……只有可数者，也就是阿列夫零［$\aleph_0$］[注1]，此外别无其他；也就是说，某种被说成是一个“一”的东西。但只要说“这是一个一”，就是把它同一切排序切断；也就是只从它纯粹的基数面向来把握它——只有康托尔使这成为可能。

> [注1]　自然数集合的基数，因而也就是与之等势的任何可数集合的基数，记作$\aleph_0$，读作“阿列夫零”。它是由格奥尔格 · 康托尔为表示全部无限基数而定义、以序数为下标的阿列夫序列中的第一项。

当然，你们会对我说，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只要你们确实会对我说点什么……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除非：

- 把它的统一异化到集合中；于是，集合的元素不再保留这种统一的任何东西；
- 使这些元素向计数开放，也就是向主体的计算开放。

尽管如此，可以说，“一”的客观性之所以构成问题，只因为它肯定并非没有回答；而这个回答恰恰就在三中——这是我所宣告的。

如果二并不存在，三如何构成“一”？

是否仅仅由于有三个，阿列夫零［$\aleph_0$］就已经在那里？

可以肯定，如果我宣告“没有”二……

因为那会同时把由性关系奠定的那种关系的可能性写进实在界……

- 是否只有通过三，并且像我上次在黑板上写的那样，才会由一与三之间的差异产生这个二？

- 是否——所有这一切都引导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为了使我们迈出这一步，$\aleph_0$ 必须曾经停止不被书写？

换句话说，只有康托尔之“说”的偶然性、事件，才使我们得以瞥见所涉及的并不是数，而是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的关系在其三元性中所构成的东西。

那么，我们是否必须从康托尔这个“说”的偶然性，过渡到必然性——过渡到这个 $\aleph_0$ 从此“不再停止被书写”——从而维持什么呢？无非是某种真理概念。

事实上，迄今为止，真理在逻辑中始终只能凭借矛盾而成立。

它处在真与假的二元论中。

真只被假定给知识；因为知识把自己想象成——这就是它的意义——两个元素的连接。

而这恰恰是它的想象性所在：除非“一”、一个第三个“一”前来连接它，并付出增添一项的代价。

这种增添并不来自同一个范畴圈，也不像我方才说的那样来自同一个次序；它来自结性。

好吧，既然今天我不得不勉强自己把你们带到这里，请允许我就此打住。毕竟，如果有人因此灰心，我丝毫不以为意，因为我今天之所以对你们讲话，唯一的理由就是你们人数较少。

第6课 · 1974 年 1 月 15 日

上一次，你们看到我多少有些招架不住你们的人数。

眼下这个人数让我有希望它还会减少，所以我继续讲。

这个人数带来的麻烦是——我刚才还在想——每一次，我最终都会倾向于认为：如果我对你们讲话，就只能像是第一次讲。

也就是说，这涉及一种次序概念。显然，这个次序概念让我为难；我试图通过向你们展示另一种东西来摆脱它，那就是：存在结性。

要说出这一点，问题在于知道无意识知识是什么……

这里我当然看得出自己正在串联下去……我把无意识知识设定为某种工作的东西；而凡是工作的东西，都只能……任何对工作的把握都只能发生在一套话语中。问题在于奠定分析话语中工作的东西。

如果没有社会纽带，而且没有由一套话语奠定的社会纽带，工作就无法被把握。

不妨带着这句话所含的反讽说：自然之中并不工作。

看起来，这甚至正是自然、以及我们对自然之观念的基础：自然是“不工作”的场所。

知识——作为无意识、作为在我们之中工作的知识——因而似乎蕴含一个假定。

你们会说，这个假定无须我们费力，因为归根结底，它就是我们自身：主体、ὑποχ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所有这些都具有完全相同的意思；也就是说，人们假定某种东西存在，它被称作、被我指称为“说话之在”。

这是赘言，因为只有通过说话才有“存在”（être）；假如没有“是”（être）这个动词，根本不会有任何“存在”。

不过，我们很清楚，“存在”（exister）这个词已经获得某种分量，尤其是通过存在量词。

实际上，存在量词彻底移置了“存在”这个词的意义；我之所以甚至可以按自己的方式把它写成 ex-sister（外—立），恰恰是因为这一量词的独创性在这里留下了标记。

只不过，问题就在这里！这种独创性只是移置了次序：外—存在的东西反倒成了本原之物。

正是从外—存在出发，我们发现自己重新追问“假定”究竟如何。

归根结底，只是一次移置。

而今年，我试着借助我的那些“不上当者”去看：究竟必须上什么当，才能使这一切维持起来，并以一种实存性维持起来。

正因如此，我引入这个三元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注意到，自己从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这个三元组出发提出了一个问题——又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任何问题一样，它也是从回答出发的。

这个回答坚持把实在界维持为不同的一项，并由此使我们提出问题：这份我们在分析话语中受其作用的无意识知识位于何处？

可以肯定，正是话语让我们紧贴……

正是分析话语……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贴这份知识。

毕竟，为什么不能把这套话语本身视为偶然的？它从一个“说”出发，从一个构成事件的“说”出发——我试图在你们面前延续的正是它。而我们正围绕这个“说”的偶然性打转：如果这个“说”只是偶然的……

而且这正是必须说明的……实在界位于何处？实在界难道始终只是被假定的吗？

在这个结中——我所说出的这个结——象征界和想象界只有连同某种东西才构成三［编成“辫子”］，才彼此系结；这里所涉及的就是实在界。

它们是三个；实在界就系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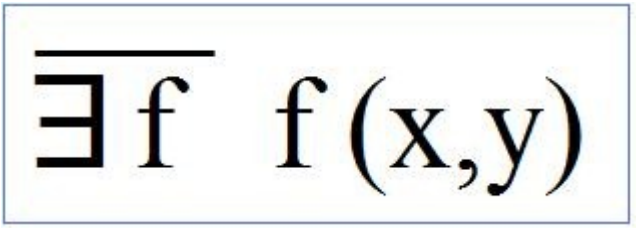
实在界为什么是三？

我从以下一点出发奠定并证明这个问题：没有性关系……

换句话说，我进一步明确为……没有能够被书写的性关系。

由此，写下来的东西便是，例如，不存在一个 f，能够在 x 与 y 之间……

这里，x 与 y 表示某些说话之在选择自己属于男性一侧或女性一侧的基础；这个建立关系的函数——男人相对于女人的函数，女人相对于男人的函数……不存在任何能够被书写的这种函数。



这就是“事物”，我在你们面前提出的事物；也是我曾在某处……

因为我像所有人一样重复自己，只是你们没有察觉……已经以《弗洛伊德之事物》这个名称宣告过的东西。

那里把它说了个彻彻底底；当然，它完全没有被人注意到，原因很简单：我们仍停留在这个想象界中。

恰恰是最起码的分析话语经验都会质疑这个想象界：没有什么比归属于这两个侧面中的某一侧更含混——我用 x 指称一侧，用 y 指称另一侧；而恰恰因此，我还必须标明，不存在任何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函数。

那么，问题就在于知道这一切究竟仍然怎样运作：也就是说，在这里面，人们究竟仍然怎样性交。

要宣告这一点，我仍然必须摆脱某种假定——假定存在一个男性或女性的主体。

经验非常明显地使这个假定无法维持；这意味着，我通过自己的言说在陈述中提出的东西……

而且只有在我自己也于分析话语中工作时，我才是这项言说的主体……要求我不要在这个 x 与这个 y 之下放置主体。

所以，陈述必须……

单单把这个写在黑板上就已经如此……所以，我的陈述必须不蕴含主体。

如果这里确实写下了什么，那就是：只有在函数中才谈得上主体；而我所写的恰恰是，由于这个函数遭到否定，在它之下便没有任何存在。

“不存在”［划线的存在量词］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函数。

问题在于证明：如果这个函数不存在，

- 那就不只是偶然之事；
- 而是不可能之事。

这是一件不可能之事，而要证明它并不容易。

之所以不容易，只因为：仅仅把它写下、仅仅宣告它，甚至只在书写中宣告它，这件事也只维持到相反证据出现为止；也就是直到某种偶然之物写下来、反驳这个“说”，并且凭着“好—运”……

如果容我把 bon heur 拆成两个词来说……写下 $f(x,y)$：存在一个系结 x 与 y 的函数，于是它“停止不被书写”。

要使它停止不被书写，它就必须是可能的；而它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能，因为我提出的是：它已经停止被书写。它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

不仅写出 $f(x,y)$ 是可能的，而且很明显，人们从来没少这样写。

所以，要证明不可能，就必须从别处取得基础。

不能以这些脆弱的书写为基础，因为它们终究已经停止；而从它们停止的那一刻起，人们就可能以为它会再次开始。

这正是可能与偶然之间的关系。

为了证明某种不可能之物而以结为支点，我在做什么？

我所依托的……

这个问题也许值得提出来……是一种拓扑学。

因为，就次序而言，可以说迄今为止从未缺少过次序：人们正是通过安置次序，来支撑一切关于所谓性关系的论述。

诚然，人们在这个次序中多少有些手忙脚乱；而且可以肯定，它无论如何不同于分析话语围绕性关系所提出、或看似提出的东西所确立的次序。

在 1、2、3 的次序中，有一项最先到来；它并非偶然……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哪一项最先到来……最先者是 1 并非偶然，因为：

- 第二项接续（seconde）第一项；
- 第三项则仅仅由前两项相加而得。

这构成一个人们得以称为“自然”的数列。

这很让人遐想。尤其是，上一次我让你们注意到：把它们依次写下时，最初这三项的特权在于，只须反向把握它们，一切次序就都成为可能。

事实上，只要有 1、2、3 或 1、3、2……

这就是我所谓的“反向把握它们”……1、2、3 的其他六种排列方式就都成为可能。

“后继者”的观念……

以及在自然数列中每一项只有一个后继者……这个观念直到很晚才被分离出来。这相当奇怪，因为对于自然数列，它似乎正是最可触及、最实在的东西。后继者为什么不能有多个？

这并非不证自明。

我们有大量例子，尤其是树——在我们的后裔和祖先那里，我们到处都遇见树。后继者的观念为什么必然属于这样一种特选的后继序列：它以“只有一个后继者”为基础？

在某种情形、某种特选情形中有三个，这必然同“一”的存在有关。

“有一”（Yad’lun）——我是这样表达的。

然而，完全可以设想三不被纳入次序。

这并不新鲜，对吧？希腊人曾利用那个著名的三角形——怎样利用，你们知道——这正以此为基础；他们从中提取的全部几何学也是如此。凭借这种几何学，“清楚”的观念曾长期优先于“分明”的观念——人们说“清楚而分明”的观念！

于是，数百年来，人们都以“几何学的方式”（more geometrico）来证明；它曾经是一个理想，而且至今仍是。

度量同影子现象之间的纽带——我强调“现象”，也就是同想象界之间的纽带，因为它假定光——

- 确立了所谓和谐的次序；
- 确立并奠定了比例［“关系”］的一切；而这种比例是度量唯一的基础；
- 还确立了一种曾被用来构建物理学的次序。

“假定”的观念正是由此出发的。

因为，只要把事物奠基在这个想象界上，背后就必须有另一种东西：一种“下—实体”（sub-stance）。它同“假定”、同“主体”是同一个词，其他相关词也都如此[注1]。

> [注1] sujet（主体，亦可拆作 sub-jet）、sub-jectum、ὑποχ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supposé（被假定者，亦可拆作 sub-posé）等。

可以说，整件事未免过于现象化了。

当我作证、当我说正是这个结在思考我，而且我的话语……

就它是分析话语而言……我的话语为此作证；这时就会发现……

因为我比你们多走了几步……这个结在这里是博罗米式的，但也可能是其他形式。

即使它是其他形式，我的问题仍是：这同拓扑学有别于希腊人奠定的空间有何关系？这个空间曾提供第一份材料，使人得以摆脱假定。

拓扑学假定什么？

就空间而言，拓扑学只假定一种实存性：你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无论如何，我不可能在这里给你们上一门拓扑学课程。

但没有什么能阻止你们去查阅阐发这个概念的数学文本。这个概念从放弃度量本身出发——无论这种度量具有何种相对性，因为它只能由位似产生：要知道太阳的时刻和高度，我们只有影子同投射影子的木桩之间的比例；一切度量都以三角形为基础。

而拓扑学阐发的空间只从以下东西出发：邻域、邻近性的定义；二者具有相同意义。

这是对“邻近”的一种定义，它从一条公理出发：凡是拓扑空间的一部分，只要它被放进某个邻域，就意味着还有别的东西处在同一个邻域中。

因此，纯粹的邻域概念已经蕴含三重性；除了同属一个邻域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把三个元素中的每一个结合起来。

这种空间只靠连续性来支撑，并由连续性推导而来；因为在拓扑学中，所谓连续关系全都以邻域为基础，并同时蕴含我将称作……

拓扑学并没有这样说，也没有如此宣告、表述它……我将称作“可塑性”的东西。

数学家把它称作“连续变形”。

你们看到，词语中包含对“连续”的指涉，它同“变形”一词连在一起；更准确的说法则是“连续变换”。

这些也是图像。不过必须说，它们不那么容易把握。

我说“把握”（saisir），说 Begriff、begrifflich，就蕴含对那种容易被抓握之物的指涉，也就是对固体的指涉。

柔软之物放在手中，就不那么容易抓握。

在数学上被界定的拓扑学，其奠基观念，是去接近它所支撑的东西……

在这里，是拓扑学在支撑；并没有一个被假定给它的主体……拓扑学支撑的东西；这个观念就是，不借助图像来接近它，不给那些字母假定……

正是这些字母奠定拓扑学……不给它们假定实在界之外的任何东西。

实在界并不增添……

你们是否注意到，“增添”这个词仍然是多余的，因为它唤起了加法？……它并不增添……

对我们懂得区分为想象界的东西——这种同身体相连的柔韧性——以及区分为象征界的东西——命名邻域、命名连续性这个事实……实在界只增添某种东西；它不是因为自己是第三项，而是因为三者合在一起构成三。

这就是它们全部的实在之物，此外别无其他。

我是说，每一项都是如此。这就是它们全部的实在之物。

看上去不多，但并非一无所有。

它并非一无所有，因为人们一直如此清楚地感受到：实在界正是在这一点上被假定。

问题在于把它从这个假定的位置上逐出来；归根结底，这个位置使它从属于人们所想象、或所象征化的东西。

它们全部的实在之物，就是它们构成三。

在这里，三不是一个假定，因为我们已经借助集合论阐发了基数本身。

你们必须看到、必须承受的是：要质疑这不是一个模型……

模型会属于想象界的秩序……这不是模型，因为相对于这个三，你们是……

不是想象它或象征化它的主体……你们是——就你们作为主体而言——你们只是这项三重性的受动者。

你们首先是受动者，因为三已经处在语言之中……

没有一种语言不宣告三……三处在语言中，也处在那种叫作语言机制的运作中，也就是逻辑结构中。比如，第一个以最朴素的方式开始处理它的人……

当然，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人……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或者说，那个恰好留下了文字的人；他不得不用小写字母来操弄这件事，而若不出现三个，就无法操弄它。

当然，除此之外，实在界的假定仍在那里留下了一些东西；而他认为，只有“特殊者”才能支撑这个实在界。

特殊者……

他把特殊者想象成个体；然而，他恰恰通过把它作为特殊者安置在逻辑中，清楚表明自己对个体只有一种完全想象性的概念……特殊者是一项逻辑功能，而他把个体身体当作它的支撑，这正是他需要一个假定的标志。

一个除了“实在界是三重的”之外什么也不假定的“说”……

我说的是三重的，也就是三，而不是第三……这构成了我在非关系这个问题迫使下不得不提出的“说”；这里的非关系尤其触及性之主体化的问题。

我的“说”就在这个实在界中；三坚持于其中，坚持到已经在语言里留下标记的程度。

这里并不涉及一种思想，因为它作为思想，可以说仍是处女之物。

而且，思想……

相对于这种“三”的推进——作为结、并且只作为结的三——所支撑的东西而言……思想无非就是我刚才称作“被思量之物”的东西，也就是一场黑梦，一场你们通常栖居其中的梦。

因为，分析经验若曾让我们通晓什么，那就是：最贴近体验、最贴近体验本身的东西，就是噩梦。没有什么比它更阻断思想，哪怕是那种想要清楚而分明的思想：请学会把笛卡尔读作一场噩梦；这会让你们取得一点进展。

这个家伙说“我思故我在”；你们怎么可能连这是一场恶梦都看不出来？

事件只在象征界的秩序中发生：只有“说”才构成事件。

我想，在你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纪，你们每天终究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这场信息之雨……

可以说，你们竟还能在它当中生存下来，实在令人惊讶；你们还能保有自己的那点判断力，也就是归根结底不怎么把报纸每天早上宣告的事情放在心上……好吧，谢天谢地！这些东西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从你们身上滑过去，如同水滑过鸭子的羽毛！否则，你们会走到哪里？

尽管如此，其中必然有某种谬误之物；可惜，我这个“说”遭到的误解……

我指的正是自己在这里对你们作出的“说”；我本人也是它的受害者……因而必须有某一种“说”——关于“所说之物”的“说”——为这种谬误作过贡献，你们才会相信：支撑你们身体的，是从不知哪些地方发出的一轮信息循环……

人们告诉我们，首先是从 DNA，或是什么 DN 之类的东西出发……你们就由此得到支撑，一切归根结底都只是信息；幸好，人们还警告我们，这种信息只有通过违反另外那个被构造为能量学的东西的一项根本原则，才能成立。

这一切难道不也属于思量的秩序吗？

换句话说，当我们在政治中面对的是某种信息，而它的意义除命令之外没有任何效力——也就是一这个能指——我们是否还必须把这种思量当回事？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信息之所以作为信息倾泻出来，就是为了命令我们，换句话说，为了让我们的鼻尖跟着走。所以，在我向你们宣告的某种“说”中，重要的无非是它可能产生的后果。

不过，要使它产生这些后果，我仍须为此付出努力。

这个“说”之所以真实……

我在这里说出这一点，是因为你们很可能还没有察觉……只因为它限制了以下东西的效力……

限制了我们这些身处分析话语中的人首要关心之物的效力……因为它限制了真理的效力。

从前有个……有个办事员，每次研讨班结束后都会大声嚷嚷；他的叫喊可以归结为：“他为什么不说出关于真的真话？”

这个人物相当有名，人们甚至把编写一部《词汇》的工作交给了他[注2]……

> [注2] 让·拉普朗什、让-贝特朗·蓬塔利斯：《精神分析词汇》，法国大学出版社，1967 年。

我无须说出“关于真的真话”，原因是我只能这样谈论“真”：真就是同假相矛盾的东西。

但与此相反，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但我还得为此投入时间，因为凡事都有其时……我可以说出关于真理的真理。

真理就是：人们无法把它说尽，因为它只能被半说。

我刚才说过，真理只奠基于对假的假定：它是矛盾。

它只奠基于“不”。

它的陈述无非是对非真理的揭发。

它只有通过这个“半—”才被说出。

不妨把这个词说出来：它是“半—模仿的”（mi-métique，同mimétique“模仿的”谐音），它属于想象界……

正因如此，我们不得不经过这里……它属于想象界，因为想象界相对于实在界是假的第二项；因为在说话之在中，男性不是女性，而且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路径来设定自己。

只是，这些路径无法令我们满足。

甚至可以说，无意识仅仅由以下一点、而且只由以下一点得到界定：它比这个真理知道得更多，比“男人不是女人”知道得更多。

连亚里士多德都不敢吭声说这个！他又能怎样说呢，对吧？

说“没有任何男人是女人”，那会相当胆大包天，尤其是在他的时代！

所以他没有这样说。要是他说：“并非每个男人都是女人”，对吧？

好吧，你们看到了吧？看看它会取得怎样的意义——例外的意义：“有一些男人不是女人。”

他正是作为“全部”而不是女人。

这里是A，量词中的A：A、x、一个点，以及被划杠的Y：



只不过，麻烦在于，这根本不是真的；它不是真的，这一点一目了然。

而人们唯一能写的就是：不存在一个 x，可以说对它而言，“作为男人就是不作为女人”并不是真的。

当然，所有这一切——顺便必须指出——都假定“一”是三重的。也就是说：

- 有一个人们用来构成“全部”的“一”，也就是作为这种东西统一起来的东西；
- 有表示“任意一项”的 1，也就是我稍后将告诉你们的东西；
- 还有唯一的 1，只有它奠定“全部”。

否定这个唯一的 1，就是存在量词上那条杠的意义。

至于任意的 1，我们必须把它视为纯粹的空。

无意识知识是拓扑式的；也就是说，它只依靠邻域的邻近性，而不依靠次序［非序数的］。我试图以此为基础说出、奠定的，就是它具有结性。

这应当被转译为：它被写下，或没有被写下。

当我把它写下、当我制作博罗米结时，它被写下；而当你们立刻试着查看它如何维系，也就是你们把其中一个弄断、另外两个四散开来时，它就不再被写下。

正是在这里，结式与模态式的汇合开始显现。

所以，这份无意识知识所依靠的：

- 不是它的坚持，而是这种坚持留下的痕迹；
- 不是那项真理，而是它的重复，因为它正是作为真理而发生模态变化。

在这里，我必须引入邻域本身的基础。

邻域本身奠基于“开集”这个概念。

关于这一点，拓扑学一开始就亮明底牌：它以作为开集的集合为基础。

而且，它正是在这里从正确的路径接近了这一点：类并不闭合。

也就是说，它接受悖论；这个悖论之所以是悖论，只是相对于一种谓词逻辑而言。换句话说，如果逻辑干脆放弃“存在”，也就是把命题逻辑纯粹而简单地划掉，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问题——如果确有一个问题、一个被称作悖论的问题——只在于：“人”这个类并不是一个人。

一切悖论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

这除了意味着我们至多可以把“人”指称为一个开集，还能意味着什么？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那么，请看清以下一点：

- 真理在一侧有一个界限，正因如此，它是半说；
- 但在另一侧，它没有界限，它是开放的。

无意识知识正因如此能够居住其中，因为无意识知识是一个开集。

你们看，我毫不掩饰：爱情令我烦心。

当然，你们也一样。但同我不一样！

甚至正因如此——插一句——你们的人数让我为难：近来，我已经无法把你们认同为一个女人。这让我恼火。

好吧，既然爱情令我烦心——请原谅——我就要这样说爱情：

- 爱情就是真理，但仅仅因为另一种知识——不同于命题知识的无意识知识——从真理、从一道切口那里开始；
- 爱情就是真理，因为这项真理无法就主体而被说出；而主体正是被假定能够由性伴侣认识的东西；
- 爱情是两个并不相互重合的半说。这构成了它的宿命特征。

这是无法挽回的分裂——我是说，无法加以补救；这意味着“居间调解”已经被设为可能。而恰恰是，这不仅无法挽回，而且没有任何中介。

它是两份知识之间的连通性，而这两份知识不可挽回地彼此有别。

当它发生时，会产生某种极其特殊的东西。

当两份无意识知识相互重叠时，就会形成一团糟糕的混杂物。

在这篇长篇大论的末尾，我将提出……

> “长篇大论”这个名称很恰当……我将提出某种像这样、最终一刀切下去的东西：在说话之在中，男性知识不可挽回地具有单一特征；它是切口，开启一次闭合，恰恰开启最初那次闭合——这并非它的特权。

但它出发是为了闭合；正是由于无法抵达闭合，它最终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封闭起来。

在说话之在中，这份男性知识就是绳圈。它原地转圈。

其中一开始就有一，作为一道不断重复却没有被计数的特征；它原地转圈，因而闭合，甚至不知道这种绳圈有三个。

它怎样才能、我们怎样才能假定它会对这项基本区分略知一二？

好吧，幸而有一个女人。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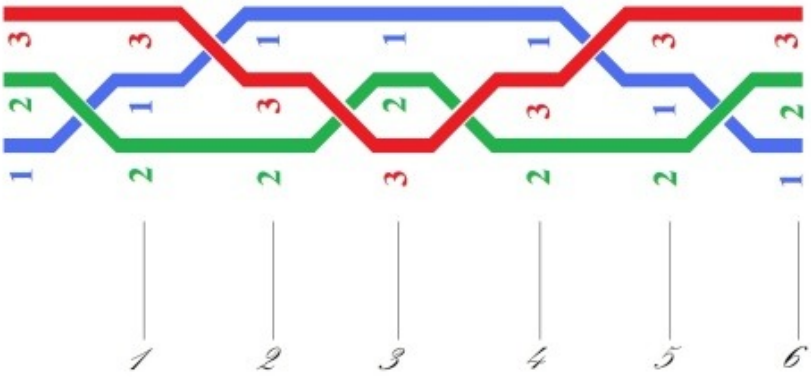
当然，这是我已经写在黑板上的东西所导出的结果……“女人”并不存在；但“一个女人”却可能在有结——或者更确切地说，有辫子——时产生。

奇怪的是，辫子只有通过模仿男性说话之在才产生，因为她能够想象他：她看见他被这三个令他窒息的范畴绞住。到那时，只有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

她以想象的方式看见他，但那是对他的统一的想象，也就是对男人本人所认同之物的想象。

这不是他的作为无意识知识的统一，因为无意识知识毋宁保持开放。

于是，她借助这个统一把一条辫子首尾接合。



我告诉过你们，要制作一个博罗米结，必须做六个动作；凭借这六个动作，三者处在同一个次序中，只不过恰恰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们辨认它们。

- 正因如此，必须做六个动作，也就是穷尽成对排列的次序；并且预先知道不能再多做，否则就会出错。

- 正因如此，一个女人根本未必被编成辫子，因而最终把绳圈接合起来的根本未必是同一根线。

- 也正因如此，她仍然是一个女人；此外，因为她由自己能够编出的辫子得到界定，所以她根本未必知道：必须恰好做到第六步，辫子才能维系为博罗米结。

同样完全不能确定她知道三同实在界有关；她可能缺少这项区分，从而形成一个可以说系得更紧的结，形成一种更加“一位”（Une）的统一。

在最好的情况下——请注意，在最好的情况下——到头来，它也可能只形成一根绳、一只绳圈。

你们只须设想 1、2、3 同 2、3、1 拼接起来。

可以这样说，它会形成一个更加漂亮的结，对吧？

我是说，一切都在一切之中延续；而归根结底，它仍然不失为一个结，因为只要你们编了一条辫子，就必然会得到某种东西：

- 某种必然至少把两根线系结起来的东西；
- 如果两根线彼此接合，那么就会形成某种同第三根线系结、或不系结的东西；问题不在这里。

这件事中的失误——可以这样说——也就是“这位”女人之所以不存在的那个失误，恰恰是她借以成功实现性结合的东西。

只不过，这种结合是 1 与 2 的结合［R 同 S—I］，或者说，是三根线中的每一根同每一根的结合。

可以说，性结合内在于她的纺织过程。

她正是在这里发挥自己的作用，清楚展示什么是结；男人则借此成功成为三。

也就是说，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仅仅凭借赤裸裸地是三个而彼此有别。

主体并不能在其中认出自己；一个女人有时通过搞砸这种三重性而取得成功，也就是把在自身内部实现性结合当作满足。男人正是由此开始凭着一点点判断力想到：结还是有点用的。

我曾对你们说，癔症者“扮演男人”。

但男人正是在癔症者塑造之下，从这个观念出发……

最初的、正确的、给他留下一点机会的观念……从他什么也不知道这个观念出发。

这其实也是她的情形，因为她“扮演男人”。

她不知道性结合只存在于她那里，并且只是偶然存在。

她什么也不知道，但男人却由此反过来觉察到这个结。

而这在他那里产生完全不同的第二重结果：当他拒绝自己开放的知识时，也就同时把它封闭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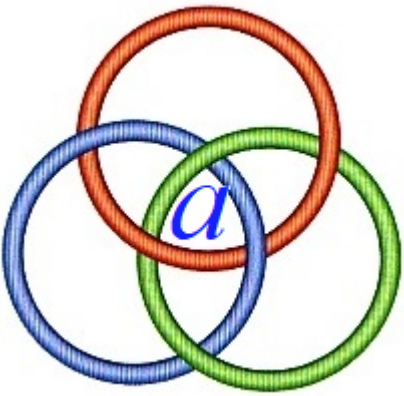
他构成了正确的博罗米结。

他由此通达三这一唯一的实在界；他知道自己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说、却产生一些效应；他竭力想象这些效应确实有效，尽管它们原地转圈；他也恰如其分地假定实在界，因为假定实在界无需作出任何承诺——除了承诺保持自己的精神健康之外。

也就是符合男人的规范；男人的规范在于，他知道存在不可能，而且正如我已经向你们引述过的那位迷人女士所说：“对于男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做不到的事，就把它放在一边。”

这就是所谓精神健康。

尤其是，绝不书写性关系本身，只把它写在他欲望的欠缺中；而这份欲望无非是他在博罗米结中的绞紧。



所以，我在一段时间以前第一次这样表达它；不过我也发现，有些人直到现在才注意到。诚然，那个人只有笔记可以查阅：“我请求你拒绝我提供给你的东西，因为它不是那个。”

我想要的不是让你接受“那个”，也不是抵达任何这一类东西；因为我所面对的只有这个结本身。

第7课 · 1974 年 2 月 12 日

好吧，我原本希望……

我很晚才知道有所谓“狂欢节星期二假期”；恰恰因为今天不是那个“狂欢节星期二”，所以我仍然维持了我的……我的不知道什么——我的研讨班……

我把课维持在今天，是因为希望借此也许能走到你们中间；你们的人数会少一些，我也就能同那些据说在听我讲话的人稍微交谈。

你们确实少了一点……

这倒也让我能够这样做……不过，我仍然遗憾，没有机会用一种更熟悉、更直接的方式来表达。就是这样！

说到这里，我告诉你们，刚刚出版了一种小册子；我把它扔给你们［拉康把小册子抛进听众席］。里面有一张插页；插页同小册子一样有趣，所以即使拿到它们的不是同一批人也没关系。就是这样！

原则上——原则上！——它应该会在电视上播出。把插页传给另一个人，好了。

这些问题是雅克-阿兰·米勒好心向我提出的，希望由此做成《电视》。

当然，这是一个完全过度的希望：他按照自己对电视的想法，提出了他有能力向我提出的问题。

尤其是，他向我提出了一些康德式问题，仿佛人人都是康德主义者……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的，人人都是康德主义者……所以，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只是让我有机会在雅克-阿兰 · 米勒所假定的“电视”层面上回答。

无论如何，我觉得结果值得保留下来，所以让它出版了。就是这样！

那么现在，今天我会同你们稍微谈谈，试着保持在我原本所希望的语调上。

我原本希望告诉你们的，归根结底是某种——大致这样说吧——目标在于……

总之，你们爱给它取什么标题都可以……目标在于告诉你们一项差异……

在我今年试图带给你们的东西中，这一点在我看来很重要……告诉你们“真”与“实在界”之间的差异。

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对吧？今年，我同你们一道前行；我带着——就像库尔特利纳《家中和平》[注1]里那样——“一边一个这玩意儿，另一边一个那东西”。那个小女人买了不知什么吊灯，吊灯恰好裂成两块；她只争取到了这一点。

[注1] 乔治 · 库尔特利纳：《家中和平》，载《戏剧、故事……》，Robert Laffont 出版社，Bouquins 丛书，1990 年，第 199—213 页。

不过，同她不同，我手里拿着三块东西：构成博罗米结的三个具有实存性的绳圈；我用它们来同你们谈“不上当者会犯错”。

它看上去至少没有直接、即时的关系；并非一目了然。

但你们也许知道，我把三个绳圈中的一个命名为实在界，另外两个则是想象界和象征界；我试图围绕这里让你们感受到某种东西。

首先，是让你们感受到以下一点……

我已经说过，但它未必对你们一目了然，对吧？……我恰恰只从这个角度把握它们：它们是三个，是三个同样具有实存性的环。

这是接近实在界的第一种方式。

可以肯定，实在界是使它们成为三的东西；但使它们成为三的东西并不因此就是第三项。

如果它有所增添，也只是为了构成三。可它恰恰并不增添上去。

因为三者中的每一者都同样有所增添，却不因此成为第三项。

它之所以在那里，只因为另外两者若没有第三者就不构成结——如果容我这样表达。

而这正是我想告诉你们的：逻辑只能被界定为实在界的科学。

麻烦在于，它只谈“真”，也只从“真”出发。

它并非一开始就这样。也许曾经有过——你们大体上还是知道的——一个名叫亚里士多德的人，他开辟了这个问题。

当然，“真”、ἀληθής（alēthēs）这个词在他称为《工具论》、后来被人们做成“逻辑学”的那个东西里相当常见。

他当时在开路，能怎样应付就怎样应付。我们今天面对《工具论》的麻烦是，它只要出版，半页就必然被所谓《工具论》的“评注”占据；严格说来，这些根本称不上评注，而是围绕《工具论》进行某种“器官化”的方式，也就是把它变得可以吞咽。

这开始于：

- 某个亚历山大；
- 另一个名叫辛普利修斯的人；
- 后来又有一个叫帕奇乌斯的人；
- 再往后，随便什么人都有：一个西班牙的彼得；
- 一个圣托马斯 · 阿奎那。总之，多亏这一切，事情被彻底引向了别处……以至于它根本不容易读，因为尽管如此，我们仍沾染了这些不同作者的某种擦痕；我们透过他们来听，终究还是透过他们听见亚里士多德。

如果有人最终肯费力去读，倒会很好……

比如，只读这部《工具论》的第二卷……去读所谓的……

之所以说“所谓”，是因为它后来才被加上这个标题……所谓《前分析篇》——真正读懂它……

当然，不是凭第一印象；因为凭第一印象读它的人，并不会比你们总体上理解我所讲的更多，也就是理解不了多少……真正必须有一天由某个人做到的，是充分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说之物同那些反复咀嚼这套东西的人传给我们的东西有何差别；充分看出差别，从而看见亚里士多德开辟了什么、如何开辟，乃至——为什么不呢？——看见他在哪些地方滑倒、扭伤脚踝，在哪些地方……那是整整一个世界！对……

很清楚，我没有在这里另加什么。

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所增添的东西，至少是要提出一项任务：也就是考察在何种程度上……

而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想可以把握到这一点……这是一项开辟；它只有从我刚刚宣告的东西出发才能得到阐明：逻辑严格说来就是实在界的科学。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们并没有受到“真”的太多牵绊。他谈到谓词时，并不谈真。

当然，他会结结巴巴地背诵；正因如此，人们才以为自己完全有义务照做。人们谈“人”、谈“动物”，有时谈“生物”。而且，我在这里说出的东西立刻就带上一种模糊意义；它们层层嵌套：人、动物、生物——每个动物都是生物，每个人都是动物，于是每个人都是生物。对……

从这个出发点就完全清楚——后来发生的事也充分表明——这一切毫无意义。

换句话说，“真”在这里完全不合时宜，被放错了位置。

使这一点变得可触及的是：那些格子可以由他尽力填入，比如我刚才说的“人”“动物”“生物”这三个词；但他同样可以放进随便什么——天鹅、黑……总之，随便别的东西，白也可以；白到处游荡，人们不知道拿它怎么办。

在我所说的那项开辟中，可以清楚看到：他的全部努力恰恰在于能够摆脱这些项，也就是抽空它们的意义。他通过用字母替换它们来抽空意义，例如用 α、β、γ 代替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摘出的最初三个词项。

他说……事情只有从他宣告以下内容的那一刻起才开始成形：

- 每个 α 都是 β；
- 每个 β 都是 γ；
- 因而，每个 α 都将是 γ。

换句话说，他将用一种能够把其中两个词项——构成连接的两个——称作“中项”的方式推进；由此，他便能在两个端项之间建立关系。

正是在这里，人们从一开始就触及到，所涉及的并不是“真”。

因为某种动物是否是白色根本无关紧要；人人都知道有黑天鹅——天鹅：c, y, g, n, e, s。重要的是，有某种东西被衔接起来，实在界借此作为实在界被引入。

三段论里有三个词项并非毫无缘故：两个端项和一个中项。

因为归根结底……

我说“归根结底”，因为这只是第一次尝试……一切仿佛表明，他对博罗米结已有某种预感。

也就是说，他一接近实在界就立刻触及：必须有三个。

当然，他把这三个操弄得全然颠倒；他想象它们两两维系在一起。

这是一个错误。

他想象它们两两维系在一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他把三者做成同心圆。

也就是说，其中有：

- 比如，生物的球面；
- 接着，动物的球面、球体或圆处在其中；
- 再往里，是人的球面。

这就是所谓“从外延上转译”。

当然，人们一直在做这件事；因为他们面对它时，就像面对我经常使用的一个说法一样尴尬……

不过，这个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像“一条鱼面对一只苹果”那样尴尬。

为了让你们放松一下，我在这里明确插一句：这同亚里士多德无关，因为亚里士多德对此毫无概念。

比如说，你们的人数让我像“一条鱼面对一只苹果”那样尴尬。

但在另一些时候，我也会告诉你们：我的“说”同这群我不知如何是好的听众之间的关系，恰恰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属于同一秩序。

我要请你们注意我今天早上发现的这一点；它一下子撞进我的眼中：这已经在《创世记》里了。

《创世记》借夏娃的馈赠向我们指出的，无非是：男人……

这里有一点摇摆：那是女人；但正如我告诉过你们的，女人并不存在。既然亚里士多德也有点含糊不清，我们看不出《创世记》为什么会因为受到启示就少含糊一点……这份苹果的馈赠恰恰就是我所说的东西：男人与女人之间没有关系。这一点非常明显地体现于以下事实——正如我强调过的——“女人”并不存在，女人是非全体。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男人同一个女人相处，就像“一条鱼面对一只苹果”那样尴尬。这使我们的关系变得正常，并允许我把它们比作某种很难称得上爱情的东西；因为说实话，我对你们没有丝毫爱情感情。

当然，这大概也是相互的，正如我围绕爱情宣告过的：感情总是相互的。

这段插话到此为止；让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清楚表明，“真”根本不是这里的关键。

由于他正在开路、开辟这门我称作实在界之科学的学问……

实在界，也就是三……他同时证明：他只有通过书写为事物开路，才能抵达三；也就是说，他在三段论中迈出最初几步，正是因为把这些词项转变成字母、抽空它们的一切意义……

也就是转变成一些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他正是这样在我称作“实在界的科学”的东西中迈出最初几步。

这样来设想、这样从一端把握的逻辑，同分析话语有什么关系？

令我抱怨的是，你们这么多人来听我；原因就在于，我所承载的东西是从分析话语中析出的东西。

在分析话语中，事情以不同方式推进；你们之所以在这里，正因为我在这里延续它。

构成我所说之物躯体的，完全不同于人们迄今用来奠定逻辑的东西，也就是那些受到操弄的“所说之物”。

亚里士多德确实在操弄它们；但正如我刚才告诉你们的，他这一步的特点，是抽空这些“所说之物”的意义。

而他正是由此给了我们关于实在界维度的观念。

除了经过书写，没有任何路径能够标画逻辑的道路。

亚里士多德从最初几步就证明了这一点；书写正是在这里显出自己具有不同于“说”的维度。

相反，留住你们、搅动你们的东西……

而且无疑会越来越搅动你们……是“说真”（dire vrai）；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可以这样说，“说真”就是沟槽；这正是界定它的东西。某种必须补足以下缺席之物的东西［a］从这条沟槽中流过：它补足无法书写、无法将性关系本身写下的不可能。

相关知识卡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如果实在界确实像我所说的那样——只有通过书写才得到开辟——那么这恰恰证明我为何提出：这个洞……

无法将性关系本身写下这一不可能已经、而且永远会挖出的洞……关于性关系究竟是什么，我们被迫只能在这个洞中仍然实现它。

- 其中有一些细小沟渠；
- 有一些形成曲折阻隔的东西；
- 有一些让我们迷失的玩意儿；而且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迷失：它恰恰构成所谓迷宫的隐喻——我们永远走不到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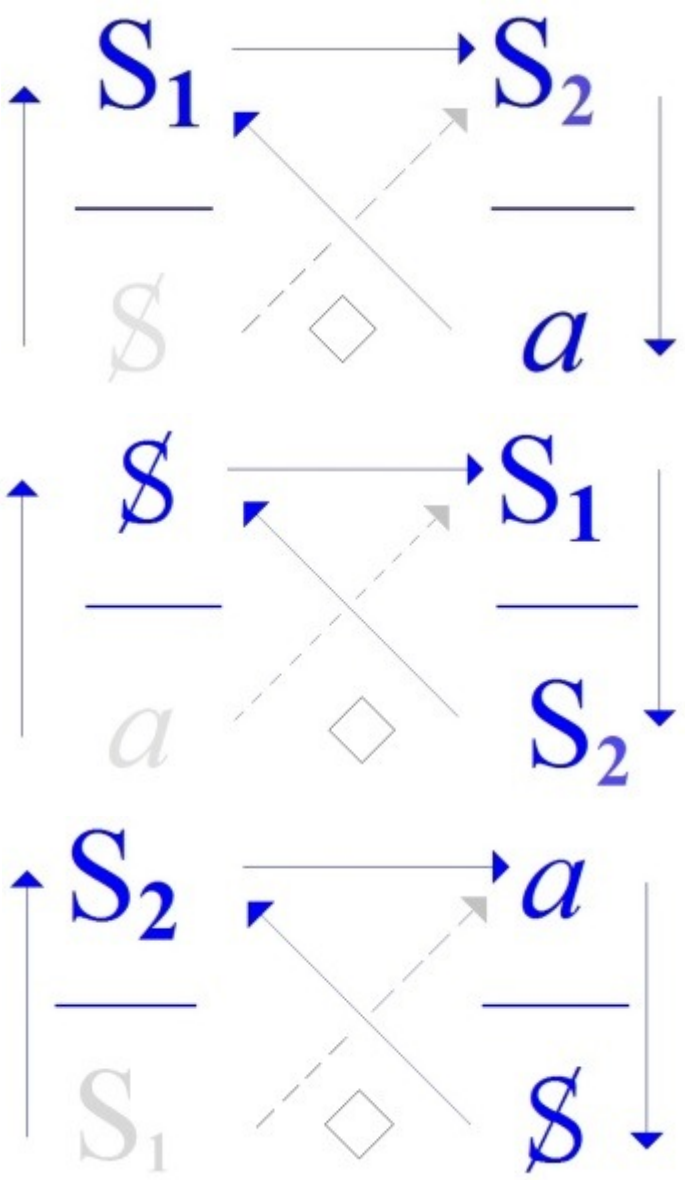
但重要的并不在这里；重要的是证明我们为什么永远走不到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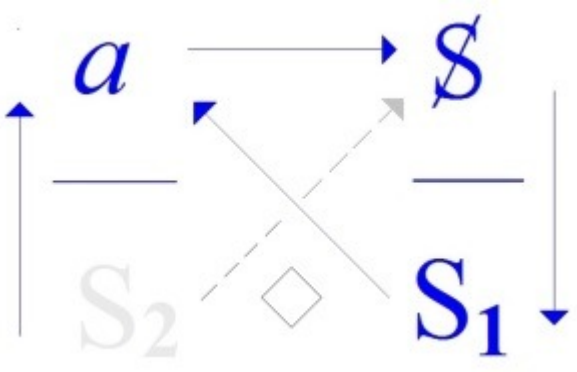
- 也就是紧紧逼近，当我们触及实在界的一切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 也逼近那种无疑使我们对实在界本身拥有一个专属而分明之观念的东西：实在界由以下事实得到规定——性关系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书写于其中。

“说真”由此产生；至少分析话语的实践向我们证明：正是通过说真……

也就是通过说蠢话——那些来到我们这里、从我们这里喷涌出来的蠢话……人们才得以开辟通往某种东西的道路。只有完全偶然地、在某些时候并且由于错误，它才“停止不被书写”——这正是我对偶然的界定。也就是说，它使两个主体之间建立起某种看上去像这样被书写的东西；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如此重视自己围绕“爱 / *a*—墙之信”所说的话。

这项区分规定了分析话语的特性，使我得以从另外四种摆在那里、仿佛活着的话语中辨认出它。


S1
S2
$
a
$
S1
a
S2
S2
a
S1
$



主人话语　癔症者话语　大学话语　分析家话语

它们不仅看上去活着，而且比分析话语强健得多；分析话语在开辟自身方面还事事有待完成。

分析话语不仅为真理保留一个位置；严格说来，它还使我们能够说出：就性关系而言，什么东西在那里流淌、填满沟槽。

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它彻底改变了这项“说真”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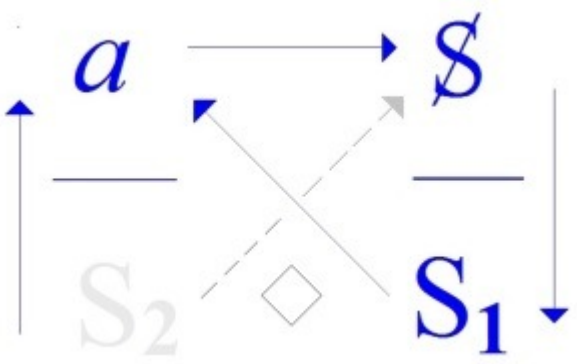
我刚刚首先把“说真”设为有别于一切实在界的科学……它彻底改变了意义，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一次，这条沟槽并非空无一物：有某种东西从中流过。

如果你们中有人记得我曾把主人话语构造为什么，他们就能从中读出……

如果他们能读出任何东西……他们就能读出，主人的真理无非是主体。

为了那些听不见的人，我提醒一下，主人话语是这样：

- 这里有两个箭头；
- 这里还有两个这样的箭头；
- 而这里什么也没有［◊］。



主人话语依托的是我称作 S_1 的东西——下标为 1 的 S——换句话说，是命令、祈使。

主人话语就在那里，而且还会待上很久，理由很简单：能指存在。

因为 S_1、也就是能指一，无非是这样一个事实：能指有一大堆，但每一个都是任意的 1。

“一”的存在就完全依托于此：存在能指，而且每一个都不是独一无二的，却是单独一个；这二者并不完全相同。

恰恰因为没有两个——两个什么？——没有两个能够彼此结合、构成二的说话之在，才存在能指；也就是说，他们才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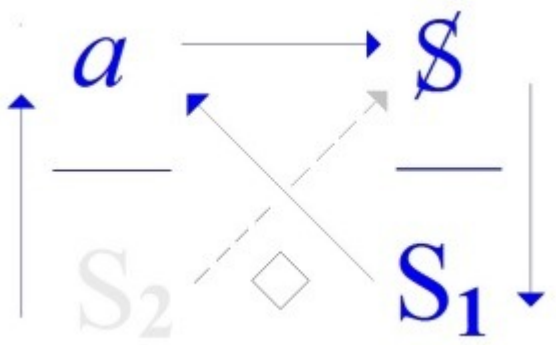
分析话语证明的是：当本来可能成为主体的那些东西所在的位置……

成为什么的主体？性关系的主体……当它们的位置上出现两个能指时，好吧，流入我所谓“说真之沟槽”的正是这个，并且没有别的东西。

为此，S_2［分析家话语中的 S_2］必须同“说真”毫无关系；换句话说，S_2 必须是实在的。

如果你们跟随我试图开辟的东西，跟随我在这次研讨班最初的咿呀学语，你们就会理解 S_2……

这就是我在分析家话语图式中写下的东西：



……S_2——也就是作为无意识的知识——正是流入“说真之沟槽”的东西。

我正在向你们讲的这些话，并非什么也没说！

这意味着，它是一种实在之物：存在知识；即便没有任何主体知道它，它仍是实在之物。

它是每个人开始接近性关系时在其身上形成的一层沉积、一层淀积。当然，无论给予一个人何种教育，他都永远无法抵达这种关系；因为如果有什么丝毫不能改善“关系”的处境，那正是人们围绕这种关系据说会是什么而向他们胡扯的一切。

尽管如此，构成三的东西、也就是实在界，将通过完全偶发的路径进入他那里。

因为谢天谢地，当说话之在刚开始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主体。

他会数 1 和 2，数你们愿意的随便什么……但不会数他自己。

而在三的位置上，他会放进随便什么，乃至放进另外两个人放进去的东西——也就是可以说，他自己、孩子。

这是一个把实在界引进来、同时又彻底遮蔽它的好借口：实在界只不过是一个孩子。

如果不是孩子本人，也会是随便哪个第三者：“伊冯娜姑妈”或随便别的什么，“某某外公”。只要凑成三，一切都足以让人察觉不到，所涉及的只有作为实在界的三。

由此，会有一些东西经由“伊冯娜姑妈”、经由“某某外公”或经由孩子本人——也就是他的悲情，他遭到排斥——而来；没有人理解这些东西，而且理由充分：其中没有什么可理解的。

尽管如此，仍会有某种东西留下印记；也就是说，留下印记的不是三……

因为三总会从某一侧被遮蔽；三会隐去，三是支撑……留下印记的将是 S_2，下标为 2 的 S；两个 S、两个大写 S 能指会留下印记，并依照纯粹偶然的路径产生……

也就是首先依照他同那些在那里主持所谓教育、培养的人之间的关系中出了差错的东西……这份知识将会形成……

这份不可磨灭、却同时绝对没有被主体化的知识……这份实在知识会在那里、在某处留下印记，就像亚里士多德那里的 α、β、γ 一样；而这将构成无意识。除此之外，他不会有别的东西。就像那个过海关的人所说：

“这是给我的山羊吃的饲料。”

• 于是，海关人员对他说：

“听着，这很奇怪，因为这些明明是背带，总之……！”

• 另一个人回答：

“总之，就是这样；如果它不吃这个，就没有别的东西可吃……”

无意识知识也是如此：作为真理，它除这些背带以外不会有任何东西。

关键在于同无意识知识建立连接，使“说真”成功抵达某种东西；也就是说，使它成功地在某处被听见，从而补足男人同一个女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这一点（一些［女人］，并非全体……）。

这就是“说真”与实在界的科学之间的距离、差异。

正因如此，在处理无意识方面，操弄逻辑比操弄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贴近它，因为二者属于同一秩序。

正如我让你们注意到的，它们属于书写的秩序。

况且，分析话语的伟大开路者弗洛伊德本人也无法排除书写；因为在他的那些草图中，在他试图理解癔症者的知识究竟是什么的那些《草稿》中，当他给出一个个小图式时，他在做什么？

他做的恰恰只有这件事：画出一个个小点和小箭头；借助这些书写样式，他说明——他以为自己说明了——某种像世界一样古老的东西，也就是回忆追溯（anamnèse）。

显而易见，把回忆追溯当作标记、当作印痕，仍然相当含混而不充分。

在这里，亲爱的弗洛伊德以某种方式证实：涉及实在界时，所涉及的确实是某种被书写、并且有待被阅读、有待通过破译来阅读的东西。

而这想要“说”什么？

它无非意味着：可以这样说，通过按照某种东西的方向重新激活它……

也就是按照那种阻断一切真正通向关系之尝试的东西……借助分析话语指称为阳具的那种寄生物、那件身体家具来重新激活它，会使原本形成堵塞的东西……

严格说来，就是享乐，是阳具享乐本身……那种形成堵塞的东西，借助话语设法取得的某种东西，对吧……

也就是在想象界中把它分离出来、实现这种象征性阉割……使某种东西得以成功或失败——多数时候是失败——但至少在两个主体之间建立某种类似关系的东西；对于少数罕见而特殊的情形，它停止不被书写。

当然，我这里谈的是通过正确道路、通过分析话语所取得的结果；因为必须说，对真理的这种关切只有在极少数情形中才是必需的：也就是那些必须获得我所谓分析话语之帮助的情形。

在另外几套话语中，要取得这种结果容易得多：在主人话语中，甚至——为什么不呢？——在大学话语中。

在癔症者话语中，对吧，它让人做梦；但在另外两套古老而美好的话语中——国王与王后——事情自然而然！

只须成为国王、成为王后，就能彼此相合。他们不相合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这同作为性关系的真理毫无关系；但重点不在这里，对吧？重点在于，它补足了性关系。

那么，由于在某些情形中，无意识知识是跛脚的……

它不仅跛脚，而且明显阻碍性关系建立……在这些情形中，我们就有必要经过分析话语；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说真”，尤其需要稍微猜疑一下“说真”同哪些坏东西来往。

也就是一切前来搅乱、扰动话语的东西……

天哪，我们通常面对的、奠定正常状态的话语原本平静安稳……前来搅乱这些确立得极好的话语之物，始终只出现在那些归根结底需要精神分析的情形中，也就是真理的情形中。

我说他们不正常，并没有因此把他们贬入卑劣地位；而是说，他们同真理有某种亲缘性。这种亲缘性来自他们处在一个接缝处：那里只有一个实在界运转不起来，也就是所谓性关系的实在界。

所以，当然……

我在这里随手谈一些在我看来有必要向你们指出的事情，以免你们犯错……所以，分析话语当然根本不在于把那些运转不良的东西塞回我刚刚指出其中两种的正常话语中。

事情完全不在于把它们塞回去；只是要指出，那种只通过“说真”来推进的话语，恰恰是运转不良的东西——这一点一向得到证明：只要有人努力说真话，就会搅扰所有人。

我在这里无非是把事情放回其语境。

我只是想请你们注意：

- 当我构成“说真”同实在界科学之间的这道裂隙；
- 当我依照它本身的分量重构它；
- 当我在它所处的位置上重构它时，我绝没有因此封闭任何“世界体系”；远非如此，事情正好相反。

要让一个“世界体系”存在，只有一种办法：在其中作出“假定”。

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话语之所以棱角分明——我的意思是，之所以富有刺激性……

他肯定不是一个白痴，甚至也不是一个蠢货……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哪部文本比它更清楚地呈现所谓“假定”。

我今天刚向你们衔接出来的“说真”与实在界科学之间的区分……

我是这样称呼它们的，尽我所能这样命名……“说真”就在这里，是我正在试图做的事情；实在界的科学则是某种逻辑之物，它也站得住——当然，是对那些知道如何在其中辨认方向的人而言。

这项区分就在某处——我可以向你们指出——比如《前分析篇》[注2]中的某处：1—37，对，是 1—37。

> [注2] 原文此条注释为空。

不，如果你们按照手稿来定位，它大约在手稿第 49a 页的第七行。好吧，37 是译本的分节。那里涉及不同种类的归属、不同表达……

不，不是这里，还要往后："还必须对……作出替换。"它在后面，在 49b：

> "还必须把具有同等价值的词项相互替换：词代词，词组代词组，词与词组相互替换；而且始终应当用一个词优先代替一个词组，从而使词项的展示更加容易。"[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卷三，Tricot 译，Vrin 出版社，2001 年，第 181 页。]

他看上去只在谈自己的那点小事。但到了举例时，他说："例如，下面两种说法毫无差异……"

然后，他就此说出某种真的东西；但可以这样说，这完全是偶然。你们会看到他究竟说出了什么真的东西：

> "……假定的对象并不是意见对象的属；而说：意见的对象并不等同于某个假定的对象（因为两个判断的意义相同）；与其使用这个词组，不如把以下东西设为词项……"

把它们合并起来……这就是他称作 ὑπολῃπτόν（hypolēpton）"假定的对象"的东西，以及"意见的对象"δοξαστόν（doxaston）。

请原谅，我累了。

什么是"意见的对象"？好吧，"意见的对象"就是那种运转得起来的东西。

意见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真。

柏拉图在《美诺篇》中绞尽脑汁的问题，恰恰就是真意见。

- 意见的对象使人察觉不到……

当然，直到它砸到你们头上……察觉不到性关系并不存在。

- 他在这里说，假定的对象并不与之等同。

也就是说，他在整部《前分析篇》中向我们谈论的一切，使我们理解：一旦进入实在界的秩序，就多么需要作出假定。

在实在界的秩序中，我们始终被迫作出假定。

我们被迫假定一些最疯狂的东西：精神，有时还有物质，乃至其他同类故事；幸而它们离我们稍近一点，却仍然具有假定性质。我在这里试图走一条不作假定的路，不把任何东西猜疑为可疑之物，因为假定本身就具有这个面向。对……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有时把它叫作 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但在这个情形中，它只能被译成拉丁语 suspicabile，它是 τὸ ὑπολῃπτόν（to hypolēpton）：可猜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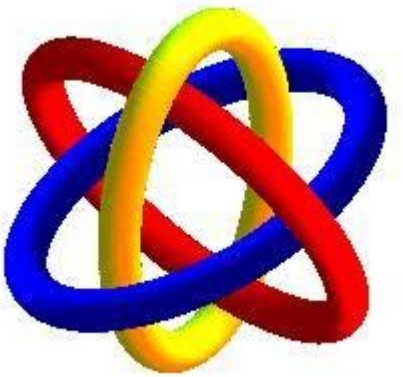
当然，可猜疑者同其他东西一样很值得尊重，对吧？它就是我们必须猜疑为实在之物的东西；这会把我们带得很远，带向各种构造。

也许，重要的是只停留在实在界科学所允许我们肯定的东西上：这一切的核心首先是逻辑；也就是说，逻辑从来没有成功迈出哪怕一步……

四分之一步，或鼻尖那么大的一步，对吧……除非通过书写。这终究还是某种东西。

好吧，我向你们讲了这些，又给你们做出这个博罗米结。你们必须设想，这个博罗米结可以说是唯一体面地呈现自身的结。

它呈现得很体面，因为有空间展开；但这并不妨碍它轻易成为各种误导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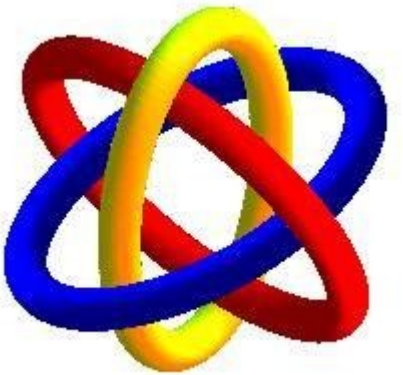


你们会注意到，比如说，要在其中重新找到笛卡尔坐标的三个参照平面非常容易。

它的谬误性恰恰就在这里。因为笛卡尔坐标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仅仅由于蕴含“表面存在”，便成为各种谬误图像的源头。数百年来曾足以确保许多事物据说具有证明特征的“几何学方式”，全部从这里产生。

以下一点证明了表面的谬误特征：当你们试图用这里这个装置［1］把它连接起来时，会得到那个构成你们所用标记的东西［2］……

最近以来，我想……就是博罗米结的标记，也就是三个绳圈共同系结的接缝。





［1］　［2］

它在这里以严格说来相当紧凑的方式系结；也就是以一种使人能够看到它正是这样被绞卡住的方式系结。

就是这样。你们必须据此设想：绳圈以这种方式相遇，界定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点”——也就是三个绳圈彼此绞卡的点。

对……这同我今天原本打算向你们讲的不完全一样；但毕竟，我想即兴讲下去，就这样任由自己被带着向你们说了别的东西。当然，它还有后续；下一次会继续。

尽管如此，我还想请你们注意，比如说，《前分析篇》中有一些点，此外还有别处……

还有其他地方；“逻辑学”中有一些点，《工具论》中有一些点……在那里，我们突然看到，连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亚里士多德也并非不会绊住。

我的意思是，他没有让那种归根到底像困扰所有人一样困扰他的东西流露出来。

那里有一件事……

我必须给你们把它找出来；我现在就找，仍在手稿第 68a 页……那里有某种闻所未闻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卷三：《前分析篇》，Tricot 译，Vrin 出版社，2001 年，68a，第 310—311 页。］

请注意，我刚才向你们谈到：“每个 A 都是 B”，“每个 B 都是 Γ”，由此推导出“每个 A 都是 Γ”。

表面上，他追问的是：如果颠倒结论，比如说“每个 Γ 都是 A”，会产生什么结果。

他展示了其中翻天覆地的后果：必须把结论放到另一个位置，也就是放在大前提或小前提的位置……从而严格说来得出一个颠倒其中一个前提的结论。

好吧，这一切看上去无关紧要，却肯定并非无关紧要，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另一种东西开始出现，也就是适用于每一种存在者的限定。

必须告诉你们，我省去了以下事情：ὑπάρχειν（hyparchein）——“归属于”——这个术语的使用在多大程度上构成问题。

因为在他对“全称”的定义中，完全不可能赋予这个“归属于”单义的意义：根本无法以单义方式知道，究竟是主体归属于谓词，还是谓词归属于主体。

它随段落而变。当然，像亚里士多德这样必然十分警觉的人，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无论如何，在这一章、这篇相当有启发性的小章中，我们看到一种逐步推进……

在这种推进中，他从得到明确界定的“全称存在者”过渡到“一切存在者”……非常奇特的是，下面这个段落正是在这里像闯入一样突然出现［录音：1 时 34 分 18 秒］：

- “所以，如果——原文如此！——每个爱者凭借其爱情更愿意 A……”［即 A：被爱者愿意给予他恩惠。］

这里不是“宁愿选择某物”（préférer à），对吧！它就是写下来的A……“也就是，被爱者愿意给予他恩惠”……这叫作 συν εἶναι（syn einai）：“共同前行”。

- “……却不实际给予他恩惠（我们以Γ表示）……”[即Γ：被爱者不给予恩惠。]

所以，这就是：非 syn einai。直呼其名吧：“他不和他上床。”

- “……而不是看到被爱者给予他恩惠（以Δ表示）……”[即Δ：被爱者给予恩惠。]

这太妙了！那么，Δ——我们刚才说它是什么？怎么说？哦，对！

- “所以，B就是‘不愿给予他恩惠，而不是看到……’”[“……却不愿意给予他恩惠”（B）。即B：被爱者不愿意给予恩惠。]

[拉康这里的讲述非常混乱。Tricot 译本（Vrin 出版社，2001 年，68a，第 310—311 页）原文是：“所以，如果每个爱者凭借其爱情更愿意 A，也就是被爱者愿意给予他恩惠，却不实际给予（我们以 Γ 表示）[→（A，Γ）]，而不是看到被爱者给予恩惠（以 Δ 表示），却不愿意给予 [B] [→（Δ，B）]。”两组反项因此是：A—B：A（被爱者愿意给予恩惠）—B（被爱者不愿意给予恩惠）；Δ—Γ：Δ（被爱者给予恩惠）—Γ（被爱者不给予恩惠）。由此，组合 A—Γ（χαριζεσθαι，charizesthai）优先于组合 Δ—B（συν εἶναι，syn einai）。]

好吧，那么很明显，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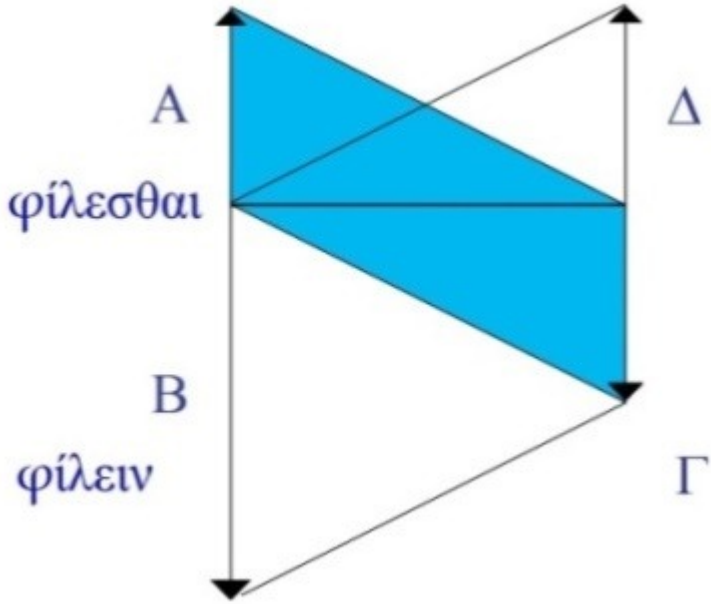
也就是对此“有所意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被当作“爱他”，对吧？

……很明显，爱情的对象 A，就是被爱，就是“愿意给予他恩惠”；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

而且这篇文本已经作出完全明确的指称，请你们自行查阅……叫作 φιλεῖσθαι（phileisthai）。好吧，“去爱”就是 φιλεῖν（philein）。

他试图证明的是……

在整个关于换位、尤其是关于涉及一切存在者之谓词换位的段落之后……如果从以下一点出发，对吧：这个 A 与这个 Γ 的组合［A—Γ］——也就是受到伴侣的爱［A］，但这位伴侣并不给你恩惠［Γ］——如果我们设定，它优先于相反的组合［Δ—B］，对吧？也就是伴侣给予你恩惠［Δ］，却并不因此爱你［B］……他证明，如果我们设定这一点——这正是他的证明对象——就会产生以下结果：爱情的目的 A，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对吧，就会产生一个看起来确实无可避免地必须承认的结果：συν εἶναι（syn einai）不如 χαρίζεσθαι（charizesthai）；后者就是那种为“受到爱”作证的善意。



这段话在这里突然出现……

而且它的问题性更强，因为它绝对具有作为同性之爱的爱情的特征……就某种闯入而言，这是一件相当引人注目的事情……

它闯入我界定为在这里被衔接为实在界科学的东西之中……在某一点闯入……

我再说一次，这一点位于《前分析篇》68b，请你们自行查阅……某种真正属于“真”的闯入；而且这种“真”归根结底只能得到接近。

因为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归根结底只通过享乐这个中介——也就是这里所说的 συν εἶναι（syn einai）——触及爱情；这是一种得到完全定位、同源而同质的享乐。总之，如果性关系本身的不存在确实允许某

种东西，那正是 ὅμοιος（homoios，相似者 / 同性者）无疑像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但这一步以某种方式证实、支撑了关系的不存在。

我想用以下一点来结束，对吧：正是围绕这个名叫阳具的 x，性关系的不存在才继续转圈；它之所以转圈，是因为阳具同时是它的原因和面具。

可以这样说，我现在宣布下一次研讨班的主题：对于“男人”……

而且首先，当我说“男人”时，我用大写的 L 来写，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全体男人”……对于“男人”，爱情……

我指那种挂靠、安置在想象界范畴中的东西……对于“男人”，爱情不言而喻。爱情之所以不言而喻，是因为他的享乐已经足够［参见《再来一次》开篇］；也正因如此，他对此一无所知。

但对于一个女人，必须从另一条路径来把握事情，对吧？

如果对“男人”来说，这一切不言而喻，那是因为享乐覆盖了一切，甚至恰恰覆盖了这样一点：爱情并不构成问题。

女人的享乐……

我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女人的享乐则非有言说不可；也就是说，不能没有真理的“说”。

第8课 · 1974 年 2 月 19 日

那么，亲爱的龙德皮埃尔，我把它从你手里顺走了，对吧？我把它顺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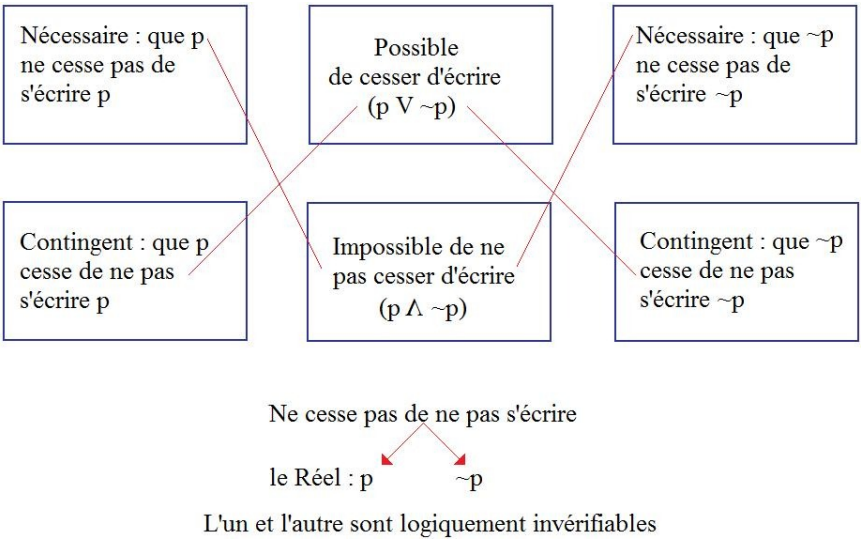
是你订的，但我拿走了。就是这样！

我从龙德皮埃尔那里顺走的，是欣蒂卡一本名叫《模态的模型》（Models for Modalities）的书。

它非常值得一读……非常值得一读，因为它恰好证明了什么事情不该做。

在这一点上，它很有用。好吧。就是这样……对……几点了？

这个欣蒂卡是芬兰人、逻辑学家。他做了不该做的事，并不妨碍他像我刚才告诉你们的那样非常、非常、非常有用。他恰恰特别具有证明作用。如果你们读读我刚刚写在黑板上的东西：



你们也许能看到，那件不该做的事可以放在哪里；也许已经看到了。

总之，等我再多讲一点，你们会看得更清楚。对……

相反——因为我还有一点时间——有一个关于可以做什么的好例子。

那是同一个“亚科”写的另一本书——据说要这样发音——亚科·欣蒂卡，也就是名字叫雅克。亚科·欣蒂卡写过一本《时间与必然性》（Time and Necessity），副标题是《亚里士多德模态理论研究》。这一本不错。

它不错，而且这预设……

我两天前才刚刚拿到它……预设有人——也就是这个欣蒂卡——走在了我前面……

早就走在了我前面，因为他的书不仅已经写成，而且已经出版……早就走在我上一次请你们注意的东西前面：《工具论》值得一读；因为至少可以说，它会让你们头痛欲裂。而困难就在于知道……

对于亚里士多德这种我所谓“开路者”……困难就在于知道，他为什么选择这些词项，而不是别的词项。就是这样！他之所以选这些而不是别的，是因为……

如果我不先衔接今天必须告诉你们的东西，归根结底就不可能说出原因。

当然，我上一次所做的并非无足轻重。那得真正做出来！

当然，我想不止一个人完全没有注意到它；不过仍有几个人作出了反应。

好吧，如果我没有犯错——而且我看上去没有——那套引导我的游戏怎样玩？

这会构成一个动词：“我玩这套游戏”（je joue le jeu）连写成 jouljeu：

- 你 jouljeux；
- 它继续下去，到“他 jouljeut”这里仍站得住；
- 再往后就飘忽起来：我们 jouljouons；或者动词 jouljouer——这就站不住了。

这证明，人们只有在单数中才 jouljeut。复数很可疑；jouljeu 不能在复数中“共轭”（conjeugue）。

没有复数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单数中仍有好几个人称。

恰好有三个。实在界的三正由此得到辨认；正如我已经试着让你们感受到的，它是三（trois），而且像《窄门》（La Porte étroite）[注1]一样窄（étroit）……

> [注1] 指安德烈 · 纪德 1909 年的作品《窄门》；原文借 trois 与 étroit 的近音关联“三”与“窄”。

所以，我上一次所做的移置了某种东西。某种东西……什么？

我恰恰声称，它没有移置一切。

这甚至正是我保持严肃（sérieux）的机会：我严肃的机会在于，严肃并不把一切收紧（serre），而只紧贴序列（série）。

我提出的是：已经有一种逻辑；这甚至正是可能令人惊讶的地方。

如果亚里士多德没有开始建立它，它就不会已经在那里。

然后我来到这里，说：它是关于实在界的知识。

我处处都在证明这一点——这句话正合适。

我从中辨认出三，但那是作为结的三：我亲爱的“结构”、我这个鬼扯的结构，显明为博罗米结。

当然，只命名它、这样称呼它并不够；因为你们知道它叫博罗米结，并不等于你们知道怎样拿它做出什么。

这句话正合适，对吧：“必须把它做出来！”

这里有一线微光照向我所做的事：既然我从这里出发，我就要说出真理。

这已经证明，说出真理还不足以使人处在真的一边。

我立刻提出今天准备推进之物的一个枢纽点；我在这里以分析家的身份做这件事，因为我正是从这个位置说话：我并不发现真理，我发明它。

我还要补充：这正是知识。

因为有趣、好笑的是：从来没人问过知识是什么！我也没有！

只有第一天例外：我就这样被一把抓住手臂，最终被卷入那篇论文——说句我们之间的话……

弗朗索瓦·瓦尔在哪里？我不知道，不过无关紧要；他可能在，也可能不在……总之，如果他在，我要指出：有一天，在温柔的压力下让步后，我公开承诺会重版那篇论文。我已经对瑟伊出版社说过了——对他们来说，这就够了。

当然，在我出版《文集》、事情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停咬我的脚后跟，要我重版这篇论文；我当时说不愿意。后来我改变了主意，可现在他们却不着急。总之，无关紧要！

毕竟我承诺过；但如果没有实现，显然不是我的错，对吧？

总之，我就是这样被某种东西轻咬着，温柔地滑向了弗洛伊德。

这种东西从一开始就同我今天提出的问题有极大关系。

有件事很特别，也可能显得引人注目：我正是围绕精神病滑向这个问题；最终，必须有弗洛伊德，我才真正向自己提出：知识是什么？

知识看上去会发现、会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揭示：ἀλήθεια（alētheia），我亲爱的，让我把你赤裸裸地展示给世界，让我揭开你。世界当然无可奈何！

因为问题恰恰涉及世界：当我展示这个真理、这个亲爱的东西时，我展示的就是世界。

如果我说逻辑是实在界的科学，这显然同以下一点具有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科学可以没有意识。因为人们恰恰很少说逻辑是实在界的科学。

这句话很少被说出，终究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人们不把它视为真的。

奇怪的是，不说出这一点，人们就根本说不出任何关于逻辑是什么的有价值的话。

它会在课程中得到证明；但一到开头宣告逻辑是什么时，只要翻开任意一本逻辑书，你们就会看到其中含糊其词。

这甚至相当奇怪。当然，亚里士多德没有把他的《工具论》直接叫作“逻辑学”，大概也是这个原因；他直接进入了事情本身。令人惊讶的是，他把它叫作《工具论》。

无论如何，科学，因而是没有意识的科学。曾有人有一天说过……

他叫拉伯雷，是一个格外机敏的人；只须读读他写的东西就能看出来。写出拉伯雷写过的东西，就像我所“说”的一样：“必须真正做出来！”

……他说：“没有意识的科学，只会使灵魂毁灭。”

相关知识卡 拉伯雷“无良知的科学”与“灵魂的毁灭”

好吧，这是真的。只不过，不能像教士那样理解，仿佛它会蹂躏那个人人都知道并不存在的灵魂；它其实会把灵魂彻底打翻在地！

相关知识卡 拉伯雷“无良知的科学”与“灵魂的毁灭”

你们大概没有注意到，我说“它把灵魂彻底打翻在地”……

也就是使灵魂彻底失去用处……同我刚才告诉你们的东西完全相同：向世界揭示真理，就是向世界揭示它自身。意思是：“世界”并不比“灵魂”更多地存在。

因此，每一次人们从所谓世界的某种状态出发，试图在其中标出真理，就都大错特错！因为“世界”——好吧，单单肯定它就已经是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把其他一切、包括灵魂都裹挟进去。

读亚里士多德就能清楚看到这一点：《论灵魂》——像欣蒂卡的书一样——我非常建议你们阅读。

如果存在知识，如果可以提出“知识是什么”这个问题，我被它一把抓住当然就完全自然；因为我论文中的病人、“艾梅案例”，她知道。她只是证实了你们将会理解我为何从中出发的东西。她会发明；当然，这还不足以保证、证实知识是被发明出来的，因为——正如人们所说——“她在胡言乱语”。不过，我的怀疑正是这样产生的。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

正因如此，还必须在逻辑中多走一步，注意到知识不同于认识逻辑的主张。认识逻辑从以下东西、从一个假设出发……

它所构成的那番扫荡甚至就建立在这里：看看如果你们这样写会得到什么。他们在其中这样写：小写 a 的知识……这个小 a 选得并不差；总之，它同我的小 a 相同只是偶然……小 a 的知识当然需要评注；这里，它指称主体。当然，他们不知道主体是小 a 的结果；但事实是，他们把它写成小 a 的 S、α：$S(a,\alpha)$……认识逻辑从以下一点出发：知识必然是对真的知识。

你们无法想象这会把人带到哪里。带向疯狂！

单举以下一点就够了，无意识知识正把自己写作对它的反驳：人不可能知道任何被假定为本身真实的东西而不自知。我的意思是：知道自己知道。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以下事情完全不可能……

得出它并不很难；不过，有一位非常讨人喜欢的数学家，苦练欣蒂卡，并且确实作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证明——有人把他的笔记交给了

我……一种以“不知道自己知道”为支撑的知识，在认识逻辑中严格来说是不相容的，最终无法被宣告。对……

你们可以从这里切实触及：知识是被发明出来的；因为这种逻辑也是一种知识，同别的知识并无不同。

这里我想把你们的脚稍微拉回地面；只须提醒你们无意识知识是什么。它完全配得上“知识”这个名称，对吧！

至于它同真理的关系，必须说，弗洛伊德很为此担忧；甚至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当他的一个……这会使他大为震动……

当时人们把这种人叫作“病人”；“分析者”这个术语还没有发明出来……当他的一个病人给他带来一个故意撒谎的梦时，他大为震动。裂隙就在这里。

弗洛伊德那里有某种东西为后来这种混淆提供了机会：人们最终把 Trieb 译成“本能”。人人都知道，本能是一种被假定为自然的知识。

但对弗洛伊德来说，仍有某种东西形成折痕，那就是死亡本能。

当然，我比他多走了一小步，但方向是错的：

- 他围绕它转圈；
- 他确实察觉到了。

为此，你们必须去读那篇著名的《超越快乐原则》——又是如此偶然。

在这篇《超越……》中，他为这样一件事烦心：某种东西的模型在于维持在一定阈值，也就是尽可能保持最低张力；他说，这正是生命喜欢的东西。

只不过，他在实践中发现，这行不通。

于是他认为，它会落到阈值以下。

也就是说，这种把张力维持在一定阈值的生命，会突然开始放松；它来到阈值以下，衰败下去，一直衰败到重新抵达死亡。

到头来，他就是这样让这玩意儿通过的。

生命是某种有一天站立起来的东西……

天知道为什么——这句话正合适……然后，它像其他一切一样，只求返回原处。

他把无生命的世界同死亡混淆起来。

它没有生命，意味着它被假定为一无所知。

对于任何赋予灵魂一个有意义等价物的人来说，这不再意味着别的东西。

但它一无所知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它已经死了。

无生命的世界为什么会是死的世界？

诚然，这句话没有多少意义；但提出这个问题同样有其意义。

无论如何，同《超越快乐原则》的这个问题相伴，弗洛伊德陷入了另一个更贴近死亡是什么的问题。

他从……出发……

他从这里出发，然后把这件事丢开；这很麻烦……他从种质（germen）与躯体（soma）的问题出发。

相关知识卡 魏斯曼的种质连续性与种系—体细胞区分

他把这个区分归给魏斯曼……我不能展开；魏斯曼说的并不完全是这个。

从种质与躯体的分离出发的人，是一个稍早生活、名叫努斯鲍姆的家伙。

相关知识卡 魏斯曼的种质连续性与种系—体细胞区分

不过，反正你们也不会拿它做什么；就讲到这里吧，它并不十分重要。

重要的是……

也是弗洛伊德在这里擦身触及的东西……只有发生有性繁殖的地方才有死亡。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使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也就是这里的 ὑπάρχειν（hyparchein）、“归属于”，并且按照亚里士多德使用它的正确方式来用——也就是根本不知道应当从哪一头抓住——那么，我们会看到：性“归属于”死亡，除非死亡归属于性；于是我们停在那里，手里恰好

握着抓住这件事的把手。对……裂隙在其后果中得到证明的地方，就是弗洛伊德围绕这件事……

他借口世界中有某种东西表明生命有时走向死亡……把一种很难从性中排除的东西——享乐——同死亡结合起来；而他就这样滑动过去……

如果他手里牢牢握着博罗米结，就不会作出这种滑动……他把这种享乐、性享乐与死亡之间所谓的结合指称为“受虐狂”。

这是一次塌缩。对……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临床、实践会向我们清楚显示某种东西……

正因如此，我曾顺便祝贺过一个后来走上歧途的人……如果有某一点十分明显，那就是受虐狂是装出来的。

它确实是一种知识，甚至是一种诀窍！

但如果有什么知识让人切实看见它是被发明出来的、并非人人都能做到，那正是受虐狂！

必须说，我顺便祝贺的那个人物并非临床家；他只是读过萨赫尔-马索克[注2]。

> [注2] 吉尔·德勒兹：《萨赫尔-马索克评介：冷酷与残酷》，午夜出版社，2007年。

如果说以下事实在这里显现出来……

- 受虐狂是被发明出来的；
- 而且并非人人都能做到；
- 它是一种在根本没有关系的地方——享乐与死亡之间——建立关系的方式……那么，以下事实已经清楚表明这一点：尽管如此，人们只把小指的指尖放进去，并不会就这样让自己被机器卷走。

这终究使我们能够考虑我这项宣告的效力：知识，当我们第一次这样把握到它时，是可以操弄的；之所以可以操弄，是因为“不是我们知道，不是我们知道”。我的一个学生这样说，并把它叫作“不知”；可怜的家伙！

他想象自己不知道！多么奇怪的故事……

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会发明某种东西，来填补实在界中的洞。

在没有性关系的地方，会形成“洞—创伤”（troumatisme，由 trou“洞”与 traumatisme“创伤”合成）。

人们发明！当然，能发明什么就发明什么。

当一个人不够聪明，就发明受虐狂。萨赫尔-马索克是个蠢货！

也必须看看那个人怎样小心翼翼地……

那个愿意为他表演这套东西、这样回应他的人……怎样小心翼翼地对待萨赫尔-马索克！她根本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他只能借《费加罗报》来表达自己——这已经说明了一切！

总之，让我们把萨赫尔-马索克放在一边！

还有一些发明得更加聪明的知识。

正因如此，我说，实在界不仅会在人们有洞的地方得到发明；而且并非不可设想：在我们围绕实在界所发明的一切之中，我们未必正是通过这个洞前进[注]——而这些发明并非一无所有。

> [注] Ce n'est pas impensable que ce ne soit pas par ce trou... 含两重否定：它说"并非不可设想，我们不是通过这个洞前进"，而不是肯定"我们正是通过这个洞前进"。

因为很清楚，实在界有一个运转得起来的位置：当我们让它作为三进入时。三是一种杂种，因为在逻辑上操弄实在界的"三"这个内涵，肯定很困难。

我们所知道的只有：

- "1"很好地内涵了享乐；
- "0"表示"没有"，也就是欠缺之物；而即使 0 与 1 构成 2，也丝毫没有减少以下结合的假设性质：
- 一侧的享乐；
- 同另一侧的享乐之间的结合。对……

它不仅没有使这种结合更确定，反而损坏了它。

在一个既未做成、也无从做成的完全谜一般的世界里，只要试着引进某种仿照逻辑塑造的东西，并以此奠定所谓人类这个物种中的人要么是男人、要么是女人，就会如此。

经验尤其明确地反对这一点。

我也无须远求：就在几小时前，有人向我讲起自己遇到的一位出租车司机……

这种人“满大街跑”——这句话正合适，对吧？……说话的人不仅无法判断对方是男人还是女人；甚至亲自问了那个人，而对方也无法回答。［笑声］

当我说“满大街跑”时，这终究并非无关紧要！

弗洛伊德甚至正是从这里出发。

他像这样从评注出发；经验对他还不够，因为他必须到处稍微挂靠科学。

人们证明，只要懂得在某个层面、在组织层面观察，就没有什么比男性身体和女性身体更相似。但这并不妨碍卵细胞不是精子；性的关键就位于这里。

再去指出身体可能模棱两可——就像刚才出租车司机的情形——完全多余。

这完全多余，因为显然，起决定作用的甚至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个“说”。

它之所以是一种知识，只因为它是一个能够在逻辑上被铭写的“说”。

这就是我逐字向你们写出的东西——这句话正合适——也就是我的公式：$\exists x\,\overline{\Phi x}$。

也就是那个一切围绕其旋转的例外：这个例外会对所有以为自己拥有它的人产生后果——拥有什么？那个我们甚至不敢称作“鸡巴”、而称作“阳具”的东西；它究竟是什么，仍有待规定。

而在另一侧，事情来自一个“说”……

来自一个形式的“说”，尽管它说的是“没有任何人”……$\overline{\exists x\,\overline{\Phi x}}$；也就是说，只对每一个他者否定函数 Φx，把否定——为了形象地说明——留给……我终究不会说：留给上帝……

因为这件事让我们恼火：把大他者粘到上帝身上……不过，无论如何，必须有某种东西实现这样一种普遍性：不存在对函数 Φx 的否定 $[\overline{\exists x\,\overline{\Phi x}}]$；这是任何一个女人之“说”的唯一普遍形式。

尽管如此……

我想，你们终究还记得我写在黑板上的东西，不至于迫使我在这里重写……尽管如此，在这个集合中，并非“每一个”$[\overline{\forall x}\,\Phi x]$“说”都表述函数 Φx。

换句话说，我在倒置的　　A、也就是全称量词的符号上方加了一条短杠；它铭写非全体［$\overline{\forall x}\,\Phi x$］。真正应当替代它的，是可数者的符号，也就是 $\aleph_0$。

同“男人”之全体的“一”相对立的东西……

人人都知道，这个“一”只有一个；证据就是人们用定冠词来指称它……同“男人”之“全体”相对立的，必须说，是“这些”女人，因为人们无法走到她们的尽头，只能逐一列举……我不能说“全体”女人，因为可数者的特性恰恰就是，人们永远走不到尽头。

我把这个定位交给你们，是因为它必须对你们有所用处，必须说明我上一次围绕“说真”所讲的东西。“说真”会在一个无法维持的“要么—要么”上绊住；这个“要么—要么”会声称：一切不是男人的东西都是女人，反之亦然。真正作出裁定、真正开辟道路的无非是这个“说”；这个“说”涌入那个洞——在这个洞中，本来能够铭写性关系的东西从实在界中欠缺。

那么，那么。知识究竟如何？当然，到了现在这个时间，我还没来得及……

也就是一小时二十分钟，或类似的时间，二十四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必须让你们深入骨髓地领会之物的四分之一……

因为这就是“说”的功能：如果我不对你们说，只把它写下来并不够……不过，我仍会给你们一点“能够被书写之物”的样品；因为若没有这种关于书写的反思，没有那种使“说”得以被写下来的东西，我就不可能让你们感受到无意识知识赖以存续的维度。

你们还必须多迈一步，注意到我通过以下说法让你们感受到的东西：无意识并不发现任何东西……

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发现；实在界中没有什么可以发现，因为那里有一个洞……如果无意识在那里进行发明，那么注意到逻辑中也发生同一件事，就更加珍贵。

也就是说，如果亚里士多德没有发明他最初的开辟——让“说”穿过那种对“存在”的碾碎，并借此制造三段论……

当然，人们在他以前已经使用三段论，只是不知道那就是三段论……要察觉三段论，就必须发明它：要看见洞在哪里，就必须看见实在界的边缘。

既然时间已经过去不少，而我连四分之一都还没告诉你们……

那就算了；这会填充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尽管如此，我仍必须让你们感受到，我用某种方式开辟模态逻辑究竟有何效力。

最有意思的是，当然，就构造、发明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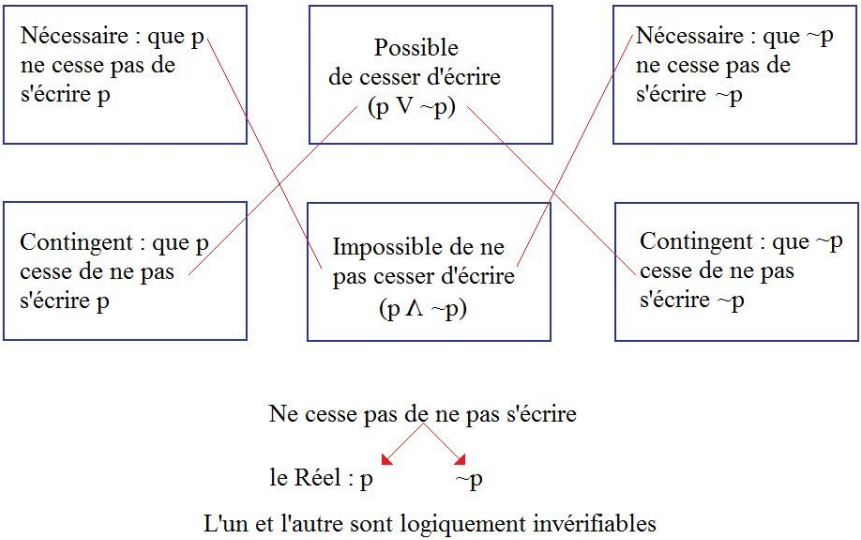
只要你们知道直觉主义是什么，可以从中听出随便多少直觉主义的回声……有一天，我把必然转译为“不停止被书写”。

好吧，请你们知道，亚里士多德那里有一条痕迹，表明命题逻辑……

也就是某种东西为真或为假，视情形记为 0 或 1……有一条小痕迹；亚里士多德在某处滑了出去……

你们想看时，我会向你们指出……恰好在 Περὶ Ἑρμηνείας（Peri Hermeneias）中，也就是对那些不懂希腊语的人来说的《解释篇》；有一个地方突然迸发出：命题逻辑同其他逻辑一样是模态的。

的确，如果真理只位于我告诉你们的地方，也就是矛盾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人为装置、一种补足装置的地方——但它并不因此变得不真——那么，“真”就在这里充当一种出发点，人们由此发明其他模态。也就是说，“必然 *p*”——无论 *p* 是什么真理——只能转译为“它不停止被书写”。每个人都能看见某种东西“不停止被书写”这个事实；请把它理解为：它不断重复，始终是同一个症状，始终掉进同一个圈套。



你们清楚看到，在“不停止被书写：*p*”与“不停止被书写：非 *p*”之间，我们身处一个人为装置；这个装置既为真理方面的裂口作证，也同时表明——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可能的秩序同必然相连接。

停止被书写的是 p 或非 p。

在这个意义上，可能为真理的裂隙作证。

只不过，无法从中得出任何东西。

无法从中得出任何东西；亚里士多德本人也为此作证。

他时时刻刻都在证明，自己混淆了可能与偶然。

我这里向下写的 V（∨）所铭写的，正是偶然；因为“停止被书写”的东西也完全可以“停止不被书写”，也就是作为这件事的真理而出现。

我可能爱上一个女人，就像你们每个人一样……

这正是你们可能滑入的那类历险……但它丝毫不能保证我所爱的那个人的性认同，也不能保证我自己的性认同。

不过，在所有这些偶然之中，也许有某种东西能为实在界的在场作证。

而这正是只通过“说”才被提出的东西，因为这个“说”以矛盾律为支撑。

当然，这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说”。你们不仅在日常言说中不断自相矛盾，也就是根本不留意矛盾律；而且确实只有逻辑把它提升到一项原则的尊严，让你们得以在自己发明实在界以后，在它可能是何物之中辨认方向——当然，它丝毫不能保证任何实在界。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围绕不可能所标出的东西——也就是一种不同于可能之方式的分隔——并非“要么—要么”，而是“既—又”。换句话说，

同时既有 p 又有非 p，是不可能的；这恰恰是你们以矛盾律之名排除的东西。

但它正是实在界，因为我从这里出发：一切知识都必须有发明；这也正是每一次相遇、每一次同所谓性关系的初次相遇中发生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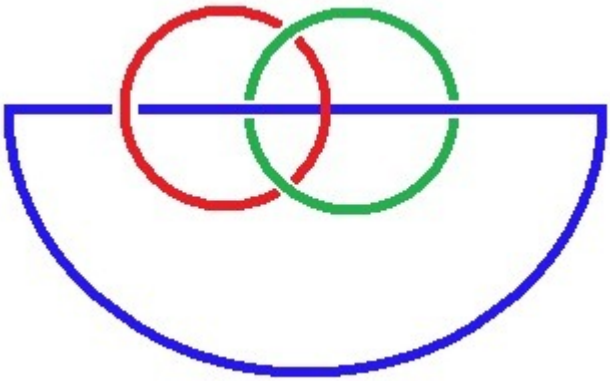
逻辑正是使这件事通向实在界的条件；它由此发明自身。逻辑也是无意识知识最好的依靠，也就是我们在“黑暗困局”（pot au noir）中用来为自己导航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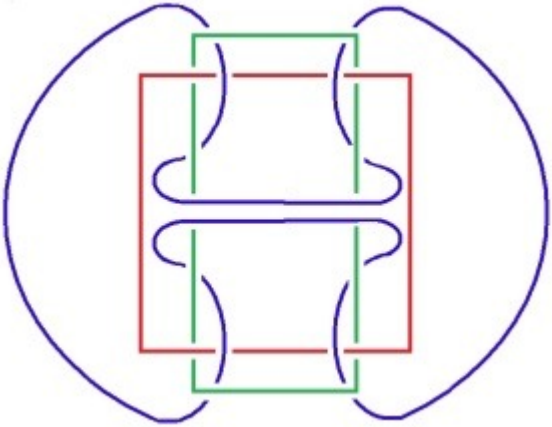
逻辑成功构想出来的，并不是停留在以下一点：必须在 p 与非 p 之间作出选择；也不是以为沿着矛盾律的脉络前进，我们最终会在知识方面找到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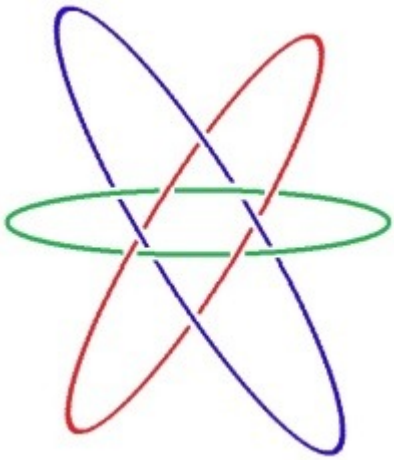
重要的、构成实在界的是：通过逻辑，有某种东西发生；它所证明的并不是 p 与非 p 同时为假，而是二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在逻辑上得到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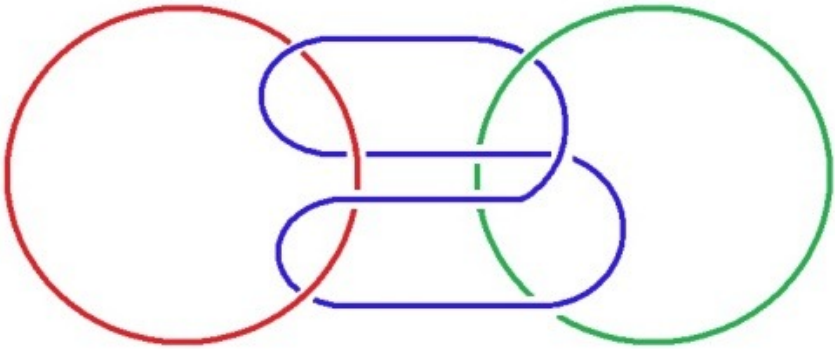
这就是关键，是重新出发之点，也是我下次将从中继续的点：两边各自的这个不可能，就是逻辑使我们得以界定的实在界；而只有当我们能够发明对一边与另一边的这种共同驳回时，逻辑才使我们能够界定它。

第9课 · 1974 年 3 月 12 日









前两幅图，我无须更多参照就硬着头皮画出来了；你们会看到，画最右边第三幅时，我不得不手拿一张小纸条奋战。

好吧。那么我进入正题，尽管我当然更想谈点别的。比如说，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总之，我给……

既然我正把它给你们，请容我道歉……我给你们喂干草；这一切都是干草。都是一些彼此交叉、让人咽不下去的玩意儿。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两种情形必居其一：要么，人们立刻把我的干草原样还给我——这种事确实发生……

我的干草原封不动；总之，它并不是某种无法忍受的东西，人们按照我端出的样子重新给我端回来……这发生在某些人身上。还有一些人，这些干草在他们喉咙入口挠得太厉害，以至于他们会向我吐出克洛岱尔来，比如说。［笑声］

因为克洛岱尔原本就在那里！［笑声］

我有点为难，因为那个被我弄得吐出克洛岱尔的人，刚刚打了电话——当然是打给格洛丽亚——问我的研讨班在哪里举行。我非常抱歉；希望她最后知道了，她也许就在这里？

无论如何，如果她不在，请向她转达我的歉意；因为格洛丽亚把她打发走了，而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她为什么不能同所有人一道来吃干草？［笑声］

好吧，我所说的干草，就是你们知道的、因我而列入议程的东西：博罗米结。

可以说，我很受眷顾，因为刚刚有人给我带来一个非洲的结。它就是博罗米结本尊。

它是……我向你们保证它货真价实；因为操弄它这么久，我已经开始略知一二。

我非常喜欢它，因为有一件事一直让我绞尽脑汁——我甚至为此问过别人——那就是它从何而来。人们称它为“博罗米结”，并不是因为有

个人某天发现了它；当然，人们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它。让我惊讶的是，人们没有更多地使用它，因为它确实是一种把握我所谓三个维度的方式。

人们用另一种方式把握这些维度；这必然有其理由。

这必然有其理由，因为我们完全看不出为什么……

总之，乍看之下看不出……看不出为什么人们没有尝试用它来收紧这个点……

如果你们愿意，也就是确定这个点……而选择了那些彼此相交的东西。事实是，事情没有这样发生。

如果事情这样发生，它会有怎样的命运？我们大概会受到完全不同的训练。

这绝不是说那些所谓“哲学家”……

也就是，天哪，那些试图对我们的状态说点什么、试图作出回应的人……绝不是说，我们没有痕迹表明这些结的故事恰恰曾引起他们兴趣。

因为很久以来，就有一些人；奇怪的是，据我们所知，她们早已把自己归在女人之中……

总之，归在我所谓“这些女人”之中；正如你们知道的，这里用的是复数……

总之，她们中有些人很早就在那里……女人懂得这件事，懂得编织经纬、织物。

这本来可以引人走上这条道路。

非常奇怪的是，它反倒更多激起了畏惧。

亚里士多德谈到过它；而非常奇怪的是，他没有把它当作对象。

因为这会是一个不比其他出发点更坏的出发点。

究竟有什么东西，使结如此难以被想象？

这个东西［“非洲”结］，因为以某种方式制成，所以能够维持。

但它一旦被摊平，就不容易操弄；人们一直试图用这些结制作出构成织物、也就是构成表面的东西，这大概不是毫无缘故。

这大概因为，事物被摊平以后——表面毕竟同各种用途紧密相关。对……

结很难被想象；我马上给你们一个证明。好吧！

你们编一条两股辫子。无须编很多；只要让两股交叉一次，再交叉第二次：两次以后，两股就重新回到原来的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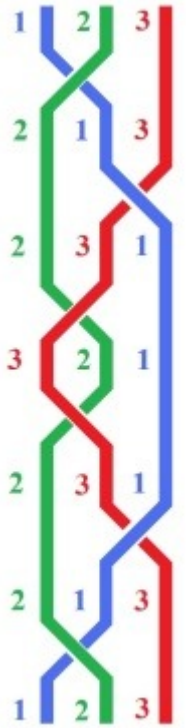
现在，把它们首尾相接，也就是让同一股同自身相接。

好吧，它们系结起来；甚至可以说系了两次：形成一个双环。

你们接合起来的东西维系在一起，也就是那些……正如我忠实的阿卡忒斯（Ἀχάτης，Akhátēs）有一天给我去年最后一次研讨班所加的标题，他把它称作“绳圈”。我不知道自己在正文里是不是这样或那样称呼过它；我大概这样称呼过，不过是他把它放进了标题。

好。现在编一条三股辫子。在三股辫子里，要让三根线——今天比如就把它们叫作“股”——重新按原次序排列，必须做六次让各股交叉的动作。做完六次以后，三根线重新回到原来的次序。

然后，你们再次把它们接合起来。



好吧，仍有某种并非不证自明、无法立即想象的东西：我刚刚告诉你们，这个结就是博罗米结，也就是它最简单的形式，位于左边的那个结。但即便像第一个情形那样编辫子，最后看到它靠一个双结维系，也不能一眼看出：只要弄断其中一股，另外两股就会自由松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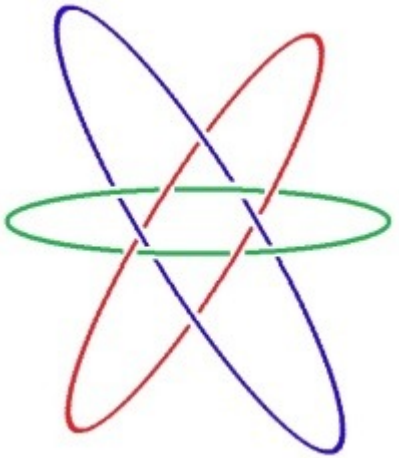
因为乍看之下，它们似乎彼此缠绕得非常好；人们可能推定，它们同两股辫子一样牢固地维系。可是完全不是！你们立刻看到，它们彼此分开。

只要剪断三者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就显明为并未系结。

无论你们把辫子继续编到六的哪个倍数，这一点都仍然成立。

事实上，可以肯定，既然六次编织动作以后，三股已经重新回到原来次序，那么再做六次以后，它们同样会重新回到原来次序。

如果再做六次，就会得到这个博罗米结：



也就是说，你们在这里看到一根线从另外两个结的内部穿过一次；你们可以看到，那两个结……

正因如此，我这样呈现它们……彼此自由；而你们所做的这个动作，实际上在这里出现了两次。

它仍是所谓博罗米结，因为无论弄断其中哪一个，另外两个都会自由松脱。

只要稍微发挥一点想象力，你们就能看出原因；比如我们取这两个，它们并不相交——为了简单地说——而是一者处在另一者上方。

你们可以注意到，每一对都是如此。好吧。

这就是制作博罗米结的两种方式；但实际上它们只有一种：把它们编织任意多次，只要次数是六的倍数，它始终会是一个同样货真价实的博罗米结。

如果有人觉得这些内容令人疲倦，请容我道歉；我现在讲的终究还是有尽头的。

我只想请你们注意：计数并没有因此完成。

你们可以随意编织任意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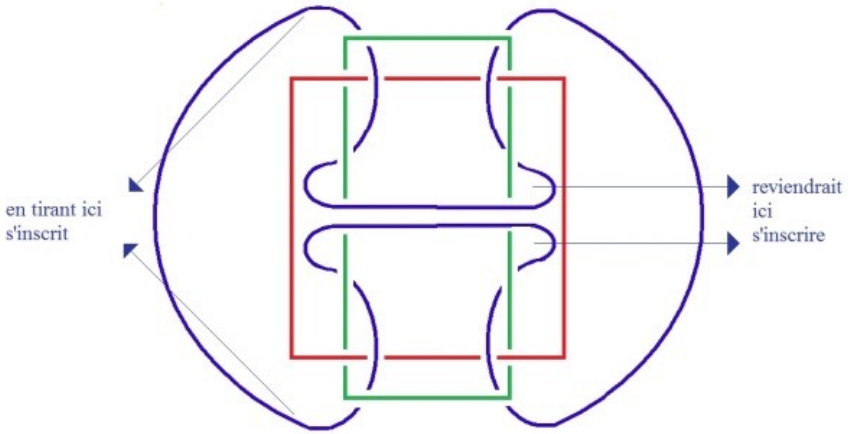
只要坚持次数是六的倍数……无论编织多久，这条辫子始终是一个博罗米结。

单凭这一点，看上去就已经为无穷多个博罗米结打开了大门。好吧，这个无穷……

既然你们能够设想，它实际上已经潜在实现……这个无穷并不止于此。

比如，我在黑板上以这种铭写方式给你们的例子……

这些工具实在称不上方便……你们看到，这里的环可以说是双重的；而博罗米结的实现方式如下：我最初是以一种足以清楚看见的方式画出它——从这里拉动，它就构成结。



你们同样可以这样来画：让那个环在这里折回；你们看到它从我的绳圈所在的一个层面下方穿过；两股一起返回时，它就会绕过其中一个绳圈，然后回到这里铭写下来，从这里两条因为排列而彼此平行的环下方交叉，并最终形成一种十字形。

如果你们这样排列博罗米结——我希望自己已经……

已经使人能够想象这幅图会是什么样；如果你们要我把它画出来，我会画给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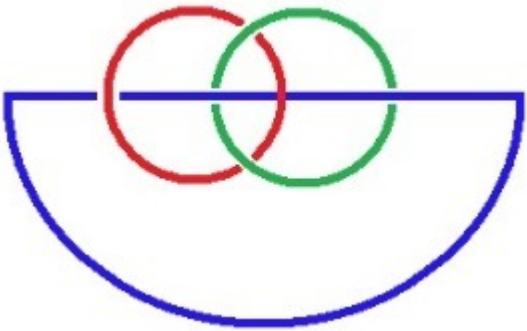
它变得完全对称；而它的意义在于，用另一种形式把这个形式能够赋予对称性的物质化重新呈现在我们面前，确切地说……

La symétrie（“对称性”）要拆成两个词：la、symétrie[注]……从另一侧，也就是向我们表明，博罗米结有一种呈现方式；它单凭自身线条就迫使对称性、也就是二涌现。

> [注] La symétrie（定冠词 la 加 symétrie，“对称性”）与 l’asymétrie（“不对称性”）读音相同。拉康借“两个词”和紧随其后的“另一侧”，让对称与不对称同时在场；这里的 la 是定冠词，不是“这个”。

我们无须走这么远才注意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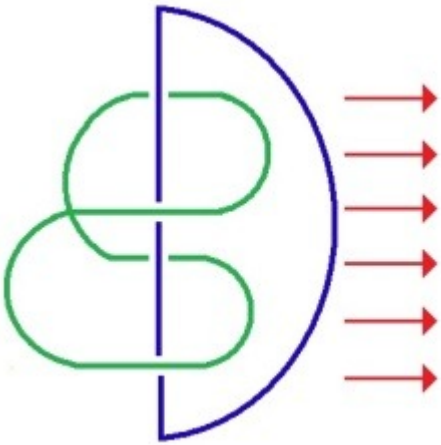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只须——我会这样说——拉动绳圈的这一部分，你们就能轻易想象它会得到怎样的结果：把右边这个环［这里为绿色］对折。



也就是取得这样呈现的结果：



由此，你们看到它产生的结果如下：



也就是说：

- 一个环沿这个方向拉动那个对折的结、对折的环：→；
- 另一个环则以这种方式呈现。你们在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尽管在你们看来也许不那么突出——某种使三个结无法被解开的东西；但只要其中任意一个欠缺，另外两个就会自由松脱。

这甚至是最清楚的呈现方式之一：你们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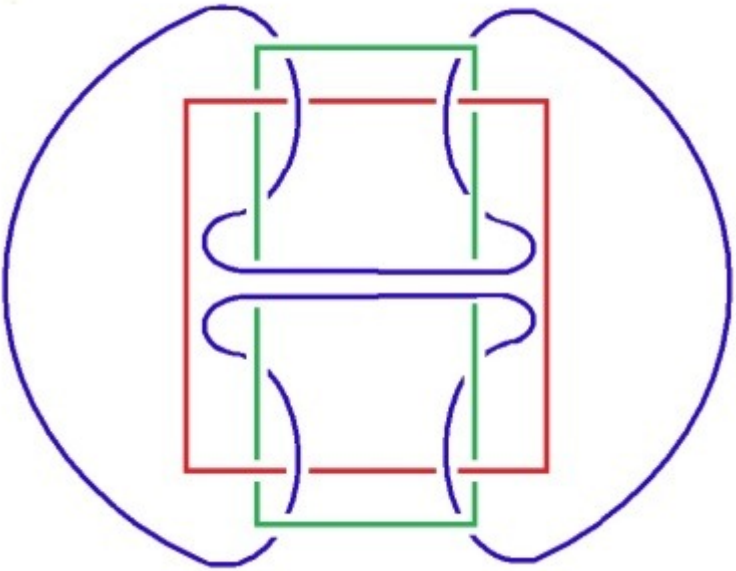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使另一个同样折叠的环穿过我所谓的结、穿过我所谓“折叠环”的内部……你们就能系结任意多个这种绳圈；只须有一个被弄断、一个缺席、一个欠缺，其他所有绳圈都会松脱。

由此，你们自然会想到……

既然你们任意多次增添的，都是彼此套住的折叠结……你们就不必以这里正在发挥作用的东西为终点，也就是不必用一个简单绳圈结束。

你们可以用一个折叠环首尾闭合完整的圆，使整个构造封闭起来。

也就是说，如果绳圈多于三个，你们很容易想象：为了闭合，可以用其中一个折叠环来封闭。如果用三个环来封闭，得到的恰恰就是这个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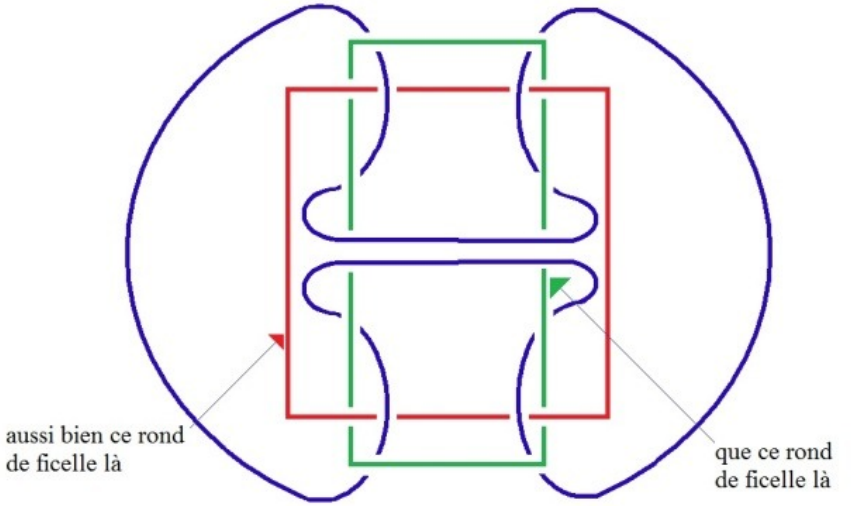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你们可以由此实现这个环：从以三个环操弄博罗米结出发……

你们看到，它可以在远多于三个环时运作……从这种三环操弄中，你们让这幅图形涌现；我曾告诉你们，它使博罗米结本身的对称性在场，也就是在其中铭写二。

在结束这项可以说图示性的证明之前，必须强调以下一点：对于这三个绳圈中的每一个……

这样称呼最能形成图像……对于这些绳圈中的每一个，你们都能通过足够有规律的操弄……

你们无法想象这需要多少耐心……对三者中的每一者，也就是既对这个绳圈［这里为红色］，也对这个绳圈［这里为绿色］，你们都能赋予完全相同的位置，也就是图中第三个绳圈所处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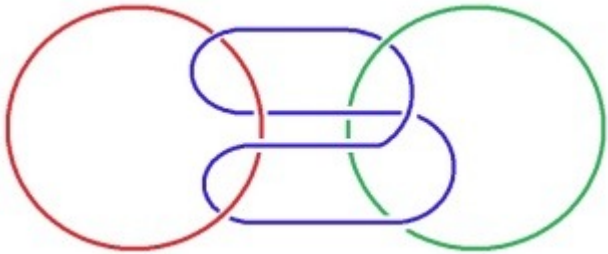
那么，这个由三个环构成的博罗米结对我有什么用？可以这样说，我用它来发明一套游戏规则，使实在界同想象界和象征界之间的关系得到恰当图示。

也就是说，相对于我们在某种经验中定位为想象界与象征界的东西，实在界是使它们成为三的东西。它使它们成为三，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令人惊讶的是，迄今似乎没有任何例子，没有任何一个“说”曾把实在界设为——不是第三项，因为那会说得太多——而是同想象界和实在界一道构成三的东西……

是同想象界和**象征界**一道构成三［修正口误］。

还不止如此：我试图通过这种呈现方式把握一种结构；在这项结构中，这样得到界定的实在界是“次序以前”的实在界。结性向我们给出这种东西；说它处在“次序以前”，丝毫没有假定第一、第二、第三，也没有假定——正如我刚向你们强调的——两个“端项”之间的一个“中项”。

因为，即使在博罗米结的第一种形式中——我已经向你们表明，它可以把这个折叠圆表现成系结两个“端项”的“中项”——也就是这里的这个环：



即使在这种情形中，三个圆中的任何一个也都能发挥这个作用。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同特定的圆毫无联系；这样画只为了让你们能够想象。

左边这幅图只为了使以下一点便于理解：折叠环处在“中项”位置；但另外两个环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履行同一功能，届时，其他两个就取得端项位置。

这把我们带向哪里？

它使我们注意到：如果我们关心二——分析话语经验传达给我们的某种真正可以说不断坚持之物，正使二成为问题——

那么，这种经验引入那个首要的二——对自身图像的爱——就并非毫无缘故；这正是对称性本身的本质。

这个东西难道没有把我们引向……

>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结！……引向以下考量：想象界并不是寻找爱情游戏规则时最值得推荐的东西。

分析经验所传达的东西确实带有想象性表象的特殊标记；经验本身已经迫使我们承认：人们想象爱情是二。

除了想象性经验以外，这一点真的得到充分证明了吗？

为什么它不会是这个“中项”……

此外，正是在这个中项的层面上，这一次出现了二乘二……为什么不会是这个“中项”……

我刚向你们强调，它还是“巡游的”（gyrovague），也就是四处游荡的；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填据这个位置……为什么不会是这个“中项”……

它以一种可疑方式取得这种形式、这种关于自身的图像形式……为什么不会是这个中项，在得到正确思考时——也就是通过这些连接的实在界——传达这些结的动力？

换句话说，博罗米结难道不是一种向我们传达以下东西的方式：

- 绳圈本身的“一”；
- 另一方面，这些“一”是三个；而只有凭借它们被系结——只凭借被系结——二才传达给我们。

这里有许多考量，我可以说自己可能会在其中走失，因为它们还不能更紧密地逼近三这种可以说“第一 / 素数”（premier）的特征[注]。三是素数，却不是第一个素数……

> [注] 法语 premier 同时表示“第一的、首要的”和数学上的“素数”。拉康先说三具有 premier 的性质，随即指出二才是排在它前面的素数。

因为人人都知道，另有一个数也被这样称呼，那就是二……但二以一种相当奇特的方式被称为素数，因为完全不能说人们能够从“一”通达它。

只须注意人们早已指出的这件事："一加一等于二"；单是加号——被假定为结合——这个标记就已经是二。在这个意义上，二属于一种可以说恶性循环的秩序，因为它只依托对自身的假定：通过 $1+1$ 把一同一结合起来，就已经安置了二。

不过眼下让我们只停留在这里：博罗米结向我们说明，二只由一同三的连接产生。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如有人幽默地说过，"二号为自己是奇数而高兴"[注1]，这肯定并非毫无理由。如果它很高兴，那么它为自己是奇数而高兴就错了；假如它真为此高兴，那对它很遗憾，因为它肯定不是奇数。

> [注1] 参见维吉尔《牧歌》VIII，75：Numero deus impare gaudet，"奇数令神喜悦"。又参见安德烈·纪德《帕吕德》："你使我想起那些把 Numero deus impare gaudet 译成'二号为自己是奇数而高兴'、并觉得它高兴得很有道理的人。然而，假如奇性本身真包含某种幸福——我是说自由——的本质，那么人们应当对数字二说：可怜的朋友，你不是奇数；要为自己是奇数而满足，至少先努力变成奇数。"亦参见纪德 1895 年出版的《偶然论》，以及拉康《文集》第 459 页（或第一卷第 457 页）《1956 年精神分析的处境与精神分析家的培养》。

但二由两个奇数一和三生成；可以这样说，博罗米结正使这一点突显出来。

你们终究应当感受到，这番构想同我们的分析经验有什么关系。

弗洛伊德无疑是天才。

他的天才在于，分析话语借他的笔突显了我所谓“野生的词项”。请读《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尤其是“认同”这一章，从而把握他在那里区分三种认同时展现了怎样的天才：

- 第一种是我以单一特征、einziger Zug 标示并突出的认同；
- 以及他怎样把这种认同同爱情区分开来；爱情被导向一个词项，而这无疑正是我们试图抵达的词项，也就是由父亲传达的大他者功能；
- 另一方面，还有另一种形式，即所谓癔症性认同：从欲望到欲望。他把这三种认同形式彼此区分开来。

这样呈现出来，它只是一整结谜；我会说，这更是工作的理由，也就是试着赋予它一种包含更严格算法的形式。这个算法恰恰就是我试图在三本身中传达的算法，因为这个三本身构成结。

这显然就是“理由”……

可以这样说，是工作的理由（raison）……但这个理由也可以说并非不会伤害（tort）我们；并不是因为绳圈已经是一个环面式（torique）、即使还不是扭曲的（tordu）图形，而是由于一件走得更远的奇特事实：甚至数学也还没有找到算法、那个最简单的算法，也就是一种使我们能够……

当然，是面对不同于博罗米结的其他形式……找到某种适用于涉及多个绳圈之结的东西。对于一个同自身系结的绳圈，数学已经有了算法……

我可以轻易地——我已经这样做过——在黑板上给你们画出某种看上去同中央图形大致相同、却只由一个绳圈构成的东西。我说“大致”，因为它显然不会完全相同……对于单个绳圈，数学能够知道什么东西同胚；而对于多个绳圈，算法尚未找到。

但这并不是放弃一项任务的理由；这项任务所牵涉的无非是二，而正如我刚提醒你们的，二在爱情图形中受到最大的牵涉。

爱情——我希望你们已经自在一些——爱情令人着迷（passionnant）。

这样说只是在宣告一项经验真理；但这样说看似无关紧要，却仍然迈出了一步。因为对于稍微张开耳朵的人来说，“爱情令人着迷”同“爱情是一种激情”（passion）完全不同。

首先，有许多情形中，爱情并不是一种激情。

我甚至会更进一步说：我怀疑爱情是否曾经是一种激情。

天哪，我之所以对此表示怀疑，是因为我的经验。

因为我的经验并不只属于我自己；我的意思是，我在分析话语中的经验为我提供了足够材料——为了什么？——使我归根结底能够去做我上一次用来界定知识的事情，也就是发明它。

这丝毫不能使你们免于……

尤其是当你们同我进行分析时……把这份知识假定给我，仿佛它是某种并非由我发明的东西。

但是，如果知识——哪怕无意识知识——恰恰是被发明来补足某种东西的，而这种东西也许只是二的奥秘，那么人们可以看到：敢于说“爱情虽然令人着迷，却并不因此是被动的”，终究已经迈出一步。

这是一个本身蕴含规则的“说”。因为说某种东西“令人着迷”，就是把它当作一场游戏来谈；归根结底，人们只有从规则出发才是“主动的”。

很久以前，终究已经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一点。

围绕一切所说之物，有一个名叫维特根斯坦的人尤其在这方面出类拔萃。

所以，我提出“爱情令人着迷”这个公式时，是把它作为严格真实的公式提出。对，严格真实。不过，我很早以前就已经围绕它加上一些保留：也就是说，严格的真始终只真一半；真始终只能被半说。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在今年结束以前成功表述它所蕴含的东西；我稍后会向你们解释。

那就是：每一次半说、每一次对真的半说，都以死亡为原则，因为真……

分析经验终究能够让我们同这里的某种东西发生接触……真只能被界定为那种归根结底使身体走向享乐的东西；而在这里，迫使身体走向享乐的，无非是这项原则——性非常特殊地通过它同身体之死联系在一起。

只有在有性存在者那里，身体才会死亡。

我们能够宣告的那一点真，正是用来强迫繁殖的。

我甚至还要进一步说，既然涉及死亡……

正因如此，我们始终只有“似真”（vrai-semblance），因为这项作为真之原则的死亡，这项在说话之在作为说话者那里发生的死亡，始终只是一场装腔作势……真正把死亡置于面前，并不在真的能力范围之内。

死亡从背后推动真。要把死亡放在面前、同死亡打交道，只能通过美；在那里，美形成触点。

我过去已经证明过这一点，那是在我讲授《精神分析伦理学》时；美为什么形成触点？

因为事物处在某种旋转次序中；美形成触点，因为它荣耀身体：在这里，原则是享乐。

受到强迫的是死亡这个事实；而人人都知道……这一切以身体之名发生，正是我过去借安提戈涅的悲剧说明的东西；它也奇怪地进入了基督教神话……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充分注意到，这整个故事、基督的故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它只谈享乐：“田野里的百合既不织也不纺。”而基督本人穿过死亡——神话这样肯定！……归根结底，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

我们看到它铺展在绵延数公里的画布上……就是产生一些荣耀之身；人们不禁想知道，它们在永恒中要做什么……

即使在一座圆形剧场里围成一圈……它们凝视某种不知什么的东西时，究竟能做些什么。

无论如何，很奇怪的是，恰恰通过这条道路……

不是通过真的道路，而是通过美的道路……神圣三位一体这个教义才首次显现；必须说，这是一个奥秘！人们曾接近这个奥秘，但并非没有经过许多滑动。

前几天，如果我曾向你们证明，不知道什么爱情理论闯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而且那些理论把爱情与享乐区分得相当清楚，这已经不错了，对吧？

这已经不错，但它只构成二，完全没有构成三位一体。

然而，读到某位圣维克多的理查[注2]所写的《三位一体论》时，看到爱情回返同样不可思议地闯入其中，实在很有趣：圣灵被视为“小男友”。请你们亲自去文本中看一看；总之，有一天我会把它拿给你们。今天早上我没有把你们拖进那里，因为今天已经有足够多的东西要讲；但它值得切实看一看。

> [注2] 圣维克多的理查：《三位一体》，瑟尔夫出版社，1999 年，双语版。

某种本身就是真理、而且是实在界中之真——也就是我今天早上这样一瘸一拐地试图衔接的东西——怎么会通过美显现？这终究非常奇怪。对……

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是否至少会声称自己比享乐、身体与死亡这种原地转圈走得稍远一点？

这里是否有某种我们能够更充分抵达、而不只把它当作信号、当作痕迹显现给我们的东西？

我刚才以一种归根结底使真与美作为中项发挥作用的方式谈到它们；我还必须处理善。

在这个博罗米结的故事中，善能否被安置在某处？

我立刻告诉你们：机会很小……

如果真与美都没有挺住，我看不出善为什么会有更好的结局。

我看到从这项追问中产生的唯一德性……

我趁现在还来得及指出它，因为以后我们不会再看到……如果像我所宣告的那样没有性关系，那么唯一的德性就是羞耻。

就是这样。我之所以觉得那个把某个“惊恐女子”（atterrita）放在我的《电视》[注3]封面上的人很有天才，是因为它属于一幅场景；其中的中心人物、赋予整幅画意义的人物是一位魔鬼，古人完全明确地把他认作羞耻之魔。

> [注3] 雅克·拉康：《电视》，瑟伊出版社，1974 年。封面图为庞贝秘仪庄园的《惊恐的女人》。



他并不特别好笑；正因如此，那个“惊恐女子”才带着一点慌乱张开双臂。对……那么，“不上当者会犯错”（les non-dupes errent）也许就是“不知羞者会犯错”（les non-pudes errent）…… [笑声] 于是，这很有前景，对吧？

之所以很有前景，是因为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不应当期待任何东西——绝对不应从任何东西期待任何进步。

我就这样对一个人说过……

我完全看不出为什么要吞吞吐吐……我对一个非常客气地把这份干草吐回来的人这样说过，因为那个人确实严格地只吐出我塞进他嘴里的干草。它不比别的东西更坏。反正是我的干草……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事情发生变化。

我正在追问爱情。

而且我开始这样读到一些只算略微接近它的东西；只是，我不知道这怎么会发生……也许我会再多说一点。

如果分析话语扩散的结果——毕竟我确实在考虑它，不过是把它当作一块癌肿！——

我的意思是，它可能把许多东西彻底毁掉。

如果善说只受羞耻支配，那么它必然会造成冲撞。

它造成冲撞，却并不违反羞耻。

那么，让我们试着追问：如果我们认真地在这个方向上取得进展，会发生什么？“爱情令人着迷”，但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在其中遵循游戏规则。当然，为此必须知道规则。也许欠缺的正是这一点：我们始终在深深的无知中游戏，也就是玩着一场不知道规则的游戏。

那么，如果必须发明这份知识才会有知识，也许分析话语能够用于此处。

只不过，如果“从一边赢得的，会从另一边失去”是真的，那肯定会有某种东西遭殃。

要找到它并不难：遭殃的会是享乐。

因为在我们以爱情之名盲目追逐的那套东西中，享乐倒从来不缺！

享乐多得用铲子都铲不完！奇妙的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也许享乐的特性恰恰就是，人们永远不能知道它的任何东西。

真正令人惊讶的恰恰是：从来没有关于享乐的话语。

人们谈过随便什么，谈过“广延实体”、谈过“思维实体”；但最容易产生的一个观念——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界定身体，那不是生命……

因为我们只在归根结底是什么的身体中看到生命？在细菌一类的东西里；它们就这样大量增殖，总之，有了一毫克，很快就会有三公斤……人们不太看得出这同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关系……但身体的定义本身就是它是一种享乐实体。为什么还从来没有任何人这样宣告过？

除去神话，这是唯一真正能够由经验触及的东西。

一个身体享受它自身；它享受得好或不好，但很明显，这种享乐把它引入一套辩证法；为使这套辩证法站得住，毫无疑问还需要其他词项，也就是至少需要这个我正在给你们涂满一整片面包的结！

一旦爱情变得稍微文明一些，也就是人们知道它像游戏一样进行，享乐就可能遭殃。当然，这不一定会发生……不一定会发生，但可以

说，这个观念终究可能出现。尤其是因为那里已经有一些小小痕迹，它就更可能出现。

关于这个结的恰切性，我仍想请你们注意一点：在爱情中，身体所趋向的东西……

随后，我会告诉你们一件辛辣的事情……身体趋向的是彼此系结。

当然，它们做不到；因为你们清楚看到，闻所未闻的是：一个身体从来不会碰巧系结起来。

身体里甚至没有结的痕迹！

当我学习解剖学时，如果有什么事情令我惊讶，那正是这一点：我总是期待至少在某个角落看见一条动脉或神经，“唰！”地这样打个结……

什么都没有！我从未见过任何类似的东西！

甚至正因如此，必须告诉你们，解剖学曾使我着迷两年。

那些像服苦役一样学医的人对此厌烦透顶；我却不是！

当然，我没有立刻意识到，自己正因这个原因才如此着迷；后来才意识到。

人们始终只能事后才知道。

完全可以肯定，我在解剖中寻找的就是一个结。对……

这个博罗米结终究由此连接到：为什么爱情不适合通过想象界来接近。

因为，当爱情结结巴巴时，单凭以下事实……

由于不知道游戏规则……它仍会衔接“爱情的纽结”。

非常有趣的是，这只停留在隐喻层面；它没有照亮什么，没有使人产生一个观念：在我希望已经多少使你们感受到其奇特实存性面向的这种东西一边，实在界归根结底只有这个——结的故事。

其他一切都可以被梦见；天知道，梦在说话之在的活动中占有多大空间。

我就这样稍微放任自己，插入一些题外话……

请你们原谅，反正你们通常都会原谅我……不过，梦的力量竟强大到把一项身体功能——睡眠——变成一种欲望，这终究令人难以置信。

至今还没有人……从来没有人突出过：某种节律性的东西……

总之，它显然是一种节律，因为它也存在于许多并非说话之在的存在者那里……说话之在却成功把它变成一种欲望。

他有时会追逐自己的梦本身，并为此欲求不醒来。

当然，总有一刻，这会松脱。

但弗洛伊德能够走到这里，至今没有人真正指出这件事的自主性、独创性。

好吧！让我们回到这些隐喻性的结。

你们是否感觉到，我借助结试图做的是某种不包含任何假定的东西？

因为人们始终在设定，但又从来只能通过假定来设定。

也就是说，人们设定身体——身体会迫使自身被设定——然后把灵魂假定给身体。

尽管如此，仍然必须……

这是我在《电视》那个层面上谈论灵魂与无意识时所翻来覆去处理的一个玩意儿……无意识完全可以不同于某种被假定的东西，因为知识……

如果我上一次围绕它提出的东西是真的……根本不必被假定：它是一份正在构造中的知识。

如果有一天爱情变成一场规则得到知晓的游戏，那么相对于享乐而言，它也许会带来许多麻烦。但可以这样说，它会把享乐推向同它结合的词项。

而且，如果这个结合词项确实就是我围绕实在界提出的东西——你们看到，我只满足于数这个微薄的小小支撑；我没有说数字符号，而是说数三——

如果爱情变成一场规则得到知晓的游戏，并且有一天在这样一点终止——因为这就是它的功能：它是三者这些“一”中的一个——如果它发

挥作用，把实在界的享乐同享乐的实在界结合起来，这难道不会是某种值得游戏的东西？

“实在界的享乐”，这有一种意义，对吧？

只要在某处存在实在界本身的享乐，而且只要实在界是我所说的东西，也就是首先是数三。

而且你们知道，我并不执着于三：你们可以在后面加上 1416，对我的用途来说，它仍是同一个数；你们也可以把它写成 2.718，那是某个自然对数的底，它发挥同一作用。

唯一享受这种实在界的人，就是数学家。

那么，数学家必须臣服于爱情游戏，让他们向我们宣告其中一部分，让他们在博罗米结上多做一点工作……

因为我必须向你们承认，这确实让我为难，程度远超你们想象……我整天都在做博罗米结；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这样编织。［笑声］

只不过，实在界的享乐不能没有享乐的实在界。

因为要使一个“一”同另一个系结，另一个也必须同这个“一”系结。

“享乐的实在界”可以这样被宣告；但应当赋予“享乐的实在界”这个术语什么意义？

今天我就把你们留在这里，留给你们一个问号。

第10课 · 1974 年 3 月 19 日

无论我说什么……

我说“我”，因为我把自己假定在这个“说”中，尽管事实上，这个“说”确实由我的声音发出……无论我说什么，都会使两个面向涌现：善与恶。

人们恰恰把以下意图归给了我：想要……

- 让想象界成为“便便、痛痛”，成为一种恶；
- 而让象征界成为善。

于是，我又在表述一种伦理学。

我想通过今年向你们提出的结结构来消除这项误解；在这个结构中，我强调的是：实在界由三引入其中。

所有这一切并不妨碍这个结本身很特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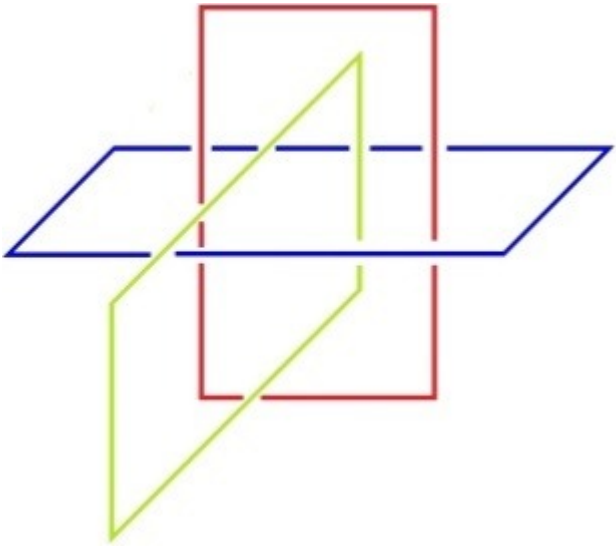
如果我上一次提出的东西是真的……

你们可以去问数学家……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如此简单、由三环构成的结，那个算法……

也就是某种能够把象征界最终抵达的东西带入其中的算法，亦即以真理术语作出的证明、衔接……如果我们不得不确认自己无法建立、无法操弄这个算法，确认自己的失败。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至少在出现新情况以前，这些结……

我可以把这些结写下来；上一次，我已经用不止一种形式写给你们看……以这项书写为基础，你们不得不在空间中想象它。



事情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在我能画出的最简单形式中，这些结依照我将向你们展示的方式投影；它们之所以维系，是因为我在这里画出的东西能够被你们想象。也就是说，你们能够看见、能够想象这第三个环怎样沿着这两个彼此独立的结的路径建立……

由这两个彼此独立的结形成我称作博罗米结的三重结……以这种方式被呈现的东西，在空间中能够被你们想象；你们能够看见它……

就像我可能采用的其他任意书写这个结的方式一样……你们能够确认，这也是一项书写。也就是说：

- 擦去其中一个，我就能推算另外两个是自由的；我是说，任意一个；

- 在这里使它具有想象性的是：你们能够感受到三者怎样在空间中维系。但这本身也是书写，因为只须擦去其中一个，就能识别另外两个自由松脱；唯一依据是它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交叉。这个方式可以这样命名：上交叉与下交叉构成两组配对；两个上交叉前后相接，而两个下交叉不在同一条线上。

我的意思是，两个下交叉相对于两个上交叉依次出现；其中有一种转法：要证明其中两个圆自由松脱，只须先有两个相继的上交叉，再有两个随后出现的下交叉——我说的是在同一条线上。刚才我说它们不在同一条线上，大概讲错了；那是一则口误。

作为平面化的书写之谜就在这里：即便我描画的是本质上属于可想象秩序的东西，也就是这种在空间中的投影，我所作出的仍是一项书写；它是某种能够由这个在此最为简单的算法——也就是一个序列——所宣告的东西。

这种绞卡意味着：一旦想象它，你们就重新找到规范这个观念；只要有图像支撑，规范就是可想象的，而在那里，我们始终会被引向给予某一种图像特权，给予关于何为“良好形式”的某一种想象特权。

真是奇怪的复发：形式为什么被称为“良好”的？

因为，毕竟，人们为什么不直接按照它所是称它为“美”的？

我们随着古老的 καλὸς κἀγαθός（kalos kagathos，“美且善”）再次滑进这种歧义……

在那个时代、在希腊人这样表达的时代，这种歧义公开承认了自身……归根结底，人们始终重新找到的是高贵头衔、家族古老性；正如你们知道的，谱系学家总能为任何白痴、因而也为任何蠢事找到这种东西。

如果一项想象是正确的，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要阻止想象任何东西。我所提出的是：“正确的想象”只能通过能够被证明、能够在象征界中被证明来得到认证。这意味着，把它命名为“象征的”，意味着以某种方式拆卸 lalangue，因为这使人通达什么？通达无意识。

尽管如此，想象界仍是其所是，也就是“金色的”（d’or，d 加撇号，o，r）；而这还应理解为，它睡着了（dort，d，o，r，t），可以这样说，它天生就睡着了。

只要我不在先前那些伦理学的点上特地把它唤醒，就会如此。

因为我太关心这套伦理……

确切地说，太关心这套我想与之决裂的伦理……也就是善的伦理。

但如果出现以下情形，又该怎么办？

- 如果唤醒在这里就是使人重新入睡；
- 如果想象界中有某种东西迫使主体睡觉？

在我所使用的 lalangue 中，“做梦”不仅具有构造醒来的惊人属性，也构造“梦—转”（rêve-olution）与革命（révolution）；如果我们听得准确，革命比梦还要猛烈。

有时，它是重新入睡，但属于僵直性昏睡。

我必须成功地推动、使以下一点进入你们的思量：想象界是赋予身体一项需要的优先性——睡眠的需要。

这不是因为身体——说话之在的身体——比其他动物更需要睡眠……

而且我们也不总能指出睡眠的标志……不是比那些借睡眠来运作的其他动物更需要睡眠。

睡眠、催眠功能在说话之在中取得这种优先性……

我曾谈到这种优先性，并把它认同为想象界本身……它之所以取得优先性，只因为这种结性的效应；这种结性把象征界同想象界系结起来……

不过，你们同样可以在这里放进三个环中的任意一对……它只凭借作为实在界之层次的三才把二者系结起来。

所以，如果我在某个点唤醒你们，而我们的古老 καλὸς κἀγαθός（kalos kagathos）终究使我们能把这个点的公式确定在亚里士多德的“至善”之中——

当我讲授《精神分析伦理学》时，我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作为出发点；但我谨慎地没有在这件事上唤醒人。

因为，如果我唤醒他们，使他们看见这个“至善”显而易见的想象性，他们还有什么梦不出来？

他们不会梦见“没有善”——那会把他们带到对其福祉而言稍微太远的地方——而会梦见“没有至高者”。由此，那个有效的至高者、那个懂得使用结的人就能如愿以偿，因为他正是通过这里使某些人充分欲求睡眠；他在这些人那里遇见梦的共谋，也就是一切继续安然沉睡的欲望。

因此，一切陈述都应当谨慎避免……

恰恰在它引发“梦—转”时……维持它所唤醒之物的统治。

插一句，因为这一点不容易理解；我之所以作出这番话语，是因为自己通过经验、所谓分析经验成为其中受到牵涉的主体。

当然，也有一些人……

他们并不使这份经验抵达墙脚，并不作为这种经验把自身暴露其中……但仍然怀疑到某种令他们发痒的东西。

那些只觉得“发痒”的人没有多少想象力。

当他们嗅到我这番话语会产生什么后果，就找出某种传记性特征，比如说：我曾同超现实主义者来往，我的话语留有这种痕迹。

但仍然很奇怪：我从未同所谓超现实主义者合作过。

如果我曾说出自己的想法，也就是：他们借助语言——我是说，通过使用语言——所拆毁的是想象界，我会造成何等后果！

我也许会把他们唤醒。

只是突然唤醒他们，使他们看见我当时会如实说出的东西：从一者到另一者、从想象界到他们恰恰没有猜疑其存在的象征界，他们正在重建次序。

我能否让你们听见，说话之在的命运在于，他甚至不能说“我睡得很好”……

也就是谈论深度睡眠……他不能说“从几点到几点，我睡得很好”，理由很简单：他对此一无所知；环绕这段深度睡眠的梦，都在于继续睡觉的欲望。

只有从外部，比如说话之在接受脑电图观察，才能说他从几点到几点确实处于深度睡眠，也就是没有被梦占据。我说，梦就是想象界的织物；梦之所以是想象界的织物，是因为想象界被卷入这个结、这个实在界，它的需要、它的主要需要才变成这种特选功能：睡眠功能。

让想象界经过象征界的筛滤，就足以给先被宣告的第一项、想象界盖上“良好”“适合服役”的印章吗？为什么东西服役？

我提出这个问题并没有过分强调，因为必须说，从来没有人接近这个问题而不从某个角度唤起主权、也就是从属的观念。确实，善只能被说成至善。

你们是否感觉到，某种缺陷正在这里得到揭露？我呼吁那些想象界恰好已经醒来的人，但条件是，这不能在他们那里支撑任何希望；因为完全可以肯定，我并没有说任何类似的话，但也没有说相反的话——也就是并没有说善是至高的。

所以，所谓想象界：我的“说”如今确实在其中运作，却并不从这里攻击它。我的“说”只是指出，身体通过想象界停止说出任何值得用别的方式写下的东西，除了：“我从几点睡到几点。”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发痒这个事实。

真理甚至会令那些我并不很相信、却称作“无赖”的人发痒；因为归根结底，只要真理引起发痒，它就会从某条路径触及真。

“随便说些什么，它总会触及真。如果它没有触及你们的真，为什么不会触及我的真？”

这就是分析话语的原则。正因如此，我曾在某处对一个人这样说；说句实话，那个人写了一本相当不错的移情小书，他叫米歇尔·内罗。

我对他说，如果他从所谓“反移情”开始，并且用这个词指真理怎样触及分析家本人，那么他肯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因为真正是在这里取得其首要重要性，而且……

正如我很早以前就指出的……只有一种移情，就是分析家的移情；因为毕竟，他才是“被假定给知识的主体”。

他应当很清楚对此采取什么立场，清楚自己同知识的关系，清楚那种使他同知识分离的无意识结构在何种程度上支配他——即使他对知识略知一二，也仍将他同知识分离。我强调，他的略知一二同样来自：

- 他在自己的分析中接受过的检验；
- 以及我的“说”能够带给他的东西。

这是否意味着，移情是真理的入口？

它是某种真理的入口；而这正是移情所发现的真理：爱情的真理。

这件事值得注意：无意识的知识显露并被构造出来……

这正是这本小书的价值；其实也是它唯一的价值，不过已经值得购买……无意识的真理，也就是无意识作为知识的显露；这项无意识的显露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爱情的真理、也就是移情，只能闯入其中。

它后来才出现；人们始终不知道怎样把它纳入其中，只能把它当作误解、意料之外的东西、某种不知如何是好的东西；只能说必须削减它，甚至清除它。

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一本小书值得把它突显出来；因为人们还必须透彻领会：对于分析经验而言，移情——

- 是它排出的东西；
- 是它只有付出严重胃痛的代价才能承受的东西。

如果爱情在这里经过其原因的这条狭窄通道，并由此揭示自身真正的本性，那么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再次提出爱情的问题？

因为很难不承认，爱情占据着一个位置，即使迄今人们只能像所谓的那样“尽对它的义务”。

面对爱情：

- 人们偿还债务；
- 向它支付一枚小钱；
- 想方设法让它离开，让它自以为得到了满足。

那么，应当怎样接近它？

我曾答应在罗马——已经记不清哪一天——作一场关于“爱情与逻辑”的演讲。

正是在准备这场演讲时，我意识到自己的话语所支撑的东西何等庞大；因为在过去出现的东西中，我几乎没看到任何一样能够说明它。

正是在这里，我意识到：我上一次引用弗洛伊德那本恰好名为《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的著作并非毫无缘故。他在那里标出认同，把它同爱情相对照，却没有取得丝毫成功；他试图让“爱情以某种方式分有认同”这件事变得说得过去。

那里只是显示出：爱情同我以“父之名”这个名称分离出来的东西打交道。这相当奇怪。

父之名……

我刚才以人所共知的方式反讽地暗示过它，也就是暗示它同家族的古老性有关……它可能是什么？“俄狄浦斯”、所谓“俄狄浦斯”在这一点上教给我们什么？

好吧，我不认为人们能够正面接近它。

正因如此，在我今天准备告诉你们的东西中……

无疑因为这项经验已经令我本人疲倦……我想向你们展示，这个名称怎样被拆成零散小钱；在很少的情形中，我们看不到它至少受到压抑。

要承载这个名称，仅凭那个使大他者体现的人……

作为大他者本身的大他者，带大写 A 的大他者……我说，那个使大他者体现的人……

况且她只是在身体中体现；她体现声音……也就是母亲——这样做还不够：

- 母亲说话；
- 话语通过母亲得到传递；
- 必须说，母亲不得不把这个“名”（nom）恰恰翻译成一个“不”（non，n, o, n），也就是父亲所说的“不”。

这把我们引向否定的基础：它同那个在世界中画出圆圈的逻辑否定是同一个否定吗？后者通过界定某种本质……

普遍性质的本质，也就是由“全体”支撑的东西……恰恰把什么东西从“全体”中排除出去，由此被带向“全体之补集”这个虚构，并使“非人”与“每个人”相对应。

人们难道感觉不到，这种逻辑的“不”同“说不”之间存在一道裂口？

可以说，是同命题性的“说不”之间存在裂口；我这样说是为了支撑它。

也就是我在性认同图式中使其运作的东西。

也就是说，“每个男人”都只能在他的享乐中承认自己……

也就是在他的阳具本质中——让我们直呼其名……“每个男人”只有通过以下方式才能抵达那里：以某种东西、也就是父亲这个例外为基础；父亲在命题层面向这个本质“说不”。

那个叫作爱情的东西在实践中借以通过的能指狭道，恰恰就是这个“父之名”。

这个父之“名”只在“说”的层面是一个“不”（non，n.o.n.）；它通过母亲的声音，在若干禁令的“说不”中被拆成零散小钱。这是在幸运的情形中：母亲愿意用她的小脑袋最终作出几次点头摆动（nutations）。

有一件事，我想指出它造成的影响。

因为它是我们正在历史中经历的这个时刻的一条路径：历史确实存在，尽管未必是人们以为的那种历史。

我们正在经历的恰恰是：奇怪的是，某种会由爱情维度支撑的东西正在丧失……

如果这确实是我并未说出的维度；我也无法把它说出……取代这个父之名的，是一项无非属于“任命去”（nommer-à）的功能。

相关知识卡 Nommer-à：社会任命与父之名的替代 · 父亲隐喻与父之名

被“任命去”做某件事——这正是在一种实际取代父之名的秩序中开始显露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Nommer-à：社会任命与父之名的替代

只不过在这里，通常单凭母亲一个人就足以：

- 指定这个计划；
- 画出它的痕迹；
- 指明它的道路。

如果我曾把人的欲望界定为大他者的欲望，那么经验正是在这里指明这一点。

甚至在某些情形中——就这样，偶然地，总之——她由于一场意外不再在那里，也仍然是她、她的欲望向她的小崽子指定那个以“任命去”表达出来的计划。

相关知识卡 Nommer-à：社会任命与父之名的替代

被任命去做某件事；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时刻，它恰恰取得了优先地位……

我是说，真正取得优先、走在前面……走在父之名以前。

相当奇怪的是，社会之物在这里取得了结的优先地位，甚至实实在在编织了如此多生存的经纬：它掌握“任命去”的权力，以至于最终重新建立一种秩序，一种钢铁般的秩序。

相关知识卡 Nommer-à：社会任命与父之名的替代 · 父亲隐喻与父之名

这个痕迹指示父之名怎样返回实在界，因为父之名恰恰是 verworfen（被弃置）、被拒斥（forclos）、被排斥的；作为这种东西，它指示……

如果像我所说的那样，这种拒斥是疯狂本身的原则……这种“任命去”难道不是灾难性退化的标志吗？

相关知识卡 Nommer-à：社会任命与父之名的替代

要解释这一点，我必须把充分意义赋予我用“外—存在”（ex-sistence）这个术语所指称的东西——我正是这样书写它。

如果某种东西相对于另一种东西外—存在，那恰恰意味着：

- 它没有同后者配成一对［→ 二：S—I］；
- 而是相对于后者被“三化”［→ 三：R（S—I）］——如果容我使用这个新词。

结的形式……

因为结无非就是这个形式，也就是说，它能够被想象……可想象之物难道不是在这里通过无法被思考而得到指称？

“被思考”，也就是被纳入次序；它不只扎根于不可能，而且扎根于作为这种东西得到证明的不可能。

这个结并没有证明任何东西，只是展示：展示外—存在意味着什么。为了让人理解，我说的是一个绳圈的外—存在；这个绳圈本身就是那个结的唯一支撑，而没有它，其余东西便保持疯狂。［参见“这种拒斥……是疯狂本身的原则”。］

解释并没有咬入不可解释之物。

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在那种作为主体占有我们的东西中——而这无非是一种欲望——寻找这一点？

而且还是大他者的欲望；我们从本原上就被这项欲望异化……我们是否应当把目标放在这里……

也就是放在这种现象、这种向我们的经验显现的东西中……作为主体，我们不仅没有任何本质……

除了被绞卡、被挤压（squeezés）在某个结中；而且，作为主体——作为被假定给这个结所挤压之物的主体……作为主体，我们不仅缺少本质，也就是缺少存在；而且，一切构成结的东西也都相对于我们外—存在。［→ 三：R（S—I）］

但说它相对于我们外—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以任何方式存在于其中。

对我们而言，归根结底只是感受之物的一切［(a)］，都寓于结本身；康德仿佛提前把它从我们的伦理中排除：我们所承受的一切，都无论如何不能把我们引向自身的善。

应当以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方式，把这听作一种前驱征兆……

我敢说，是一种前驱征兆；正因如此，我曾写过《康德同萨德》……一种我们如今之激情的前驱征兆，也就是：我们已经对什么东西会为自己画出通往善的道路毫无观念。

在这条道路消逝之际，在康德作出这项微薄求援的姿态、同亚里士多德确立为世界秩序的东西建立这条纤细纽带之际，他提出了哪些论据？

为使人感受到义务这个维度，他提出了什么？

他据说提出：一个即将成功取得享乐的恋人，如果在情妇门前已经立起一座将用来绞死他的绞架，就会再三思量。

他由此断言，当然没有人会冒险做这种事；但情况恰恰相反：很明显，只要真正想做，任何人都做得出来。

那么，他拿什么同它对照？

就是……

仿佛这是一种优越性的标志……一个人即使受到暴君命令去诽谤另一个主体，也会在作伪证以前再三思量。

而在我的《康德同萨德》中……

因为我写过一些非常好的东西；当然，没有任何人理解，不过只因为他们听不见……我提出的反驳是：但如果要用手替暴君指认他想伤害的人，只须作出真证，而根本无须作伪证呢！

这当然足以彻底推翻一切体系，因为真理——真理始终站在暴君一边。

暴君总是令人无法忍受，这始终是真的；因而，暴君想伤害的那个人，他已经有了这样做的理由；他需要的是一种真理的假象。

康德在这里开出裂缝的路径并不正确；由此，从康德借以重新引入《实践理性》、也就是道德义务的这两个词项中，产生一个简单公式：本质……

善中所涉及之物的本质……是身体强迫自己的享乐，也就是压抑它；而且只是以死亡之名这样做——以自己的死亡，或在这里以另一个人的死亡之名：那个他会考虑放过的人。

但一旦把这个公式收紧，它难道没有把善缩减到其恰当效力吗？除了这些构成三的词项——构成实在界之三，因为实在界本身就是三——之外，善还在哪里？这些词项是：

- 享乐；
- 身体；
- 死亡。三者彼此系结；当然，只通过性这个无法验证的死胡同而系结。

正是在这里，这套新近出现的话语之门得到承载……

有某种东西使它成为必需，这并非无足轻重……也就是分析话语。请允许我在 5 月 9 日继续接过它——5 月 9 日是第二个星期二；接下来不是第三个，而是第四个星期二，也就是说，并非复活节后的 4 月 16 日，而是 23 日……

是 4 月 9 日，不是 5 月，是 4 月！

第11课 · 1974 年 4 月 9 日

今天，出于某种个人选择的理由，我将从一个问题出发；当然，我之所以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至少是因为相信回答就在那里……

你们知道，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场的拉康发明了什么？

你们知道，我曾突出“发明”这个词；可以这样说，我使你们至少在表面上承认，它同使之成为必需的东西相连，也就是同知识相连。

我说过，知识是被发明出来的；科学史在我看来已经相当充分地为此作证。

那么，我发明了什么？

这完全不意味着我属于科学史，因为我的出发点不同，是分析经验。

是什么？我会回答……

既然可以肯定，我已经有了回答……我会这样回答，让事情开始运转：小对象 a。

很明显，我不可能再加上“例如小对象 a”这样的说法。这一点立刻就能触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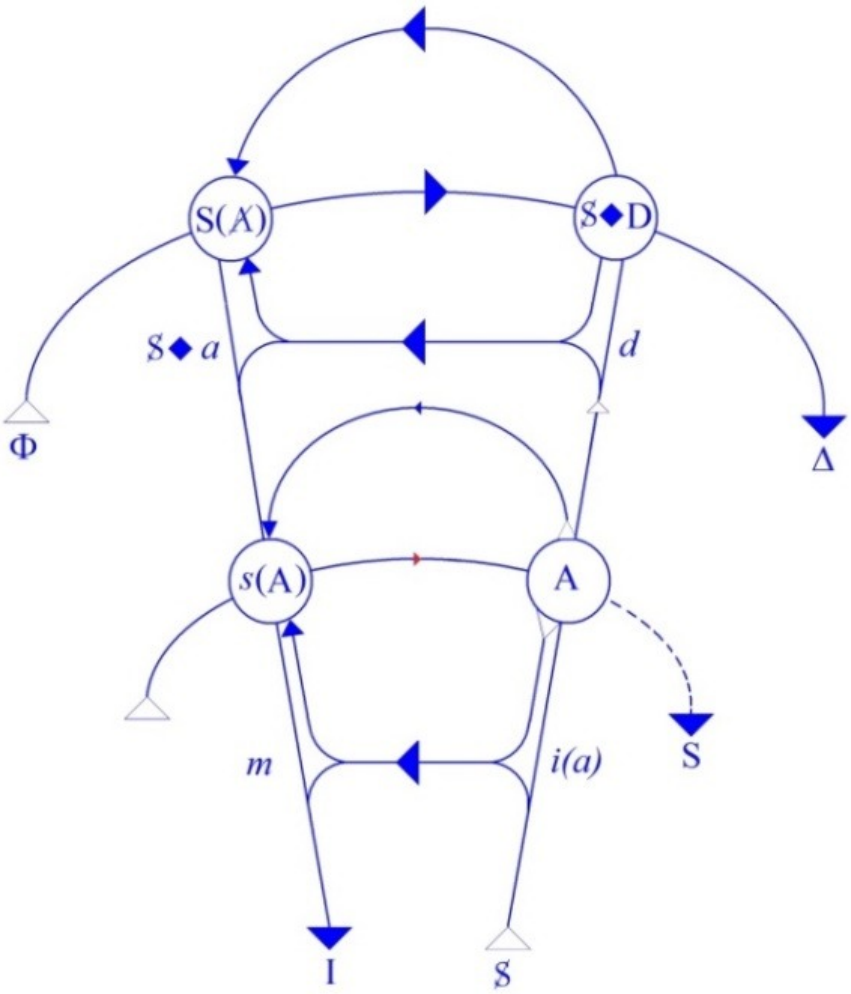
并不是说，我在其他一些玩意儿中顺便发明了小对象 a，尽管有些人这样想象。

因为小对象 a 至少在一开始同图表不可分离。

你们也许知道那是什么？我甚至不确定……

总之，它是一个大致呈现为这种形式的玩意儿：有两个东西从这里穿过，然后再加上——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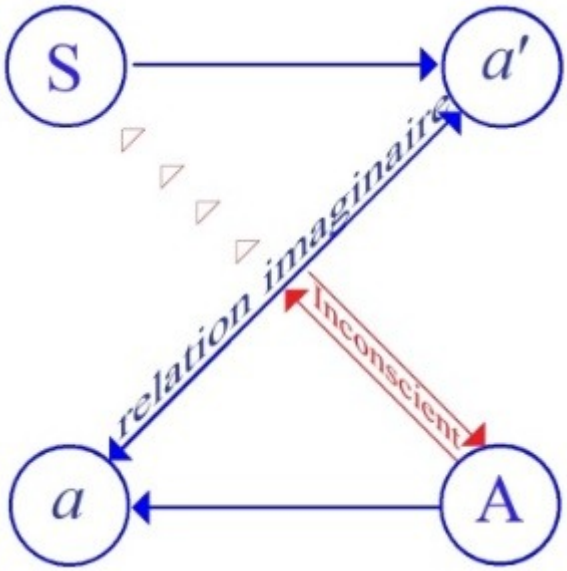
我说“这个”，因为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这样说是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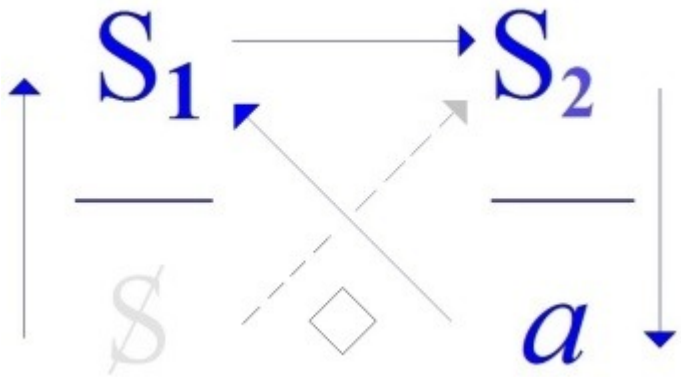
所以，小对象 a 是图表的一项规定，尤其位于这样一个问题被提出之处：如果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那么欲望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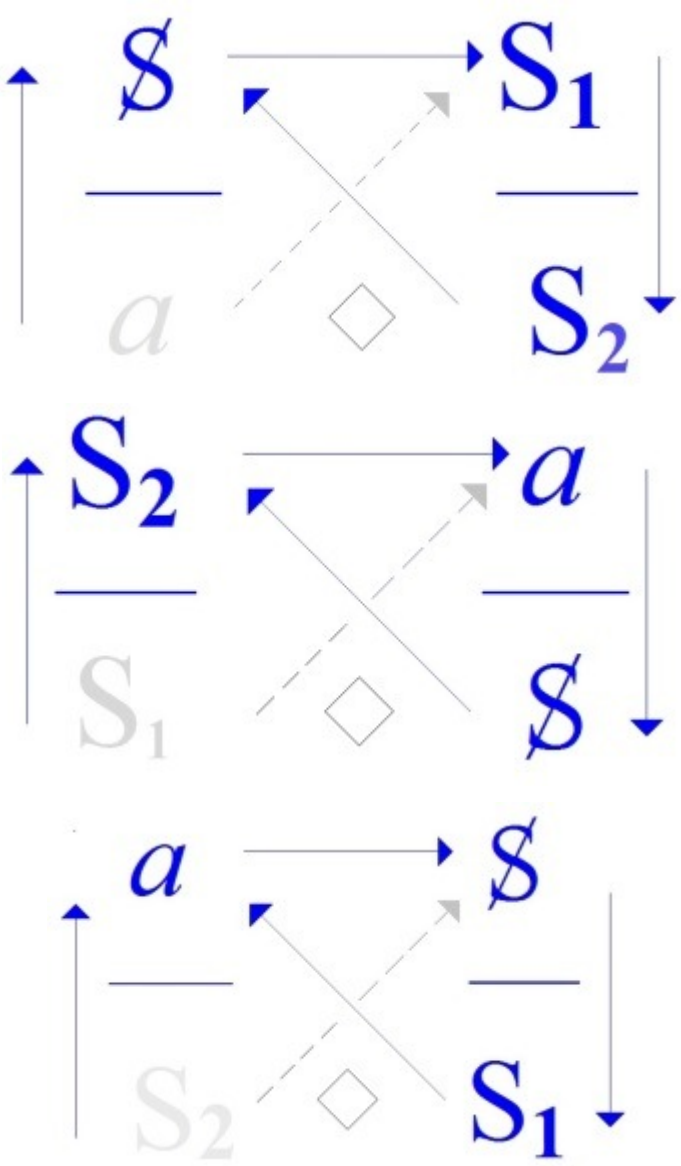
总之，它就是在那里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在别处。

它也在别处，也在所谓“L 图式”中：



然后，它也处在几年前我认为必须为之安排位置的四套话语四足图中：





主人话语　癔症者话语　大学话语　分析家话语

然后——谁知道呢？——也许它还会来到那些已经著名的量化公式中，取得 (x) 的位置……

今天早上醒来时，我写了一些笔记，所以今天把它们这样称呼……我将把它们称作性化的量化公式：

[x,] [x,x,x]

既然我已经写到这里，记笔记时又冒出以下一点；奇怪的是，我从来听不到它的回声……

即使在我刚刚短暂造访的罗马，人们也听说过这些量化公式；这已经证明，它们传播得相当不错。

有人向我提出问题：既然量化公式有四个，它们是否可能以某种方式被安置在某处，同四套话语公式建立对应？

这个问题未必毫无成果，因为我所设想的是，(a) 可以来到我称作“性化量化公式”的那些公式中，取得 (x) 的位置。

我需要重新写下它们吗？这肯定并非无用……

我设想的是这些以左侧的公式为标记的东西……

它们由另外四个像这样排列成方形的公式继续……原本应该有某种回声传到我这里……

当然，前提是有人肯稍微费点力气……不过，如果有什么是我想请你们注意的，那就是这些所谓性化量化公式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这也许会让我们前进一步。

我把它所蕴含的东西告诉你们。可以这样说：“性化存在者只由自身授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拥有选择。我的意思是，在民事身份中，人们只能把他们归类为男性或女性；这并不妨碍他拥有选择。

当然，人人都知道这一点。

“他只由自身授权”；我还要补充：“以及由某些他者授权。”

这里这些“他者”处于怎样的地位？如果不是在某处的话……

我没有说在大他者的位置……必须准确安置的是“某处”，也就是知道我的性化量化公式写在哪里。

因为我甚至会这样说——我走得相当远：如果我没有写下这些公式，“性化存在者只由自身授权”是否仍同样真实？

看起来很难对此提出异议，因为早在我写下性化量化公式以前，已经有相当多的人被人们尽其所能地贴上标签……总之，被贴上同性恋的标签。

无论哪一侧都是如此。

所以，这一点本来无可争议；只不过……

奇怪的是，总之，看起来……尽管这种情形从世代之初就展露出来，人们却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用这些术语给它贴上标签……

而这些术语恰好并不恰当……比如“同性恋”这类术语。

很奇怪，我可以说它们“不恰当”；总之，作为命名，它们完全不恰当。

在更早以前，人们没有这些术语；比如，人们把它叫作……

总之，对于其中一侧；人们曾严肃地区分二者，甚至在地理地图上赋予它们不同位置，这一点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对于其中一侧，人们把他们叫作“索多姆者”（sodomites）[注]。

> [注] Sodomite 源自《圣经》中的所多玛，在前现代宗教与法律语境中常用来指称被归入“鸡奸”范畴的人或行为。它不是现代中性的同性恋身份名称；这里用音译“索多姆者”保留历史称谓，并避免把两者直接等同。

“Sumus enim sodomitae。”据我所知，某位本人出自孔代家族的亲王曾写道：“Sumus enim sodomitae igne tantum perituri。”[注1]

> [注1] 1642 年，有一天，孔代同年轻副官拉穆塞沿罗讷河而下，突然遭遇暴雨。孔代用混合拉丁语即兴道：“Carus amicus Mussoeus, Ah, Deus bone, quod tempus! Imbre sumus perituri, Landerirette...”（“亲爱的拉穆塞，天哪，这是什么天气！这场雨会让我们丧命。”）对方答道：“Securae sunt nostrae vitae, Sumus enim Sodomitae. Igne tantum perituri, Landeriri...”（“我们毫无危险，因为我们是索多姆者；只有火才能使我们丧命。”）引自 André Ducasse，《大郡主：欧洲最富有的女继承人，1627—1693》，阿歇特出版社，1942 年，第 60 页。普鲁斯特《女囚》亦引过此语。

他说这话，是为了在渡河时让同伴安心：“我们不会出事，不会淹死，因为我们 igne tantum perituri——注定只会死于火，所以很安全。”

好吧，与此同时，我的学派里难道没人想到，正是这一点平衡了我的这个“说”：

“分析家只由自身授权”？

正如我刚才围绕性化存在者请你们注意的，这并不因此意味着，是否成为分析家完全由他独自决定。我甚至还要进一步说：我写下的公式至少意味着，要“扮演男人”，就必须至少在某处写下我刚刚写出的那个量化公式，并且存在……

这是一项书写……存在这个 (x)，它说以下东西不是真的……

作为例外的基础，以下东西不是真的［(x,)］……以下东西不是真的：……

也就是，在书写中支撑函数、支撑命题函数的东西——我们可以在其中写出性化存在者这项选择究竟如何……这个函数并非始终成立；甚至要使人能够从肯定一侧作出选择、也就是使男人得以存在，条件就是某处必须存在阉割。

所以，如果我说“分析家只由自身授权”……

认真想想，这句话令人何等不堪：如果分析家是一种以“被任命去”的方式存在的东西——可以说，被任命去做分析——而且“分析”采用这样的形式：“准会员”“正式会员”“某某会员”……所有这些我曾试图在一篇小文章[注2]中加以嘲笑的东西……

> [注2] 参见《文集》第 459 页，《1956 年精神分析的处境……》。

我在那里标出了我所称的以下等级：

- “自足者”；
- “小鞋子”；
- 甚至“蒙福者”；
- 被“任命去”蒙福……这本身难道不是某种有点可笑的东西？

它确实引人发笑，却没那么好笑；因为我写下它时，只有专家对此感兴趣，而他们当然很少笑，因为他们正处在这个体系中。

但这仍然意味着，这个公式……

我曾在某篇相当关键的《命题》[注3]中提出……应当接受若干补充。因为，如果人肯定不能被“任命去”做精神分析，这也不意味着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像犀牛冲进瓷器店一样闯进去。

> [注3] 《关于学派精神分析家的 1967 年 10 月 9 日命题》，《Scilicet》第 1 期，瑟伊出版社，巴黎，1968 年，第 14—30 页。

也就是说，必须有某种东西被铭写；我正在等待它最终得到铭写。因为这里不同于我发明支配性化存在者选择之物的情形；这里我不能发明，理由是：一个群体是实在的。

它甚至是一种我无法发明的实在之物，因为这是一种新近涌现的实在之物：只要分析话语还不存在，就没有“分析家之物”。

正因如此，我宣告“存在分析家之物”；比如说，我本人就是这件事的见证。但这并不因此意味着存在一位分析家。

比如说，宣告“至少有一位分析家”，就是一种严格说来属于癔症性的目标。

我完全不在这条斜坡上，因为我并不天然处于癔症者的位置；比如，我不是苏格拉底。我把自己安置在哪里？必要时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不呢？但今天我无须多说。

所以，在那种作为另一种运作方式涌现的实在之物层面上，有一些事情。不同于什么的运作方式？归根结底，不同于“字母”的运作方式，因为这里涉及的就是字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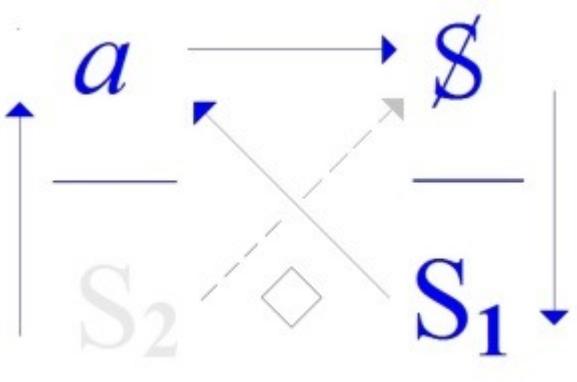
这正是我试图在四足图中产生的东西：

- 一个群体中可能以某种方式建立某种纽带；
- 可能有某种新东西，它只在于字母的某种重新分配。

这一点我能够发明。

但要继续这种字母的新排列，从而把它标定为一套话语，就恰恰假定还会有后续。

为什么不呢？正如有人在罗马问我：四个所谓性化量化公式，同这个公式——这里涉及的就是它——同我认为必须首先提出的分析家话语公式，有怎样的联系？



把它们连接起来，就会为这种关系赋予某种展开，使一个学派中……

为什么不能是我的学派——如果运气不错……使这个学派中衔接出一项功能；分析家的选择、存在的选择只能依赖这项功能。

因为，他虽然只由自身授权，却也因此只能由另一些人授权。

我把自己限制在这个最低限度上，因为我恰恰在等待某种东西被群体发明出来，不要重新滑进那条旧车辙。旧习惯构成所谓大学话语的基础，而我们毕竟如此缺乏对抗它们的防备：人被“任命去”取得某个头衔。［参见上一次课程。］

这推动我们……

推动我们，因为我选择让自己受到推动；不过，你们既然在听，也同时受到推动……试图准确说明以下二者之间的纽带：

- 我所谓“知识的发明”；
- 以及“被书写之物”。

很明显，其中存在一条纽带；问题在于把这条纽带说准确。换句话说——这点可以切实触及——察觉并提出这个问题：“书写位于何处？”

很久以来，我一直试图通过替换来向你们指出这一点……

我很早就这样做了……可以这样说，在我曾试图围绕《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和场域》提出的陈述中，我滑入了一项替换。无论如何，我没有把某篇关键文章命名为《无意识中能指的层次》，而是命名为《字母的层次……》。

我正是围绕字母……

你们也许还在迷雾中稍微记得：(S)、(S_1)、(S_2) 等等，位于 (s)、小写 (s) 上方……这就是全部……

所有这一切蕴含一种我标定为隐喻的关系，以及另一种转喻关系……我曾围绕它使若干命题运转；这些命题可以被视为一种强迫，也就是赋予某种层次——不是赋予字母，而是赋予语言学。

但我要请你们注意，语言学的推进方式同其他科学并无不同；也就是说，它只从字母的层次出发。于是，语言学的层次经过字母，向那些从事分析实践的人提出一些看法。

当然，这并不妨碍……

因为我原本相信，随着时间推移，总之，对吧……一旦有人想写关于我的文章，就会不停拿那些“超现实主义者”来烦我。

那些超现实主义者中，当时还有一个活着的人，我认识他；那就是特里斯坦·查拉。我把《字母的层次……》递给他；当然，他对此完全无动于衷。

为什么？因为这恰恰证明了我曾请你们注意的东西……

你们也许在我上一次研讨班中听见了……我请你们注意的是，归根结底，尽管他们闹出了那么大动静，却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但这是因为他们归根结底是诗人；正如柏拉图很早以前指出的，诗人完全不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甚至最好不知道。

正是这一点赋予他所做之事以本原价值；面对它，人确实只能低头。

我的意思是，如果人能够建立某种类比——总之，某种同构，不妨这样说……

不过，“同”（homo）这个词在这里采用我刚才已经向你们强调过的那种近似意义……在以下二者之间建立某种同构：

- 我们拥有的作品、艺术作品；
- 以及我们在分析经验中收集的东西……那么，解释艺术正是弗洛伊德一向排除、一向拒绝的事情；所谓“艺术的精神分析”甚至比那种著名的“艺术心理学”更应当排除，后者本来就是一个谵妄概念。

我们应当从艺术中学习。

为了别的东西而从中学习，也就是把它变成尚未得到归类的第三项［实在界：三］：

- 一方面，把它变成某种倚靠科学的东西；
- 另一方面，它从艺术中学习；
- 我甚至还要走得更远：它只有等待最终不得不“把舌头交给猫”——也就是认输 / 交给分析这只猫——才能这样做。

分析经验为我们证明的是：可以这样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些无法驯服的真理，但仍必须为它们本身作证。

是否只有这些真理能够使我们界定：在科学中，知识的情形……

无意识知识的情形……怎样能够在科学中构成我所谓“一条边缘”的东西；也就是说，科学本身作为科学正是由它——找不到更好的词，我就说——得到结构化？

如果我向你们提出的东西确实对应某种东西，那么在我宣告“没有性关系”以前，可以说你们已经等了我很久；这个宣告的意思正是如此。

在这里，我仍然强调，这并没有走到以下说法：我们知道的那一点点实在界……

它可以缩减为数……我们知道的那一点点实在界之所以如此之少，是由于那个著名的洞：中心处有这个 τόπος（topos，场所），而人们只能堵住它。

只能堵住它——用什么？用想象界……

但这并不因此意味着小对象 a 属于想象界。

事实是，人们会想象它；用自己能用的东西来想象，也就是用：

- 被吸吮之物；
- 被排泄之物；
- 构成凝视、实际上驯服凝视之物；
- 还有声音。

最后两项中，无论如何至少最后一项，是我把它加进清单的，因为它能够被想象。

但它能够被想象这个事实，并没有削弱小对象 a 作为 τόπος（topos）的效力；我是说，它作为某种受到挤压、从而给出图像的东西……

我没有做更多事情……给出一幅只有一个优点的图像：它是一幅被书写的图像，也就是我在博罗米结中给出的图像——小对象 a 就在三者彼此系结之处。

所以，小对象 a 在这里有两个面向；其中一面尽可能地实在，唯一原因是它被书写。

你们看到我在这里试图做什么：我试图安置书写……

提出这一点会走得很远……把书写安置为实在界的这条边缘，安置在这条边缘上。

因为除去这种你们会称作抽象的东西，我还必须给你们别的食料……

因为这里恰恰很容易感受到，它并非抽象。它像钢铁一样坚硬［参见上一次课程］。一件东西不够鲜美，并不等于它抽象……很明显，有趣的是，为了你们，我在这里感到有必要……

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为了你们，我在这里感到有必要稍微来一个引人发笑的停顿，请你们注意它很有趣；总之，我要给你们一件事、一个逸闻小样，对吧？

比如，知识作为被发明出来的东西，会以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这种方式发生；这相当奇特。

当伽利略注意到自己的某些发明彻底颠覆了有关天上实在界的知识时，他小心地以下列形式把它记下来：他向几个人寄出若干拉丁语对句……

只有两行，不再多……通过这些诗行，他能够以某种方式记录日期；比如，每隔三个取出若干字母，就能证明自己已经在某个日期发明了那个在当时根本无法让人吞下去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他对诗句本身的构造方式作出一种无可争议的铭写。至于诗句内容是什么，完全无关紧要；因为在这种体裁中，当然可以随便写什么，不会影响任何人。当人收到伽利略这种人物的一封信时，

真正令他感兴趣的不是伽利略想说什么，而是自己拿到了一份亲笔签名。

而这种方式……

可以说，在两行诗表面的蠢话之下……铭写着日期……

铭写某件事的日期、所涉及之事的日期，也就是围绕天空以及它让人看见之轨迹原则的事情……这里难道没有得到一种说明……

当然，只是一种有趣的说明；不过你们还有许多其他例子，因为我已经用沉重的脚步反复坚持这一点……显而易见，如果逻辑是我所说的东西，即实在界的科学，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如果逻辑作为实在界科学的特性：

- 恰恰是只把真理变成一个空值；
- 也就是严格来说什么都不是，只是某种你们能够铭写“非真即假”的东西；
- 也就是说，它是假的；这是一种处理真理的方式，同我们通常所称的真理毫无关系。

这门实在界的科学、也就是逻辑，只有从人们能够充分抽空词语的意义、以纯粹而简单的字母替换它们的那一刻起，才得到开辟，也才可能得到开辟。可以说，字母内在于这种通向实在界的过渡。

这里可以有趣地说，书写在那里是为了充当证据——证明什么？证明发明的日期。

但当书写证明发明日期时，它也证明了发明本身；发明就是书写。我们在数理逻辑中所要求的，恰恰是：证明的全部依托，只能是一种强迫自己遵守由字母游戏构成、得到完全规定之组合论的方式。

我在这里提出问题：变位词（anagramme）[注]……

> [注] Anagramme 是把同一组字母重新排列而构成另一词句的“变位词/字母易位”，不是以行首、行尾等位置藏字的“离合诗”。下文同时提到伽利略的字母谜与索绪尔对萨图尔努斯诗中神名字母的研究。

相关知识卡 斯塔罗宾斯基《词下之词》与索绪尔变位词研究

因为伽利略的诗句所涉及的正是它……变位词……

在亲爱的索绪尔私下为之绞尽脑汁的层面上……变位词在这里难道不是仅仅为了证明：这正是书写的本性，即使人们甚至还没有任何需要证明之物的观念？

在索绪尔追问它的层面上，变位词……

也就是，在所谓“萨图尔努斯诗”中，人们恰好可以找到指称一位神所需的字母数量；但没有任何来自天上的东西能帮助我们知道，诗人是否有意把自己必须写下的东西——因为书写已经在运作——塞满构成某位神之名的若干字母……在这里，人们难道没有感觉到，即使它没有任何支撑、没有任何我们能够为之作证的支撑，我们也必须承认，是书写在支撑；那里存在某种书写的实体？

相关知识卡 斯塔罗宾斯基《词下之词》与索绪尔变位词研究

我们怎样翻译“实体”（entité）？

- 是把它推向“存在”（être）一侧，还是推向“存在者”（étant）一侧？

相关知识卡 斯塔罗宾斯基《词下之词》与索绪尔变位词研究

- 它是 οὐσία（ousia），还是 ὄν（on）？

我想，最好放弃这个方向。

我要向你们提出某种东西；它的意义在于，沿着我已经描画过的同一方向前进。

正如一位古代智者所指出的——那时人们已经懂得写下由语言强加的东西：“上升的道路同下降的道路是同一条。”

所以，我可以向你们提出一个关于书写的公式：“被假定给主体的知识”（savoir supposé sujet）。

确有某种东西证明，这类公式可以具有功能；无论如何，这是我今天所能找到的最好方式：

- 用来向你们安置书写的功能，回应关于书写实体究竟是 οὐσία（ousia）还是 ὄν（on）的问题；

- 并安置以下一点：它首先由某种功能、由一个边缘位置得到界定。

就是这样！很明显，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

只是顺便一提，因为我并不把时间都花在同哲学家解释……很明显，这就是我自己的唯物主义。对……

我几乎不说这个词，因为我根本不在乎“唯物主义”。

历来存在某种所谓唯物主义：它以“物质比形式更加实在”为名去亲吻物质的屁股；总之，当然，人们已经诅咒过它。

人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诅咒它；而历史唯物主义严格来说无非是博絮埃神意论的一次复活。［笑声］对……

无论如何，这种书写的物质——总之，是被假定的书写——有点新鲜，所以值得稍微挤一挤它的乳头；这样就回到我们根本的小对象 a。

至少让我们开发它一段时间。

这种开发“成为可能”，恰恰意味着……

如果你们像我教你们的那样转译模态……意味着“它停止被书写”，而绝不意味着相反的事情。

它必须停止被书写，才能证明某种东西；也就是说，证明它不停止重新出发。

但这恰恰就是我试图向你们传达其观念的那次分节；这是一种奇特的分节。

因为它所蕴含的脉动……

也就是——人人都知道——只有可能者才能成为必然者；也就是，我安置为“停止被书写”的东西，恰恰就是不停止重复的东西……这是我们在弗洛伊德以天才方式产生的重复功能中成功触及的某种东西。

这是根本性的事情；我在这里试图为你们接近它，接近它怎样设立“二—时间”。它远非构成线性时间，而是把二—时间设立为完全根本的东西。

我甚至要向那些能够略微告诉我一点的人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有人就此回答我，会很有趣……选取一个维度集合……

> “集合”在这里不假定任何基数；不过，不妨说一个有限集合……怎样在这个维度集合上规定……

为什么不按照我界定维度的方式来设想它［言说—居所，dit-mansion］，也就是“说”所在之处……怎样成功表述以下一点：

- 如果我们从二的功能这个观念出发，两个维度被安置在表面的一侧；
- 但我刚才所说的“停止”与“不停止”，难道不正是构成书写效力的东西？

换句话说，在一个我们没有预先规定的维度集合上，怎样找到：

- 构成“表面—功能”的东西［作为实在之物的书写 R，以无意义的字母 S 形式，在想象性身体的表面 I 上形成：RSI］；
- 以及依照我的“说”，会同时构成“时间—功能”的东西？［通过重复功能。］

无论如何，这同我向你们暗示的结非常接近。

过去，我曾搞出一个叫作《逻辑时间》的东西。

奇怪的是，我在那里把“理解的时间”放在第二时刻，也就是理解有待理解之物的时间。

那是唯一……

在我尽可能净化的那种形式中……唯一有待理解的东西就是：如果没有三，“理解的时间”就行不通；三也就是我所谓：

- 观看的瞬间；
- 接着，有待理解之事；
- 然后，作出结论的时刻。

正如我想已经在那篇文章中充分暗示的，是歪着作出结论。

否则——如果没有这三个——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推动那种清楚显明二的分节：我所描述的那次停顿，那次停止与重新出发。

由此，很明显，只有这些动作具有说服力；而且只有当三个人物……这些动作才具有证据价值……

你们知道，碰巧事情涉及让他们走出监狱……只有事后经过这些分节，他们才能让动作作为证据发挥作用。

也就是去做要求他们做的事：不只是走出来——那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而是说出他们同什么相同；每个人严格来说都同另外两个人相同。

他们背后戴着同样的黑色或白色圆片。

他们只能通过以下一点作出所要求的解释：三个人都跳了同一套走出房间的舞步。这就是唯一解释。

这是一条相当迷人的道路，用来解释一件另外也很明显的事：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本性上的同一性。我给出的只是这个说明、这段边注。

也就是说，存在者正是这样想象某种普遍性；在这个寓言中，丝毫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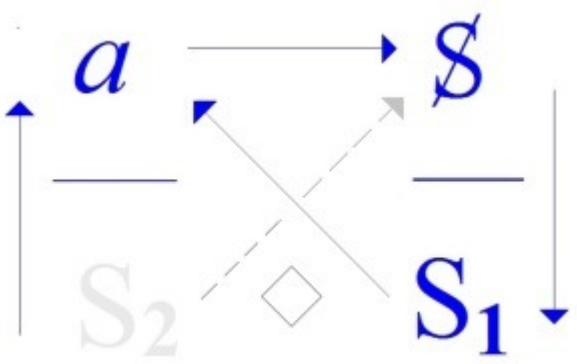
因为这里涉及的就是一则寓言……在这则寓言中，囚犯之间丝毫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恰恰禁止他们彼此交流。他们仅仅根据背后有没有白色或黑色圆片而相互认同、或彼此区分。

对于那些从未翻开《文集》的人，我为讲得这么久而道歉；这里大概有不少这样的人。所以，在一个维度集合中，界定什么东西同时构成表面与时间——这就是我作为《文集》中《逻辑时间》的后续向你们提出的问题。

当我回答小对象 a “也许”就是我的发明时，我是不是一个糟糕的判断者？

“也许”——那是肯定的……无论如何，除了我以外没人发明过它。好吧。但我仍可能是糟糕的判断者。

正是在这里，它同我刚才随手当作抹布使用的 οὐσία（ousia）并非没有关系：如果我的分析家话语图式是真的，那么我必须成为这个小对象 a；我必须使它到来。



在我的情形中——也就是此刻当我站在你们面前——不是“我”，而是 (a)。对……

这个“人格 / 无人”（personne）的位置，当然……

正如 personne 这个名称所表明的……是一个“有待承担的位阶”、一个“假象”的位置：问题在于承担分析家的角色。

正是在这里，我提出了某种东西：这个位置始终提出同一个问题：“我能够是它吗？”给自己授权还勉强可以；但成为它是另一回事。

我围绕“去存在”（désêtre）这个动词提出的东西显然正是在这里形成。

分析家——我使自己“去—是”（dé-suis）它；小对象 a 没有存在。

我过去已经充分强调过精神分析家为之欢欣的东西：小对象 a 采取废弃物形式时的这个面向、这个支撑、这种受苦特征。我强调过很多次。

有一天，我就这样出现在波尔多，向他们解释：

- 文明就是下水道；
- 除此之外，严格来说没有任何其他痕迹；
- 这终究是一件相当奇怪、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其他一切动物会用废弃物塞满地球；而人的一切制品总是以废弃物告终，这实在相当特别，对吧？

只有废墟还保有一点尊严；不过请你们稍微走出自己的壳，看看有多少报废汽车堆积在各处，再看看无论你们在哪里落脚，脚下都是人们试图以各种方式重新压紧的旧废弃物，以免实实在在地被它们淹没。好吧。对……

这可是一桩事情！

这就是组织的全部事情，对吧？

可以这样说，是社会的想象性组织。

模拟，同群众一道模拟……

因为这就是我刚才所谓选择的另一个面向，也就是“群体”……同群众一道模拟……

为了从群众中收集出一个群体，我们始终都面对这件事……同群众一道模拟某种像身体一样运作的东西。对……好吧！

不过，这个小对象 a：真正令你们感兴趣的面向是什么？不是当我写下它时……

因为我尽可能少写它；我太有责任感，所以必须给这项书写留下机会——让它有机会停止；如果它不停止，就让它作出自己的证明……而是此刻，当我喋喋不休时，我所谈的这个 (a) 究竟有什么令你们感兴趣？

某种东西也许会进入我的脑中；因为同其他一切一样，在知识方面，我进行发明；但在真理方面，我并不发明：真理是别人带给我的，我一桶一桶地收到。

有个家伙来见我；我说不出那是多久以前，也不希望他认出自己。他来告诉我，他需要的是我的声音！［笑声］

那不是投票用的一“票”（voix），对吧？而是声音（voix）。

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声音是什么？

因为很明显，这里存在某种东西；它不是音色问题。如果小对象 a 确实是我所说的东西，就不能把语音学同音位混淆。

声音由不同于唱片上所记录之物的东西来界定……

也不同于许多人从中大饱耳福的磁带［原文如此］……它同这些毫无关系。声音完全可以是我向你们讲述这一切时所采用的分节。

我确信，这里有一个使你们聚集在这间场地的原因——今天聚集的人数还算体面。

其中有某种同我说出事情所花时间相连的东西，因为小对象 a 同这个时间维度相连。

这完全不同于“说”。“说”不是声音。

而且，被爱……

既然你们当然爱我……

……对这一者或另一者而言，被爱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小对象 a 所包含的“说”，就是我甚至已经写下的各种东西：《主体的颠覆与欲望的辩证法》，还有诸如此类。这同声音的展示处在完全不同的道路上；声音的展示也就是一种——这句话正合适——为小对象 a 在整件事中的绞卡作出的、受苦的见证。

但另一方面，“说”也不是书写。对……

“说”也不是书写；有话可说，仍不足以使人懂得很多。

我非常希望你们把这项区分放进自己的小脑袋里。对……

不过，就真理而言，确实有必要知道。

有必要知道，因为人们时时刻刻都必须发明，以回应真理那张由矛盾构成的织物；正因如此，第一步就是在它的一切装模作样中跟随它。

问题不只是谎言构成它的一部分；这一点我已经强调得够多了，对吧？

还必须看看它能让你们做出什么：我的好朋友们，真理会通向宗教……

你们从来听不懂我围绕这件事所说的任何东西，因为我谈到宗教时看上去像在冷笑；但我不是冷笑，而是在咬牙……真理会通向宗教，而且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通向真的宗教。

正因为它是真的宗教，才有某种东西可以从中提取出来用于知识，也就是加以发明。

可你们根本做不到，对吧！明天你们也不会把它弄清楚。

因为在所有这一切中，你们根本没有投入任何严肃性。

很明显，那些发明了最漂亮知识玩意儿的人……

我把他们点名出来，对吧？这是一份获奖名单……

……帕斯卡、莱布尼茨，还有牛顿！

牛顿——总之，你们是否意识到牛顿写过什么：

- 围绕《但以理书》；
- 以及围绕圣约翰的《启示录》[注4]……

> [注4] 参见艾萨克 · 牛顿：《宗教论稿》，伽利玛出版社，Tel 丛书，1996 年。

你们当然从未读过，因为它没有被做成袖珍本……不过我对此感到遗憾。我也不责怪你们没有专程去找。应当把它做成袖珍本，而且译得好一点……他对宗教的信仰像钢铁一样坚定。

另外两个人……

我想，很难否认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只谈宗教，甚至只有宗教让他们感兴趣。

想到我必须在堆积如山的《致巴黎教区神父书》中，翻找帕斯卡围绕摆线写过的东西——那恰恰是促使人发明无非是积分学的那些步骤的典型——我就感慨。

你们以为积分学是书写以外的什么东西吗?

作为出发点的抛物线……

> “抛物线”：我说的是被描画出的抛物线……抛物线，以及随便别的月牙形、什么玩意儿或什么东西；总之，它们都是被书写之物。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触及实在界究竟如何。

好吧，这三个人都痴迷于真——真的宗教之真。

应当遵循的道路，就是再加上一层。

如果你们不以恰当的方式追问三位一体之真，就会像老鼠一样完蛋，像“鼠人”一样。

尽管如此，很明显，宗教仍有其界限！

总之，我刚从意大利回来，你们明白；在那里，我浸泡在从每一面墙上流淌下来的身体中——总之，只有这个。画多得让人窒息；况且，它们确实美极了。我看不出为什么要面对这种身体的流淌高呼“proh pudor!”［多么羞耻！］。不过，这仍为整个玩意儿规定了界限；它表明我们身处真理中，而且一直留在那里，无法从中出去。

需要做的、问题所在，是走出真理；为此，我看不出发明以外的任何办法。要以正确方式、分析的方式发明，对吧？就是再加上一层，沿着这条方向不断推进。对……

仍然只有一件事情很麻烦；如果你们愿意，我想以它结束。

在我的学生中，恰好是一个女人做了这件事，这不是偶然……

她就是这样，好吧，总之……她围绕求知欲说了一大通。她肯定不是从我这里学到的！

我甚至从未暗示过这种玩意儿，对吧？

求知欲的影子都不存在，除了以下一点；我正在对此追问……

关于这一点，我没什么可以告诉你们，因为我一无所知……那就是存在数学……

在我看来，数学不可能以别的方式推进，除非它是无意识的一项效应……数学丝毫不会产生欲望，但看到数学仍会继续发展，终究很奇怪。

人们想象，在你们这种人中——总之，我的意思是数学家——他们……

我想，这间屋里大概没有两个；我说的是真正的、着了魔的数学家。

没有丝毫求知欲。没有丝毫发明知识的欲望。

总之，确实有一种被归给大他者的求知欲。这一点可以看见。

儿童那些“为什么？”所展示的讨好表现就是这样涌现的。

他提出的每个问题，都是为了满足他所假定的大他者希望他问出的东西。

并非所有儿童都这样，对吧！

并非所有儿童都这样；我来给你们一个小东西，总得偶尔给你们一点可以咀嚼的东西。这个被归给大他者的东西，经常伴随着一句“我可不要”。

儿童通过以下形式为这句“我可不要”作出证明；我敢肯定，你们没有想到过……

不过正如你们知道的，我每天也都在学习；我教育自己，当然沿着令我愉快的方向，沿着我所发明的方向——这无可避免；总之，我不缺食料……如果你们像我一样知道：我已经借神经性厌食说明了一件事，让这种行动宣告……

因为行动会作出宣告……

……“我什么也不吃。”

但为什么“我什么也不吃”？

你们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对吧？

但如果你们去问厌食者——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她们自己来到这里——我曾经问过……

我之所以问，是因为在这个主题上，我已经走在自己的那条小小发明脉络中……那么，我问了；她们回答我什么？

答案非常清楚：有人如此牵挂她到底吃不吃，以至于为了挫败这种知识……

这种知识、这种求知欲，对吧……单单为了这一点，这孩子也会任由自己饿死！

这非常重要。

知识的这个维度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察觉：主导知识的不是欲望，而是恐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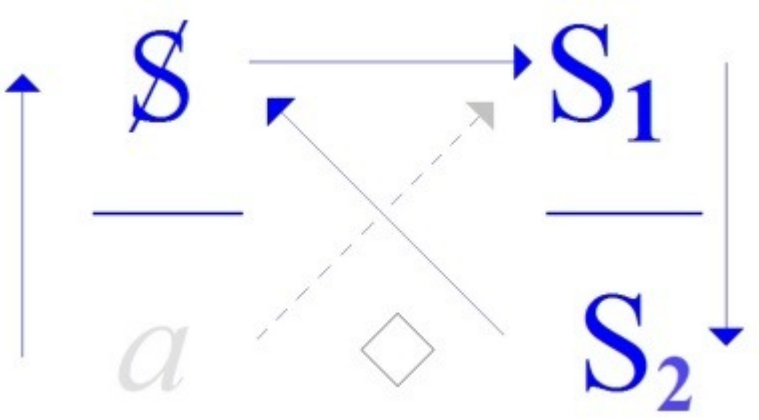
你们会对我说，有些人在工作，而且这样努力通过教师资格考试。

但你们明白，那同求知欲毫无关系；那是一种像往常一样属于大他者欲望的欲望。我已经解释过，只要大他者欲望，主体当然就会落入其作用范围；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不过，回路会更复杂或更简单：有一种大他者的欲望能够直接传递，因为主体已经在大他者中游动。

还有癔症者。

癔症者则是另一回事，对吧？

我必须重新拿出自己的图式，向你们展示知识［(S_2)］在癔症者那里占据的确切位置：



- 这是一种得到特殊规定的知识，对吧?
- 这是一种她捡起那个玩意儿的知识。对。
- 这是一种走不了多远的知识。
- 如果停留在起源处，这种知识经常并不是由话语、由大他者的欲望产生，而是可以说被转手塞给她的。

我的意思是，一个对知道任何东西丝毫没有欲望的人，完全可能仍然注意到：在社会中，大学话语会为那些知道的人确保一个好位置；于是，她把这个东西转手塞给那个孩子……

塞给那个恰恰因此变成癔症者的小丫头……告诉她，知识是一种取得权力的手段。

当然，她在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下接收这个东西；在非常年幼时就接收它。这是一种相当常见的求知欲传递情形，但它是某种完全在后来获得的东西。

换句话说，我试图放进你们脑中的东西，涉及儿童的这种经验；他当然会向你们说出那些“为什么？”，它们围绕：

- 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会有孩子出生？这是怎么发生的？等等。

他们想要的只是听见某种令人愉快的东西，表明自己仿佛对此感兴趣；但他们其实已经知道，并且压抑它——你们很清楚——立刻就压抑它；总之，他们不再想这件事。我们仍必须对真正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更清楚的观念。求知欲一旦取得实体，它就是从社会群体那里取得实体。

说实话，对于数学发明，我不会满足于这个回答。很明显，确实有些人着了魔；我的意思是，解决摆线问题并不是一种在索邦大学出风头的方式；当时存在……

那是一个奇迹般的时代；我希望看到它以精神分析家的形式重新出现，希望那种“共和国”重新出现……那种共和国使帕斯卡同费马、罗贝瓦尔、卡尔卡维以及许多人通信；他们全都为某种事情彼此联系，而我们不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正是这件事，我希望有一天从历史中提取出来……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使一些人欲求更多地了解那些不可思议、被画成这种样子的东西：摆线。

你们知道那是什么：一个圆、一只沿另一个东西转动的滚轮；你们看到它会产生什么——产生大致这样的东西。但单凭他们着迷于它——请相信，当时这不会从任何领主那里带来任何收益——就足以在他们彼此之间带来声誉与成就；他们严格地停留在这个圈子里。

当然，你们的电视从这里产生……

正是借助这种电视，你们才彻底变蠢……好吧，不过他们当时并不是为了这个而做。

当然，他们为小对象 a 提供了东西，但他们恰恰并不知道。不过，他们越不知道自己走向何处、越是经过我告诉你们的结构——也就是实在界的这条边缘——就越充分地实现了这个对象就是小对象 a，也就是那种正在使你们窒息的东西。

第12课 · 1974 年 4 月 23 日

好吧，我先要……

在预定时间前三分钟开始……我先要履行上一次没有履行的一项义务。

我当时没有做，是因为以为这会自然发生；但既然我发现，甚至我的学派中也没有人迈出这一步，我就想促使其他人迈出去。

有一本书刚刚在所谓“弗洛伊德场域”出版……

这是一个恰好由我主编的丛书。既然它在这个丛书里出版，我显然并非毫无关系；我甚至不得不强迫丛书接纳它……这本书叫作……

这是一个标题，这个同别的标题一样好……叫作《审查者之爱》。作者名叫皮埃尔·勒让德，恰好是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

那么，我强烈敦促那些……

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总之……围绕我所说之物聚集在这里的人；我强烈敦促他们去所谓“了解”这本书，也就是稍微认真地阅读，因为他们会从中学到点东西。

就是这样。现在我开始。

我开始，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新开始。

这正是最让我惊讶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每次我都有机会注意到：当有人向我提出一个康德式问题——“我可以希望什么？”——我曾以某种方式谈到希望，并回答说：

- 希望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不存在共同希望；
- 希望有一份共同希望完全无用。

那么，我要向你们承认自己的希望；它整整一星期都占据着我，直到我为了你们而醒来的那个早晨……

比如，正是今天早晨……直到那一刻，我始终希望这会是最后一次，希望自己可以对你们说：“没—没了”（n,i, ni）：结束。

我仍然在这里这个事实……

因为我真正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天，会在开始以前说……我仍然在这里这个事实向你们证明，无论这份希望多么只属于我，它仍然落空。

好吧，由此，醒来时我当然想到了完全不同于自己原本准备告诉你们的东西；我就这样突然想到，如果有……

我已经说过，但必须重复……如果有什么东西的真理是分析发现的，那就是对知识的爱。

因为……

至少，如果我请你们注意的东西确有某种能够打动你们的重音……移情揭示爱情的真理，恰恰因为它朝向我所谓“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在我上一次的宣告以后，这也许会让你们觉得……

我想自己讲得有点分量；总之，希望你们还记得……我不仅提出不存在“求知欲”，甚至还谈到某种我确实衔接为“对知识的恐怖”的东西。就是这样！

那么，可以这样说，二者怎样汇合？好吧，恰恰是它们并不汇合……

这是《天堂与地狱的婚姻》[注1]。

> [注1] 威廉·布莱克：《天堂与地狱的婚姻》，José Corti 出版社，1989 年，Rien de commun 丛书。

你们知道，有一个名叫威廉·布莱克的人，他曾……

在他的时代，用他自己那套并不贫乏的小小材料……搅动过这个问题；他甚至恰好赋予它这个标题。就是这样！

那么，我现在告诉你们的也许是：这里所说的婚姻，并不完全是人们阅读威廉·布莱克时所想的那种婚姻。

这只是重新强调我曾在别处告诉你们的某种东西；无论如何，我们的经验、我来到这里只为加以安置的分析经验蕴含它。

真理若不是一声抱怨，还能是什么？

至少，这对应着我们承担的事情……

我们这些分析家，只要确实存在分析家之物……对应着我们承担去收集的东西。

尽管如此，我们不可能在收集它时不注意到：分裂标记着它，标记着真理。

真理不能被全说。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的道路；人们很早以前就谈论这条道路。

而且，如果人们把它放在第一位……

放在一个我希望正让你们耳朵嗡嗡作响的陈述中［《约翰福音》14:6：“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人们把道路放在第一位……

正因为它首先涉及道路，尽管人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彼此相差甚远……我们应当对自己的道路稍微有点观念。

然后，紧随其后……

当人们宣告“道路”这个术语时……紧接着谈到真理；如果真理确实是我刚才所说的东西，它就像一块腐朽的木板。

然后，到了第三项——有人胆敢这样做；总之，确有一个叫圣约翰的人敢这样做——他谈到生命。

这些都是鲁莽的发出……

发出什么？发出声音——这里的声音要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写，v,o,i,x……正是这些鲁莽发出的声音宣告了这些配对。

你们可以注意到，这里的配对以三来进行。

那么，在这里，生命是什么？

它确实是某种在这个三中形成、形成、形成……形成一个洞的东西，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生命是什么，但它会构成问题，终究很奇怪。

这里的“生命”（la vie），我很愿意像处理 lalangue 那样，把它连写成一个词 lavie。

单单为了暗示：我们对生命所知不多，只知道它会“洗自己”（se lave）。

这几乎是进入生命之物唯一可感的标记。

总之，这些配对——我在这里暗示的是什么……

从那种被界定为分析的经验出发……我在这里暗示什么？

是不是去思考这些配对？

如果是这样，就会形成一种摇摆，使人坠入大学话语。

正是在那里，人们思考，也就是人们性交。

好吧，我请你们注意，在这套话语中，我并没有……

这只是一项小测试；我完全不以此自夸……我没有“被接纳”，毋宁说只是得到容忍。

所有这一切把我们带回我上一次宣告之物的地位；它同你我之间的关系相连，我曾把它悬置在“声音”与“说之行动”之间。

我胆敢希望，“说之行动”在其中更有分量；尽管我可能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我上一次正是把这项怀疑本身发出来。

如果它是“说之行动”，那么我从一项被编码的经验中接收这个行动。

我还宣告过……

你们看到，我坚持重复自己……我还宣告过：必须有什么……

这里的意思是：欠缺什么……才使这项被编码的经验并非人人都能做到？

这不是劳动分工的问题，仿佛并非所有人都能从事分析其他人。

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这是一个结构性事实；上一次，我曾试图提醒、或至少指出，我准备把它接在哪里。

并非人人都能履行这项职能；我刚刚把它界定为：把真理作为抱怨来收集。

我随后以威廉·布莱克为守护者提到的那场婚姻，处于怎样的地位？

当我说并非人人都能做到时，这走得很远；它意味着，有些人实际上遭到禁止。

当我这样宣告事情时，是要同黑格尔在某处提出的东西划清界限：那种被铭写在他所谓“心灵法则”中的排斥，也就是对世界无序的排斥。

黑格尔表明，做到这一点很容易。他完全正确。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产生世界的无序，而在于从中读出非全体。

这是对次序观念的替换吗？

这恰恰就是我今天准备推进的东西。

借助刚才留下的那个问题推进，也就是是什么推动我为此作证。

这个非全体由什么构成？

很明显，它可以关系到某种使一个和谐世界构成“全体”的东西。

那么，必须在某个元素中把握非全体吗？

一个恰恰因为没有同这个世界和谐起来而有过失的元素？

这足以使其中的“全体”——请允许我这样提出——在分叉、在树这里得到确立吗？

我要请你们注意，我这样若无其事地向你们提出问题时，这个分叉也是我刚刚画出的东西：一个符号、一个“Y”，某种可感、而我们从中开路的东西。树存在，植物存在，它长出枝条；这就是它的在场方式。

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在那里蹚一蹚；那里毕竟有某种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因为它是书写的事实：古老的 Urszene、原初场景，正如它在所谓《创世记》开篇的《圣经》中被铭写：

- 诱惑者……
- 然后，那个傻女人，对吧？名叫夏娃；
- 然后，蠢货中的蠢货：第一个亚当；
- 然后，某个在那里流通、卡在他喉咙里的玩意儿，人们说那是苹果；
- 而且还没完，对吧？那位老祖父赶来，把他们训了一顿[注]。

> [注] 这里的“老祖父”指《创世记》场景中的上帝。Sonner quelqu’un 可指把某人叫来、使其震懵，也可口语化地指训斥某人；结合亚当与夏娃受责的场景，正文取“训了一顿”，同时保留本卷反复出现的 sonner 声音词链。

我并不反对阅读这个故事；我不反对，因为它充满意义。

而恰恰正因如此，必须把意义从中清除。

也许，如果把一切意义都刮掉，我们就有机会通达实在界。

这甚至正是我正在教你们的东西。

对我们重要的不是抱怨的意义，而是某种在意义以外能够被界定为实在之物的东西。

只不过，要清除意义，就不应漏掉其中任何东西；否则，漏掉的东西会构成“排斥”。

而在所有这一切中，有一样东西被人遗忘：恰恰就是树！

令人震惊的是，人们没有注意到，真正被禁止的就是树……

- 不是蛇；
- 不是苹果；
- 不是那个傻女人；
- 不是那个蠢货……而是人不得接近的树！如今谁都不再想到它；真是了不起！

但树本身呢，它怎样想这件事？

这里我跳了一步，对吧？

因为“它怎样想这件事”是什么意思？

它只意味着下面这件悬而未决之事；也正是它使我把一切能够以生命——那个会洗自己的生命——之名被说出的东西悬置起来。因为尽管树显然不会洗自己，但树是否仍然享乐？

我会把它称作一个本质性问题。

并不是说问题以外存在本质：问题就是本质；除了问题的本质，没有别的本质。

既然没有不带回答的问题……

我已经向你们重复这件事很久了……这意味着，本质也依赖回答。只不过在这里，回答欠缺。

无法知道树是否享乐，尽管同样可以确定，树就是生命。

请你们原谅我就这样想象它，想象借《圣经》用这种方式向你们呈现它！

《圣经》可吓不倒我。我甚至还要进一步说：我这样做有一个理由。

有些人就是由它塑造的；人们通常把他们叫作犹太人。

不能说他们没有围绕《圣经》这个玩意儿思量过。

我甚至还要进一步说：他们的历史表明，他们没有研究自然，而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把这部《圣经》“塔木德化”。

好吧，我必须承认，这给他们带来了成功。

我从哪里切实触及这一点？

我从这里触及：当另一个领域进入他们能力范围以后，他们确实对它贡献良多……

这个领域令我感兴趣，尽管不是我的领域——我的领域是分析……他们确实以格外机敏的方式为科学领域作出了贡献。

这是什么意思？科学并不是他们发明的。

科学史从一项围绕……的追问出发……

请把这个词加上引号……围绕“自然”、围绕　φὐσις（physis）的追问出发；海德格尔先生正为它绞尽脑回。

他问：自然对希腊人来说是什么？

他们对自然有一个观念。必须说，他们关于自然的观念……

正如同一个海德格尔所暗示的……已经彻底丧失。丧失、丧失、丧失……

既然它已经丧失，我看不出为什么要为此惋惜，对吧？

好吧，我们也无须为它服太重的丧，因为我们甚至不再知道它是什么。

我们甚至不再知道它是什么；因为很明显，如果科学成功了、成功涌现了，犹太人在一开始似乎并没有为它投入很多自身之物。

那是在事后、奖杯摘下以后，他们才不得不加进自己的一点盐；这时人们才发现……

总之，这不是很清楚吗！……爱因斯坦在牛顿那套伟大玩意儿上再加一层，正是他抓住了正确的一端。

而且他不是唯一一个；必要时我会给你们说出其他名字。但我无法同时谈所有人，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并不都处在同一个角落。

可以肯定的是，只凭那件该死的、被写下来的玩意儿……这终究令人惊讶……

人们说，它是最卓越的“经书”……仅凭这一点，他们就进入了希腊人准备好的那个东西。

而希腊人借某种不可与书写区分的东西作出准备；这里的书写具有以下特性：

- 它能够被阅读；
- 当它被阅读时，就构成一个“说”。

当然，是一个荒诞得令人站着入睡的“说”……

就像我刚才围绕那场“乱七八糟”的场景向你们讲过的……一个荒诞的“说”，但仍是一个“说”！

完全清楚的是，如果《塔木德》有一种意义，那恰恰在于抽空这个“说”的意义，也就是只研究字母。

并从这个字母推导出完全荒诞的组合，比如字母与数字之间的等价关系。不过，正是这种东西塑造了他们，使他们在面对科学时紧跟时代，这终究很奇怪！

所以，我会说，这授权我像他们一样，不把我刚才求助的那种我所谓“宗教泡沫”视为禁区。

我这里所谓“泡沫”，就是意义，如此而已。

我刚才正试图围绕意义作一次清理，并提出树的问题：树是什么？

而且“它是什么”落在我已经指明的一个非常确切的点上，因为我不让问题悬空：它是否享乐？

所以，“宗教泡沫”同样可以成为实验室材料！

既然它连同我所谓的东西一起来到我们这里，为什么不使用它？

我这样称呼它，是把它完整地翻倒到一侧……我所谓真理。因为它当然不是被抽空的真理，而是这样一份繁茂的真理。

我终究可以向你们指出，存在犹太生物学家并非毫无缘故。

我刚读完一本书，也会把标题告诉你们；就是那本《细菌的性》。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

总之，我从头到尾满怀热情地读完这本书，因为它正好沿着我的脉络……如果变形虫……

就是你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那只小混蛋；它显然会扭动，会吞吃一些东西……可以肯定，它会享乐；但细菌呢？我对此表示怀疑！［笑声］细菌会享乐吗？

好吧，有趣的是，唯一能向我们暗示这种观念的东西，就是……

我终究不能说，是在雅各布那里才发现它。不能夸张；我以前已经听到一些传闻……不过，在这位雅各布[注2]那里……

> [注2] 埃利 · 沃尔曼、弗朗索瓦 · 雅各布：《细菌的性》，Masson 出版社，1959年。

而且，在这里他同一个名叫沃尔曼的人合作……真正令我着迷的是所谓细菌的特性：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细菌更容易受到感染。

说到底，如果没有噬菌体，细菌不会带给我们任何东西。

而他建立的纽带……

> “他建立”：他并没有建立；它自行析出……不过，可以肯定，正如他的名字所表明的，雅各布是犹太人；他那份报告……并非毫无缘故……

一份由大量细致、繁茂的实验构成的报告……报告细菌与噬菌体之间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中取得某种“感受”，也就是说，细菌由于受到噬菌体感染，或许会享乐。

而且，如果仔细查看……

总之，请去查阅原文；我把它指出来，这将是你们必须塞进口袋的第二本书。只是这本很难找到，早就彻底绝版；它在美国出版。真麻烦！你们最好去复印一份。也许还有法文版流通，但我说不准；我没有急着去找，因为读的是英文版。总之，也有法文版，我甚至还不知道能否找到。你们看我多么仁慈：就在你们会同我形成最可怕竞争、抢着获得它时把它告诉你们。不过算了，反正总能复印……归根结底，接缝正是从这里得到触及；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接缝。

如果雅各布由此证明细菌层面存在性，那只是通过以下一点；请仔细读这本书：在同一谱系的两种细菌突变型之间……

也就是在那个著名的大肠杆菌中，它在这个层面上充当实验材料……在来自同一来源的两种细菌突变型之间，构成性的正是：这些突变型之间不存在可能的关系。

这意味着，一种细菌谱系的突变在于，它比另一种拥有更强的繁殖可能；而另一种突变型也恰恰在这项繁殖可能的层面上得到区分：

- “繁殖—加”，英语称作 fertility；
- “繁殖—减”。

“繁殖—加”同“繁殖—减”相遇时，会使后者向繁殖一侧发生突变。

而“繁殖—减”接近“繁殖—加”时，却不会使后者向“繁殖—减”一侧突变。

因此，性本质上从两个枝杈之间的非关系产生……

我们重新找到了自己的那棵小树……细菌层面的性别化观念第一次得到暗示，正是由于同一棵树上两个枝杈之间的非关系。

那么，你们看到这为什么会触动我：在所谓生命演化的完全不同层面——我用这个层面规定说话之在——重新找到这种非关系，确实会使我停下来，也使我试图稍微向你们透露风声。

因为归根结底，这意味着，在它第一次出现时……

况且，这同第二次出现严格来说毫无关系；后者只是一种纯粹同构……性化完全不是同一件事；但它可能偶尔在树的某个层面上同感染、而且只同感染相连，这仍值得我们停下来。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我们要仓促行事；尤其是因为这是大错特错的最好方式！不过，这一点仍可感受到。

而且，享乐问题从感染——一种效力有限的性化——开始得到暗示，也同样值得我们停下来。好吧。当我说不要仓促时，也意味着不要任由别人牵着鼻子走。

是否存在……

我在这里切断，从另一端把握事情……实在界中是否存在知识？

我必须在这里切断；否则，即使我没有，至少你们会一路任由别人牵着鼻子走，也就是停在我自己为了不被同一只鼻尖牵走而停下的地方。

在让自己被带进宗教泡沫以后，我现在提出第二个问题；此刻重新出发有何意义？

这终究不难感受到：享乐闯入实在界；而且会有一个时刻……

会在稍后，因为仍必须把事情排成序列……问题会反转：如果享乐追问实在界，实在界应当怎样回答？

正因如此，我开始……

你们在这里看见纽带……正因如此，我开始提出问题：知识同享乐难道不是一回事？

我甚至还要进一步说：如果从被无意识铭写的知识出发，我把你们带到过一个点，那就是知识未必享受自身。

正因如此，现在——切断——我从另一端重新拾起一条线；我先前提出的任何词项都没有在这条线上出现。

我从另一端重新拾起线索，并把实在界中的知识变成问题。

很清楚，这个问题同所有其他问题一样，只从回答那里得到提出。

我甚至还要进一步说，以我刚刚强调的那种回答……

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无意识……我正是以它的名义提出实在界中的知识问题。

相关知识卡 实在界中的知识与无意识知识

但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并没有赋予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以全部效力；我只是说，无意识首先只能被设想为一种知识。

但我把自己限制在这里。

正是以这一点之名，实在界中的知识问题才取得其意义。

实在界中存在知识；而且无须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它也会存在。

相关知识卡 实在界中的知识与无意识知识

它显然存在；否则，实在界就无法运转。

这就是我的出发点；你们看到，它具有完全不同的样貌，恰恰是一种希腊式样貌。

实在界就像主人话语，也就是希腊话语：实在界必须运转。

而人们看不出，如果实在界中没有知识，它怎样运转。

那么，在这里也一样，对吧？不要仓促！

这里不再涉及任由别人牵着鼻子走，而是会不会被这一步粘住。

必须清楚切出它的边框。

既然我迈出“在实在界中”这一步，就必须切除周围一切黏胶，以免自己粘在那里，对吧？

而“在实在界中”——如果我敢这样说——在某种意义以外毫无意义。

“在实在界中”意味着：“不依赖我对它抱有的观念之物”。

相关知识卡 实在界中的知识与无意识知识

再走一步，脚上仍粘着同一层胶：“我是否想到它，无关紧要之物”。

如果我这样思考它：“实在界就是根本不在乎的东西。”

正因如此，当我第一次试图让这个范畴在圣安娜医院听众的耳中振动时，我不能说自己不友善；我告诉他们：“实在界就是始终返回同一位置的东西。”

而这恰恰是把它安置到位置上。“位置”的概念就从这里涌现。

所以，这样说时，我把实在界放置、恰恰安置在一个意义赋予它的位置上——不要忘记——一个作为已知（su）的意义：意义知道自身。

事情甚至到了这种程度：考虑到语言的天才，人们没有把它做成一个词，反倒在“明智的”“可感的”等各种词中蹚水，没有最终把它结晶成sensu（意—知），实在令人惊讶。

看来，这个词大概有些我们不喜欢的回声。

无论如何，我在这里围绕实在界告诉、向你们提出的首先就是：在“实在界中是否存在知识”这个问题中所涉及的知识，必须同 sensu 里 su（已知）的用法完全分开。我正从意义中分离出实在界，但我追问实在界中是否存在知识时，所追问的不是同一种知识。

相关知识卡 实在界中的知识与无意识知识

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知识，不是那种承载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意义承载的知识秩序。

我立刻用亚里士多德来说明它。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早已作出一次跳跃；这次跳跃证明，他的《物理学》同海德格尔试图为我们重新召回其幽灵的 φὐσις（physis）严格来说毫无关系。

因为他所诉诸的……

他诉诸它来回答我现在提出的问题：“实在界中是否存在知识？”……他诉诸的是工匠的知识。

因为希腊人同书写的关系不同。

他们所产生之物的精华，是图画，是绘制平面图。

这就是他们关于智慧的观念。拥有一种关于智慧的观念，并不足以使人有智慧。

这项提醒尤其是向你们说的。［笑声］

令人惊讶的是，恰恰由亚里士多德向我们证明这一点。

天知道他把什么都归到这个工匠头上——这句话正合适。

他首先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归给工匠：这终究太强人所难！

人们在哪里见过，一个勉强以工匠身份应付事情的人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是亚里士多德把这些东西扣到他头上：

- 多亏亚里士多德，工匠“讲述 / 造成”（cause）“目的因”；
- 既然已经做到这一步，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能阻止他，对吧？他还“讲述 / 造成”“形式因”：像人们所说，他有观念；
- 然后，他“讲述原因”，甚至“讲述手段”，说到底，他还“讲述 / 造成”“动力因”；如果亚里士多德还给物质留一点角色，就已经很幸运；
- 在这里，是物质“讲述 / 造成”“质料因”！

它不停说因、说因，甚至胡乱说因。因为……

如果从这一切的出处、也就是陶罐这个层面把握事情……这一切正是从陶罐中产生的。当然，希腊人并不是只会制作陶罐；他们还会制作复杂得多的东西，但这一切都从陶罐中产生。

我之所以提出“实在界中是否存在知识”，恰恰是为了从这个实在界中排除工匠知识。工匠知识不仅没有造成什么，而且工匠恰恰服务于这个知识秩序，因为另一个工匠曾教他这样制作。

相关知识卡 实在界中的知识与无意识知识

陶罐远没有某种目的、形式、效力，甚至没有任何质料；陶罐是一种享乐方式。

有人教工匠通过制作陶罐来享乐！

而且，如果没人购买他的陶罐……

在这一点上，顾客自有判断……如果没人购买他的陶罐，好吧，他只能留在自己的享乐中，也就是留下陶罐；这走不了多远。

我提出“实在界中是否存在知识”时，必须把这种方式同问题所涉及的东西分开。

这里终究应该有几个人去过所谓“中国考古发掘展”；就是那些中国考古发掘物，是毛的国家能找到的最好东西，送来给我们。

在那里，你们可以看到……

在那个层面上；因为有些原因使人在那个地区仍能看到陶罐涌现时的样子……完全清楚的是：

- 那些陶罐令人震撼、令人赞叹，对吧？
- 那些陶罐来自词语刚出现的时代，也就是人们第一次制作陶罐时……他们碰巧给陶罐安上三条腿；但你们明白，这些腿不是拧上去的，而是同陶罐连续一体的。

这些陶罐带有一些壶嘴；可以说，所有嘴巴都预先不配接近它们。

这些陶罐本身在其到来中，就是一些令人俯首跪拜的东西。

你们以为这种涌现同亚里士多德式分解有任何关系吗？

只须看看这些陶罐就知道，归根结底，它们可能毫无用处。

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它们像花一样生长出来。

亚里士多德把它们分解、用至少四种不同的原因来“共同造成”（concause）它们；单凭这件事就证明，陶罐来自别处。

不过，既然我恰恰把它们放在别处，为什么还要向你们谈陶罐？

我谈它，是因为如果最终应当由顾客判断陶罐……

否则陶工就只能勒紧裤腰带……这向我们证明一件事：顾客不仅购买陶罐，还会把工匠“陶工化”（potière）——如果容我这样表达。

只须看看以下关联的后续：陶罐制作得如此之好，以至于陶工被捧到顶峰。由此，人们就会注意到，这个古老故事同上帝观念由以产生的故事完全相同：东西制作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人们想象上帝像工匠一样是一位陶工。

至于这里所涉及的上帝，从前，我的老朋友安德烈·布勒东以为自己说“上帝是一头猪”（Dieu est un porc）是在亵渎。并非毫无缘故，我上一次告诉你们，我从未鼓励过超现实主义者……

我倒不是要把它缩短，说“上帝是一只罐”（Dieu est un pot）；而是要说：“上帝是个笨拙的人”（Dieu est un empoté）。

上帝是陶工，这是真的；但陶工也是个笨拙的人。

他是被假定给其技艺知识的主体。

但我向你们提出“实在界中是否存在知识”时，涉及的并不是这个。

因为这里的知识，是人们成功从实在界中撕下一缕的那一天遇到的东西，也就是到了牛顿的时代，这件事终究发生时。为了让实在界运作……

相关知识卡 实在界中的知识与无意识知识

至少是引力的实在界；这终究并非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被拧在引力上，而且在出现新情况以前，正是通过我们的身体被拧在那里。并不是说引力是身体的一种属性，后来发生的事已经充分证明；但我们确实被拧在这个实在界上……到了那里，牛顿时代的人为什么烦恼？

他们烦恼的正是下面这个问题；我要说，这个问题涉及当时所讨论的东西，也就是质量……

这句话正合适：“群众 / 质量”（masses）……这些质量怎样能够知道自己同其他质量之间的距离，从而遵守牛顿定律？很明显，这里需要上帝。

人们终究不能声称，这些质量……

质量本身，也就是只由自身惯性界定的质量……会从哪里获得自己同其他质量之间距离的观念？

不仅如此，它们怎样知道自身究竟如何，才能正确行动？

当牛顿这番构想刚刚出现时，没有任何人漏掉这一点！

人们唯一能够用来同它对抗的观念，是笛卡尔的涡旋。

不幸的是，笛卡尔的涡旋并不存在；所有人都能非常清楚地看出来。

所以，需要上帝每时每刻“告知”它们，对吧？

事情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人们不仅需要上帝在那里，时时告知每个质量其他质量究竟如何；甚至还假定，上帝也许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亲自用手指推动它们。

这当然太过分，因为很明显，只要公式中已经铭写加速度，时间也就已经铭写进去；因此无须上帝的手指！

但就“信息 / 告知”而言——也就是这里所涉及的实在界中的知识——很难把上帝排除。

而我在这里向你们谈的，正是实在界中的知识。

你们不要以为爱因斯坦后来到来、又增添了一层以后，情况就有所改善。因为仍有一件奇怪的事：如今空间经过相对化，不再绝对……

因为人们早已能够说，上帝归根结底就是绝对空间；总之，这只是玩笑，好吧……但空间相对于光得到相对化，这很有一种“fiat lux”（要有光）的奇特味道；它看上去又开始把屁股坐进“宗教泡沫”。所以，别夸张。

也许就在这里，你们明白……

无论如何，我今天就把自己限制在这里……分析家使某种东西涌现。

你们已经充分“感—知”（sentu）到，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一个事实：迄今为止，我们只谈了来自天上的东西。

我们拥有的一切多少还算确定的实在之物——包括我们的“怪物”（monstres）[注]——全都只从天上降下。

> [注] Staferla、Lutecium 与 ELP/ALI 三种转录都作 monstres（“怪物”），并非误植为下一段的 montres（“钟表”）。拉康随即把 monstres/montres 的近形近音继续接到 minutés（按分钟计量）与 secondés（按秒计量/受到辅助），形成一串无法在中文中完整复制的文字游戏。

如果人们当初不是从那里出发，去寻找“始终返回同一位置之物”——这是我赋予实在界的定义——那么今天就不会有钟表、电视，也不会

有所有这些迷人的东西；借助它们，你们不仅被精确到分钟（minutés），甚至可以说还被精确到秒、被辅助（secondés）。你们受到如此周到的辅助，以至于甚至不再拥有生活的空间。

幸好还有分析家之物，对吧？

分析家——我将用一个隐喻结束——分析家就是鬼火。

这个隐喻本身并不会发出“fiat lux”（要有光）。

我只能说这一点来为它辩护。

我的意思是，它同那些星辰相对立；一切塞满你们、把你们如此整齐地排列在这里来听我这番话语的东西，都从星辰降下。

也就是说，这同你们一会儿来我这里抱怨的东西完全无关。

我在鬼火中看到的唯一好处，就是它不发出“fiat lux”：鬼火什么也不照亮，通常甚至从某种恶臭中冒出来。这就是它的力量。

这就是从鬼火出发可以说的东西；下一次，我会试着重新拾起它的线——“鬼火之线”（fil follet）。

第13课 · 1974 年 5 月 14 日

不上当者会犯错……

这并不意味着，上当者不会犯错。

如果我们从这个以肯定命题自居的说法出发，那么不妨说，这一肯定命题所引入的是：非—不上当者“或许”——仅仅是或许——不会犯错。

但这已经把我们引向双重否定所提出的问题。

不是不上当者，是否就归结为是上当者？这预设了如下几点，而且所预设的不少于这些：

- 存在一个全域（univers）；
- 我们可以断言：任何陈述都把这个全域一分为二；
- 我们可以说“人”；一旦这样说了，我的意思是：由于说出了它，其余一切便都成了“非人”。

一位逻辑学家……

既然我断言，逻辑是实在界的科学……一位逻辑学家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很久，迈出了一步。

人们竟然必须等到布尔，才在 1853 年看到《思维规律研究》（An Investigation of Laws of Thought）[注1]问世。相较于亚里士多德，这本书至少有一个优点：它迈出了一步，试图紧贴它声称要观察、总之要从后验上奠定的东西，也就是“思维规律”。布尔做了什么？

> [注1] 乔治 · 布尔：《思维规律》，Vrin 出版社，Mathesis 丛书，2002 年。

他极其精确地写下了我刚才告诉你们的东西，也就是说，从任何被说出、被陈述的东西出发……

在他那里，事情使他只能提出全域这一观念……他用一个数来把它符号化，一个恰当的数，也就是 1。

因此，他将这样书写……

对于这个全域中任何作为可标记者而被提出的东西……他将写下 x。他把这个“x”留空，因为这正是使用这个字母的原则：它表示“全域中任何可标记的东西”。……“x 乘以 1−x，只可能等于零”：x(1−x) = 0。

只要赋予乘法这个意义，它便只能标记交集。

这就是他的出发点。

正因为 x 在全域中是可标记的，某种东西才仅仅靠“非”得以维持：“人”与作为“非人”的东西彼此对立，一切作为可标记者而存留的东西，都被视为以此方式存留。

然而很清楚，可标记者本身并不是个体性的。在这种设定逻辑外—存在的方式中，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某种颇为棘手的东西：为什么“全域”这一主题未经批判便被设定了？

如果我认为，今年可以借博罗米结支撑某种东西——这当然不是对主体的定义，不是把主体定义为某个全域的主体——那么，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再说一遍，我的尝试毫无形而上学意味。我的意思是：形而上学的特征，正在于它预设了作为这样的主体，即某种知识的主体。

正因为预设了一个主体，形而上学才有别于我在这里试图把诸要素衔接起来的东西，也就是一项实践的诸要素。我一直把这项实践界定为有别于某种纯粹的位置、某种纯粹的拓扑学；而正是从这个位置，定义才得以生成……

这一定义只位于这项实践的位置上……由此又宣告并提出了另外三种话语。［主人话语、大学话语、歇斯底里者话语（科学）］

这是一个事实，一个话语的事实；我试图借它赋予分析家话语一个外—存在的位置。

严格说来，什么东西在外—存在？

没有任何东西在外—存在……

正如我对这个词的拼写改动所标明的……在任何实践中，唯一外—存在的，是构成言说之基础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言说在这项实践中作为审级带来的东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试图用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这三个词项来定位构成结的三重范畴，并由此赋予这项实践以意义。因为这项实践不仅有意义，它还使“一种意义类型”涌现出来；这种意义照亮其他意义，乃至对它们提出质疑——我的意思是：把它们悬置起来。

作为一种衔接，它通向什么呢……

这是一种衔接；在一段旨在使支撑这项实践的人形成如下观念的推进终点……

即对他们而言，实在界是什么……我说：实在界就是书写。

所书写的无非是这个结：它为了被说出而如何写下，它依照书写法则被摊平时又如何写下。

而我把自己的陈述交付给如下检验：悬置这一分别……

恰恰是对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的主观分别；仿佛它们已经可以各自携带某种意义，一种会把它们等级化、把它们变成 1、2、3 的意义……［悬置意义 → 不是序数性的，只剩康托式的序列 →“基数性的”］

当然，这并不能避免我们重新落入另一种意义。你们或许已经从我所强调的如下关联中看到了这一点：

- 实在界与 3 相联；
- 想象界与 2 相联；
- 而恰恰是实在界［口误］……不，恰恰是象征界与 1 相联。

在象征界的诸词项中，某种东西把自己设定为 1：这个 1 能否由全域中的任何个体化来支撑？

这正是我提出的问题；从现在起，我将借布尔的书写，以如下形式提出它：布尔提出的 1 被认为足以分配真理；如果存在 x，那么，从 1 中减去 x 所得的 1−x，难道不正是其余一切可命名之物吗？

这里只要注意到布尔本人如何做，就会令人震动……

当他把这些词项在数学公式中的书写结果写下时……他由此奠定了：任何 x——任何作为陈述的 x——所特有的性质，就是 $x - x^2 = 0$，亦即 $x = x^2$……我的意思是，这一点由一个数学公式来支撑。

奇怪的是，他在书中的一条注释里——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们这本书的年代；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代，因为逻辑思辨正是由此获得了新的出发点——而一个叫作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的人……

我已经对你们谈过他……例如可以依他自己的说法改进布尔的表述，并表明这个表述在某些点上可能因此误入歧途。

他通过凸显二变量函数所得的结果来做到这一点：不再只有 x，而是有 x 与 y；并由此表明了我本人认为必须把握的一点：所谓“关系函数”可以向我们显示，就性而言，这一关系无法被书写。

布尔问道：为什么不把它写成 $x = x^2$ 及其逆命题，而不能写成 $x = x^3$？

引人注目的是，布尔……

而这源于把真理理解为对 1 与 0 的彻底分离，因为他用 0 标记错误……引人注目的是，这个与真理功能本身紧密相连的全域，在他看来竟把书写限制在……

把逻辑功能的书写限制在 x 的二次幂上，而拒绝其三次幂。

他拒绝它，是因为在数学上，若要在书写中假设它，就必须为乘积加入一个新项。当然，当问题在于运用乘法运算时，他并不拒绝这样做；他有时会写 xyz，并且可以视情况标明 xyz……

当这些变量被某个函数以特定方式定位时……例如，xyz 也等于零：$x \cdot y \cdot z = 0$。

但既然他把自己限制在 0 和 1 这两个值上，这个函数也完全可以取……

该函数的值来自三个变量各自被编码为 0 或 1……当他令 x、y、z 各自等于 1 时，便可以看到，其结果并不是 0。

那么，什么能够阻止他在 $1-x$ 之外加入 $1+x$，并且不是把它当作加法加入，而是把它当作乘法的一项加入？

于是他十分清楚地看到，$(1-x)$ 乘以 $(1+x)$ 得出 $1-x^2$，而这将导向——无需我再向你们强调——$x - x^3$ 等于 0，从而 x 等于 x^3：$x(1-x)(1+x) = 0$，$x - x^3 = 0$，$x = x^3$。

为什么他会停在这里——停在哪里？——停在对这个 x 可能为何物的解释上，而这个 x 恰恰被加入全域。[注2]

> [注2] 参见雅克-阿兰·米勒在 1966—1967 年“幻见的逻辑”研讨班框架内所作的报告，1966 年 11 月 30 日课次。

某种东西外—存在于全域，因而把自身加入其中，这难道不正是它所特有的性质吗？

这正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也正是我用一个加号所指示、并由小对象 a 来支撑的东西。

但这便提示我们去问：这里所涉及的一，真的就是被当作一个集合、当作其中一切可个体化之物的汇集而考察的全域吗?

我提出……

不妨说，是有人向我提出……围绕布尔的这一书写，我们可以为他所设立的全域另作奠基……

因为他正是这样衔接并赋予它意义的……我们可以假设，这个一远非从全域中涌现，而是从享乐中涌现。

从享乐中，而且并非随便哪一种享乐：而是从所谓阳具享乐中。

分析经验向我们展示了它的重要性：由此序列而被设定为逻辑的东西……

它是能指性的，却又是字面性的；我的意思是，它可以铭写。正是从铭写中，我们的经验才使实在界的功能涌现；至少［−］，如果你们跟得上我的话……某个像 x 一样的东西可以被加入［+］这一享乐，并构成我已经界定为“剩余享乐”之基础的东西。

尽管如此，布尔确实指出：这里涉及的并不只是享乐与剩余享乐的关系，仿佛剩余享乐恰恰就是在外—存在的东西。它外—存在于什么?恰恰外—存在于我眼下试图向你们阐明其用法与功能的那个结。

他很清楚，要得出 $x = x^3$ 这一函数……

而不再只是 x^2……他很清楚，第三项 (1+x) 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书写，具体说来就是 (−1−x)……

我的意思是，把 (−1−x) 放在括号里……这在数学上等价于……

我的意思是，只要书写就是数学的东西……就可以在括号前写一个“负号”，再把 (−1−x) 放进括号：−(−1−x)。

我写下 −(−1−x)，并说它等价于在这里加上 (1+x)；布尔之所以把这些项加进来，是为了把它们排除出去——因为逻辑被认为应当保障真理的地位。

但我们眼下的目标并不是赋予真理以地位，因为我们说，真理从来只能以半说的方式陈述。除了在言说的位置上，标记一个命题不真、并给它加上一道横杠——一道把它排除并标上假之符号的上横杠——严格说来都是不可思的。

在事物的秩序中……

因为符号就是为了外—存在于这一秩序［外—存在于“事物的秩序”：符号被书写为不可能之物，作为能指的外源之物］……在这个事物的秩序中，严格说来……

不管研究思维、或者声称要确立思维地位的布尔怎么说……恰恰都是不可思的：

- 用一道纯粹的“非”去切分任何可被命名的东西；
- 用这道纯粹的“非”去指称未被命名之物。［→ $\exists x \neg \Phi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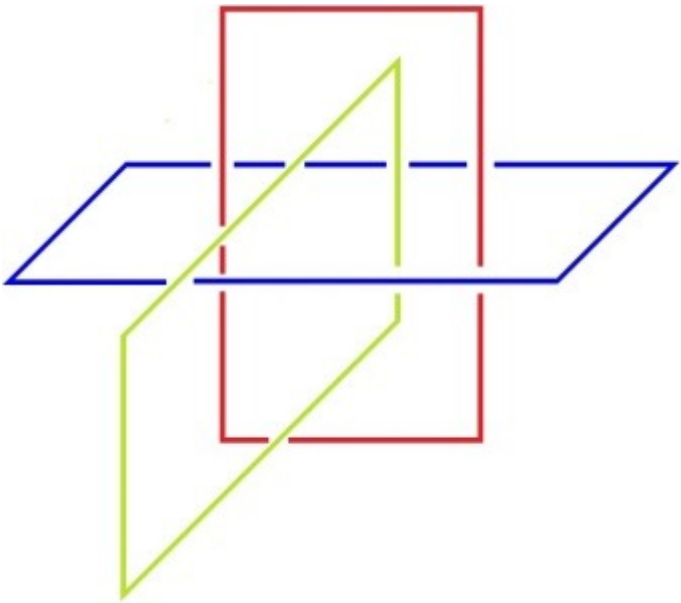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检验 $x^3 = x$ 所产生的结果？

当然，看到我用来标记实在界的这个 3 在此发挥作用，已经颇有意义。我们也正要由此重新拿起博罗米结。

就博罗米结而言，只要……

- 它的陈述外—存在于分析实践；
- 并且是它使这项实践获得支撑；那么，我想再一次向你们展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处在我们的空间中，尽管直到此刻——哪怕引用了亚里士多德——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空间究竟有多少维；我指的正是在其中我们为事物命名的那个空间。

请看，这与我最初在黑板上画出的东西相同：



也就是说，你们在这里有一个环，一个绳圈……

正如我第一次引入这个功能时对它的称呼……这个绳圈，这三个绳圈，就在这里。

你们看到，它们维系在一起：我把其中一个横放在这里，另外两个竖立着，而两个竖环彼此交叉。

显然，它不能打结……［口误］不能解开。

博罗米结本身已经让这里许多人做了不少研究，有人甚至把研究结果寄给了我。

这是它最简单的形式。

引人注目的是，在那些研究中……

寄给我的确实是关于这一点的真正研究……它们考察了各种其他结法——这种结法不计其数——即如何把这三个环结在一起，使得只要解开其中一个环，就会准确地释放其余所有环；而我已经对你们说过，无论环的数目有多少，都是如此。

但我们暂且限于 3，因为这个 3 恰好贴合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这三个功能；我们恰恰不把它们彼此区分，而要看看：仅仅由于它们是三个，并由此把它们变成实在界自身的逻辑，我们能推进到哪里——也就是要看，在什么时刻，我们能够看到某种东西涌现……

仅仅从这三个严格等价的环中——你们立即便能看出它们的等价性……从这三个环中，使某种可能成为区分开端的东西涌现。

区分从这里开始。令我惊讶的是，在收到的研究中，没有人向我指出这一点：这三个环按此方式布置，便确定了八个区段，不妨说是：1、2、3、4、5、6、7、8。

我任取其中一个区段，并从这个区段把结摊平；你们马上会在这里看到……

你们会从自己所在之处看到；不过即使处在我的位置，肯定也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你们会看到：由于摊平，某种东西已经在其中定向了。

我的意思是，你们肯定看到了和我所见相同的结之铭写。就我刚才展示的情形而言，我以所示方式拿起这个结；摊平之后，某种东西沿着它的形态勾勒出来，并铭写出右旋。

它以此方式摊平之后，即使翻转过来，我事先就知道它仍是同一个右旋。

只要做一下这个小操作，也就是想象它的翻转——这一点同样可以写下——我们就会看到，它并非镜像；翻转博罗米结时，你们看到的并不是它的镜像。

这难道不使如下事实更加引人注目吗？也就是，当我重新考察这些区段时……

假定我刚才选择的是——我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是否这样做了——对你们而言位于右上方的那个区段；如果我不仅说它在右上方，而且还说它在前方……而现在我选择的不再是右上前方，而是左下后方，也就

是与它严格相对的区段，并且从那里出发，以先前同样的方式把它摊平；那么，非常值得注意——你们也可以验证——这一摊平所产生的结之绞卡与收紧方式恰好相反，也就是左旋。

因此，仅仅通过操弄博罗米结，就已经产生了一项属于定向秩序的区分。

如果一个方向与钟表指针同向，另一个就会与它反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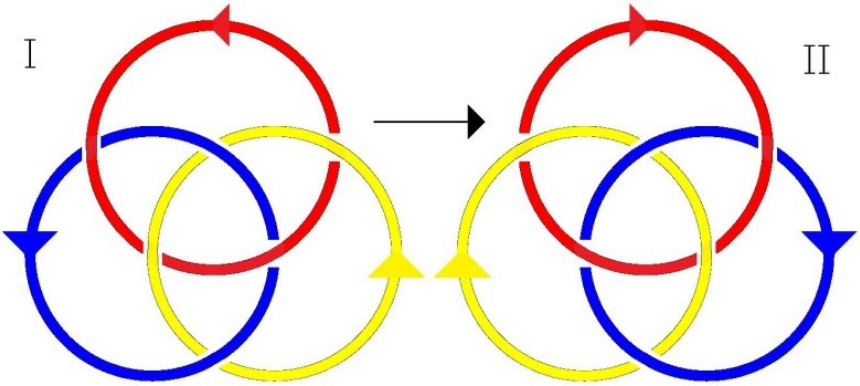
某种属于这一秩序的东西能够产生，我们当然不必惊讶，因为空间在事物本性上就是定向的；所谓“镜像”的功能以及一切对称性，正是从这里产生的。

我为今天这番论述的艰涩向你们致歉。

我只想向你们指出：相对区段之间的这种定向事实，已经向我们表明，它符合结构……

只因我在这里拿来作凭借的这个唯一支撑、这个结式支撑，定向便从中涌现……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这些环本身上标出一个方向，也就是一种定向。

换言之，以最后一个、即这里标为［I］的图形为例，我们要问：若使用一种符合我们所得定向的方向，会产生什么结果？这种定向只有两类，而且只有这两类彼此不同；于是我们会发现，由此得到的图形，其周缘将标出同一方向。要使其中一个图形转化为另一个，即同样补全的［II］图，需要什么？



你们已经从我的迟疑中，看到了操弄所谓“绳圈”时所遇到的困难本身。

这一个是另一个的镜像。

但只需什么，就能把一个变成另一个？

这可以用极其简单的方式来界定：你们看到博罗米结这样铺展开来；其中任意一环都分别切过另外两环，且切过的方式使得：任一环一经切断而被释放，另外两环便同时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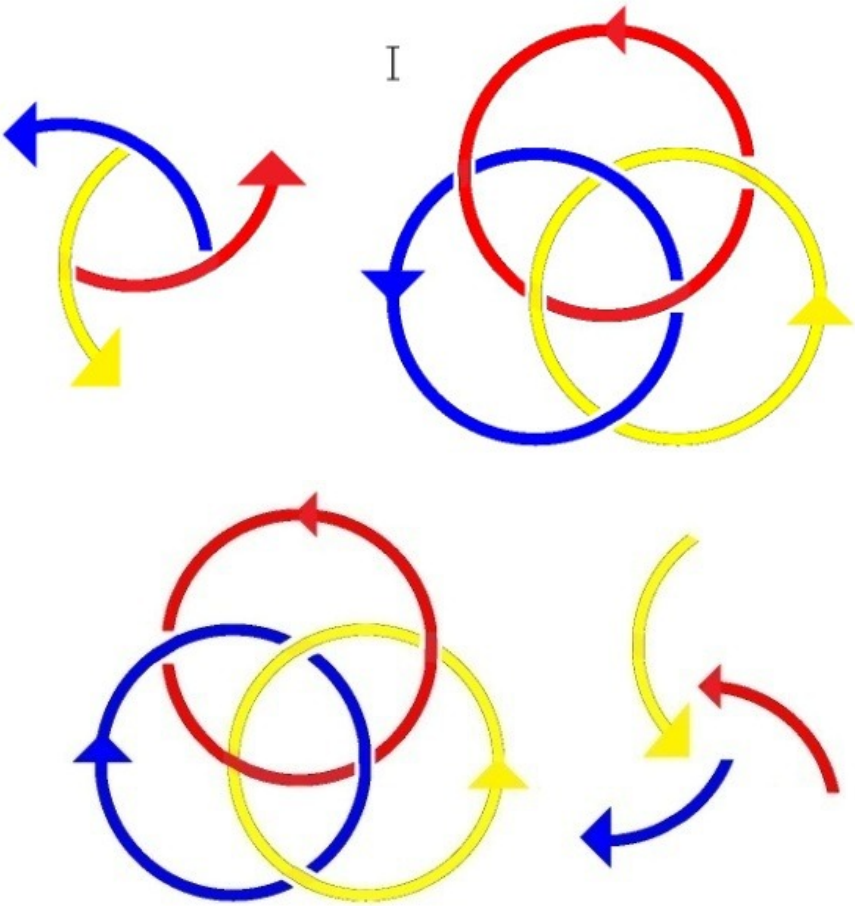
这意味着：其中一个环可以围绕另外两环中的一个转动，而仅凭这一操作，我们便会得到一个新的博罗米结。

这里发生之事的法则如下：你们只需……

请原谅我没有彩色粉笔，那样会好一些；我用粉笔把它涂一下……如果我们把其中一个结——也就是一个环——围绕另一个翻折，会发生什么？

我们得到的恰恰就是这个。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新图形；它具有与这个图形同类的性质。也就是说，你们看到：图形如此呈现，其中这一部分保持不变，另有两个要素。



就是这样：另外两个要素呈现出这里所界定的那种定向。假如这一环标为 a，接下来便会得到如下呈现：如果这是 b，那么 b 与 c 的方向都将倒转，它们曲线的定向也会倒转，整个图形将按如下方式补全。就是这样。

重要的是看到：一旦把 a 翻转过来，结的收紧就会获得完全不同的定向。也就是说，仅仅因为翻转了其中一环，另外两个要素……

也就是我们没有翻转的两个要素……也改变了方向。

我的意思是，正如可以设想的那样，在这团乱麻中被我截出的那一段——也就是随着原先位于那里的绳圈翻转而被截出的线段——已经改变方向；换句话说，在其中一个环、也就是这个环上，另外这两段以某种方式接合过来：

- 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把这种方式称为向心的；
- 而此前三个环都是离心的。

正因如此，当我们再翻转一个绳圈时，对于我们这次要翻转的线段本身而言，这个绳圈仍将保持原来的定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翻转 a 之后再翻转 b，b 将保持向心方向；但另外两个环——一个离心，一个向心——将同时倒转。结果是：向心者变成离心者，离心者变成向心者；于是这里又会有一个离心者和两个向心者。不过，那个离心者将是被翻转的向心者之一。

我是不是需要从头再做一遍，还是已经有人跟上了？

我冒险连笔记都没看，理由很简单：操弄本身的困难，这个博罗米结的难以想象——不妨这样说——而我们又试图从中获得某种用处；我倒不介意把这一点突出出来，是不是，［笑声］以某种方式把它突出出来……

就是这样，第二次翻转之后，是不是，先前那样的一个左旋又出现了。正因为我们先翻转 a、再翻转 b，才获得了如下结果：

- 这里原本的离心者被一个向心者取代；
- 而这里原本的向心者被一个离心者取代。

因此，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是 c、a 和 b。

有人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一个人们开展研究的地方［原话如此］……有人问我，这个博罗米结与我所陈述的四种——我姑且说——所谓“性化认同”选项，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它与下列四个公式有什么关系：$\exists x \neg \Phi x$、$\neg \exists x \neg \Phi x$、$\forall x \Phi x$、$\neg \forall x \Phi x$。[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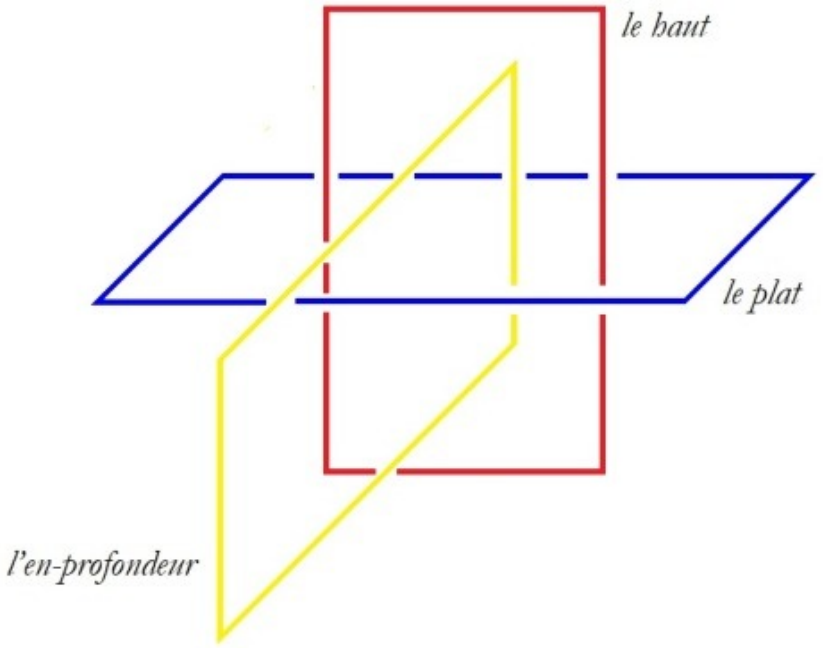
> [注] 原文转录中的性化公式符号已经损坏；此处依据本课随后对四个位置的逐项说明，恢复为拉康通常使用的四个公式。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现在我将试着向你们说明。

假定我们把这个图形放进如下区段位置：按照笛卡尔坐标中的标记，指明所说的八个区段。

你们应当能看到、能察觉……让我们取右上前方的区段。把这里标出的绳圈翻折下来——我的意思是，这个绳圈，也就是这个环，由另一个环维系；后者我称为“纵深向”，这个称为“上方”，而另一个称为“平面向”。



好，那么“平面向”来到这里，而这个环来到那里［拉康拿着一个结作演示］；所以是：绿、蓝、红，事情将这样呈现。好，稍微有点不同。就是这样。你们自己也得费点力气做一遍，因为说到底，我发现这并不那么容易。好。

重要的是要指出：正是通过把这一个翻折下来……

具体说，是把“垂直向”［“上方”］朝“纵深向”翻折，把这个环翻下来……

也就是最初在这里明确标出处于自身位置的那个环……正是这样翻折它，我们才会得到位于这个区段中的绳圈、这个博罗米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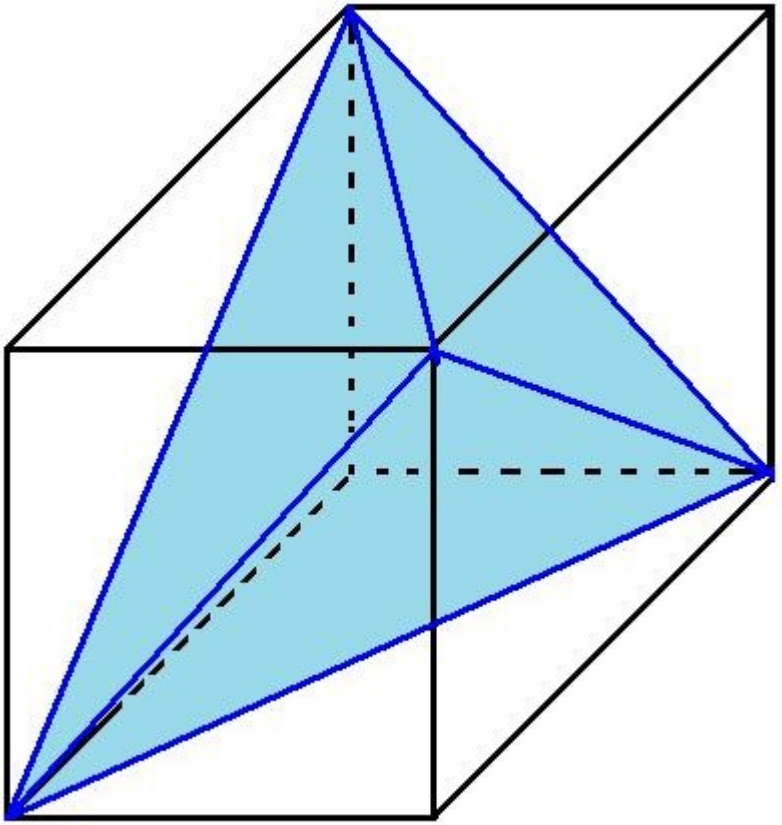
这个区段位于我们任意选取的出发区段之左……所以，在这个区段中发生了左旋的倒转，也就是转向右旋，因为我在下面做出的那个结是左旋的。

我之所以这样拿，是因为这些结、这些绳圈按此方式排列时，就是这样打结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次倒转。这意味着，例如把事物像这里这样放置：

- 从这个区段移到这一个区段时，我们得到第一次倒转；
- 再移到这个区段时，我们得到第二次倒转……因此，无论沿哪个方向，只要这个方向相对于某个相交平面构成对称方向，我们都会在三个端点上看到博罗米结发生改变，看到一次倒转。

好，如果我们经过这里，也就是从上方跨越到下方，就会得到又一次倒转，亦即回到这里原有的左旋。这些操作是可交换的，也就是说，沿此方式移动，我们也会回到同一结果。



换句话说，在四组相对点上——也就是说，在八个区段中，有四个区段可以通过“在立方体中铭写一个四面体”来界定——我们将看到四个同质图形出现；而底本接着说，“这三者全都”在这里是左旋的[注]，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左旋图形。好。这会产生什么结果？

> [注] 此处 quatre figures homogènes, toutes les trois 在计数上自相矛盾：“四个同质图形”之后却说“这三者全都”。Staferla、Lutecium 与 ELP/ALI 三种公开转录均保留同一句法，目前也没有公开的米勒定本可供裁断；这很可能是口头讲述中的计数滑误，但无法确定应改“三”还是“四”，故正文保留异文，不把 figures 误解成“三个环”。

博罗米结仅仅由于被摊平、或者说被书写，就产生了这种可谓四倍的增殖，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我只提出如下看法……

考虑到时间，我要到下一次才会作出评论……也就是说：正如你们刚刚看到的，这里涉及一个四面体图形；只要把两个绳圈翻折——可以说是任意两个——就会产生这个四面体图形。

无论是哪两个，我们都会回到左旋图形——姑且用左旋来具体说明。

无论被翻折的是哪两个环，我们都会回到这个图形，而且总会剩下一个没有被翻折的环。

留下的当然是第三个环；我的意思是，在另外两个环都翻折之后剩下的那个环。

例如，如果我们把这些绳圈分别当作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那么最后剩下并保持离心位置的环——这一点仍需你们自己验证，我的意思是，你们要看到：翻折 S 与 I 之后，最后保持离心的正是 R。

这有一个充分理由：如果你们看清了最后一个图形，就会发现，为了得到最末那个图形，必须翻折的是　R，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实在界；而这个末图自身将是右旋的，并且其中全部都是离心的。

这为你们记住两次翻折之后第二阶段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种简便办法。因为正如我先前向你们展示的，你们应当在严格相对的区段中，重新找到我作出如下说明时所谈的那个图形——也就是先前没有被发现的事实：从一个区段移到与它严格相对的区段，亦即移到矛盾区段、对角区段时，我们会得到一个结……

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左旋，那么所得到的结便不再是左旋……我们得到一个右旋结。好。

那么，找机会用一些小操作来验证这一切吧——就像我刚才在你们面前如此漂亮地失败了的那些操作——你们最终会看到：只要保持在左旋结中，我们就会得到我所称的、或者具体规定为四面体的东西；因为你们已经看到事情如何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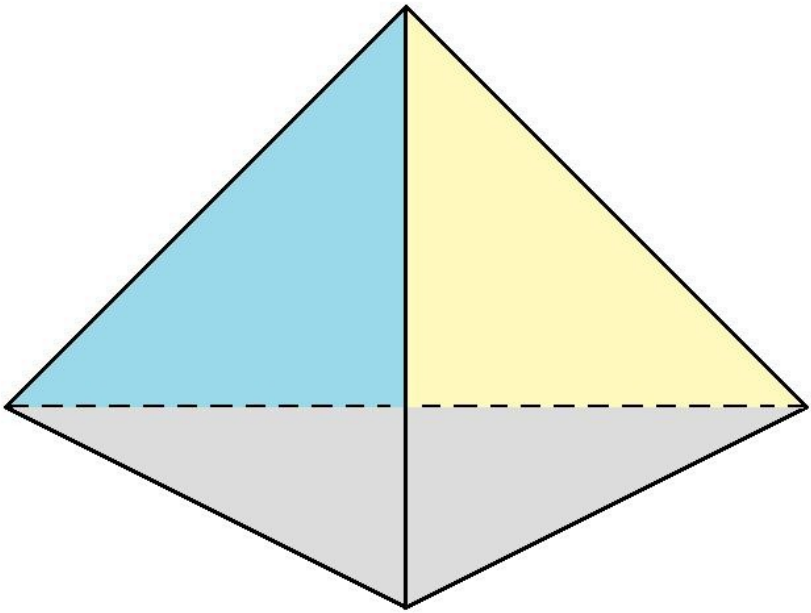
你们可以这样重构：例如在这里取正方形的一个面，把它拉出来，就能由此重构立方体。因为同一定向种类的区段——在这个情形中具体说就是左旋种类——总是相对于立方体的某个面处于对角排列。

我只想向你们提示：从这里会产生……

从享乐的功能［Φ］出发……会产生如下结果：在这个四面体的某个顶点上：

- 某处放置着 $\neg\exists x\neg\Phi x$：不存在一个 X 对 Φ 说不；
- 某处——我们把它写成 $\exists x\neg\Phi x$——存在某种对 Φ 说不的东西；
- 某处是 $\forall x\Phi x$，也就是所有者都服从这一功能；
- 而在另一处则是 $\neg\forall x\Phi x$：并非全部……

我把它写成下面这种形式并非毫无理由；如果你们愿意，这是一个基础形式：



$\exists x \neg \Phi x$　　$\neg \exists x \neg \Phi x$

$\forall x \Phi x$　　$\neg \forall x \Phi x$

我们将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质疑这个“非”：不是刚才那种“排他的非”，而是在“存在某物对阳具功能说不”之中的那个“非”。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考察对这一功能说“是”的东西；但它又分成两类，即：

- 一方面有全部；
- 另一方面有非全部，换言之，就是我所称的“并非所有女人”。

你们难道看不出，这已经是一份研究纲领吗？也就是：在需要接受检验的东西中，批判这个“非”究竟是什么，批判“说不”意味着什么——也就是禁令——尤其归根到底要批判：通过对 Φ 功能说不而得到具体规定、也就是对阳具功能说不的东西。

对阳具功能说不，就是我们在分析话语中所称的阉割功能：$\exists x \neg \Phi x$。

也存在对阳具功能说“是”的东西，而且它是作为全部来说“是”的；具体说来，这是由我们称作“男人”的东西之定义完全必然地要求的一种类型。

你们知道，非全部主要被我用来标明：并不存在“女人”［因为 $\neg \exists x \neg \Phi x$］[注]；也就是说，如果可以这样说，女人只有各不相同者，以某种方式一个一个地存在［对一个开放无限集的计数］，而这一切又以某种方式受如下特权功能支配：尽管如此，并不存在一个女人能够代表作出禁止的言说，也就是绝对的否。

> [注] Staferla Word 底本用自定义 LACAN 字体写公式，导入 Markdown 后这里只剩“/ §”。同页四式的字体编码表明“/ §”对应 $\neg \exists x \neg \Phi x$；第十五课后段也以同一公式说明“女人”不存在。Lutecium 与 ELP/ALI 的连续文字同样说“没有一个女人代表作出禁止的言说”，故原译所补的 $\neg \forall x \Phi x$ 应予更正。

就是这样。

那么，既然现在要考试，我今天只是起了个头。

请原谅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下一次再继续。

第14课 · 1974 年 5 月 21 日

请原谅我迟到，也谢谢你们一直等着。

你们看到，我仍坚持把博罗米结作为今年论述的基础。

博罗米结在这里之所以有其根据，是因为它使对书写的这一参照物质化、呈现出来。

在这个情形中，博罗米结只是一种书写方式。

总之，它恰好使实在界的域在场。

最初追问无意识是什么时，我只想在实际构成分析经验的层面上把握它。

当时，我还没有以任何方式阐发话语本身；话语的概念、话语的功能只是后来才出现。正因为这个话语是某种社会纽带——因此必须说，也是某种政治纽带——的所在，正因为这一话语定位了这条纽带，我才谈到话语。

但我的出发点只有经验。在这一经验中，语言清楚地显现出来，某种无可争辩地从分析实践中强加自身的东西也显现出来：分析实践以一种痛苦情态（pathétique）为基础，而问题在于定位这种情态，并定位我们如何介入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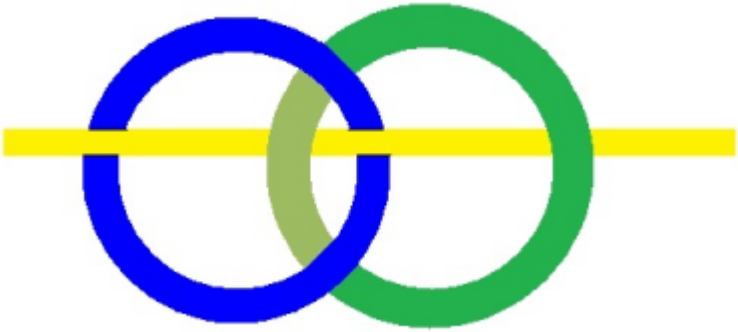
介入使行动这一概念涌现出来。

同样重要的是思考这一行动概念，并展示它如何能够由一种言说而获得实存性。

“当年”——就像人们所说的——我曾认为必须指出：分析家不仅只以言语来运作，而且他的特有之处就在于只以言语运作。

他拒绝对身体作这样的介入：例如以任何形式吸收某些物质，这些物质随后进入身体的化学动力过程——人们称之为“药物”。

我现在走到的这一点，就是这里画出的回环、你们看到的这个圆：在性与言语之间存在一条纽带——但问题在于知道它是哪一条纽带。



很清楚，性包含身体结构的二元性；可以说，这种二元性又层层反映在：

相关知识卡 魏斯曼的种质连续性与种系—体细胞区分

- 例如躯体（soma）与种质（germen）的二元性上；
- 生命与无生命世界的对立上，等等。

二元性这个概念，足以使一切为 2 的东西同质化吗?

你们立即就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我刚才只是列举了:

- 身体结构的二元性;
- 躯体与种质的二元性;
- 生命与无生命世界的对立。仅此便足以让你们看到：这种极性——且用它本来的名字称呼——根本没有使这里涉及的各组两极同质化。

相关知识卡 魏斯曼的种质连续性与种系一体细胞区分

它绝不足以使“世界”或“全域”这一概念同某种不可思之物——即主体——发生相关，仿佛主体是什么？是所谓“世界”的反映与意识。

其原因在于我称作感官的痛苦情态的东西。

没有理由惊叹竟有一种存在者去“认识”——认识什么？——其余一切；显然，自古以来，人们总是借性关系的隐喻来描述这种显而易见的二元性。

这种二元性虽显而易见，却又有其特定性、局部性，并且有别于其他二元性；“认识”一词［取“《圣经》意义上的认识”］之所以受到强调，原因就在这里。

“主动”与“被动”的观念也由此而来；不过，在所谓“主体”与“世界”的这一极性中，我们并不能知道主动在哪里、被动又在哪里。

即使没有主动者，这种痛苦情态也会存留，并在我们所谓的切身体验中得到证实：我们受苦。

当问题涉及分析时，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

为了摆脱这种痛苦，我们也会采取行动；有时，我们还会许多人一起行动。

问题在于知道，所谓两个人是什么……

也就是两个动物；他们被一种政治组织所定位，而这种组织又由我所谓的一种话语给予极其特定的规定……问题在于知道：一种仪式化言语交换的言说是什么；并且知道，这一操演中被假定发挥作用的东西是什么，也就是无意识。

在这里，我试图对你们说："实在界中存在知识。"这种知识会自行运作，而我们无从知道，在那些我们习惯看到其实现的东西中，这一衔接究竟怎样完成。

这里涉及的会是某种我们不得不承认属于"秩序化思想"的东西吗?

宗教和形而上学采取的正是这一立场；在这一点上，二者站在同一边：它们在那些被安排给存在的假定中彼此携手。

那么，我想说的是：弗洛伊德所假定的无意识知识，有别于这种实在界中的知识……

相关知识卡 实在界中的知识与无意识知识

无论如何，即使科学也会把这种知识变成天意性的……也就是说，仿佛有某种东西——某个主体——保证它是和谐的。

弗洛伊德所提出的……

不过这还不是全部，我顺便指出……是这种知识并非天意性的，而是戏剧性的；它由某种从存在的缺损出发的东西构成，也就是思想与世界之间的失谐。

相关知识卡 实在界中的知识与无意识知识

这种知识处在我们称为“外—存在”的东西之核心，因为它从外部坚持，并构成扰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性关系在这种存在者那里显得……

并非只有我一个人把它刻画为“说话之在”……显得受到了扰乱。这与其他存在者那里似乎发生的一切形成对照。

自然与文化的区分，甚至正是由此而来。

而严格说来，这个自然——如果可以这样说——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把它刻画为：并没有那么自然。

因为从我们生活的地方来看，强加给我们的并不是自然；强加给我们的是：

- 另一种知识模式；
- 一种绝不能归属于某个主持秩序、主持和谐之主体的知识。也正因如此，在我最初那些刻画弗洛伊德式无意识的陈述中，有一个公式，我发现自己……

后来又多次回到它……我发现自己曾在圣安娜医院提出如下公式：

“上帝不信上帝。”

说“上帝不信上帝”，同说“有无意识”完全是一回事。

当然，考虑到我当时面对的听众——也就是那个时代所能呈现出来的分析家——这句话毫无效果；唯一的效果是：他们会问我自己是否相信上帝。

此后有人这样界定我：说我是“一个相信自己是拉康的人”。而我本人曾经这样界定拿破仑，不过说的是他生命末期、也就是他总之发疯之时，因为相信自己的名字，恰恰就是疯狂的定义。

与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所想象的相反，我不相信拉康。

但我提出如下问题：下列两点之间，是否存在严格的实存性关联：

- 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无意识；
- 以及如下事实：没有任何人相信上帝，尤其是上帝自己也不信；因为无意识知识所具有的实存性，就在这一点上。

无意识知识与本能完全相反。本能不仅支配着自然观念，也支配着一切和谐观念；而正因为某处存在这一裂隙，才使所谓最自然的事情——也就是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当我们观察某些动物时……观察什么？观察彻底“不同”的存在者、世界中的客体，并尽可能在它们身上作出各种外推时，显得最自然的事情——发生了问题。

我们观察到的是：两个身体之间似乎会发生某种事情；而且在大多数物种中，它显然与所谓雄性身体同那个自认是雌性身体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总体而言，这两个身体之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然而在动物那里，引人注目的恰恰是雄性与雌性何其……

让我们为了简便、也为了表明我的想法而直说……何其自恋。

那么，今天我想提出某种东西——毕竟必须有所推进——某种重要的东西。如果我曾强调：阻碍性关系的，无非就是我上一次在黑板上重新写成 Φ 的那个功能；而我以数学方式如此书写它并非毫无理由，因为只要某种东西能够被书写，我就相信它处在通向其实在界的正确方向上。

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因为我有时在这里……

在这个麦克风所容许的范围内……在黑板上书写一些东西，所以这便支撑了在这一话语中建立起来的我与你们的关系？

我不这样认为！我不断对此提出问题……

我想在这里指出的要点是：我始终说真话，而这一点被铭写在象征界中。

我始终说真话，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我重复真理；我辟开一条道路，使一种言说得以存在。而在这种情境中，你们与我的关系就在于：这使你们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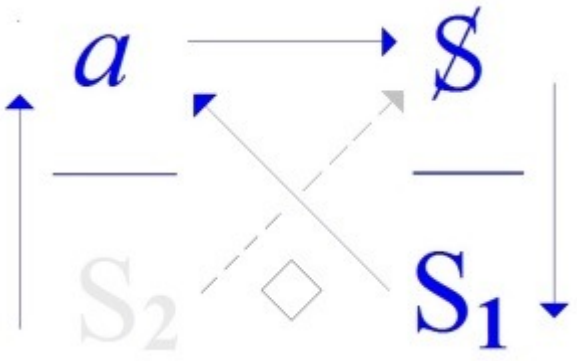
我不止一次对此提出问题，一直围绕它打转。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试图陈述的这种“恰当言说”，其重音就在这里；而在别处，我无疑借助书写，但正是在书写一侧，才集中着我试图借以追问无意识为何物的东西——当我说无意识是实在界中的某种东西时。

另一方面，我说过“知识”；但我也强调：如果知识这一维度触及实在界的边缘……

而我们需要把握并运用我所谓的褶皱、实在界的边缘……那是因为我相信：唯有书写本身能够支撑这个实在界；由此，我才能说出某种具有简单定向、只是具有定向的东西。

因为“说真话”可以说人人都做得到；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分析经验中的我们而言，真理就是我们的质料。

它是我们的质料——在哪一点上？——就在于，它是关于这种痛苦情态、关于我如此指明的这种受苦的真理；正是这种真理，把我们带向对一种如话语般结构起来的经验的圈定。



我曾试图把这些话语衔接起来，但我所作的是书写的衔接：只有在这一点上，某种东西才能在其中为实在界作证。

那么，上一次我向你们重提那四个词项、那四个标点时，所涉及的是什么？它们是认同的四个书写标点；在此我不称这种认同为“性的”，而称之为“性化的”。我当时提醒你们：从原初之结出发，博罗米结使我们能够定位每一种书写。我已经尽我所能向你们展示过这个结：手里拿着几个绳圈，从第一次摊平所确定的四个区段中来展示它。要得到这些区段，就必须让其中两个环……

我说的是两个，而不是同一个；因为如果是同一个环，它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也就是说，必须是两个不同的环，我们才能到达一个与最初摊平的区段同构的区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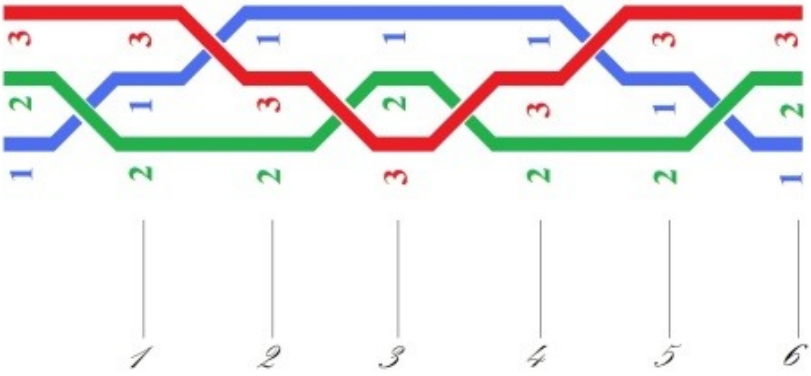
当时我以为，可以在黑板上向你们展示这一点；但这种展示显然颇为“冒险”，因为你们已经看到——也令我极其恼火——我在其中陷入了混乱，是不是。

我之所以陷入混乱，是因为一件奇怪的事：总体而言，其中仍有……

这正是那次经验所表明的……仍有某种没有被掌握的东西，处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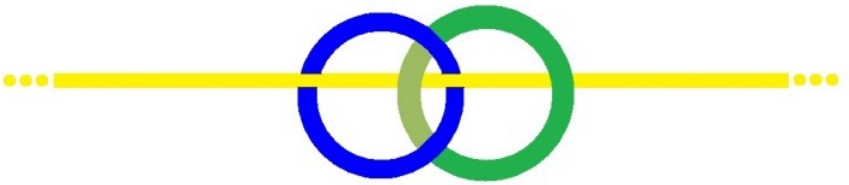
你们知道，我已经指出过，现在再提醒一次……处在结的秩序之中，却尚未被掌握。

这很奇怪，也很独特；不过某种东西已经取得进展：博罗米结已经被等同于具有六次运动的辫子——是六次而非三次，尽管看上去似乎只有三次——这已经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向你们展示的东西，应当与我此前已经标出、已经写作博罗米结最简单形式的东西相联系。它恰恰就是这个形式：第三个环在任何

地方都没有出现；这里的第三个环，只由一条直线来代表，请允许我假定它是无限延伸的。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假定；我要说，它本身也很有启发性。在结的任何阐发中，这都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基本论点，例如阿廷的阐发[注1]……

> [注1] 埃米尔 · 阿廷：《几何代数》，Jacques Gabay 出版社，2000 年。

也许你们知道这本书；至少你们当中肯定有人已经找来读过……阿廷说：对于一条简单的线，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断言它所成之结无法解开；具体有以下两种情形之一：

- 要么，它的两个端点确实延伸到无限远；

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可能忽视在线上形成的任何结；

- 要么，它的两个端点彼此接合；在这种情形下，就可以检验它究竟是不是一个结。

这一点提示我们作出什么说明？

假如这条直线——在这个情形中，博罗米结由它获得实存性——具有如下特征：它穿过两个环，其方式是，当第一个环切过第二个环时，这条直线切过第一个环；这便同时强制了一种交替关系。也就是说，

它会切过遇到的第一个环，而又被第二个环切过，因为它自身处于第一个环之内。因此，它会两次切过蓝环，也会两次被绿环切过；蓝环与绿环的区别则在于，蓝环切过绿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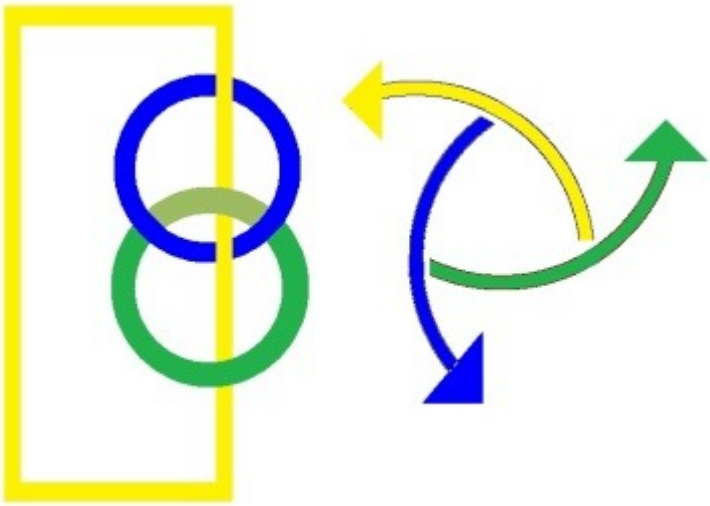
所以，使这个结构成结的，在这里是一种三项关系。你们可以看到，无限直线强制了如下结果：无法赋予它任何定向。

因为它从哪里出发？必须知道它有没有开端，才能相对于这个开端取得一个定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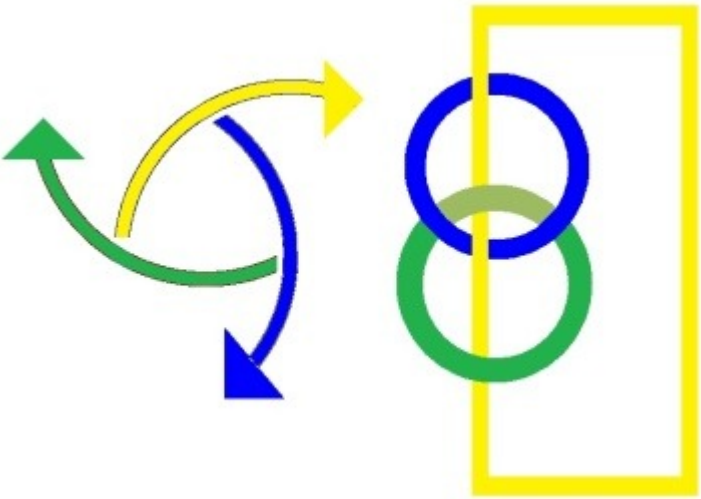
相反，只要把这条无限直线的两端接合成环……

我用这种不涉及任何几何形式、只涉及一种实存性的方式来表达……只要赋予它环的实存性，就会有某种属于定向秩序的东西出现；但它并不出现在我刚才称为直线、又突然使之成为环的那个东西上，而是出现在结本身之中。因为你们看到……

我每次都用一种对应关系向你们标出这一点……正因为这里被规定为橙色或黄色的那个个别环，以圆环形式被摊平；仅仅由于这一点，这里才出现了我可以称为左旋的定向：



如果我强迫自己，在三个环所成之结的外部，沿着每个环向我指示的方向行进，那么在另一侧，圆环的呈现就完全不同，也就是在这里呈现为右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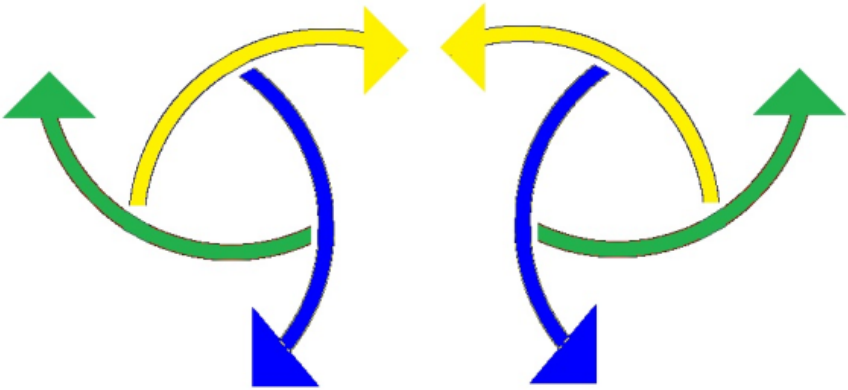


正因为我们在这里让事情以这种形式呈现，我们才可以说：在另一个图形中以某种方式呈现的东西，在这个不同形式中恰好倒转了。

很清楚，正因为我们以这种形式把握事物，才会在这里得到一个右旋形式；同样，正因为我们在这里从橙线被翻折之点的相对侧把握事物，才会得到一个左旋形式。这意味着，这里出现的是属于如下秩序的东西。

我们同时看到：相对于被倒转的橙线，两侧发生了互换：

- 蓝线在这里位于右侧；
- 而在这里位于左侧；绿线则相对于橙线处在端点关系中：



这就是说，事情很容易理解；我上一次试图向你们展示的正是这一点：当我们相对于另外两个绳圈翻折其中一环时，自然会发现，我们是在别处……

在其中一个圆环的别处，也就是这里的绿环［口误］……不，是这里的蓝环……我们发现自己在别处切过了它；换言之，黄线……

因为被翻折的是这条黄线……延续过去，并切过了那个环。

所以，每一次都会有某种东西改变：结的定向发生改变。

每当我们从一个区段移到另一个区段，结的定向中都会有某种东西发生改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结四个一组地获得具体规定；它们彼此具有我上一次称为四面体式的关系。我曾试图从中辨认出：为所谓性化认同的各种模式保留的四个位置，究竟具有何种模式。

显然引人注目的是，你们看到，哪怕今天在这种极为简单的形式下，我仍然发现自己……

- 难以让你们感受到它；
- 也难以亲自在书写中展示翻折效应为何物，因为这里涉及的已经是一个被作为某一项选出、并且可以说事先同另外两项区分开来的环。

可以肯定，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个书写客体向我们呈现了某种特别震撼的东西：可以说，这是一种我们难以掌握的书写。

相当引人注目的是，到了第二阶段……

也就是在我以为可以靠这一窍门轻松脱身之后……我发现自己又被这一书写弄得为难、混乱起来。

这难道不是某种东西的征兆吗？正是这种东西支配了人们对结的厌恶……

相较于数学，这种厌恶极其引人注目……也就是人们对结所产生的厌恶。

因为说到底，某种在一门发展起来的几何学中勾勒成形的东西，本来也未必不能……

这门几何学确实完全以书写的方式运作；

科学正是由这一书写起步，我指的是希腊几何学中的书写……极其引人注目的是，科学本来也完全可以从研究绞卡的努力起步。例如，当我们在这里把这个结相对于那条严格说来使它构成结的线拉开时，绞卡就会产生。

同样，当我们在这里把它翻折时，也清楚地看到自己绞卡了某种东西。绞卡了什么？除了说所涉及的是某种被绞卡之物，还能说什么？再没有什么可说的；而在我用来言说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之关系的这个功能中，问题所涉及的恰恰就是这一“被绞卡者”：某种东西在这里被攫住；就这个情形而言，这某种东西实际上正是主体。

不过，我仍须试图照亮这某种东西；可以说，要通过使每个环各自获得个别规定来做到这一点，也就是阐明象征界在哪一点上有别于想象界、又有别于实在界。

为了尽快照亮这盏灯——我也只能做到这里——我提出：象征界属于一的秩序。关于这个 1，我上一次已经向你们提出，它在布尔试图构造的……

逻辑秩序中……构成了全域。

同时我也提醒你们，这里有某种值得质疑之处；因为把全域当作某个 1，已经是在提出一项假设。

与此相反……

布尔正是沿着这条路线行进，提出公式 $x(1-x) = 0$；也就是说，凡不是 x 的东西，

就是从全域中减去 x 所得的东西；二者的乘积、交集、相遇严格等于 0。

布尔认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对逻辑的形式化……与此完全相反，我建议赋予 1 如下价值：在我的论述中，某种东西由它获得实存性……

它之所以获得实存性，是因为正是它阻碍着性关系……也就是阳具享乐。

正因为阳具享乐……

在这里，不妨说我把它当作器官，假定它由男人身上与之对应的器官来体现……正因为这一享乐取得了这种特权性的重音……

一如它在我们整个经验、整个分析经验中强加给我们的那种特权性……整个分析经验正是围绕这里——而且只围绕这里——围绕支撑它的性化个体自身来安排；正因为这种享乐享有特权，整个分析经验才得以组织起来。

我提出：布尔所推进的逻辑形式化中的 1 之功能，应当同阳具享乐联系起来。

换言之，如果存在能指……而能指不是符号。能指与符号的区别在于：我们可以让符号在一个客体化世界中流通；符号是从发送者通向接收者、并在接收者那里指示发送者的东西。

与之完全相反，能指是以我所谓“以倒转形式收到的信息”这种形式被设定的：只因它同另一个能指发生关系，它就在自身配置中使一个主体涌现。

由此得到的提示是：只要某种东西……

某种在布尔那里由一个 x 来指明的东西……作为能指沉淀下来……

这个能指可以说是从阳具享乐本身那里被夺走、减去、借来的……而正因为能指替代了阳具享乐，能指本身才会阻碍我所谓的“性关系”被书写出来。

我的意思是，某种被假定可以写作 x R y 的东西——也就是相对于阳具功能本身而作为函数呈现的东西——绝不能以数学方式写下。

我的意思是，能够写下的是：

- ∃x¬Φx，即对阳具功能本身的否定；
- 而在完全相反的一侧，则是不存在这样的例外：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 x 去否认 Φ 功能、去反对它，即 ¬∃x¬Φx。

相应地，我在全称层面引入某种附着于阳具功能的东西；它的特征是：

- 一侧有一个大写 A，即全称量词、一个倒写的大写 A——你们知道，它是这样被书写的：∀xΦx；
- 另一侧则在它上面加一条否定横杠：¬∀xΦx；也就是说，它表明某处有一个凭借“非全部”而区别开来的功能。

非全部是什么意思？

至少可以说，存在两种享乐；因为在“非全部”被衔接出来的层面上，享乐并不只有一种。

这里不要推进得太快，也不要假定我所作的区分，是某种在性方面对应于所谓“阴蒂享乐”与所谓“阴道享乐”之划分的东西。

这里涉及的并不是这个。

我所谈的，是我们必须对阳具享乐作出的如下区分……

在说话之在中，阳具享乐占据优势；整个意指功能也正是从这里被夺取……必须把这种居于优势地位的享乐……

因为它阻碍着性关系……同旁边的如下东西区分开来……

上一次，我想自己已经借那棵树充分地引入了这个东西，

也就是所谓知识之树、善恶知识之树……这里有如下事实：动物无疑不仅凭一个身体而存留；这个身体本身之所以认同自身、获得同一性……

- 并非如传统上始终所说的那样，凭借思想，凭借某种因它思故它在的莫名之物；
- 而是凭借它对自身的享乐。

我的意思是，这里不仅有这种统觉、领会、感觉、压力、触觉、视觉，或者任何其他受感官作用的方式。

而是说，只要动物具有实存性，并且在一个身体中具有实存性，这里涉及的就是一种享乐；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享乐属于另一种秩序，不同于阳具享乐所属的秩序。

正因如此，从我的教学一开始，我便通过想象关系使某种东西获得真实性和独创性……

我当时参照的是我称为形式对应、相似性的东西……恰恰也就是在涉及说话之在时极不稳定的部分：身体之间的形式对应。

在动物那里，我们不得不看到：无论阳具享乐为何，它都不具有同样的优势，不具有同样的分量——可以说，是反对性的分量——来与两

个身体彼此享乐时的那种享乐相抗衡。正是从这一裂隙中，一切由爱情组织起来的东西在分析经验中坠入深渊——如果可以这样说。

如果我们谈到……

正如我先前说过、提到过的……如果我们谈到结，就是在暗指拥抱、相拥。

但这种享乐闯入每个人生命的方式却是另一回事。可以说，它或许属于其中一个身体；但在另一个身体那里，它只以参照一个作为这样者的他者这种形式出现，即使身体中的某种东西能够为它提供一点微薄的支撑——我指的是被称作阴蒂的那个器官。

我们必须把象征界设想为从阳具享乐的一之秩序中被夺走、被减去的东西；正因如此，两个身体之间的关系便只能通过参照、反映某种不同于象征界、与象征界相区别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最小限度的书写中，3 已经由此出现。

语言以某种方式确认的是如下事实：在它的形式化中，它强制引入某种不同于言说之单纯同音的东西；这东西处在一个字母中……

正是在这一点上，能指显示出一种“沉淀”，说话之在借它可以通达实在界……因为历来：

- 每当问题在于配置某种东西，某种让被发出之物——作为怨诉、作为某一真理之陈述而被发出之物——彼此相遇的东西；
- 每当问题涉及这种半说、这种轮流而对照的半说、这种轮唱，它使说话之在仍被分成两半；
- 每当涉及这一切时，语言中可以被定位的东西，总是通过参照书写才找到其实在界。

正因为我还会试图把你们进一步推向这一对实在界、对作为第三项的实在界之参照，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请原谅我没能再推进一些。

第15课 · 1974 年 6 月 11 日

好了。我不得不费了点力气，才使这间教室今天没有被参加考试的人占用；必须说，人们很厚道，把它留给了我。

巴黎第一大学愿意作出这种努力，显然已不只是客气，因为本学年的课程已经结束……

这一点我当然并不知道……这间教室原本应当交给行政部门的另一部分使用；他们负责把你们导入各种渠道。

那么，无论如何，既然超过某个限度以后，这种安排就不能再重复，今天将是我本学年最后一次对你们讲话。

这自然迫使我稍微匆匆收尾，但不会因此让我有所保留，因为说到底，人总得在某处匆匆收尾。

不过，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如何栖身其中；因为如果大学正如我向你们解释的那样，它或许就是“女人”。

但它是史前的女人；你们看到，她由一道道褶层构成。

显然，她把我安置在其中一道褶层里。

她没有察觉到；当褶层很多时，人就不太能感觉到什么。不然的话——谁知道呢？——她也许会觉得我碍事。

另外，我让你们猜上一千次……

你们永远想不到，自从上一次看到你们聚集在这里之后，我把时间浪费——是的，确实浪费——在什么事情上……我让你们猜上一千次：我去了米兰，参加一场符号学大会。

这可非同寻常。非同寻常；当然，也让我有点目瞪口呆。

它让我有点目瞪口呆，是因为要……

恰恰从一种大学式视角……进入符号学，实在非常困难。

不过，可以说，我在那里体会到的这一缺憾本身，又把我推回了自己这里；我的意思是，它使我察觉到，进入符号学确实非常困难。

当然，我一声不吭，因为同这里一样，人们非常、非常友好地邀请了我。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要打扰大会，告诉他们不能从某种关于知识的观念出发，就这样生吞活剥地处理“义素”（sème）；而这种知识观念，总之在大学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定位。

但我对此思考过；这其中有些原因，或许恰恰来自如下事实：女人的知识……

因为我就是这样定位大学的［“大学”（université）被拆作“一往基西拉”（uni-vers-Cythère）的话语］……女人的知识，或许与我们在这里考察的知识并不完全相同。

我们在这里考察的知识——我想自己已经让你们感受到——就是构成无意识的知识；我想在本学年结束之际谈的，归根到底就是它。

总体来说，我从未致力于其他事情，只致力于这种所谓无意识的知识究竟是什么。

例如，如果我曾强调：科学话语可以把知识定位在实在界中；那么，这其中有一项独特之处，我相信自己已经以某种方式在这里衔接出它的僵局。人们正是借这项僵局围攻牛顿：因为他不作任何假设……

就他科学地衔接这件事情而言，不作任何假设……那么，他当然完全无法——除非让人以此指责他——说出那种使天空按照我们所知的秩序、也就是依据引力而运行的知识，究竟位于何处。

如果我强调某种知识“在实在界中”这一特征，它看起来或许偏离了问题，因为无意识知识是我们与之打交道的知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在实在界中”。今年，我试图用一种书写的支撑向你们支撑这一点……

这并不是一种容易的书写；你们已经看到我在黑板上以博罗米结的形式，或多或少熟练地操弄它……而我想在这里为本学年作结。

也就是回到这种知识，说明它如何呈现。我不会完全说它呈现在“实在界中”，而会说它呈现在把我们引向实在界的道路上。

尽管如此，我必须从另一件在此期间向我呈现的事情重新说起：有一些奇怪的人，有一些仍然在……

某个所谓国际协会里……继续像一切都不言自明那样运作。

也就是说，仿佛可以把这一切定位在某个由身体构成的世界中……

这些身体被称为活的身体，当然没有理由不这样称呼它们……它们浸没在一个被称作“世界”的环境中。所有这一切，确实为什么要一下子抛弃？

然而，一项实践所显露出来的东西……

一项以无意识的外—存在为基础的实践……仍应当使我们能够脱离这种初级视野。我不会说这是自我的视野，尽管自我为它所累；而且我读过一些直接取自马德里某次大会的东西，从中可以看到，例如弗洛伊德本人——必须说——也曾说过我马上要向你们转述的这种骇人之语：仿佛一切都来自自我……

自我当然不同于无意识，但人们并没有强调它是另一种东西……有一个时刻，弗洛伊德重新制作了他的整个“局部论”（Topique）[注]，是不是，就像人们所说的：

> [注] 精神分析语境中的 Topique 指对精神装置各系统或审级之位置关系的“局部论”，对应德语 Topik，不是 topologie（拓扑学）；因此不能译作“拓扑图式”。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第一与第二地形学

有那个著名的“第二局部论”。它只是一幅书写，无非是某种蛋形图式。这个蛋形看起来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其中被定位为“自我”的东西，恰好位于蛋上——更确切地说，位于蛋黄、即所谓卵黄上的胚盘位置。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第一与第二地形学

这当然很奇怪，非常奇怪；它使自我的功能接近身体将由之发育的位置。至于这个身体如何形成，只有生物学的发展才使我们能够在最初的桑椹胚、原肠胚等等阶段中加以定位。

但这个身体……

弗洛伊德的“第二局部论”就在于此……这个身体通过与“本我”的关系而得到定位；而“本我”是一个极其混乱的观念。依弗洛伊德的衔接，它是一个场所，一个沉默的场所；这是他对本我所说的主要内容。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第一与第二地形学

但如此衔接它，弗洛伊德不过是在表明：被假定为“本我”的东西，就是保持沉默时的无意识。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第一与第二地形学

这种沉默是一种缄默行为。

这并非无足轻重。相较于他的第一项发现，这种努力或许在某种意义上稍有倒退；不妨说，它试图标出无意识的位置。

但这仍没有说明这个无意识是什么，换言之：它有什么用。

在这里，它保持沉默；它是沉默的位置。

毫无疑问，这使身体复杂化了。在这一图式中，身体就是自我；在这幅蛋形书写中，正是“自我”被用来代表身体。

自我就是身体吗?

之所以难以把自我还原为身体的运作，恰恰是因为：在这个图式中，自我被认为只在这种知识的基础上发育——这种知识保持沉默——并从中汲取不得不称为养料的东西。

我再对你们说一遍：我们很难对这个“第二局部论”完全满意，因为实际发生的事情……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第一与第二地形学

也就是我们在分析实践中与之打交道的事情……似乎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

具体说来，相对于那种可以把自我同世界如此妥善地配对起来的东西，无意识……

也就是把身体同周围环境配对，并且依据那种人们执意要视为自然的关系来安排身体……相对于它，无意识所呈现的东西，在本质上不同于这种和谐——直说吧——它是失谐的。我立即把这个词说出来，为什么不呢？必须加以强调。

与世界的关系无疑……

如果我们赋予它在实践中实际具有的意义……是一种让人无法不立即感受到如下事实的东西：相对于这种可谓极其简单的、与环境交换的视野，无意识是寄生性的。

它是一种寄生物；某个物种——以及其他物种——似乎与它相处得颇为融洽，但这只是因为这个物种没有感受到它的效应。而这些效应必须按其本来面目说出：它们是致病的。

我的意思是，生命体同周围环境之间这种“幸福的”关系、这种所谓“和谐的”关系，被一种无疑是继承而来的知识的坚持所扰乱。它在那里并非偶然；而这个说话之在……

就像我如此称呼它那样……这个说话之在栖居于这种知识之中，但并非没有种种不便。

那么，如果很难不把生命当作身体的特征……

那是因为，就身体而言，我们差不多只能说：它在那里，而且似乎确实在自卫。

抵抗什么？

抵抗某种很难不被认作身体自身的东西：也就是当这个身体不再具有生命时，身体所剩下的东西。

正因如此，英语把尸体称为 corpse，而在它活着时，则称为 body。

不过，就物质而言，这两个似乎是同一个东西；这样说看起来令人满意。

但我们终究看得很清楚：剩下的是废弃物。如果因此必须像比沙所说的那样，把生命总结为“抵抗死亡的全部力量”……

这终究是一幅有些粗糙的图式。

它完全没有说明，生命如何维系自身。

事实上，生物学发展到很晚，人们才有了如下观念：生命是“另一回事”……

这就是我们所能说的一切……它是不同于那组阻止身体化为尸体之力量的“另一回事”。

我甚至会进一步说：凡是能让我们稍微期望有“另一回事”的东西……

也就是让我们稍微期望弄清生命是什么的东西……终究都把我们带向一种完全不同的构想。

今年，我试图通过谈论一位杰出生物学家来向你们定位这种构想中的某种东西：即雅各布、他同沃尔曼的合作，以及某种远远超出这一合作的东西……

我曾试图由此让你们对它形成某种观念……这种远远超出的东西，正是我们能够就生命发展所衔接出来的东西，尤其是生物学家得出的如下结论：由于他们能够比人们历来所做的更加贴近地考察生命，便发现生命由某种东西来支撑。至于我自己，我不会迈出下一步：

- 不会说它像一种语言；
- 也不会谈什么铭写在最初分子中的信息，仿佛这些信息能够产生显然十分独特的效应；这些效应表现在各种事物的组织方式中……

这些事物一直延伸到嘌呤，或者各种已经得到、也能够得到化学定位的构造。

不过，这里无疑发生了一场深刻的轴线偏移；而它发生的方式至少颇为奇特，因为人们由此注意到：一切都从某种经过衔接的东西出发，甚至包括一种标点。我不想在这里展开。

我不想展开；不过，恰恰因为我丝毫没有把生物学所使用的这种信号系统等同于语言，所以我才这样说。这不同于语言学家与生物学家相遇、握手并说“我们处在同一池水里”时，似乎抓住他们的那种欢欣。

我认为，诸如“结构稳定性”这样的概念，可以——如果可以这样说——赋予身体另一种在场形式。

因为说到底，关键不仅在于生命如何同自身达成安排，以便产生某些能够活着的东西；而且在于身体终究具有一种形式、一种组织、一种形态发生。看待事情还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身体会繁殖自身。

而这终究不同于其内部进行交流的方式——如果可以这样说。

这种交流观念——关于最初信息的观念完全围绕它展开，仿佛化学物质会借这些信息组织起来——是另一回事。

这是另一回事；到了这里，我们必须作出跨越，并看到：

- 符号是在一种特权经验中给出的；
- 必须区分出一种秩序：它不是实在界的秩序，而是实在界中的秩序；
- 这一秩序的起源与独创性，在于它同某种东西不可分离；而我们可以说身不由己地把这种东西排除在对生命的研究之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今年，我想强调的正是这一点：生命蕴含着它——如果可以这样说，是在想象上蕴含着它。

亚里士多德真正认同如下事实：只有个体才真正算数。这个事实令我们震动的地方在于，他不自知地在个体那里假定了享乐。

构成这个个体之一的，是各种各样的迹象……

但这里的迹象并不是我刚才所说意义上的符号；

而是我定位在分析中的那种特权经验所给出的迹象——别忘了这一点……个体的移位与运动中有种种迹象表明：它在享乐。

正是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毫不费力便可以构造一门伦理学，因为他假定了 ἡδονή（hēdonē，愉悦）：

- ἡδονή 当时还没有获得后来伊壁鸠鲁学派赋予它的那种意义；
- 这里涉及的 ἡδονή，是使身体进入一股享乐之流的东西。

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只因他本人处在一个特权位置上；但由于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位置，不知道自己之所以这样思考享乐，是因为他属于主人阶级，结果他仍这样走了下去：也就是说，只有能够为所欲为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拥有一门伦理学。

这种享乐同生命逻辑的联系，显然比人们所认为的紧密得多。

但我们发现，在一种获得特权的存在者那里……

就像亚里士多德相对于整个人类获得的特权那样……在这种存在者那里，生命可以说会发生变异，甚至会受损，受损到分化成多种形态……分化成什么？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它涉及“义素”，也就是某种在 lalangue 中化身的东西。

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lalangue 同它所表示的情感之现实不可分离。

如果有什么能让我们真正触及这一点，那恰恰是精神分析。

“受阻”（empêchement）……

正如我过去在《焦虑》研讨班中说过的；

我也很遗憾，它说到底还没有供你们使用……“受阻”、“动摇”（émoi）……

> 我已经明确界定过“动摇”：“动摇”是一种能力的撤退……还有“窘迫”（embarras），这些词之所以具有意义，只是因为它们由 lalangue 所辟开的轨迹来承载。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情感投射到动物身上。我只想提醒你们：

- 如果我们可以把受阻、动摇、窘迫投射到动物身上，那也只限于家养动物；
- 我们之所以能够说一条狗在某事上受到了动摇、感到窘迫或者受阻，是因为它经由我们而处在这些“义素”的场域中。

那么，我仍想让你们感受到分析经验所蕴含的东西。当问题涉及这种符号学，涉及构成意义并包含情感的东西时，这项经验所展示的是：我毫不犹豫地称作“赋生”（animation）的东西[注]，来自按我这样写下的 lalangue……

> [注] Animation 同 âme/anima（“灵魂”）共根，兼有“赋予生命/灵魂”与“使活跃、搅动”之义。拉康先唤起前一层，随即拒绝把灵魂当作实体，并把 animation 重释为寄生物造成的翻搅、搔痒与狂怒；正文依句法分别译作“赋生、搅动、活跃”。

为什么不呢？你们很清楚，我不会拿灵魂（anima）来烦你们：

这里的赋生，意味着真正的翻搅、搔痒、抓挠，总而言之是一阵狂怒……也就是对身体享乐的搅动。

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赋生性搅动”并非无端而来；如果身体在其运动性中被搅动——取我刚刚说的意义……

也就是说，这是寄生物所带来的搅动……

例如，也许正是我赋予大学的那种活跃……那么，它来自一种获得特权、不同于身体享乐的享乐。

可以肯定，要谈论它，人们颇感窘迫；因为这样提出它很可笑，而且它的可笑并非毫无缘故：可笑，是因为它使人发笑。

但我们在阳具享乐中定位的，恰恰就是这个。

阳具享乐，总体而言就是由“义素”带来的享乐；因为今天……

我受那场符号学大会折腾了一番……所以允许自己提出“义素”这个词。

你们明白，我并不执着于这个词，因为我并不想让你们的生活变得复杂。

我既不想让你们的生活变得复杂，更不想把你们变成符号学家；天知道那会把你们带到哪里！

不过，它会把你们带到已经身处的地方；也就是说，它不会让你们走出大学。

但这里涉及的终究就是它："义素"并不复杂，就是构成意义的东西。

lalangue 中一切构成意义的东西，都表明自己同这种语言的外—存在相联系。也就是说，它处在生命之事、身体之外。今年，如果说我曾试图在你们面前展开某种东西……

我希望已经使它在场——但谁知道呢？……那就是：正因为这种阳具享乐、这种符号学享乐被附加在身体之上，才产生了一个问题。

我曾向你们建议，只需认清如下事实，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称得上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的话：这种打滑的符号过程会搔弄身体，只要……

而我向你们提出，这个尺度是绝对的……只要不存在性关系。

换言之，在这团混乱的总体中，唯有义素……

当义素本身被稍稍唤醒到外—存在，也就是作为这样者被说出以后……正是由此，只要说话的身体栖居在这些义素之中，它便找到一种办法，来补偿如下事实：若非如此，没有任何东西——确实什么也没有——会把它引向那个我们不得不让其在"他者"一词中涌现的东西。这个栖居在 lalangue 中的他者，正是为了代表如下事实而形成：说话的身体与性伴侣之间，除了以 lalangue 中构成意义的东西为中介，不存在任何关系。

不存在自然关系。并不是说，如果它是自然的，我们就能把它写下；恰恰相反，我们不能把它写下，因为在这种与其说是说话者、不如说是被说者的存在之性关系中，毫无自然可言。

因此，在想象上，这种享乐——你们看到，当我把它称为阳具的享乐时，也等价地把它限定为符号学的享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看来，把这个阳具想象在男性器官中，显然完全荒唐可笑。

尽管如此，分析经验所揭示的事实表明，人们确实就是这样想象它的。

而且，这无疑也是一个迹象：在这个男性器官中，存在某种构成独立于其他享乐的享乐经验之物。

它不仅独立于其他享乐，而且相对于其他享乐……

这种享乐说实话很容易想象：一个身体，天哪，

就是为了让人愉快地抬起一只胳膊，再抬起另一只，做做体操，

跳跃、奔跑、拉拽，做任何想做的事……但围绕这个器官竟然会产生一种获得特权的享乐，终究颇为奇怪。

因为分析经验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这一点：正是围绕这种荒诞的形式，我所谓的替代才开始转动。在弗洛伊德的陈述中，可以说，这种替代被标上了性意义的特权，而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

尽管这终究也曾搔到他；

他有所瞥见，并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几乎说了出来……也就是说，意义之所以是性的，只因为意义恰恰替代了那个缺失的性。

他在分析中使用人类行为所蕴含的一切，假定的正是这个：并非意义反映了性，而是意义替代了它。

必须说，如果不加工意义，意义就是晦暗的。

情感的混乱，就是 lalangue 被用来符号化的一切。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也正因如此，一切词语都被造得可以向一切意义弯折。

那么，从这场教学的一开始，从《罗马报告》开始，我所建议的便是：赋予 lalangue 的“材料”以它在实践、分析实践中实际具有的重要性。

当然，语言学家从一开始就完全进入了把语言视为具有“某种材料”这一考量。

他十分了解这种材料：

- 它是词典中的材料；
- 是词汇；
- 也是形态学；
- 是他的语言学之客体。

有一个人当然比我所说的这种大会高出百尺，那就是雅各布森。他在旁边稍微谈到了一点我；不是在开幕报告中，而是紧接着，他一定要明确指出：我对索绪尔的使用，以及在索绪尔背后……

我终究知道得足够多，明白这一点……对斯多葛派和圣奥古斯丁的使用。

为什么不呢？我什么都不畏惧。

我从索绪尔那里，以及从斯多葛派那里借来的不过是 signatum（所指）这个词；这个 signatum 就是意义。它同我放在 signans（能指）上的重音同样重要……

Signans 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能够在分析中操作、解析……

尽管和所有人一样，我们每次只能有一个思想……但我们可以让自己进入那个被委婉地称为“悬浮注意”的状态。于是，当面前的伙伴、也就是受分析者发出一个思想时，我们恰好可以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一道闪光从这次幸运的偶合中迸发出来。

恰恰由此才可能产生解释。也就是说，由于我们保持“悬浮注意”，便能听到他说出的东西……

有时仅仅因为某种双关，也就是某种物质等价性……我们发现，他所说的东西……

之所以发现，是因为我们承受了它……他所说的东西原来可以被听得完全走样。

而恰恰通过把它听得完全走样，我们使他能够察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符号学从何处涌现：它们无非从 lalangue 的外—存在中涌现。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Lalangue 外—存在于他所以为的“他的世界”之外。

相对于其他一切享乐，lalangue 具有与阳具享乐相同的寄生性。

而正是 lalangue，把无意识知识在实在界中规定为寄生性的。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我们必须构想 lalangue……

为什么不谈谈如下关系：lalangue 与阳具享乐的关系，犹如枝条与树的关系。

这并非毫无缘故……

因为说到底，我有自己的小想法……我曾提醒你们，可以追问那棵著名的原初之树、那棵人们从中摘下苹果的树是否同其他生命体一样，自身也在享乐；这并非毫无缘故。

我之所以向你们提出这一点，当然并非毫无理由。

那么，不妨说：lalangue——lalangue 的任何一个要素——就是……

相对于阳具享乐而言……一丝享乐；正因如此，它才把根深深伸进身体之中。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好，那么，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

你们看，拖了这么久，时间已经晚了，好……必须从这个强有力的断言出发：无意识不是一种认识，而是一种知识；而我把这种知识定义为能指之间的连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是一种失谐的知识，丝毫不适合缔结一桩幸福的婚姻。

这一点已经蕴含在“婚姻”观念中；而这才是惊人、非凡的地方：谁见过幸福的婚姻？没有吗？……不过，暂且不谈。

尽管如此，这个名称就是为了表达幸福而造的。

是的，这个名称就是为了表达幸福；我想到它，是为了告诉你们：我们可以怎样想象所谓良好适应、彼此嵌合，想象某种使我刚才向你们谈到的生命……

使说话者身体的生命……仿佛可以根据这个身体同它所谓的“环境”——同那个该死的“世界”（Welt）——之间公正而高贵的交换来评判。

不过，这些说明具有历史重要性；因为你们将看到——你们这些活得比我久的人会看到——生物学中已经开始咿呀学语的一切，都给人以如下强烈印象：生命毫无自然可言。

这是一件疯狂的事。证据就是，人们已经把语言学塞进去了！这太惊人了。

等到人们不再像八哥那样说个不停，不再想象“生命与死亡相对立”以后，生命会给我们留下许多惊奇。这个故事简直疯狂透顶！

首先，我们对此知道什么？

什么东西是死的？

我们说，是无生命的世界。

但这是因为，除了我刚才向你们呈现的灵魂观——也就是灵魂是一只螃蟹——还存在另一种灵魂观。

那么我告诉你们：以我们走到的这一点而言，事情颇为悖谬。

我说它悖谬，是因为读到了一篇糟糕的小文章；它出自精神分析协会最近一次大会，并见证了某种至少可以说颇为悖谬的东西。也就是，就我正在拒斥的以下两点而言：

- 存在某种认识——或者说“共—生识”（co-naissance）；
- 我们定位为享乐、身体享乐的东西同周围环境之间，存在哪怕最低限度的和谐。

但这种著名的“认识”若能在某个地方发生——至少依我看只有一个地方，而你们永远猜不到——那就是在分析本身中。

在分析中，我们可以说，确实可能存在某种类似于认识的东西。

我在如下事情中找到了证据：我所谈的那篇糟糕文章讨论梦；其中毫无掩饰地承认了这一点，其天真程度实在妙不可言。

有一个人……

至于偏偏是这个人，我一点也不惊讶；因为他终究曾受过我过去给他的一记踢屁股［笑声］……一切都围绕如下事情展开：他看到自己的一个梦中，重现了一条严格说来属于语义的注记……

也就是说，它确实只作为一条得到标记、衔接和书写的注记而存在……他在自己的一个梦中，看到一名病人的梦中那条语义注记重现出来。

他完全有理由把“共—生识”（co-nnaissance）塞进文章标题。

这种共同振动、这种符号学上的共同振动，归根到底被人委婉地称为移情，毫不奇怪。

而人们只这样称呼它，也完全正确。这一点我赞成。

它不是爱情，却是通常意义上的爱情，是人们所想象的爱情。

爱情显然是另一回事。

不过，就人们对爱情形成的观念而言——如果可以这样说——没有比这种分析的认识做得更好的了。

我不确定这能把我们带得多远；而整个分析经验仍停留在泥沼中，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问题本不应涉及这个。

问题应当在于阐发，应当让那个我称作受分析者的人，阐发处在他身上的无意识知识；它像一处溃疡，而不是一片深处——是一处溃疡！

这当然是另一回事，是不同于认识的另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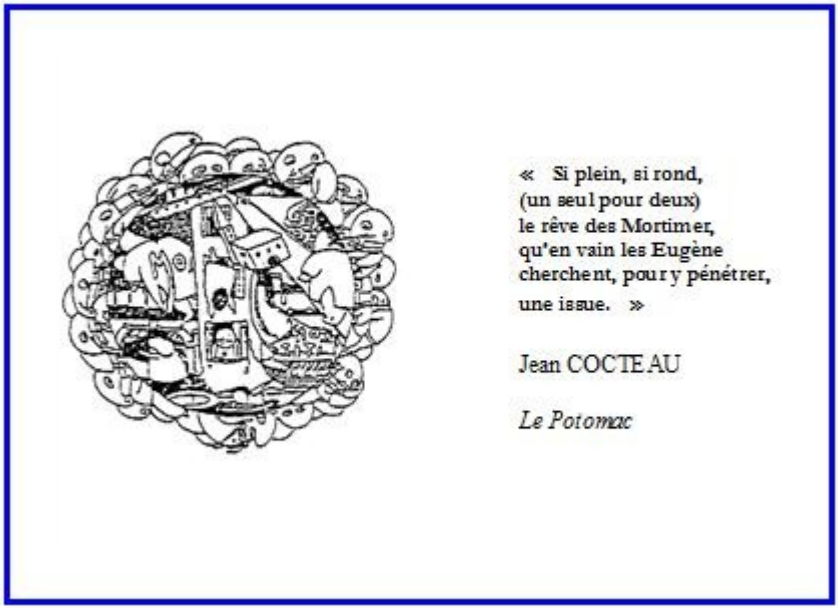
而这显然需要一种稍稍不同于哲学训练的训练，是不是?

科克托有个玩意儿……

因为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不能偶尔赞许作家；

他们往往没有别人那么蠢……科克托有个叫作《波托马克》的玩意儿，里面创造了某种东西——我不会开始对你们解释它是什么——叫“欧仁一家”。但其中还有“莫蒂默一家”。

“莫蒂默一家”只有一颗心；一幅小画把这一点表现为他们做着同一个梦。



这很像我刚才谈到、但没有点名的那位分析家：在受分析者与分析家之间，事情就像“莫蒂默一家”那样。

这并不常见；即使彼此相爱的人，也很少会做同一个梦。

这甚至极其值得注意。

它恰好证明了：每个人都独自面对从阳具享乐中产生的东西。

那么，无论如何……

我只剩下一刻钟……我仍想就如下论点的效力作几点说明。因为它似乎震动了坐在第一排的一位朋友；我在一次晚餐中随口对他说了这件事，却惊讶地发现它让他欣喜若狂。

于是我意识到，自己的解释何其糟糕。［笑声］

因为我曾在黑板上为你们写下：$\exists x \neg \Phi x$。

它的意思是：必须有一个对阳具享乐说不的人。

由此，而且只有由此，$\forall x \Phi x$：才会有一些作为“全体”而说“是”的人。

我又在对面写下，另有一些人——这里我或许造成了混淆——在他们那里，没有人说“不”：$\neg \exists x \neg \Phi x$。

只不过，这会产生一个奇怪的结果：在这些人那里，没有“全体”说“是”，即 $\neg \forall x \Phi x$。

这是一次用数学函数铭写某种运用量词之物的尝试。

其中毫无不正当之处……

我今天不会为这一点辩护，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这种对意义的量化，毫无不正当之处。

这种量化属于一种认同，而认同又属于一种统一化。

我过去在四种话语的公式中，为你们写下了什么？

一个 S_1 插入、指向一个 S_2：$S_1 \rightarrow S_2$。

S_1 是什么？正如这个字母所指明的，它是一个能指。

能指的特有之处……

这是一个我们无能为力的语言事实……在于任何能指都可以被还原为一这个能指的效力。

而正是作为一的能指……

我想你们还记得我过去那些小括号：

S_1、S_2 放在括号里，而前面又不断塞进新的 S_1，等等：

$[S_1(S_1(S_1(S_1 \rightarrow S_2)))]$ ……这是为了表述我用来规定能指在主体构成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那件事：“一个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东西。”

好，那么，任何字母 x，无论它是什么，都表示这个未被规定的 1。

这就是在函数——数学意义上的函数——中所谓的自变量。

我正是由此出发，向你们谈论认同。

但是：

- 如果存在一种认同，一种性化认同；
- 而另一方面，我又告诉你们不存在性关系；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性化认同只存在于一侧。

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所谓功能性的认同别针，都应当被放在……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刚才谈到的那位朋友流露出强烈满足；

因为我当时强调着这样告诉了他，而对你们，我却让你们留在一团浆糊中……所有这些认同都处在同一侧。

这意味着，只有一个女人能够作出这些认同。

为什么男人不能？……

因为你们注意到，我当然说的是“一个女人”，而随后说的是“男人”。

……因为男人……

那个被女人想象出来的男人——也就是被那个不存在者所想象的男人，也就是一种对空无的想象……这个男人被自己的性扭曲了。

一个女人则可以作出一种性化认同。

她甚至只有这件事可做，因为她必须经过阳具享乐，而阳具享乐恰恰是她所缺少的东西。

我这样告诉你们，是因为我本可以用我的四个小别针在这里把它逐点标出来：∀……

我不会走到黑板前，因为如果我在黑板上写字，你们就更听不见了。

……∀xΦx。

对女人而言，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你们或许以为，我用 ∀xΦx 指明的是所有男人。

它意味着，一个女人提出的要求——这是显而易见的——是让男人完全属于她……

我从这里说起，因为这是最有趣的部分。

嫉妒处在女人的本性中，处在她的爱情本性中。

一想到十分钟之内还得向你们解释爱情是什么！

被催得这么紧，实在让人为难。好。

至于我用 ¬∀xΦx 铭写其与 Φ 的另一种关系的“并非所有女人”，正是借它，这同一种爱情……

也就是这里涉及的爱情；我如此慷慨地把它整个放在女人一侧……仍须在这里有所节制——如果可以这样说［笑声］。

我的意思是，她并非整个地去爱：她仍为自己保留一部分身体享乐。

这就是 ¬∀、这种非全部主义的意思。好。

随后是 ∃x¬Φx，即这个 x 的外—存在——我曾为了几乎不算理由的理由，把它……

说“几乎不算理由”，又因为我在这里明白说过……把它定位为上帝所在的位置。

我们必须更加克制……

我的意思是，不要被这些上帝故事弄得昏头转向；这么久以后，它们也该磨损了……终究不能因为实在界中存在知识，我们就非得把这种知识等同于上帝。

我来向你们提出另一种解释：∃x¬Φx 是女人享乐的位置；这种享乐同言说的联系，远比人们想象的紧密。

必须说，如果没有精神分析，显然，我在这件事情上也会像个黄口小儿，同所有人一样。[注1]

> [注1] Béjaune：尚未褪去黄喙的幼鸟，引申指愚蠢而缺乏经验的年轻人。

女人的享乐与言说之放肆（impudence）之间的联系，在我看来正是需要强调的要点。

我说的不是不知羞耻（impudeur），而是放肆；两者不同，完全不同。

至于 ¬∃x¬Φx——其中存在量词和阳具功能都带有否定——正是在这一点上，“女人”不存在；也就是说，她的享乐不能以她自身的放肆为基础。

我就这样把它交给你们。

我得承认——我发现你们真有耐心——我是在拿一记记大锤砸你们的脑袋。

不过，既然我有点赶，我仍想以如下事实收尾：作为失谐知识的无意识，对女人而言比对男人更加陌生。

我竟然对你们说出这种话，真有意思！［笑声］

那么，那么，这会产生什么结果？

会产生什么结果：终究存在女人这一侧。

无意识对女人更加陌生，并不意味着它对男人就不陌生。

它对女人更加陌生，因为它从男人那里来到她这里：

- 从我刚才谈到的男人那里；
- 从她梦到的男人那里。

因为，如果我说男人存在，我也已经明确指出：这是因为他最深地被无意识溃蚀，甚至被无意识切出缺口。

但是，可以说，一个女人在她的各种享乐中保留着稍多一点的通气空间。

与表面看起来相反，她被切出的缺口更少。

我想以此收尾。

我想以取自皮尔士的一点收尾：他终究注意到，逻辑——亚里士多德逻辑——是一种纯粹谓词式、分类式的逻辑，于是便开始围绕关系观念思考。至于如下事情，这当然完全成立、不言自明，甚至“像打台球一样顺手”……

我指的不是刚才向你们给出的单一自变量之功能别针，不是我把它作为认同的东西、又放回女人口袋的那个别针……皮尔士开始围绕 x R……

R 是一种理想的、被抽空的关系之符号；他没有说是哪一种关系。

……R 与 y：x R y，这是一个双自变量函数。

什么是……

从我今天刚刚向你们提出的东西出发……什么是“知识”关系？

皮尔士那里记载着一个非常、非常机敏的东西……

你们看，我向自己的作者致敬：每当在他们那里有所发现，我就把发现还给他们。

我就这样还给他；其实我也完全可以不还。

过去，我谈到隐喻和转喻，所有人立刻高声抗议，因为我没有马上说明这些概念得自雅各布森。

仿佛每个人不都应该知道这一点！

不过，当时正是拉普朗什和勒费弗尔-蓬塔利斯为这件事大声抗议……

唉，真是一段记忆！此时这样说恰到好处！

如果我今天告诉你们、向你们提出的东西有其根据，那么：知识没有主体。

如果知识被置于两个能指之间的连接中，而且仅仅是这个，那么它只有在如下假定下才有主体：其中一个能指只用来向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不过这里有某种颇为奇怪的东西：如果你们按这个顺序写下关系“x R y”，

- 由此是否可以得出 x 与 y 发生了关系？
- 我们能否用关系来支撑动词主动语态或被动语态所表达的东西？

这可不是不言自明的。

我曾说情感总是相互的，但并不能因此得出……

因为我过去就是这样表达的；

当着一群照例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的人……并不能因为一个人爱，就说他也被爱。我从未敢说出这种话！

关系的本质是：如果某种效应返回出发点，那只意味着，当一个人爱时，他就被恋爱化了。

那么，如果第一项是知识呢？

在这里，我们会遇到一个惊奇："知识"完全等同于……

在无意识知识的层面上……"主体被知道"这一事实。至少在意义层面上，这一点绝对清楚：知识就是被知道的东西。

那么，让我们仍然试着从中得出一些结果。分析向我们展示的是：所谓"移情"，也就是我刚才所称的爱情……

日常的爱情，那种让人安稳坐在上面、什么麻烦也没有的爱情……并不完全等同于女人的享乐涌现时所发生的东西。

不过能怎么办呢，这一点……我把它留到明年再谈。

眼下，让我们好好把握分析作为真理揭示出来的东西：爱情……

也就是我刚才谈到的爱情……爱情朝向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那么，我就知识关系［x R y］所追问之物的反面，会是什么？

那会是：这里的伴侣由某种被称为爱情的趋力所承载。

但如果那种可能被写成性关系之关系中的 x，就是与阳具享乐接通的能指，我们终究必须从中得出结果。

结果如下：如果无意识确实以我今天向你们说明的东西为支撑，也就是以一种知识为支撑，那么今年我围绕“不上当者会犯错”想告诉你们的一切，就意味着：“不爱自己的无意识者会犯错。”

这丝毫不是在反对过去的几个世纪。

过去的人同其他人一样爱着自己的无意识，所以他们并没有犯错。

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自己去向何方；但说到爱自己的无意识，他们确实爱着！

他们想象那是认识。

因为一个人不必知道自己爱着无意识，也可以不犯错；只要听任无意识摆布，作它的上当者即可。

历史上第一次，你们有可能犯错，也就是拒绝爱自己的无意识；因为你们终究知道它是什么：一种知识，一种烦人的知识。

不过，或许正是在这份余势（erre，e 后面有两个 r）中……

你们知道，就是船任由自身摇晃时，那股还在牵引它的东西……或许正是在这里：

- 我们可以押注，今后将稍微更多地重新找到实在界；
- 我们会看到，无意识或许、无疑是失谐的；但它也许会把我们引向比我们那一点点现实——即幻见的现实——更多一些的实在界；
- 它会把我们带到彼岸：带向纯粹的实在界。

［掌声］

目录